武俠世界

傳心奇術 大國之間的勾心鬥角，往往令你意想不到，聽過一種「心靈間諜」嗎？本期的「傳心奇術」會令你拍案驚奇！



$2.00

860

◀編　後　話▶

一艘使雷達也無從捉摸探測，來無踪去無跡的﹁幽靈船﹂下期在本刊出現！馮嘉先生繼﹁魔鬼的衣箱﹂後再爲本刊撰寫司馬洛故事﹁幽靈船﹂，本故事詭異離奇，引人入勝，司馬洛遭遇到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件，怎麼辦？…

＊＊＊　　＊＊＊　　＊＊＊

東方三俠呂偉㫰等人今期在鐵拐故事﹁傳心奇術﹂裡，把你帶領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去，這裡不但是歐洲共同市場中心，而且有很多值得遊覽的地方，例如﹁滑鐵盧之役﹂所遺下之戰蹟，人工湖、黑森林等……均具有歷史價值。不過，當他們遊興正濃之際，又捲入一場麻煩事的漩渦中……﹁傳心奇術﹂是描述世界二個大國爲了爭奪一份新式武器藍圖，雙方佈下人馬在比京展盡奇謀，巧取豪奪，過程驚險緊張，曲折迂迴，請勿錯過。

＊＊＊　　＊＊＊　　＊＊＊

朱羽君的遊俠故事﹁沙漠風雲﹂巨著，情節接近尾聲階段，今期故事發展出人意料，步步充滿驚魂奪魄氣氛，處處埋伏死亡陷阱，陰森可怖，使人瞠目！下期裡，將更有一場肉搏大混戰掀起，正邪雙方必然殺個片甲不留！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6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這是許多高貴餐室用以調節氣氛的裝飾品，但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傳心奇術



遊天鵝湖

比利時位於荷蘭南面，法國的北面，東有小國盧森堡，西臨北海。

在歐洲它只是個小國，但實際上却稱得上是歐洲的首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共同市場總部以及歐洲盟軍統帥部，都集中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此外還有四百多個國際性的機構，以及千多家世界性的貿易機構，它的總部也設於布魯塞爾。其地位之重要，於此可見一斑！

但是從外表看，它只是個不像有什麽出息的小角色而已。打開一幅世界地圖，你會發覺它所佔的位置極小極小；但翻開它的「奮鬥史」却令你欽佩！

比利時公民主要包括兩種不同民族，一種是佛萊明人，另一種是華隆人。

三俠被擄

佛萊明人和華隆人曾先後於擺脫西班牙、奧地利、法國和荷蘭的統治，最後才合組成這個比利時王國。

大致上來說，佛萊明人集中於北部，說的是萊明語；而華隆人則聚集於南部，講的是法語。

如果再深入研究，你會發覺比利時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國家。

上述那兩個民族一直由於言語不同，始終蘊藏着某種危機。華隆人自視甚高，他們自比爲紳士，但偏偏許多地方又撇不開佛萊明人。

至於首都布魯塞爾就更加令你驚奇，它本身劃分成十九個自治區，每一區由一位市長統治，因此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十九位市長的都市。

儘管比利時存在着各種矛盾，但他們兩個不相容的民族，却能在國王的領導下，向同一目標努力，爭取成爲歐洲中心。這願望不但已經達到了，而且正在發揚光大——

世界上許多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也同樣存在着許多矛盾，他們往往爲了思想、利益關係等等而發生衝突。最後竟然只知「訴諸於武力」一途，其實，他們不妨以比利時作爲榜樣！

由於比利時隣近荷蘭，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離開了荷蘭之後，便飛到布魯塞爾去！

他們知道布魯塞爾有許多值得一看的地方，例如歐洲共同市場中心、十七世紀大廣場以及建於一九五八年的原子分裂大厦等等，都值得一看！

但是最吸引三俠的地方，却不在布魯塞爾市區之內，而是位於該市南面數里以外的「滑鐵盧古戰場」，那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戰役——滑鐵盧之役所發生的地方。

英國名將威靈頓殺敗拿破崙，就是在比利時南面這個小城，但眞正的功勞却不能全歸英國人，因爲殺敗野心家拿破崙的，是一支英、德、荷聯軍，只不過由英將指揮而已！

但無論如何，這一役是扭轉了整個歐洲歷史的大戰役，所以給世人的印象極端深刻，尤其是英國人更加認爲是「威水之作」！

今日的倫敦那一座「滑鐵盧橋」，就是爲了紀念此一役歷史之戰的。

至於香港，也有兩條街道用以紀念這場大戰役，而分別改爲「威靈頓街」與「滑鐵盧大道」。前者在港島，後者在九龍。

不過，香港政府裏面那些自命不凡，精通中英文的師爺們，却把「滑鐵盧大道」譯作「窩打老道」，也就是香港孩子所謔稱的「我打老豆」！

本來只不過是譯音問題，但最低限度大部份香港人就不知道「窩打老道」原來是爲了紀念「滑鐵盧之役」的！因爲在習慣上中國人並不知道原來歷史上有所謂「窩打老之役」，而只知道有「滑鐵盧之役」，未知港府裏面的「高等華人」們，亦同意此說否？

三俠因爲到達布魯塞爾時，時候已經不早，所以決定翌日再到南部的滑鐵盧一遊。

當晚，他們三俠便跑到著名的鉛球餐室去，那是屬於原子分裂大厦的一部份。

原子分裂大厦高三百三十四呎半，是一九五八年世界博覽會的遺物。整座建築物的外型，就依原子分裂程序而建成，因此由遠處望過去，就只有九十個圓球和若干柱子。

但走近細看，那些鉛質圓球却大得驚人，直徑竟達五十九英呎之大。

那些將圓球連貫起來的圓柱，都是通心的，遊客可以由裏面乘升降機至最高的一個圓球，那鉛球的內部，就是一間擁有三十多張餐桌的餐廳。

在其他鉛球的內部，是一些陳列館，展覽的東西全是記錄我們人類社會在二十世紀的進步情形。鉛球與鉛球之間，有通道可以讓遊人走過。那些通道的外表，自然就是上述那些圓柱體。如果不是由裏面走過，很難相信它大到這個地步！

晚上，還有數十支水銀燈分別投射到那九十個鉛球上面去，銀光閃閃，令人在視覺上以爲那些巨大的鉛球正在轉動着。其實它根本沒有動，只是我們的眼睛被光綫欺騙了！

一九五八年在布魯塞爾開幕的世界博覽會閉幕後，曲終人散，其他展覽場館紛紛拆卸，只有這座紀念性的新式建築物還留下來，成爲今日比利時的光榮標誌！每年都吸引了不少遊客！

三俠在最高的一個圓球體內進晚餐，確是既够詩意又富刺激的。

阿生往椅背上一靠，直腰伸腿，輕輕舒了一口氣道：「好了，現在我們才是眞眞正正的開始渡假；如果此刻我們仍留在荷蘭，也許麻煩仍然糾纏着我們呢！」

林愛莉却開玩笑地說：「不要忘記了，黑手黨橫行整個歐洲，這裏是什麽地方？你自己心裏明白！」

阿生道：「比利時不但是歐洲，而且還是歐洲的心臟。這點我當然明白。但是，我相信一切麻煩已經告一段落了。無論如何，我們由現在起，要好好的享受，觀光一下！」

呂偉良沉默着，眼睛却瞪住桌子中央擺放着的一個精緻小花瓶！

那小花瓶上只插了幾朶鮮艷的花朶。通常這是許多高貴餐室用以調節氣氛的裝飾品，但

呂偉良却不知怎的，對此發生了興趣——林愛莉正想回答阿生，突然把視綫也移到那幾朵紫紅色的玫瑰上面去！

阿生却不知內裏，根本亦未留心到呂偉良的面部表情。

他孩子氣地問他師父：「我想，我大概可以喝一點兒甜酒吧？」

「你當然可以的。」呂偉良說着，伸手把一朵玫瑰花拿了出來！一邊又故意地說道：「我們在渡假，但有人却以爲我們在與別人捉迷藏！」

這一來，林愛莉固然是明白，阿生也會意了！

原來呂偉良拈在手中的，是一朵做過了手脚的玫瑰花！

花朵是真的，但花瓣中心，却給人揷進了一個袖珍的電子竊聽器，外面根本很難看得出破綻。呂偉良爲人一向胆大心細，不知怎的會給他窺破了個中秘密。

林愛莉故意說道：「這世界往往就是這樣，我們的目的只想觀光旅遊，絕不希望惹麻煩，但那些人却偏偏不知好歹，把麻煩故意放在我們身上！」

「算了！」呂偉良說，「吃完了東西，我們還有許多地方要去。」

侍者過來要將花瓶捧走，示意呂偉良把手中鮮花放回去！

一般來說，如果所點的菜色來了。而桌面地方又不夠的話，侍者循例必將花瓶拿開。但如果顧客喜愛的話，自然亦可以取去瓶上鮮花揷於襟頭之上。不過，這侍者却表現得有點吝嗇。

呂偉良只好把藏有袖珍竊聽儀器的玫瑰花放回了花瓶上，讓侍者搬走！

林愛莉這時候却一言不發，打開手袋，佯作「補粉」——這是許多女仕的「例行公事」之一！

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也明知林愛莉不是這一類女性，她不但不喜歡濃粧艷抹，也不愛諸多做作，尤其是在這種公共場所。

因此，林愛莉那手袋中的每一件看似無關重要的女性用品，包括若干化粧品在內，都是「另有作用」的「迷你武器」！

呂偉良和阿生既然明知林愛莉另有作用，所以也噤若寒蟬！

粉盒上有個小鏡子，林愛莉可能是觀察一下後面有些什麼可疑人物吧？——呂偉良和阿生當時都這樣想。

但是林愛莉突然一個假動作，手一滑，將粉盒墮在地毡上！

她的下一個動作便是蹲下去，將墮地的粉盒檢起；但是她的行動還未開始，阿生已搶先對她說：「愛莉姐，讓我來！」林愛莉名義上雖然是阿生的師母，但阿生習慣了稱呼她「愛莉姐」。

阿生和林愛莉之間的年紀相差也只不過幾年，都是年靑人，剛才林愛莉的企圖還未明朗化，但經此一跌——粉盒墮地之後，阿生心裏立刻明白到她的眞正用意何在！

原來她並非僅僅爲了看看後面的人，還要看看餐桌下是否另有機關。所以她必須故意將粉盒掉在地上，才有個合理的藉口蹲下去看！

阿生既然猜出了她內心正在想一些什麼，在這公共場所裏面，替女仕服務也是男仕應有的禮貌！

阿生一面佯作檢起粉盒一邊以最快的觀察力去看看桌子下面是否附上了竊聽儀器；阿生是個國際特警，對這些小把戲自然瞭若指掌！

當他將粉盒檢起，交回林愛莉手中時，順口說道：「有話放心講好了。下面沒有可疑的東西。」

呂偉良也聽到了，他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顯然是指剛才那朵玫瑰花瓣中所收藏的袖珍電子竊聽儀器。

阿生道：「希望對方的目標並非我們三個人，而是另有其人。」

林愛莉道：「你爲什麼會如此樂觀？」

阿生道：「我的樂觀也絕非毫無根據的。第一，侍者剛才不是急不及待地將花瓶移開了麼？姑勿論是他的本意或受人主使，我以爲對方的竊聽目標大有可能是這桌子的上手食客。第二，這兒是著名的歐洲心臟，也是各種間諜活動中心，其中包括商業間諜在內。所以我以爲我們實在不必過份敏感。」

「但是，我以爲我們的敏感也不是沒有根據的。」林愛莉說：「侍者這麼早便將花瓶拿走，最不合情理的地方，就是我們所點的菜色根本還沒有來。也就是說：主要是因爲我們已發覺了花中的秘密，迫使他們不得不採取這項行動——」

呂偉良道：「算了，我們還是爭取時間去觀光吧，趁麻煩還未來臨之前。」

不久，他們所點的菜色到了！

林愛莉担必有人下毒，示意呂偉良和阿生別焦急，先試個淸楚。

他們有銀戒指在手，可以試出食物中是否含毒。

結果證明一切只是他們敏感，食物中沒有毒。

進餐時，呂偉良忽又問阿生：「國際特警方面在布魯塞爾設有辦事處嗎？」

「有的，這兒很重要，我在荷蘭時聽占姆士說過，這裏的辦事處規模最大。」阿生說，「這可能跟我剛才所講的一樣，由於這裏是歐洲心臟，同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共同市場總部都設在這裏，所以間諜鬥法的中心也在這裏。」

「那麼，你應該跟他們連絡一下。」呂偉良說。

「不！我担心跟他連絡上，麻煩跟住就會來！」阿生道。

呂偉良道：「麻煩誰都怕，但却不應該故作逃避，否則在公在私也不是一件好事。我的意思是叫你循例報到。」

阿生無可奈何，終於說道：「好吧，就讓我打個電話跟他們連絡一下！」

占姆士是荷蘭國際特警行動隊隊長，他在送別三俠飛來比利時的時候，就將這裏國際特警辦事處的秘密地址與電話號碼等，一併寫給阿生。

三俠好容易吃完了那一頓晚餐！

離開鉛球餐室，街上已經是華燈初上的時份。

阿生很小心，他留意到後面是否有人在暗中跟踪他們！

呂林夫婦二人自然亦非弱者，他們在餐室中已是處處提防，眼觀四方，耳聽八面，看看有沒有人在暗中監視他們。

離開餐室時，三個人更加有默契，他們一先一後的留意到街道上每一個人，尤其是較爲接近他們的人，以防萬一！

他們在街上蹓躂，漫無目的地。因爲他們既無嚮導，也不想跑進夜總會去；最好當然是四下裏看看這都市的夜景！

他們不經不覺步進了一家百貨公司，這兒有着各國貨色，主要還是陳列了共同市場各會員國的出品，但價錢却貴得很。如果是美國和日本的出品，由於他們不是共同市場成員，那就更加貴得驚人！

因此三俠看儘管看，却沒有掏腰包去買！

導遊們滔滔不絕地向遊客講述共同市場的歷史，三俠特別注意到他們口中所提及的法國人孟芮。

原來孟芮就是共同市場的創人。始此人可以說得上是歐洲的經濟奇才！

他發覺歐洲大部份國家慘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蹂躪，若照一般估計非四五十年無法復原！因此這個法國商人便開始動腦筋，力謀歐洲國家在經濟上統一籌劃，這樣可以縮短經濟復興的日期！

於是他先設法說服了德、法兩國，由煤、鋼聯盟開始，然後才去說服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等國家加入。

共同市場最早期的六個成員國是在一九五一年首先簽字的。

由一九五二年開始，各成員國又在其他工農產品方面共同合作！

所謂「共同」的意思正是生產與銷場統一分配，彼此關稅互利互惠！因此不但可以減少無謂競爭，也在世界上建立起了「第三勢力」——第一勢力應屬以美國爲首的自由世界，第二勢力是以蘇俄爲首的共產世界。

歐洲民族確實是相當聰明的，威廉二世、拿破崙以及希特拉都是歐洲著名的野心家，他們企圖以武力統一歐洲，可惜他們一直無法成功，想不到孟芮這個歐洲人却用另一種方法統一了歐洲；這方法就是經濟統一——「共同市場」就是最具體的表現！

現在還有英國等加入，陣容也就變得更爲强大可觀了！

無論如何，這總比用軍事統一的手段要高明得多！

三俠也常常聽到「歐洲共同市場」這名堂，但所知關乎此的並不多；想不到今晚在這偶然的場合裏，可以免費聽到嚮導的簡要介紹，也算是一項「意外的收穫」吧？

回到酒店，時間還早。

阿生剛回到自己的房間，接綫生就通知他，有訪客留言！

阿生心裏一怔！他在布魯塞爾並沒有朋友，何來有訪客？奇怪了！

酒店的服務是不錯的，照計接綫生不會弄錯，他强調對方要找的確是來自荷蘭的中國遊客呂阿生。因此接綫生知道他們回來時就通知阿生，叫阿生撥一個電話號碼找一位小姐。

「小姐？是個女人？」阿生更加爲之驚奇不已！

接綫生一再說得淸楚：「是的，對方的確是一個小姐。」

「她叫什麼名字？」阿生問。

「她沒有說明白，只叫你撥那個電話號碼，她就會是第一個接聽。」接綫生又說，「她是你的好朋友，他要你保持神秘感和令你大大地驚奇一下。」

阿生更覺可疑，他雖然年少英俊，也會到處惹下了不知多少的相思債。但是在他的記憶中，他在這兒比利時並沒有女朋友！

然則，對方是誰？她又爲什麼要故弄玄虛，作出這種神秘姿態？

阿生沒有立刻去接通那個電話，他寧願等會兒再麻煩一次接綫生，他必須想淸想楚，以免又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尤其是當他想起了鉛球餐室中的情形，阿生覺得更加要小心了！

因此當那位嬌聲嚦嚦的接綫生問：「要不要我立刻爲你接通那個電話號碼？」

阿生却說：「不，等會兒再通知你吧。我剛回來，先要洗個澡！」

放下了電話聽筒之後，阿生陷入苦苦沉思之中。

發生在荷蘭境內的兩宗關乎黑社會的案子，照計已告一段落了，不該拖到比利時這方面來的，到底這又隱藏了一些什麼陰謀？

這也就是阿生必須想得透透澈澈的事！

發生在阿姆斯特丹市的「淸理門戶」一案，已令到若干黑手黨人入獄；發生在荷蘭另一個都市——渡假勝地史芬尼根和海牙的另一案：「追殺密令」亦都已經結束了！

後者已令到華籍黑社會頭子宗明和他的黨徒，還包括他的不法兒子等人在內，紛紛入獄。三俠也是在當地警方的要求下，作了供，才離開荷蘭國境的。

不過，話又得說回頭來，兩宗關係到「黑手黨」的案件雖然告一段落，但是，阿生也非常明白，「黑手黨」這一股黑勢力是世界性的，會不會有人千里追踪而來找他的麻煩？也眞難說！

總而言之，幹阿生這門職業，迫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

好奇心人人都有，阿生尤爲强烈，對方會不會利用女色與好奇心引他上鈎？

阿生越想越有些担心，他想過去隣房先找呂林二人商量一下。

但是，他回心一想：呂林二人是對夫婦，儘管他們一向視阿生有加子侄，但彼此年紀相差不大。夫婦倆在閨房之內，親熱鏡頭是難免的。這時候他們可能已更衣入浴了，又何必騷擾他們？

阿生左思右想，結果決定還是自行解開這個謎底，不去找呂林二人。

他執起電話聽筒，叫接綫生爲他接通那個神秘電話號碼。

果然，電話剛接通，對方「哈囉」一聲，首先讓阿生聽到的，是個女子的聲音。

那銀鈴似的聲音，說着流俐的英語，在阿生聽來十分陌生。

「閣下是來自北方的中國人？」那女子問道。

阿生反問道：「你是誰？」

「你還沒有答我呢，先生。」

「你指的北方，是那裏？」

「荷蘭，你是明白的。」

阿生心裏一凛，這口氣分明知道了他們三人的來龍去脈！

阿生强作鎭定地問：「小姐，你是誰？我想，我們不妨開門見山的談談！」

「也好！」那女子道：「你想怎樣？」

「你這樣問未免令人驚奇。」阿生說：「現在到底是你找我還是我找你？」

「電話是你接過來的，當然是你找我！」

「那麼，我看我應該及時將電話掛斷了，否則，只怕你下一步會告我無端騷擾，那才眞的是冤哉枉也呢！」

「別那麼小器吧！你畢竟是個男人大丈夫嘛！」那女子又鶯聲軟語地說：「我知道你跟一雙夫婦來了布魯塞爾，人家雙雙對對，你不覺得寂寞嗎？」

「寂寞又怎麼樣？」

「我可以陪你！」

「包括任何時間麼？」阿生輕佻地問。他的目的只希望迫對方暴露身份。

阿生這些日子以來，到過不少地方，也見過不少世面。他知道有些賣笑娘利用心理戰術令到旅客們上鈎。然則，他打算好好地敎訓對方一番。

至於對方如何知道他姓名？又怎麼知道他自何處來呢？

假如對方果眞是當地賣笑娘兒，她自然是出入於觀光酒店的。那麼，她自會跟酒店的侍

應生取得連絡。

如果實情果眞如此的話，那麼，以後的發展一定也變得輕鬆！

但是，萬一對方有備而來，同時是由黑手黨徒所策動的話，後果便很難想像了！

實情究竟如何？阿生心裏有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

這時候，阿生又聽到對方說道：「聽你口氣，你這人倒也風流！」

阿生笑道：「我並非自命風流，只不過因爲你剛才問得大胆，我又何妨答得大胆一些？但無論如何，我總是個正常的男子漢，你可以放心！」

對方又是一怔！

好一會才說道：「明天，你們有些什麼活動？」

阿生心裏想：這是什麼意思？她不但不顧左右而言他，還問得如此直率！

她爲什麼要查問他們明天的動向？

一個陌生人，沒有理由如此關心他們的。對方會不會跟今晚鉛球餐室中的竊聽怪事扯上了關係？阿生大感迷惑！

阿生又故作輕佻地笑道：「爲什麼你撇開了今晚不談，却先談明天？」

「今晚有什麼好談呢？」那神秘女郎道。

「你似乎在打响了退堂鼓！」

「你此人好輕佻啊！」

「是你找我的，怎能怪我？」

「我找你，你也不該這樣！」

「小姐，男女之間，試問還有什麼事情可爲？」

「你這人眞壞！嘿！」

「一個正經女子，也不會找陌生男子，何況我們根本沒有認識過！」

「你怎麼可肯定我是個不正經的女子？」

「憑經驗總可以想像得到的。」

「你有什麼經驗？」

「對女人的經驗。」

「你倒也坦白！」那女子嘿嘿地說，「據我所知，國際特警的訓練科目之內，並無此一科，由此可見，你這麼心眼斜歪，只是個人的修養問題。」

阿生心裏又是一凛！對方又怎會曉得他的國際特警身份？

後來他回心一想，這也難怪，因爲對方如果是黑手黨派來的人，她知得如此清楚實在一點也不稀奇！經過荷蘭一役之後，黑手黨對阿生一定印象難忘，要查清他的底子，應該毫無困難！

阿生道：「時候不早了，如果你還有什麼要跟我談，就請到酒店來吧，我要休息了！」

對方又是「嘿」的一聲，把電話掛上！

阿生越想越難明，到底那女子是誰？如果她確是黑手黨所派來的人，實在沒有理由如此生氣。因爲阿生雖然輕佻，却未過份，何況對方如果存心引誘，她也不見得是個正經女人。

不過，阿生只憑在電話中的感覺，也許對方只是假惺惺作態而已！

那一晚阿生自然睡得不好，因爲他不斷在想着那神秘女郎的身份。

另一方面，他必須小心門戶，以防有人突如其來地向他偷襲！

他覺得，也許他師父呂偉良說對了，他應該與當地的國際特警方面立刻取得連絡。那麼，即使發生什麼意外，也不致全無援手！

但時間已是午夜。雖則說國際特警派駐各地的辦事處，名義上都是全日辦公的，但往往在正常辦公時間過後，尤其是在半夜三更的這個時候，就只留下三兩個人當値。較爲重要的主管，都下班休息去了。

阿生左思右想，結果又沒有撥電話到國際特警辦事處去！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睡去，只知道想得很久，也很疲倦！

直至到一陣鈴聲把他吵醒了，已是翌日早上！

鈴聲自床頭几上傳來，是電話的聲音。

對方是個女子的聲音，阿生以爲又是那令他大感困惑的神秘女郎！

「你是誰？」阿生睡意仍未消失，甚至眼睛還是閉上的。

「怎麼啦，連我你也不認得了？起床吧！時候不早了，我們要出發到滑鐵盧去了！」那女子的聲音原來是林愛莉。

阿生恍然道：「原來是你！愛莉姐。師父呢？」

「我們早就起來了，他正在等你。年青人，怎可以這麼貪睡！」

「是的，我現在就起床，十分鐘之內，我就過來會你們！」

「不！你獨自到下面餐室去吧！我們先去吃早餐，別讓我們等你等得太久！」

「好吧！」

阿生掛了綫，立刻起來洗漱。

× × ×

滑鐵盧的名氣比布魯塞爾更大，到比利時旅遊的觀光客列爲必到之處！

三俠沒有參加任何觀光團體，他們只是乘搭了酒店方面預備好的旅遊車出發。因此他們沒有嚮導，只能憑已知的見識去想像！

參加團體的好處除了有嚮導講解之外，一切都有人代爲安排，自己不必太費氣力；但最大的缺點就是來匆匆時去也匆匆！偏偏這正是三俠所最難以接受的，所以他們才決定獨自行動！

去過這麼多的地方，三俠在這方面當然有過不少的經驗。

他們覺得旅遊無疑是爲了增廣見聞，能去多一些地方，自然眼界開朗多一些。但是，假如時間太過急促的話，變成了走馬看花，這似乎又失去了原來的意義，徒然浪費金錢和時間而已！

過去他們就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許多旅遊社主辦的旅行團，事前爲了招徠有經驗的觀光客，開列觀光的地點幾乎是越多越好；等到眞的出發了，他們又怕萬一未能一一兌現會被遊客責怪，於是惟有走馬看花的草草了事！

以上這種情形無疑是「地方去得最多」，但往往變成了「見得最少、知得更少」！

理由十分簡單，就是時間所限，他們不可能久留，便給領隊的趕走！而嚮導也只能循例講一些眼前所見的掌故給你聽聽，聊作交代；其中可能有更有趣、更值得一看的，却給遺漏了！

三俠有過這種經驗之後，便決定自由自在地，寧願多花一些錢，也要獨自行動！

現在他們到滑鐵盧，但却看不出一點兒戰爭的遺跡！

原來拿破崙大敗之役，眞正交鋒的地方，並非在這裏！

根據熟悉歷史的人說：該著名戰役是在滑鐵盧三英哩以外的聖約翰山接觸的，而滑鐵盧只是盟軍用作後勤供應中心而已！

所謂盟軍當然就是指英德荷聯軍。

至於「滑鐵盧」這地名的來歷，也有個頗有趣的傳說！

據說當時這個小城是盟軍作戰司令部之所在地，英德荷三國的傷兵固然在此治療，拿破崙手下被俘之後也被囚於此。

因此城中的居民不時可以聽到英兵大叫：

「WATER！」而法國俘虜却大叫「L'EAU！」原來他們都口渴，要水！

前者自然是英語，後者却是法語。兩者乍聽起來便拼成了「WATERLOO」——這正是滑鐵盧的英文原名！

當地居民由於不斷聽到英兵、法俘的呼叫聲，後來就將此城命名爲滑鐵盧。究竟此說是否屬實？那就無從稽考了！

在古戰場之上，有一幢紀念堂！

這是一所圓形的平房，三俠走進去之後，但見室內空無一物！

不過說也奇怪，他們進來之後便開始感覺到有一股殺氣，陰風陣陣迫人而來！置身其間，難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原來整間紀念堂之內，並非四壁蕭條！這裏有世界最大的一幅壁畫！

壁畫高達四十五呎，長達三百六十六呎，連綿不絕地圍繞住這室內四幅牆壁。

由於畫面上所繪的全是當年戰爭的慘烈情況，這邊但見法國鐵騎士躍馬橫戈，持矛向你衝刺而來，那邊又見英德荷聯軍在槍林彈雨下反抗。雙方殺得天愁地慘、日月無光！所以人在畫圖中，自有一種眞實感，彷彿已被包圍於戰場之上，又焉能不爲之驚心動魄呢！

三俠明知是心理作祟，也覺得陰森森的。

這幅巨大的壁畫有若干場面立體化，令人看上去栩栩如生！

據說作畫者竟然是個法國人，但畫面表現的却是英德荷三國聯軍的英勇事跡。可見藝術無國界之分，同時更可以證明「公道自在人心」此語非虛！

歷史是一面鏡子，是好是歹，世人自有公論，任何宣傳、誇耀也只不過是眼前光景而已；後世人的定論才是最公正的！

當年法國拿破崙領軍與英德荷聯軍交鋒，但法國畫家作成這幅巨畫所歌頌的却不是他祖國的拿破崙。由此可見正義畢竟是可以永恆地存在的；野心家到頭來終被唾棄！

不過還是中國俗語說得好，「雖不能留芳百世，亦要遺臭萬年」！

這世界上有許多人明知失敗，却不承認失敗，反而背道而馳。他們目的何在？爲什麼明知不可爲而爲？爲什麼明知失盡人心仍要變本加厲？

道理亦一如上面所說的，既然不可能「留芳百世」了，那就來一個「遺臭萬年」也是好的！

無論如何，「滑鐵盧之役」在世人心目中，却產生了二個著名的歷史人物，一個是威靈頓公爵，一個是拿破崙！

不管他們二人留給世人的印象是好是歹，今日遊客來此都可以購到他們的紀念銅像。

當三俠離開了紀念堂之後，阿生不知是否由於心理影响，總覺得有人跟踪他！

阿生在參觀那巨型壁畫時，已發覺一名女子亦步亦趨的，追隨其後；當時他還不敢過份懷疑這女郎。因爲此乃公共場所，任何人都有權在這兒走動！

但是，當阿生離開紀念堂之後，那棕髮女郎也跟了出來！

而且阿生發覺她步履加速，顯然正在追踪他們三人！

阿生非常担心，他生怕對方可能對他們三人不利。

他正考慮是否要對呂林二人講出此事，那女郎已到了面前！

由暗裏跟踪而至到明刀明槍，這女郎也可算得猖狂之至！

阿生在直覺上就以爲她必是致電到酒店去找他的神秘女郎！

「對不起！」那棕髮女郎看來只有十八九歲左右，渾身散發着歐洲少女早熟的氣息。她笑了笑，非常之有禮貌地說：「你一定以爲我是歹徒，或者對你不利的人，是不？」

阿生怔了一怔，覺得對方如此開門見山的單刀直入，未免太過大方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見狀，也覺得事情來得太過突然。雖然歐美少女作風大胆，但阿生畢竟不是大明星，爲什麼會上演這一幕？二人只能冷眼旁觀，在旁戒備！

「我可以阻你幾分鐘？」女郎說道，「我正在進行一項罕見的試驗，我能知道閣下心中正在想着一些什麼。要試試嗎？」

阿生輕輕一笑：「你大概又想在我面前耍花樣，可惜我不是你所找的對象！」

少女一些也不生氣，相反，她閉上了眼睛，束上了雙眉的神態，大概是表示她的精神非常之集中。

她若有所思地說：「對了！閣下以爲我是個向遊客打主意的女騙子，是嗎？……嗯！你錯了！你不必往四下裏張望，我並無同黨……怎麼？你以爲我昨晚撥過電話到酒店找過你？不！不！絕對沒有這回事！……什麼？你以爲我是黑手黨派來的女殺手？哈哈，我那有這種本事？我不過在試驗一下我的第六感而已！」

那女郎一直閉着眼睛喃喃自語，斷斷續續的，阿生根本一句話也沒有說。

三俠交換着眼色，他們都感到莫名其妙！

阿生眞的猜不透對方是什麼用心，所謂什麼「第六感」，在他看來，那更加是一種藉口而已！

女郎張開雙眼，盯住阿生！

阿生覺得她的眼神之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光芒；她彷彿要用眼球中發出的無形「X」光透射着阿生的思想一樣，使到阿生反而不敢向她追視！

林愛莉過去有個男朋友是魔術師，他懂催眠術，林愛莉也因利乘便，學了一些這方面的技藝；現在她非常担心那女郎施用催眠術去將阿生迷住，令到阿生身不由主！

阿生是個鬼靈精，林愛莉想得到的，身受其事的他自然也想到了！

不過，他表面也是裝蒜，怔怔地望住女郎雙眼，有神無氣的，佯作中了魔道一樣，令到呂林二人在旁爲他空焦急！

阿生所以如此，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看看對方下一步有何反應！

阿生心裏想：只要她有進一步的行騙表現，立即就當面斥責她一番！必要時還會把她送交警方！

豈料那女郎面上那呆木的神情，驟然一變，又笑了起來！

她對阿生說：「先生，你太多疑！我不是騙子，也不會向你施術催眠，你又何必把我交給警方呢？太殘忍了！」

阿生又是暗自吃了一驚！她怎麼會知道自己的每一種想法？

她又說道：「人家都說中國男人溫柔體貼，想不到你是個這樣不講理、沒情趣的人，嘿！我選錯了你。不過，如果我沒有想錯，你可能是個間諜特務之類，所以才如此敏感。」

呂林夫婦二人看在眼裏，想在心裏，也覺得此事太過奇怪！

他們看不出女郎的用意，但看她又似乎沒有什麼惡意似的，難道她眞的在做着什麼試驗麼？

恩想間，那女郎又說：「你有朋友同來，是不？」

阿生也未答話，女郎已回過頭來，對呂林二人打量了一遍！

她直接地問道：「二位可是這位先生的親人？」

林愛莉點點頭！

「好極了！」女郎說：「讓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他有些事情隱瞞住你們兩位。你們也想知道嗎？我從他剛才的想法中探悉，昨天晚上有個女孩子致電到酒店中去找過他，他曾考慮是否應該把這件事告訴你們。後來他又懷疑我可能正是那個神秘女郎。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我不是那女郎！」

林愛莉用一種奇異的目光瞪住她，又問阿生：「是否確有此事？」

「是的！」阿生道，「昨晚確實有個女人打電話找我，因為太夜，我沒有轉告你們。她當然知道，因為她正是這女人。」

「不！我絕不可能是那女人！」女郎道，「今天我是頭一次在紀念堂裏面遇見你們！」

「那你怎麼會知道我的事？」阿生道。

「你問得好！其實我不知道，只是你的思想告訴了我而已！」

「別裝蒜了，你一直偵查我們的行藏，到底為什麼？」

「你不要生氣好嗎，我又不是間諜特務，何必偵查你們？我說的全是真話，我你之間心有靈犀，所以你想什麼我全知道！」

阿生有點啼笑皆非！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也相顧失笑！

「心有臉犀一點通」是用作譬如男女之間相愛的，想不到這陌生女郎竟然看中了阿生。

——呂林夫婦二人當時就這樣想：喜歡阿生一點也不出奇，這小子長相英俊，身裁適中，氣宇非凡，許多少女見了他也忍不住多看一眼！但是，這棕髮女郎竟然作風大胆至這種程度，實屬罕見！

那女郎不知怎的，忽然又忍不住笑起來！

她對阿生道：「你別胡思亂想了，我不是個痴情狂，也沒有失戀過，雖然我有幾分喜歡你，還不致愛上了你。我知道你內心怎麼樣想，你以為我因受失戀刺激變成痴狂，是不？」

阿生心裏暗暗稱奇！她怎麼真的猜透了自己的心事？

事實上，阿生當時確曾這樣想；現在他又開始猜測對方的身份是什麼，巫婆麼？嚮導麼？還是……

阿生還未想得完，女郎又說：「我雖然是個女嚮導，但我並非志在向你兜接生意，你儘管放心好了！」

阿生在心裏想，她卻為他「翻譯」，宣諸於口，這不能不令阿生大表驚奇！

到底是忖測呢，抑或是一種邪術？

阿生開始由好奇而轉變為吃驚！

阿生問道：「你既然是嚮導，為什麼會在這裏？」

女郎答：「我帶人到這兒來觀光，突然發覺你正在想我！」

「我在想你？」阿生怔了一怔！事實上他在紀念堂內參觀巨畫時，確曾懷疑這女郎的身份。

女郎說：「是的，你當時心在想我，眼睛却在看畫。你以為我是昨夜打電話去酒店給你的人，又懷疑我意圖不軌，在悄悄跟踪你。對嗎？」

阿生不承認，也不否認，但事實上當時他的想法確屬如此這般！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也在悄悄地想，這女郎到底意欲何為？

那邊有幾個男女遊客在招呼這女郎。於是，女郎對阿生說：「先生，我們可以有個約會麼？」

「你想怎樣？」阿生問。

「告訴我，你住在那一家酒店，以及房間的號數，我自會查電話約你談談。」女郎又說，「我只想跟你談談，別無企圖！」

「我們並不認識，有什麼好談？」

「有的。我想再試一遍我的傳心術是否靈驗！」

「傳心術？」

「是的，就是我面對住你，不用你說我也能知道你內心想些什麼。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你也一定感到有興趣！」

阿生心裏道：不！可能這又是麻煩的開端，算了！硬住頭皮拒絕她吧！

豈料阿生還未說出口，她又說：「先生，你放心，我不會給你帶來任何麻煩的，我絕對不是那些騙財的女人！你可以在西歐旅行社找到我，我叫南絲！」

阿生還是含笑搖頭！

這時候，那班男女遊客已走了過來，把南絲叫走了。她也沒有辦法，只好含恨地瞥了阿生最後一眼，悻悻然走開！

三俠瞪住這棕髮女郎的背影，異口同聲地，喃喃然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傳心術！」阿生說，「這簡直是莫名其妙的事！」

「我看可能是一種藉口而已！阿生，她看中了你呢！」林愛莉半開玩笑說，「歐美女郎作風大胆，她們說愛就愛，很少拖泥帶水！」

「也許她們更加相信一見鍾情這回事！」阿生說，「但無論如何，我不希望再惹麻煩。」

呂偉良忽然問道：「你說，有人打電話給你？」

「是的。」阿生道，「昨晚當我回到酒店房間裏去的時候。」

「會不會是這女子？」呂偉良又問。

「我想一定是她！」阿生道，「不是她還有誰呢？」

林愛莉道：「你不認得她的聲音麼？」

「不！在電話中的聲音實在很難辨認。」阿生說道。

「她當時說了一些什麼？」林愛莉問。

阿生苦笑搖頭，道：「我也不知道，簡直語無倫次！」

呂偉良若有所思地說：「從好方面想，她可能是個奇女子；但從壞方面想，這很可能是我們遇上另一次麻煩的開端！」

三俠回到布魯塞爾市區之後，阿生終於聽了呂偉良的勸告，與當地的國際特警辦事處取得連絡。

布魯塞爾的國際特警隊長叫韋達，是個三十六歲的比利時人。——這是阿生從占姆士那兒得到的資料。

國際特警組織雖則是國際性的，但總部方面往往為了工作上的方便，會選取當地人仕出任隊長一職，取其熟悉當地環境也！

韋達在電話中很客氣，但却不會感到意外。他甚至還對阿生說：「你們三位是昨天到的，相信不會這麼快就離開比利時吧？」

阿生並未告訴他自己何時抵達此間，因此不免又是一怔！

韋達又說：「幾時讓我一盡地主之誼？在下仰慕英名已久，約個時間見見面如何？」

「你太客氣，韋達隊長，你令我愧不敢當！」阿生道，「在禮貌上我應該先來拜訪閣下的，但是，目前我們忙於遊覽……」

阿生話猶未完，韋達又問：「去過滑鐵盧沒有？」

「剛去過了！」阿生答。

「上過鉛球餐室麼？」

「昨天黃昏，我們在那兒進晚餐。」

「遊過大森林，看過人工湖麼？」

「還沒有去過！」

「參觀過亞當夏娃的巨大雕像麼？」

「也沒有。」阿生反問道：「在那兒可以見到？」

「你們現在什麼地方？」

阿生看清街上的情形，把最易見到的一個招牌讀了出來！

那是一間路邊啤酒館。在布魯塞爾的街頭上，隨處可以見到這一類座位擺到行人道上去的路邊啤酒店。

韋達在那邊聽了，立刻就說：「那麼，請你們三位就在那啤酒店門外喝一陣子啤酒等等我，大約十分鐘左右我便可以按址找來！」

「你知道在什麼地方了？」阿生問。

韋達笑道：「那間啤酒店雖則名氣不大，但我總知道它的所在。放心好了，我今年三十六歲，但却在布魯塞爾住了三十七年呢！」

他的意思是在母體中住了將近一年。說完又是一陣格格大笑！

電話掛斷了，三俠跑到路邊啤酒店去，揀個容易見到的地方坐了下來！

酒保過來招呼他們，問他們喜歡什麼啤酒。甜的、苦的、濃的、淡的、高級的以及最高級的等等．聽得三俠呆了一陣！

啤酒他們當然不止一次地喝過了，但從來不知道有這許多種類的啤酒；他們只以為是牌子、商標的分別！

結果，兩位男仕要了二杯淡啤酒，女仕要了一杯甜的。

啤酒的歷史頗久，據說，大約公元前二至三千年前，已由巴比倫人發明，然後傳入埃及、希臘等國，輾轉再傳入歐洲！

今日在歐洲各國，人們幾乎不知開水為何物，用以解渴的必是啤酒。尤其是比利時，啤酒更是該國最古老的傳統飲料！

德國人喝啤酒已是舉世聞名，但根據正式統計，比利時才是消耗量最大的國家。牌子與種類之多，更為驚人！

每有一種新牌子上市，酒商便會將整車的啤酒駛到鬧市廣場，免費請市民喝個飽，廣為宣傳。此外大街小巷，到處可見大大小小的路邊啤酒店。小者小到只有一二張小桌，三數張椅子；大者大到像露天茶座一樣，有遮陽巨傘，晚上還有電視娛賓。天冷時還會由室內放出暖氣！

總而言之，啤酒在比利時，比起汽水還要流行，還要多！奇怪的是，價錢竟也跟汽水差不多。

據說，遠在十五世紀，比利時的啤酒製造商，便有所謂啤酒業同業公會！其歷史之悠久，亦不難可以想像！

如果以酒類代表世界上一些國家，那麼，「孖蒸」足以代表中國，威士忌代表英國，拔蘭地代表法國，伏特加代表俄國，而啤酒就足以代表比利時！

三俠坐在一旁喝着冰凍怡神的啤酒，看着過路人的千般百態，竟然也有着一種前所未有的情趣。

突然阿生不知怎的叫起來：「不好了！」

「什麼事？」呂林二人平空給阿生嚇得一跳！

阿生道：「我從未見過韋達其人，他如何能認得我呢？」

「是的，你也真糊塗！」林愛莉說，「我以為你跟他約好了辨認的方法呢！」

「沒有。」阿生道，「他只叫我在這裏等他。我一時忽忙忘記了我們之間根本從來未見過面。」

呂偉良道：「如果他知道我們在這裏等他，只要他來了，自然找到我們。因為座上沒有其他中國人，他們全是歐洲人！」

話猶未完，那邊有輛汽車停了下來，車上跳下一個三十餘歲的男子，逕自朝這路邊啤酒店走來！

他很機敏地，朝各座位先用眼睛掃視了一遍，視綫最後停在三俠的身上，頓了頓，隨即露出了笑容，向住這邊走過來！

三俠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再懷疑的，對方一定就是韋達隊長！

阿生甚至首先站了起來，跟他握手！

韋達很親切地說：「歡迎三位光臨比利時，祝你們旅途愉快！」

呂偉良和林愛莉只是循例與韋達互道姓名，其實雙方早已知道對方是誰了。

「好玩吧？」韋達問道。

阿生笑道：「還算不錯，但有許多地方我們還未到過！」

「那就讓我來客串一次嚮導如何？」韋達隨手召來酒保，討了一杯較濃烈的啤酒。

阿生道：「只怕你有公務在身！」

「不！我很空閒！」韋達說，「我們有許多同事，你放心好了。難得有機會和你們在一起，讓我帶各位到一些好玩的地方去！」

「先謝謝你！」阿生說，「如果不妨碍閣下辦公事的話！」

「彼此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氣！」韋達舉起巨大的玻璃杯，「來！讓我們乾一杯！」

四個杯子碰在一起，發出了一陣悅耳的聲音！

阿生不知是否心理作用，總覺得現在比任何時期都安全得多。

他問了一些關於當地國際特警的情形，但韋達示意他說話小心，別問下去，因為此乃公共場所。阿生只好改變了話題。

韋達說：「你們打算在此逗留多少天？」

「沒有一定！」阿生道，「參觀過值得一看的地方之後，就到別處去！」

「有任務嗎？」韋達又問。

「沒有。」阿生道，「占姆士應該告訴閣下，我正在渡假。」

「噢！是的，我差點兒忘了。不過，我也只是順口問問而已！」韋達又說道：「布魯塞爾值得一看的地方很多，等會兒讓我帶你們去吧！」

阿生覺得韋達雖然很熱情，但多少總有點兒神經質。

離開了路邊啤酒店，三俠登上韋達的汽車裏，由韋達帶他們去參觀一間歌德式建築的教堂！

教堂最大的特色是那些用彩色玻璃砌成的聖經人物大窗！

聽起來這些東西似覺普通，誰都可以在各地一些教堂見到。

但是，相信很少可以見到如此巨大的。玻璃全是七彩繽紛的透明體，堆砌手工却是第一流的。看上去既美觀，又神聖！

此外他們又參觀了聖經中所說的：世界上第一對夫婦的木雕像。

世界上第一對夫婦當然就是亞當與夏娃。兩尊巨大的雕像是用橡樹的主幹，由比利時著名雕刻家，花了三十四年時間雕塑而成的。從雕像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出這對偷食禁果的人類始祖，在被逐出伊甸樂園之後的徬徨！

另外一尊腳踏魔蛇的聖母神像，高達四十呎，闊亦有八呎，均屬不朽之作！

三俠雖非虔誠教徒，但看了這些東西之後，亦覺肅然起敬！

驅車到郊外，韋達要帶他們到一個大森林去！

據說布魯塞爾近郊有個大森林，縱橫達六十哩。林中有個人工湖養了一大羣白色的天鵝。這是名符其實的天鵝湖！

隣近有供遊人休息的長椅，更有一個小花園，四周圍總共站立了四十八尊石像。這批石像造型各異，表情神態不一！每一尊代表了中古時代人民的一種職業。雕刻得栩栩如生！

三俠在韋達口中的描述已可以想像得到，那是一處人間仙境，可惜時間似乎晚了一點，他們不大明白韋達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時候到這種地方來！

路上很靜，看來遊客們早已回到市區去，開始準備他們的夜生活去了。

突然有輛汽車在後面响起號角，表示要越前。韋達只好將車子開往一旁，讓後面的汽車超越他們。但是，他們的想法錯了！

後面的汽車只開到他們的汽車旁邊，便迅速停了下來！那是一輛黑色汽車。

阿生的反應非常之機警，他大叫道：「快些開車！他們……」

豈料話猶未完，一支手槍已首先出現在對方車子的車窗上！車門迅速推開，跳下三名手持各式槍械的大漢，直撲過來！

韋達驚愕之際，槍聲已响了起來！

「砰」然一聲，韋達扶在駕駛盤上的手臂，立即出現一灘血漬！

韋達捧臂尖叫，阿生發覺他已失去了駕駛能力之際，就待由另一邊車門撤退！

但是，呂偉良一手把阿生拉住，沉聲說道：「不要衝動！」

回頭望向車外，那三名槍手已完全控制了大局，一名持手槍的，首先將槍管伸至車窗之內，指嚇着林愛莉，二名手持手提機槍的，却扳着機掣，在旁嚴陣以待！

呂偉良沒有做錯，他及時制止了阿生；阿生不知是否情急，竟然會有這種魯莽舉動！假如對方不及時抑制，亂槍掃射之下，後果難以想像！

呂偉良一手拉住阿生，一邊又問韋達傷勢如何，只見他按住傷口的指縫間，仍有鮮血冒出，狀甚痛楚，當然更加談不上反抗了！

持手槍的人坐進了司機位，迫令韋達坐過一旁，其他槍手則負責將車內各人逐一加以搜身；但除了韋達之外，三俠並未携有武器！

韋達手槍被繳去，阿生覺得這位特警隊長不夠胆色，也不夠機警。假如他能爭取第一時間，儘管不能單靠一支手槍反抗，也可以開足馬力，突圍而去！

現在一切已成定局，三俠與韋達等四人，被分成兩組，每兩人一組，分別在二輛汽車中被嚴密監視着。

韋達與林愛莉二人留在原車裏，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則被押往對方的車子裏。每一輛車子都有持械槍手監視。

車子迅速離開現場，三俠和韋達等四名「俘虜」都沒有被矇上雙眼。

這對三俠來說，可以說毫無影响，因為他們根本不熟悉這兒的環境，儘管張開雙眼也不會有何作用。但是，韋達身為當地一名特警隊長，對方為什麼不將他雙眼矇上？

二輛車子一先一後，在森林中左拐右轉，最後才在一幢別墅門外停了下來！

四個人先後被押下車，手持手提輕機槍的槍手在旁小心監視下，各人被驅進屋內去！

憑由車子上下來的一刹那間的印象，附近似乎沒有別的建築物！

這別墅是用木建成的，只是平房，但相當龐大。

屋內也有持械的守衞者，態度十分嚴肅。

到底他們是什麼人？

黑手黨嗎？還是完全令他們難以想像的歹徒？——三俠感到迷惑！

他們以為被押進屋子裏之後，立刻就被盤問，但是，事實並不然，他們只是被囚禁在一間房裏。

房間四壁是木板，但也有金屬夾在其中，三俠很難明白這是什麼方式的建築！

送他們入來的人警告他們：「不要企圖逃出這裏！那是絕不可能的事，而且你們可能丟了性命，那是十分不值的！」

韋達獨自被帶去治傷，因此房間裏這時只留下三俠他們！

阿生心裏不服氣，試用手摸觸四壁的木板，目的是試探出一條逃走之路。但是，當他的手接觸到那些金屬條時，便渾身打顫，原來是通電的。怪不得對方敢將他們放進一間木板房之內。

阿生還好退縮得快，沒有觸電！

他詛咒了一聲，頹然在一角坐了下來！輕輕嘆了一口氣！

「他們是什麼來頭？」林愛莉沉吟道。

「黑手黨，還用說麼？」阿生毫不考慮地答。

「目的何在？」林愛莉又問。

「報復！」阿生說，「一定是荷蘭方面的黑手黨餘孽通知了他們這裏的同黨，於是他們一直對我們展開跟踪，伺機下手！」

呂偉良默默無言，他們都在等待着命運的安排！

不久，韋達被人押回來了。三俠看見他的手臂上紥了繃帶。

他感到抱歉地對三俠說：「還是我不好，這件事來得太過突然！」

阿生問道：「他們到底是誰？」

韋達答道：「聽他們剛才為我治傷時的語氣，似乎是某國間諜。」

「間諜？」三俠同時感到意外地一怔！

「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想而已。」韋達說，「然則，你們又以為他們是什麼人？」

阿生道：「我以為他們是黑手黨徒！」

「不！我看他們不像是黑手黨徒！」韋達說，「不過，謎底也快要揭開了。因為我知道他們的頭頭快要回來了，屆時一定會將我們提訊！」

「無論他們是誰，總之對我們不懷好意，這點倒是可以肯定的！」林愛莉道。

阿生說：「如果他們並非黑手黨徒，然則，他們有何企圖？」

韋達嘆口氣說道：「那我們只能等着瞧好了！」

心有靈犀 腦波傳遞

一張長方形的餐桌之上，擺滿了可口的食物以及葡萄美酒。三俠和韋達等人，出乎意外地，受到欵待。

主席位上坐了一個戴上了金絲眼鏡的中年人，左邊面頰上有一條十分顯著的疤痕，足有二三寸長。呂林夫婦二人坐在他的左邊，阿生和韋達二人則坐在餐桌的右邊。

他很客氣，面上開始露出了笑容，示意四人隨意進食！

假如他沒有笑容的時候，會表現得一派冷峻，令人望而生畏！

除了餐桌旁邊坐着的五個人之外，其他槍手站得較遠，他們顯然是負起從旁監視之責！

「先讓本人自我介紹，我叫沙瑪。」那中年人道，「我是這裏的主管。現在先請大家吃飽了，慢慢再談談我們的交易！」

「交易？」座上四位「賓客」都同時一呆

！韋達卻首先問道：「是什麼交易？」

那個自稱沙瑪的人說：「這是一宗極具挑戰性交易，但亦可以說，對座上各位同樣有好處，而且，雙方十分公平。」

阿生忍不住說道：「別轉彎抹角了，到底你們是何方神聖，請先讓我們弄個明白，再談其他吧！」

沙瑪笑了笑！他打量了阿生一遍之後，說道：「你也說得有道理，先弄清楚我們的來龍去脈，這倒是十分公道的事！我本人是意大利人，但我卻是個現實主義者，所以我正在為金錢服務，而我打算付給各位的，也是一筆非常可觀的金錢。當然，你們必須要為我辦妥一件事。」

「殺人呢，還是放火？」韋達問。

「哈哈哈……」沙瑪道，「我們只求財，何必殺人放火。我要你替我辦一件事，代價是四十萬美元。也就是說，你們每人可得十萬大元！」

阿生故作驚奇地，吹了一聲口哨：「這不是個小數目，但相信工作一定也不簡單。」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沙瑪道，「假如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根本不必花那麼多的錢；又假如那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我們根本也不必把各位請到這兒來。」

「然則，我們的工作是什麼？」阿生問。

沙瑪朝各人打量了一遍，道：「我知道座上各位之中，有二人是國際特警，另二位是開鎖專家。難得的是其中三人可稱得上三位一體，過去有過良好的合作紀錄。因此，我們肯定只要四位合作良好，這工作必然成功。但問題來了，如何可以保證我們能收到這成功的果實呢？」

座上三俠互相打了一個眼色，雖然充滿了疑惑，但也可以想像得到對方是有備而來！最低限度沙瑪他們已起清了三俠的底子。因此三俠都表示無限驚奇！

沙瑪故作停頓，留心着每個人面部的表情反應，然後又繼續說道：「沙瑪做事向來公道，因此，我願先付一部份金錢給各位，作為定金！」

說着，他又打手勢示意站在那邊的一名助手，將鈔票取來！

沙瑪把一疊美鈔遞過來，韋達想伸手過去接過來，但被阿生制止。

阿生道：「先讓我們弄明白這件工作的性質好嗎？」

沙瑪笑了笑，道：「是的，你很公道，那就讓我先告訴各位：我們須要各位合作，去盜取一份機密文件。那文件就在北大西洋公約國總部之內！」

「你攪錯了，沙瑪先生。」阿生道，「我們不是那裏的人！」

沙瑪笑道：「我沒有攪錯，韋達先生相信比三位更加明白，北大西洋公約國正在布魯塞爾開會，保安工作方面，將邀請國際特警方面協助。」

沙瑪又把面部朝向韋達，含笑問道：「韋達先生，我可沒有說錯吧？」

韋達聳聳肩，什麼話都沒有說，祇是垂下頭來。

三俠心裏都非常明白，對方消息一定非常之靈通，所以韋達才無言以對。

阿生道：「即使你所講的全部都是事實，但是，我不是這裏的人，他們又怎麼會用得着我？」

沙瑪道：「我知道國際特警是國際性的，只要韋達把你帶入去，一切會非常妥當，因為他是這裏國際特警隊長，當然有權調配人手。總而言之，你們的合作，可謂天衣無縫！」

「但是——」阿生靈機一觸，說道：「我正在渡假，這可能成為破綻之一。」

「不會有破綻的，只要韋達合作。」沙瑪說道，「因為只有國際特警才有資格混入去，這就是我們須要借助你們的原因之一。」

阿生道：「我雖然是國際特警，但我師父不是。」

沙瑪笑道：「那有什麼分別？你師父的開鎖絕技，早已傳授於你。只要你們師徒二人合作無間，一切相信總是輕而易舉的。」

「你的意思是：要我進去動手？」阿生說道。

「是的。」沙瑪道，「我們知道北大西洋公約總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入內的，即使他們邀請你們國際特警從中協助保安工作，也必須逐個查驗由巴黎總部簽發的證件，然後才可以進入內部。因此，你師父呂先生只能從旁指點，至於如何合作，你們可以自行商量。」

阿生心裏道：咨應他又何妨，只要讓他們離開這裏，一切危機亦將成為過去！

因此他故意問：「你也知道我到布魯塞爾是頭一次，一切不熟悉……」

阿生話猶未完，沙瑪就說：「這點你可以放心，我們手上有足够的資料向你提供。換句話說，我們只利用你的身份，以及你的一雙手而已！其他一切只要你依計行事，雖不中亦不遠矣！」

「好吧！」阿生道，「就讓我試試看。」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早已看出事情絕不簡單。他警告道：「阿生，想清楚點，萬一失敗，你將身敗名裂！」

呂偉良自然也明白到他們眼前的處境，但他更明白阿生內心的想法。

阿生以為答允與對方合作之後，一切就平安無事。但呂偉良卻看得出對方的意圖，他們千方百計想到利用三俠，又豈會如此簡單？他故意勸阿生想清楚，只不過是希望知得更多。

阿生年青力壯，有胆又有色，唯一欠缺的，只是呂偉良那一份老江湖的經驗。這時他聽到呂偉良這麼說，心裏也意會到幾分。

阿生於是說道：「在旅途中能順手發財，賺些外快，確是一件好事。但是，假如能讓我知道整個事件的計劃詳情，相信更加可事半功倍！」

「不！」沙瑪道，「為了保證這件事成功，我們暫時不能讓你們知得太多。不過你可以放心，只要你們衷心合作，一切會順利，同時事後沒有麻煩。除非你們三心兩意！」

三俠互相交換着眼色，他們無法了解對方的計劃周全到何種程度！

阿生忽然說道：「對不起，我不會為你做這件事的。沙瑪先生。」

「為什麼？」沙瑪感到突然！

「道理十分簡單，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行動計劃，又如何能保證我的安全？」阿生道，「萬一我無法脫身，豈非做了你們的替死鬼嗎？我不是一個傻瓜，最低限度這種事情我也見過了。屆時你可以得到你所需的，更可以省回那筆錢，而我們呢，只能在囚牢中等待命運的安排！」

「你以為我是那種人嗎？」沙瑪道，「你可能未做過這種工作，難怪你會這樣猜想。其實這種事情能瞞得一時得一時。數十萬元在個人眼中也許是個大數目，但在一個國家來說，卻小得很。」

「但是，你如何能保證我們不被出賣？」阿生道。

沙瑪笑了笑：「這種事情我們當然不可能到律師樓去簽合同，但是，我們還要在布魯塞

爾活動下去，這是歐洲的中心地區，只要我們還要留下去，就不可能將各位出賣！」

「讓我們仔細商量商量，然後再談其他好嗎？」阿生說。

沙瑪想了想，終於答允他們。

於是四個人飯後退回一間房中，檢討這次的意外遭遇！

呂偉良結果也表示了他的預測。他說：「他們處於如此有利的地位，大概不會讓我們四個人一齊離開這裏。也就是說，最少會留下一名人質。」

「我也這樣想。」韋達道，「但是，你猜他們將會留下誰？」

「我！」林愛莉說，「因為他們如果留下你，將會令到國際特警辦事處方面起疑心；假如留下他師徒二人，亦將失去了他們原來利用二人的本意。所以，他們一定會留下我！」

呂偉良和阿生也有同感，甚至韋達也同意林愛莉的忖測。

韋達說道：「假如你們的忖測不錯，我們又將如何應付？」

「先聽聽閣下的高見。」呂偉良道。

「目前我們處於被動，相信想逃出去，將不容易辦到。」韋達說，「不如佯作答允與他們合作。離開這兒再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阿生說：「雖然我們有人質在他們的手中，相信我們仍有一綫希望。」

林愛莉最後說道：「無論我們之中，誰留下作為他們的人質，相信答允與他們合作，是唯一途徑。」

四個人事實上並無討價還價的餘地，因此當他們再與沙瑪見面時，一切決定已是意料中的事。

同時也不出他們之所料，沙瑪須要留下林愛莉作為人質。

一切事實已無法改變，三俠與韋達均處於被動的地位。

於是一個女人被留下，而三個男仕就被送走！

一輛車子由一名司機駕駛，三名持槍大漢在旁監視。玻璃是不透明的，所以呂偉良等人根本見不到外面的情形。

他們不明白對方何故會如此，因為來時對方似無預防各人認路的措施，為什麼現在又要如此這般？

其實，這班人之中，三俠是對這一帶環境絕不熟悉的。即使讓他們看得見外面的一切，也不會認得這是什麼地方。

因為外面正是只見樹木，既無屋宇，更不見有人出現。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能夠知道，或者猜測得到這是什麼地方的，相信亦只有韋達而已！

對方只將他們送到一處地方——這是他們最初被擄走的地方。

韋達的汽車還停在那兒道旁，一切看來並無異狀，他們也乘原車返回市區。假如有人知道他們曾到郊區去遊人工天鵝湖的話，絕對預料不到他們途中曾出事；只以為他們現在正在回程中。

韋達一邊開車，一邊向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表示道歉！

呂偉良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他和阿生都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埋怨韋達，因為對方既然存心跟踪他們，他們實在也防不勝防！

一切既成定局，現在他們只能冷靜地去處理以後的事！

韋達表示要先返特警辦事處，然後召人參加森林中的搜索，希望能夠及時拯救林愛莉。

但是，韋達忽然又說：「假如你們二位是他們，現在會不會將呂太太改囚在另一處地方？」

「可能的。」呂偉良說，「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們乖乖的就範？」

「如果不是為了呂太太的安全，我們絕無理由這樣做。」韋達說。

「謝謝你對內子關心，但是，將來你如何交代？」呂偉良問。

韋達道：「這件事只要二位保守秘密，相信事發後也沒有人懷疑到我們的身上來。」

「你的意思是：我們真的為他們進入北大西洋公約總部盜取密件？」阿生問。

韋達道：「是的，這似乎是唯一選擇的途徑。對方既是有備而來，我們不能不理會呂太太的生命安全。何況所謂秘密，未必是什麼重要文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快面臨瓦解，我們就算如何去維護他們也是沒有用的。倒不如自私一點，為我們自己設想一下更為實際！」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猜不透韋達的用心，到底是為了那筆金錢呢，還是為了林愛莉的安全設想？

無論如何，他的話聽來似是而非，但假如想深一層，却也有他的道理。事實上他們沒有把握可以救回林愛莉，除非他們把對方所須要的找到。

回到市區，已是入黑時份。

韋達把呂偉良和阿生送回酒店，然後獨自返回特警辦事處去。他們相約用電話連絡。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感覺得到他們所處的環境十分特殊，對方的身份固難明瞭，就是韋達的心意也難了解。

師徒二人閉門商談，深深感到眼前彷彿有一重重的霧，令他們看不清眼前景物。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分析：「沙瑪在送走我們時說，他們會派人與韋達連絡。阿生，你以為韋達有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阿生反問道：「師父，你的意思是：懷疑韋達並非國際特警？」

呂偉良道：「即使他是國際特警派駐布魯塞爾的隊長，我也覺得其中大有可疑之處。首先，他不該選擇這個時候帶我們去遊森林中的人工天鵝湖！其次就是沙瑪對他的態度，以及今晚在歸途中他的說話語氣！」

「也許他自覺對不起我們，目的確是為了救愛莉姐出險！」

「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尤其是身為隊長，似乎不能表現得如此軟弱。」

「你以為須要調查一下他的身份麼？」

「那當然最好不過。」

「那麼我撥個電話到特警辦事處去！」

「韋達也許還未回到那兒。」

「就是趁他未回到辦事處之前，試探一下其他人的語氣！」

阿生說完就過去拿起電話聽筒，叫酒店的接綫生代接通國際特警辦事處的電話。

對方是個正在當值的男特警，他反問阿生是誰找韋達隊長。

阿生道：「我是警方政治部的朋友，我們本來約好今天下午見面的，但一直未見他與我連絡，我想知道他現在什麼地方。」

「我只知道他有幾位同事由荷蘭來此旅遊，下午他出去之前留言，說要陪陪這幾位朋友到處走走。」那特警又說：「不過，他說過晚上一定會返回這兒一次，也許讓我叫他回來之後給閣下回電話好嗎？請問你是政治部那一位先生？」

「不，算了！」阿生說：「既然他會回來，相信回頭他一定會找我的，不必留言了。謝謝你！」

阿生担心對方追問下去，立即把電話掛斷

了。

呂偉良一直在旁，他問：「有頭緒嗎？」

「對方這語氣，韋達又不似是假冒的國際特警隊長。」阿生說：「因為對方說他陪幾個來自荷蘭的朋友到處走走，那當然是指我們三人。然則他會不會被人收買？」

「聽韋達的語氣，此人立場絕不穩定！」呂偉良沉吟道：「我以為我們還是小心點好，不要被人隨便利用。」

「但是目前我們已是勢成騎虎，我們不能不理會愛莉姐的安全。」阿生道：「我以為，假如從道義立場上去忖測，他似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無論如何，目前我們必須步步為營。否則，我們可能成為代罪羔羊！」

「看情形對方不但消息靈通，而對我們與韋達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

「所以，我才覺得事情有值得太多可疑的地方。」

「誰最須要知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秘密？」阿生喃喃自語地問。

「當然是華沙公約的成員國。尤其是該集團頭頭的蘇俄！」

「那麼，沙瑪顯然是蘇俄間諜。」

「我們不妨假定韋達也是一名間諜，或者假定他就是沙瑪的手下，那麼，他們為什麼還須要我們協助一切？」

阿生毫不考慮地答：「借助我們一雙手，因為他們早已知道你是一名開鎖專家。所以我說他們消息很靈通，就是這道理。」

「假如那是一份關乎北大西洋公約國集體安全的機密文件，必然是收藏得很好的，我們能否成功，相信也成疑問。」

「無論如何，沙瑪一定知道我們很會動腦筋。尤其是關於這方面的事情，我們經常做得很好。」

「那麼，我們過去的事情，身為外國人的沙瑪，又如何獲悉？」

「嗯……！」阿生呆住了一陣，又說：「憑此推測，韋達此人確有太多可疑之處。因為，據我所知，國際特警方面，有我們三人的記錄。」

「所以把韋達假設就是沙瑪的人，絕不過份。」呂偉良說。

「說起來，的確越想越覺可疑，例如他太晚帶我們到人工湖去，又例如他當時的反應不够敏捷，以及他的態度等等。」

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誰？」阿生過去接聽。

「是我，你應該認得我的。」對方是個女子的嚦嚦鶯聲！

「你是南絲，那個自稱懂得傳心奇術的女郎。是嗎？」阿生印象中首先想起那個女導遊員來。

「嗯——」對方頓了頓，又在電話中說：「是的，我確實懂得傳心奇術，所以我能知道你的內心現在正在想着一些什麼。」

「別開玩笑了，我沒有時間跟你胡鬧。」阿生說。

「誰跟你胡鬧？你這人太過沒有禮貌，我看不出你竟是這種魯男兒！」南絲有些兒生氣了。

阿生「嗯」地一聲，隨口問道：「有什麼事找我嗎？對不起，我剛才實在太忙！」

「我們初見面時，正帶人參觀名勝古蹟，所以我們談不上幾句，今晚我剛有空，想約你喝杯咖啡，好好的談。」

阿生的內心正有滿腹疑團，他想起「傳心奇術」可能大派用場。於是他改變了語氣道：「你的好意令我難以拒絕。但是你既然自稱懂得傳心術，我想問你知道我內心現正在想些什麼嗎？」

南絲忍不住笑道：「我只不過跟你開玩笑而已，我那有這種本領？」

「你是說——」阿生開始感到失望，「你根本不懂什麼傳心術？」

「不，我只是不可能在這樣遠的距離知道你的想法。假如我們見面了，我可能知得很清楚。因我知道你居住的酒店離我這裏太遠。」

阿生本來就想利用她的「傳心術」分辨出韋達的真正身份，所以才決意赴會。因此他們相約在一間餐室會面。

呂偉良也知道阿生的意圖，他沒有制止阿生赴約，獨自留在酒店中等韋達的消息！

× × ×

阿生依約到達一間餐室時，南絲經已坐在一個卡座內等他！

他發覺南絲正在閉目凝神靜思，態度非常認真，阿生立刻不敢多想；因為在滑鐵盧時，他目睹過南絲這神態。

他一直不相信南絲有此「法力」，但是當時南絲確能說出他正在想一些什麼，因此由那時候開始，他覺得「傳心術」確有可能存在！

現在阿生想靜悄悄地坐近卡位中去，但他還未坐下，南絲已及時張開了雙眼。

「對不起，我來遲了。」阿生說。

「不！是我早到了。」南絲嫣然一笑，「我是存心要比你早到一步！」

「為什麼？」

「因為我要知道你內心現在又有想些什麼秘密。」

「約會你確是一件危險的事。」

「為什麼？」

阿生笑道：「最低限度，我不敢胡思亂想啊！」

「是的，假如你胡思亂想，我是一定知道的。」

「那麼，我剛才進來時想了一些什麼，你可知道嗎？」

「當然知道。」

「說來聽聽吧！」

南絲道：「你在奇怪，為什麼我會知道你住在那一間酒店，是嗎？」

「是的。」阿生暗自吃驚，因為他剛才進來時，確曾如此想過。

南絲笑道：「其實很簡單，因為你在最初遇見我時，曾想到你住的酒店，以及懷疑我是否就是昨晚打電話給你的那個神秘女郎。因為當時你的思想中出現過酒店的名稱和房間號碼，所以我知道了，今晚就打電話找你！」

「這麼說來，你的確是懂得傳心術的？」

阿生一直在半信半疑。

但是，要不是南絲懂得「傳心術」，他從未對她說過自己住在何處，只在內心想過而已，她如何會知得如此清楚？

南絲這時又答道：「是的，我確實懂得傳心術，這點你無須懷疑了。」

「那麼，你可就是那個神秘女郎？」

「你的意思是：第一次打電話到酒店找你的女郎，是不？」

「對了，我以為你就是她！」

「不！絕對不是。」

「那麼，她是誰？」

「我剛才閉目靜思，發覺你進來時心亂如麻，你好像遇上了什麼麻煩事情，是不？」

阿生一方面感到無限驚奇，另一方面却暗自提高警惕！

假如對方真的憑心靈感應而獲悉他的心事，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否則，對方必然是問題人物。

假定她是個問題女郎，那麼，她是否沙瑪的手下？抑或是……

阿生正在不由自主地，又再度陷於苦苦沉思之中的時候，南絲又說道：「眞奇怪！怎麼會懷疑我是個女間諜？」

阿生立刻收拾思潮，瞪住南絲。他發覺南絲正在非常注意他！

南絲又對他說：「你不必手忙脚亂了，思想是無法可以控制的，你不如坦坦白白的告訴我，讓我知道你的困難之後，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帮助你。」

阿生心裏道：萬一對方是沙瑪的人，豈非一切都完了？

阿生當時只在心裏想，並沒有說出口來，但南絲却立刻就問阿生：「沙瑪？嗯！誰是沙瑪？」

阿生不敢再懷疑他們二人之間有一條無形的「思想交通綫」，因爲，他已不止一次地，他的腦海中想什麼，對方竟然能够立刻就說了出來。

阿生爲了更進一步證明這種可能性，他對南絲道：「反正我的想法你都知道，我們何不試一試利用我你二人的思想交談？」

「嗯！」南絲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要不是這樣，很難令你相信我的傳心術確實存在，現在就試試由你去想，我把你所想的說了出來！」

南絲開始作好準備，阿生於是用心去想！

南絲似乎是爲了强迫自己集中精神，所以閉上了雙目！

阿生故意作種種忖測，看看南絲的反應！

南絲閉目喃喃自語地說：「嗯！你以爲我一直跟踪你，所以對你如此清楚嗎？不可能的，我不是個女間諜……不，我也不是沙瑪的手下。嗯……你以爲我能帮助你？……好吧！你就坦白告訴我，你有什麼困難？」

阿生的確感到無限驚奇！

剛才他內心確實在想：南絲是否一直跟踪自己？也想到南絲會不會是個女間諜？更懷疑她是沙瑪的女手下。

最後阿生又想過：萬一她不是敵對的人，又能否帮帮自己？

現在阿生似乎無須多作懷疑了，他現在面對的，實實在在是個奇女子！

南絲張開了雙眼，道：「你還想說些什麼，事到如今，我們也不妨坦白地談談，我知道你遇上了一些可怕的意外！」

阿生道：「是的，不瞞你說，這件事確實有些麻煩！」

「沙瑪是什麼人？」南絲問。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個間諜頭子。」阿生說，「這件事，你確實有可能從中助我一臂之力，但是，請恕我唐突，我想先弄清楚你的來龍去脉，例如：我們爲什麼如此有緣？」

「這種事情，我知道就算我說得更坦白，你也不會相信。」

「儘管說來聽聽吧！」

「我與你算是有緣份，因爲我是個女嚮導，平日接觸許多遊客，但從來未有過一個男子的思想能與我溝通！女的反而偶然會有。」南絲又問：「你可明白什麼是『思想溝通』嗎？這是我男朋友口中的名詞，若以我本人的習慣說，這是一種傳心術。」

「無論是思想溝通也好，傳心術也好，我都不大明白。」

「這也難怪！這種事情不是發生於每一個人的身上，也不是每個人都輕易體會得到的。」南絲又說：「我的男朋友是個業餘科學家，他閒來喜歡研究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我，也曾一度成爲他們的研究對象。他認爲我們的腦有一種隱形的腦波存在，每個人的腦波都各有不同，因此每個人的思想感應亦各有不同。萬一其中有兩個人的腦波偶然相同的，那麼，這兩個人的思想便無形中可以溝通。這也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思想溝通了。」

「即如我與你之間，便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了，是不？」

「對啊！我你二人之間的腦波頻率是完全一樣，所以你心裏想什麼，我也能知得到。」

「但是我不明白，既然我們思想溝通，爲什麼你想什麼我却不知道？」

南絲笑了笑：「你問得好，我所以不同意我男朋友的說法，也在這一點。所以我稱這是『傳心術』！」

「爲什麼？」

「這可能是由於我受過心靈上敎授的指點，而你就沒有。」

「心靈敎授？」阿生怔了一怔，「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有位研究靈魂學的敎授，敎過我如何冥思，那是一種傳心奇術。」

「我聽也未聽過這種事情。」

「但我所講的都是事實，我能洞悉你心中想些什麼，這就是最好的證明。假如我男朋友的理論正確的話，你應該也知道我心裏想什麼才對，但事實你不能。所以我以爲我所用的是傳心術。」

「但是我比較相信你男朋友的理論。」阿生又問：「你男朋友叫什麼名字？」

「艾格。他是一位業餘科學家，年紀還未到三十歲。很年青！」

「可以讓我見見他嗎？」

南絲怔了一怔，問道：「你想幹什麼？」

「我確實有事須要借助你們。」

「那我先要徵求他的意見。他脾氣古怪，未經同意他不會見你！」

「可否撥個電話問問他？我怕沒有很多的時間。」阿生看看腕表，因爲他約好韋達不久之後在酒店中會面。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好吧！讓我試試。」南絲道。

她去打電話，阿生在獨自思索。

阿生心裏想，假如她的男朋友眞能洞悉韋達的思想，這是多麼令人驚奇的事啊！最低限度他不必費神猜測一番。

南絲回來了，她說：「你很幸運，艾格竟然會答應會見你！」

「就是現在？」阿生問。

「是的，就是現在。」南絲揮手召來侍者結賬。

二人離開了餐室，南絲開着她的自用車，把阿生帶往一條橫街。

南絲帶阿生登上一幢舊樓，據說她的男友——業餘科學家艾格就住在這裏。

但是，南絲按了很久的門鈴，也沒有人應門！

阿生心感不妙，在南絲的同意下，將門鎖撬開了。

這些門很簡單，阿生花幾秒鐘光景，就能將它弄開。

屋內沒有人！

南絲一連叫了幾聲，完全沒有反應。客廳裏一片混亂，電話綫被人割斷了！

二人匆匆轉到後面去，分頭搜索。房間中沒有人。後門被人弄毁，洞開着！情況十分明顯，有人入屋將這裏的主人擄去，而且曾經匆匆搜查過，然後割斷電話綫逃走！

阿生估計一下，南絲打完電話以至到現在，最少也超過了半小時。半小時可以做許多事情了。

「你肯定接聽電話的，就是你男朋友艾格？」阿生問。

「是的，絕對不會錯，我認得他講電話的聲音。」南絲道。

阿生又問：「當時你可覺得他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就像平時一樣。」

「我的意思是：他會不會被威脅住？如果有，他的語氣一定有些不同，甚至會在電話中對你有所暗示。」

「我當時實在聽不出有什麼不對！」

「在你的想像中，你以爲他可能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南絲聳聳肩：「難說！他是個怪人，平時不喜歡與別人來往，甚至包括我在內。」

「你說他是業餘科學家，那麼，他本身的職業又是什麼？」

「他與我是行家——一名男性導遊員。」

「你又說，他在研究什麼腦波。是嗎？」

「是的，我也供他做過試驗品，實驗室就在後面。」南絲走往屋後一個房內，但見裏面也是一片混亂，部份儀器經已毁壞！

阿生問：「認得那些儀器嗎？」

「相信主要的已被搬走！」南絲打量着屋內的情形。

「那麼，我以爲你現在應該去報警。」

「是的，我也這樣想。但是，希望你也陪我去一次！」

「當然，我不會走開的，放心好了！」阿生道：「雖然我約了朋友！」

「眞抱歉，我不能帮助你，反而給你惹來了這些麻煩！」

「這也不是你想的，算了！」

二人於是離開艾格的住所，到街上去找警察。

阿生明知又惹上了不必要的麻煩，但也沒有辦法。他只好先向呂偉良知會了一聲——打電話回酒店去，然後陪住南絲向警方作供！

× × ×

在酒店的房間內，只有呂偉良和韋達兩個人。

時間已是深夜，阿生還沒有回來。

韋達已跟警方通過電話，知道阿生沒有其他麻煩，只是被人留下來，錄取口供而已！但是，南絲要接受警方較詳細的查詢，阿生自動留下陪她！

韋達不能再等了！

他帶來一大叠文件和圖則，據他向呂偉良解釋，這些東西是他離開車子之後，有人悄悄將它放進車中座位去的。

當他再次由特警辦事處出來，就在自用車之內發覺了！

所有文件圖則都塞在一個鷄皮紙大信封之內，封面寫上了韋達的姓名之外，還加上「密件」等字樣，並未署上付件人的姓名。

呂偉良覺得整個事件充滿了神秘性，他不知道將來的發展會怎樣，但目前阿生那方面似乎又多生了枝節！

韋達與呂偉良研究那批文件和圖則，發覺其中包括了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總部內的剖面圖，圖中指示最高統帥辦公室之所在，以及辦公室內的概況等等。

文件指示他們要盜取的東西，是一種編號：「XMGM-52X」的秘密武器藍圖。

其他文件還包括了整個行動計劃在內，强調指出只要按步就班，按圖索驥，必然可以馬到功成，完成任務！

呂偉良看過了文件和圖則之後，說道：「他太天眞，以我經驗忖測，這種地方一定防守嚴密，難越雷池半步！」

「是的，我也非常明白。盟軍統帥辦公的地方，當然防守得格外嚴密，但是，以我們身份進去動手脚，相信還不會太過困難。」韋達說，「問題却是阿生方面，不知道會不會出亂子？」

「是的。不過，你不是跟警方連絡過了嗎？」呂偉良說。

「警方不會再麻煩他，我只担心他自找麻煩。」韋達道。

呂偉良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今晚的事，他是可以避免的，爲什麼他偏偏去招惹那女郎？」

呂偉良不敢坦然相告，只帶着責備的口吻道：「是的，年青人有時很難理解。我一直以爲他留在自己的房間裏，直至到他打電話回來，我才知他原來出去了！」

「老實說，如果這件事情辦得不好，尊夫人處境堪危！」

「這點我當然明白！」

「那麼，你們師徒二人有些什麼計劃？」

「我想先聽聽你的。」

「北大西洋公約國盟軍統帥部要求我們國際特警協助保安工作，是由於他們即將在此召開會議，保安工作必須加强。但是，根據初步指示，我們的權力不能進入統帥辦公室去，這就是最感困難的地方！」

「反正是偷偷摸摸，只要能進入總部大厦之內，其他方面只須配合得好，隨機應變，相信不成問題。」呂偉良很有把握地說。

「我必須了解你們的計劃，然後才將我們的檢查程序擬好！」

「你所講的檢查程序是什麼？」

韋達道：「就是帶人進入統帥部進行的安全檢查。」

呂偉良道：「我就是不大明白，那份秘密文件到底是什麼？」

「一種新武器的藍圖。」

「如所周知，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是以美國爲首的，一切新式武器，也是由美國供應，統帥部內又怎麼會有什麼新武器的藍圖？」

「你似乎忘記了，統帥一職是由美國人担任的，同時公約組織即將開會。」

「萬一我們屆時開了統帥辦公室的保險箱之後，發覺沒有這東西，如何是好？」

「照計一定有的。」韋達道：「他們如果不是有了準確的情報，決不會發生今天這件事，迫我們非幹不可！」

呂偉良沒有答話。

他正在沉思，阿生就在這時候回來了。

韋達不厭其詳地，再作了一次交代。因爲他知道阿生才是這計劃的主要執行人。

阿生一邊看，一邊跟韋達商量，叫他屆時如何如何掩護自己。

時間已經很夜了，韋達要走，師徒二人還在面對着那一大堆文件和圖則。他們仍然希望林愛莉能早些回來，但又無法想出韋達的眞正身份。

呂偉良道：「這兒是國際間諜鬥法的中心，萬一韋達果然被人收買，他可能在利用我們之後，對我們不利，但爲了救愛莉，我們似乎無法可想。」

阿生道：「偷一定要替他們去偷，否則愛莉姐就無法回來。」

「但是我們這樣做，將會破壞自由世界的防衞系統。因爲，假如我的估計不錯的話，那份文件可能包括了整個防衞系統的機密，所以俄國人才不惜代價希望得到它！」

「沙瑪是替俄人工作的？」

「此乃想當然的事，他和他的手下必然是替華沙公約國做事的。」

阿生道：「看來他們志在必得，問題是如此重要的文件，相信要偷到手，並非易事！」

「南絲能幫幫我們嗎？我想了解韋達的身份。」

「她不能，但她的男朋友和他發明的腦波儀器可能有用，可惜，都失踪了！」

呂偉良嘆氣道：「我們一直處於被動，這件事確實令人難明。南絲和她的男朋友，會不會也是二名間諜？」

「你以為這兩件事互有關連嗎？」

「有可能。然則，這件事便會變得更加複雜。」

呂偉良喃喃自語般道：「一個女人首先撥電話到這兒來找你，這已經夠奇了，後來你又在滑鐵盧遇上了一個自稱懂得傳心術的棕髮女郎，兩者之間是否同一個人？」

阿生道：「南絲極力否認。她說，在滑鐵盧是頭一次見我，這是第一次與我交談！」

「她當然不能說得太過明白，如果她是女間諜的話。」

「但是，憑電話中的聲綫，我覺得她不像說謊。」阿生又若有所思地說：「我反而覺得電話中的女子聲綫有些似……嗯！不，不！那是不可能的！」

「別吞吞吐吐的，你以為似誰？」呂偉良不耐煩地問。

阿生道：「聲音很似晶晶——任晶晶。處長的孫女兒。還記得她嗎？」

「當然記得。」呂偉良怎會忘記呢，任晶晶曾苦戀阿生。

但後來阿生的上司任如重故意把任晶晶送去巴黎深造，目的是要阿生專心工作；他一方面在當時的環境必須倚重阿生，另一方面也不希望他的孫女太早談戀愛。

此後阿生與任晶晶之間，音訊斷絕！互相抑制住那份情感。

阿生一則因為很少聽任晶晶說的滿口英語，二則太久未聽過她的聲音，所以當時他也不大留心；但現在為了事情來得神秘莫測，阿生才在回憶中將電話中的女子聲音與南絲比較一下。儘管阿生認為任晶晶不可能突然出現在這裏，但也想到南絲與電話中的聲綫有別。

師徒二人談至凌晨，才各自就寢。

呂偉良儘管救妻情切，但他本身的性格令到這位俠盜又再面臨抉擇！

× × ×

早晨起來，阿生正在入浴，突然間有人叩門！

阿生知道不會是呂偉良，他師父習慣了先給他電話。

他只好由浴缸跳出，圍上毛巾，赤裸着上身去應門！

出乎意料之外，站在門外的，是南絲。

南絲面帶驚惶之色，一衝而入！

阿生非常尷尬，因為他的下半身只圍上了一條浴巾。

他無法制止南絲進來，因為一切似乎來得太過突然。

「我發現了他的所在！」南絲進來之後，第一句便這樣說。

「他？你說誰？」阿生明知是她的男朋友，但這樣問法，也是正常的反應。

「就是我的男朋友艾格。」南絲情急之下，對阿生的扮相未感尷尬。

阿生聞言反而說道：「為什麼你不去通知警方？」

「沒有用的，警方不會相信我的話，但你一定相信，因為你知道我懂傳心術。」南絲又說：「將近天亮時，我發了一個夢，夢見我的男朋友要求我去救他出來。你不難想像得到，警方又怎麼會相信我的夢境呢？但事實上那絕非夢境，只是我的男朋友利用了他手上的腦波儀器，向我發出求救訊號。因為他知道我腦波的頻率。這是一種巧妙的傳訊方法，希望你也相信我！」

「你怎麼會向我求助？我雖然相信你的話是真實的，但我自己也有麻煩。」

「你是一名國際特警，豈可見死不救？」

阿生登時又是一呆：「你怎麼會知道我是國際特警？」

「你忘記了嗎？你腦海中的東西，很難收藏！」南絲笑了笑！

阿生感到莫大的威脅，因為他內心所思所想的一切東西，全被別人偵知，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啊！尤其是像阿生這種職業，這種處境，都足以造成危險。

更大的隱憂就是：人家知道自己的秘密，而阿生自己却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以及她內心正在想着一些什麼。萬一對方是一名危險人物，阿生就隨時會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南絲很美，很嫵媚，在外國女性的標準來說，她算得上是個吸引男性的女子！但是，誰知道她會不會是一枚「炸彈」？

思想有時是很難控制的，阿生明知面對着的是個洞悉他心中一切的奇女子，但他却無法抑制得住他的腦筋！

阿生問南絲：「你男朋友還告訴你一些什麼？」

「他說：他被一班不明來歷的人擄去！」

南絲說：「他要求我設法將他救出來！」

「你知道他被因在何處嗎？」

「他似乎沒有說，只知道那兒接近教堂，因為他曾聽到教堂的鐘聲！」

阿生道：「你不是說過，你的腦波，他可以用儀器接收嗎？」

「是。但可惜我當時正在睡夢中，否則我會立刻追究下去！」

「你意思是說，當時你的思想很模糊，對嗎？」

「是的，情形一如發夢。」

「那麼，你可能就是發夢，你又怎麼可以肯定是你男朋友向你求救？」

「嗯……」南絲怔了一怔，「這可能是我的感覺，因為我曾供他試驗，他知道我的腦波頻率，只要他發明的儀器在他手上，他就有辦法向我傳遞訊息。問題只是他目前的處境有如囚犯一樣，身旁必有人監視。昨晚可能是他揀着沒有人監視的時候，向我發出求救訊號。」

阿生苦笑着說：「在這種情形底下，你叫我如何能幫你？」

「我知道你是個有辦法的人，只要你肯幫我，一定有辦法把他救出來。」南絲又說：「你不是也希望見見他，了解他嗎？」

「是的，我的確有興趣知道他發明的腦波儀器，但是，可惜我沒有時間。」

「所謂沒有時間，是因為有一項任務等着你去執行。我想不會錯的。不過，如果你能將我男朋友救出來，他對你必然大有幫助。」

阿生心裏想：假如南絲的男朋友所發明的腦波儀果真有效的話，他要知道韋達的身份便易如反掌。但問題是，只怕自己沒有時間，以致有心無力，因為韋達的行動隨時會開始。阿生可不能隨便離開他居住的酒店。

因此阿生對南絲說：「你先回家等我，我們回頭用電話連絡好嗎？」

「好吧！」南絲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但是我不會返家，我會在我工作的地方等你電話。我工作的地點就是西歐旅行社。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也不要讓我等得太久。」

阿生最後說：「我雖然樂意幫你，但是，

艾格失踪時，你也有報警，假如你向警方提供這綫索，可能有用。」

南絲什麼都沒有說，走了！

阿生雖然暫時可以舒一口氣，但是，他總覺得有點難過。

他們師徒二人都是很富有人情味的人，同時亦樂於幫助別人，除非他能證明對方存心要利用他，否則，他眞希望能夠想辦法去幫幫她，將她的男友艾格救出來。

阿生不知道韋達什麼時候來找他，更不知道他們的行動何時開始。否則的話，阿生一定不忍心看着南絲含住眼淚離去。

阿生繼續入浴。

當他再次由浴室出來的時候，電話就在此時響了起來！

電話是韋達打來的。

他告訴阿生，他們的行動明天便要開始。

阿生有點不耐煩，他焦急的原因，是由於林愛莉的緣故。

可惜這種事情急也急不來，因為主動不在於他，一切只有聽命於韋達。

但是韋達到底是個怎樣的人？阿生眞想早些了解他！

阿生要了解韋達，並不是只為了林愛莉，而是為了整個國際特警組織。因為韋達萬一眞的被人收買的話，將直接影響到這個世界性的安全組織。

電話掛上了。

阿生仍在胡思亂想！

「閣閣閣……」忽然又有人敲門！

阿生以為是酒店的侍役，走去開門。

門開處，出現在他眼前的，足以令他大感意外，又是她——離去才不久的南絲！

與南絲一起的，竟是師父呂偉良。

阿生心裏很快就明白過來，南絲剛才並未有眞的離去，她只是到隣房去找他的師父呂偉良。

呂偉良進來之後將房門關上。他對阿生說：「我們今天反正沒有地方去，不如就幫幫她吧，看看她的傳心術是否靈驗！」

「是的，如果你能幫我將我男朋友救出，你的難題相信很易解決。」南絲說。

阿生聽呂偉良的口氣，知道他也得到了韋達的通知。

他想了想，終於答允跟南絲一齊出去！

南絲的汽車就停在門外，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一齊坐進了她的汽車裏去。

「現在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阿生問。

南絲說：「到一些有教堂的街道去巡視一下，希望艾格有機會再開動他的儀器，那我們就有辦法知道他的所在！」

南絲親自開車。

呂偉良雖然心不在此，他只希望快些把林愛莉救回來。

但是他覺得南絲所講的也是道理。

南絲離開了阿生的房間之後，曾到呂偉良那邊去，說出她的「夢境」的可靠性，以及她的男友艾格可能對他們大有幫助！

呂偉良給她打動了，但却担心韋達那方面的行動即將開始。後來韋達既然有電話來通知他今天不會出發，所以呂偉良才決定幫幫她，希望為已為人，也總算做了一件好事！

現在南絲開車儎住師徒二人，先後到一些有教堂的地區去！

每至一間教堂附近，南絲都會停車作成等人的樣子。

然後，南絲會閉目養神似的，施展她口中所述的「傳心奇術」，在虛無飄渺間，捕捉她男友艾格發出的訊號！

阿生要不是親歷其境，實難相信他眼前所目睹的怪現象！

他們先後走過了好幾間教堂，但結果都十分失望地再開車離去！

呂偉良和阿生儘管相信她的「傳心奇術」，也相信她昨夜的「夢境」可能是一種「腦波」的接收現象。但是，艾格既是人家的俘虜，這時候可能正被人監視住，又如何能繼續利用他的儀器發出頻率與南絲接觸？

因此，南絲即使集中精神，施展她的「傳心奇術」，一時之間，相信也難以跟艾格取得連絡。

呂偉良師徒二人當然也明白了這點，但今天反正沒有事，他們也只好給些耐性，陪住南絲東奔西走，希望有奇蹟發現。

南絲每次所作的冥思狀，態度都極之認眞。要不是知道她的來龍去脉，很容易會誤會她的神經有毛病。

當車子又一次停下來時，南絲照例又閉上雙眼，集中精神去思索。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覺得無聊，但每次他們都沒有走下車去！

師徒二人只能隔住車窗，瀏覽一下布魯塞爾街上的景色！

前面街頭不遠處，有噴水池，池頂站着一具小銅像！

銅像只高三英呎左右，既不是為了紀念什麼偉人的，更不是什麼裸體女神，却是一具不斷小便的童子塑像。

那童子不停地排尿，據說已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唯一停止的機會，只有水變成冰的冬天。因為到了那時候，氣溫會在攝氏零度以下！

那小童的銅像是布魯塞爾的一種特色，是遊客們必遊的地方。這時呂偉良和阿生也可以看見那邊有人正在攝影。

他們也想跑下車去施展一下筋骨，豈料就在這時候，南絲的態度令人驚奇；她突然張開了雙目，四處張望着！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知道她的想法，以及發生了何事，只見她突然將視綫停在一幢樓宇之上，彷佛有什麼發現。

「等着吧！艾格，我會帶人來救你！」南絲咬着下唇，喃喃自語地說。

南絲然後又對呂偉良和阿生說：「我找到艾格了！」

她指指那幢樓宇，又說：「他剛才告訴我，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因看守住他的人，大都出去了。他正在佯作修理那副腦波儀，其實，那副儀器並沒有壞到。」

呂偉良和阿生循勢望過去，果然看見那樓宇的二樓窗口，都垂了窗簾！

這是日間，其他樓房的窗簾都拉開，只有那一間例外！

呂偉良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我們就過去看看吧！」

阿生和南絲也先後離開汽車，朝住那幢舊樓走過去！

梯口有個男子在徘徊！

呂偉良示意南絲走過去！

南絲若無其事地，闖進了那幢建築物之內，但立刻就被那可疑男子截住！

不過，南絲並未停下脚步來跟他談話，只是一邊敷衍他，一邊走了入去！

那男子只有隨其後，一邊問她找誰，一邊企圖制止她登樓！豈料如此一來，就中了呂偉良和阿生的圈套。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迅速將那男子制服，綁他的手，塞他的口，推進梯間的電掣房之內。因為這不是街上，所以未有人發覺。

三個人摸上二樓，呂偉良伏首樓板上，聽

聽室內的動靜！

南絲靜立梯間，亦閉目冥想！

她顯然要跟她的男友取得思想上連系。

阿生覺得這做法十分聰明，最低限度屋內的情況如何，只有屋內的人最了解。如果南絲能與艾格連絡上了，屋內的虛實，立刻就可以知道得一清二楚。

呂偉良聽聽室內沒有動靜，正待動手將門鎖弄開！

突然一陣陣步履之聲，自梯間響起！

三個人立刻退至更高一層的梯間，靜觀其變！

步聲止於二樓，有人按門鈴。

阿生覺得時機難逢，靜悄悄地撲到那人身後，用手指抵住那人的背脊，沉聲說道：「你若無其事地，叫屋內的人開門，否則你會死于我槍下！」

那人沒有後眼，果然上當，動也不敢動一下！阿生迅速從他的腰間拔去了他的手槍。

這一次，阿生用以抵住那人背脊的，倒是一支眞眞正正的槍了。那人這才知道上當，可惜太遲了！

門開處，是個金髮大漢。他從門眼上只見到那是自己人，想不到進來的除了一個自己人之外，還有三個陌生人。

南絲從她男友的「指示」下知道這時候屋內只有一個人。

但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在獲得完全控制的優勢之後，仍到屋內各處看看，以防有人隱藏起來！

二名大漢被綁在一起，他們互相埋怨着對方不小心！

他們又互相追問另一名在樓下放哨的大漢的下落！

艾格有異於一般「俘虜」的地方，就是對方只鎖上了他雙足，却讓他雙手自由活動着；原來對方要他修好他的發明——「腦波儀」！

其實他那副儀器根本未有壞，否則，他又如何能與南絲互相連絡？

現在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出乎意外地，輕易把艾格救了出來！

他們只搬走了原來就屬於艾格的「腦波儀」，沒有押走樓上樓下三名大漢。不過他們事後却致電警方！讓警方到現場去把他們逮捕！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是喜歡出風頭的人，尤其是在這個時候，這種環境底下。所以他們敎定艾格，別宣揚他們的名字。

一切都顯得非常順利。艾格爲了感謝呂偉良，事後他和他的女友悄悄拜訪師徒二人！

他們在南絲的安排下，就在南絲的家中會面。

南絲早已對艾格介紹過師徒二人的身份和來龍去脈，因此，艾格對師徒二人的仗義相助，更爲感動！

艾格對師徒二人說：「南絲對你們所講的，都是事實，她的第六感非常之敏銳，只要腦波頻率與她相差不遠的，她很快就會洞悉對方的思想情況。」

阿生道：「你相信他是經過了指點之後，懂得運用傳心術麼？」

「不！我不相信這是傳心奇術。」艾格笑了笑，「雖然她力稱曾有異人向她指點，但我的理論比較科學化，而且有根據。」

阿生問：「你認爲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腦波頻率嗎？」

「是的，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以及什麼『第六感』，又或者『心靈感應』等等，都只不過是腦波作怪！」

艾格又解釋：當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腦波頻率」相同，彼此就可能產生心靈感應，這就有如中國人所講的「心有靈犀一點通」！

他又說：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腦波頻率」，儘管各有不同，但情形一如世界各地的無綫電台一樣，偶然總會有些相同的。

電台用電力發動，但人體之內，也有原電；有些人「原電」甚强，有些很弱。這情形又彷彿電台的「發射機」也有强弱之分！

艾格爲了要證明他的理論，所以利用他的業餘時間，做了種種式式的「腦波頻率」試驗；南絲也是「試驗品」之一！

但是，他不知道爲什麼自己的「私人實驗」會被人偵悉，就在昨晚跟南絲通過了電話之後，被人入屋擄去！

呂偉良和阿生急於要知道他能否幫助他們，利用他發明的「腦波儀」偵查韋達的思想情況。

因此阿生問道：「你的腦波測驗機，是否可以檢查每一個人的思想？」

「不！」艾格說，「我必須先測出他的腦波頻率。否則。就只能『靠撞』而已！」

師徒二人不明白他的意思。

艾格解釋道：「就像我們利用收音機收聽電台的廣播一樣，如果我們知道某電台的波段，按照收音機上的記號，立刻可以收到我們要選擇收聽的電台，對嗎？但是，如果我們不淸楚某電台的波段是若干千周波、若干公尺等等，便只能胡亂地『靠撞』了！」

師徒二人逐漸明白了，也表現得一片失望之色！

艾格反問道：「你們到底要查出誰的思想情況？」

「一個比利時人，他的想法對我們十分重要，也可以說，對整個自由世界的體制非常非常之重要。他可能影響到整個國際特警組織。」阿生說。

「讓我想想辦法！」艾格沉吟道：「你們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這件事對你們如此重要，也值得我動動腦筋！」

南絲代艾格補充說：「他的試驗只是最初的階段，許多地方不但須要改善，也須要深入研究。不過，我仍然覺得我的腦袋是比較特別構造！」

「不！不是什麼特別構造，只是你的原電較强，所以你要『接收』同一頻率的腦波時，較別人容易。」艾格說，「眞正的秘密也就在這裏！」

艾格爲了證明他的理論，又把他的「腦波儀」搬出來！

這東西沒有交給警方，艾格担心另一次「意外」會出現，所以沒有提及自己的新發明那是明哲保身的方法。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未見過這東西，自然大感興趣。

南絲不止一次地見過了，而且她曾成爲「腦波儀」的試驗對象。

艾格先替呂偉良測驗一下他的腦波頻率，記錄下來之後，他便叫呂偉良閉目沉思，儘管天南地北的去胡思亂想一頓。

試驗時期只有短短的一分鐘而已！

在這一分鐘時間裏面，南絲和阿生都在「腦波儀」的前面，參觀着艾格的小心操縱。

腦波儀大小有如一副手提電視機，形狀也相差不遠，上面有個小螢幕，一排一排的按掣以及操縱儀器。南絲一言不發，但阿生却不停地問這問那。他是個鬼靈精，對這一切感到十分有興趣。

最奇妙的是螢光幕上的反應，一幅一幅不同的畫面，彷彿收看電視節目一樣。

但是，那是呂偉良腦海中所想像的東西，並非電視節目。

一分鐘後，艾格叫呂偉良張開雙目，將他剛才所想的事物，重新描述了一遍，問呂偉良對不對？呂偉良詫異地點點頭！

阿生親自目擊一切，更加嘆爲觀止！

艾格又說：「南絲與阿生先生的腦波頻率相同，因此阿生先生如果須要試驗的話，我可以用南絲的腦波頻率，而無須另行測驗和記錄一番。」

艾格回頭問阿生：「要不要試一試？」

「好極了！」阿生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閉目沉思！

呂偉良變作了旁觀者，也看得嘖嘖稱奇不已！

阿生集中精神去思索着一個問題：到底艾格有沒有方法替他偵知韋達這個人思想情況？

艾格在小螢幕上所見到的，是一些字跡，字跡顯示出阿生的問題。呂偉良和南絲在旁都可以見到，艾格當然更加淸楚。儀器是由他控制的，他的手法非常之純熟！

阿生張開雙目，回到「腦波儀」旁邊，聽艾格的解釋。

艾格說：他發明的「腦波儀」是電腦化的半導體儀器。

因此，剛才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的腦波頻率被接收時，前者是影像，後者是文字，那是須視當事者當時腦海中的反應而定。

總之，被檢驗的對象，腦海中所思所想的一切，在小螢幕之上將一覽無遺！

艾格又對阿生說：「你剛才提出的問題，由於我們不知道韋達的腦波頻率，單是靠撞，那是沒有十足把握的。不過，由於我在這方面一直仍在不斷研究中，所以，也不妨試試近距離的接收，看看是否能測中他的腦波頻率。但是那一定要有個良好的機會，然後才能够辦得到。」

「機會是可以製造的。」阿生說，「只要你能幫幫我，總可以想想辦法。」

艾格道：「那麼你就去製造機會吧，我仍在不斷研究和改進這東西，也許屆時已能更加澈底幫助你解決一切亦未可料。」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師徒二人也向艾格告辭！

計中有計　意外之外

韋達的思想與立場問題，成了主要的關鍵。假如韋達早已被人收買的話，師徒二人的處境便隨時會有危險。尤其是當那份藍圖到手之後，呂偉良和阿生有可能被對方殺人滅口；又或者墮進陷阱之中，死得不明又不白。

相反，韋達假如沒有麻煩的話，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便可以安心與他合作，最低限度也就少了一重顧慮！

因此，阿生在艾格的同意下，設法引誘韋達進入他們設計的「陷阱」中。

「陷阱」就設在呂偉良和阿生所稅居的酒店房間中。阿生約好韋達到來商討明天進行盜竊計劃的事，其實是讓艾格利用「腦波儀」測驗他大腦中的反應！

艾格和南絲當晚就躲在隔隣呂偉良的酒店房間中；而阿生師徒二人與韋達則在阿生的房間裏詳談。

呂偉良和阿生是故意引韋達多談話，因爲多談話必然就是多思想，如此一來艾格就更加容易測出韋達是好是歹！

情形如何還在未知之數，但呂偉良和阿生的印象中覺得韋達表現得令人感動；他急於要救林愛莉出險，所以大有不顧一切後果之感。

不過，這只是表面上的情形而已。實情如何，還得看看隣房艾格的「腦波儀」的反應如何，因爲那才是韋達心中所想的。

一切部署妥當。韋達和阿生屆時將同時進入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的總部去；呂偉良因爲不是國際特警，所以不能進入現場，只有改任其他工作。

沙瑪將於明天派人與韋達取得連絡，然後派人前來接收他們須要的文件；只要文件到手，他們就會將林愛莉釋放。

但事實是否果眞如此順利？呂偉良師徒二人大表懷疑！

無論如何，一切均已決定下來。除非臨時變卦，否則，明天他們將會大展身手。

呂偉良是名滿東南亞的鐵拐俠盜，但年來他已收山了！

儘管是收山，他的正義感仍然往往成爲一股原動力，促使他對許多看不過眼的事，揷手去理。

呂偉良不算老，只有三十多歲，加上本身是個苦練武功的人，所以看上去還是年青力壯，精神奕奕，做起事來，比起他的愛徒阿生，也絕不遜色！

阿生才是二十歲出頭的小夥子，由於受到呂偉良的思想與行動的影响，加入了國際特警組織，因爲表現出色，已引起巴黎總部賞識。

事實上，年來呂林夫婦二人由於成家立室的關係，阿生已逐漸取代了他的地位，由配角而變成了主角。

阿生總算沒有令到呂偉良失望，他目前雖然仍在渡假中，但却始終未有忘記自己本身的工作與任務，一直與國際特警組織分駐世界各地辦事處取得連絡，隨時隨地與惡勢力對抗！

也正是因爲如此這般的關係，所以三俠才會在他們的旅途中，無端端惹來了許多麻煩。

這一次要是有什麼差池，林愛莉的安全就大成問題。

阿生曾向韋達建議，盡可能派人悄悄進郊區的森林去搜索，假如能找到歹徒的巢穴，就可以派大隊武裝人員前往包圍。

但是，韋達以爲歹徒胆敢如此對待他們，必然不是泛泛之輩。

他們可能早已逃之夭夭，以防韋達認得路途，帶人前往包圍。所以韋達以爲那只有徒勞無功，甚至會打草驚蛇，反而令林愛莉的生命受到更進一步的威脅。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爲了林愛莉的安全，表面上看來全無辦法，一切惟有聽從韋達的擺佈。其實他們絕非如此懦弱的人。

韋達與師徒二人約好了後，便匆匆告辭。師徒二人到隣室去，艾格把「腦波儀」中的反應告知他們。

根據艾格和南絲的報告，韋達並無可疑之處，他腦海中所想的，只是焦急地等待着，希望快些能將林愛莉救出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因爲當時不在現場，也只好相信了他們的說話。而事實上，他們似乎沒有理由會加以懷疑的。

艾格和南絲接受過道謝之後，也携着「腦波儀」一齊離開了酒店。

師徒二人明知明天的任務非常重要，得失足以影响到林愛莉的生命安危。但他們並不急於休息，仍然在研究着一些圖則。

這些圖則是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統帥部裏面的大致情形。

由於阿生屆時須要進入盟軍統帥辦公室去，所以他須要加以研究辦公室內儲藏重要文件的保險庫。

師徒二人就這樣一直研究至深夜時份，才各自就寢。

其實兩師徒躺在床上，仍然思索着明天的事！

× × ×

韋達爲了方便阿生工作，安排了午膳下班的時間，進入盟軍統帥部去，進行保安檢查工作。

他向有關方面提出的理由是：中午午膳時間，職員們都下班了，這樣對他們的工作較爲方便。

由於有關方面對國際特警的信任，所以對韋達的建議和安排，自無懷疑之處。

其實，韋達一切都是有計劃的。假如他選擇上班的時間，在各職員的監視下，勢將無所施其技！

因爲有關方面對國際特警的信任，所以這次保安檢查工作，也由韋達親自指揮。

因此，參加檢查工作的雖然還有其他單位，但韋達既是現場指揮，所以一切工作崗位的安排與調配，便由他指定。

既是由他指定，阿生的工作應該更加順利才對。問題只是：在短短時間之內，阿生又能否完成他的工作？

呂偉良沒有進入現場，但却趴在附近「候命」，萬一阿生有什麼困難無法解決時，他便會設法混入去加以援手。

呂偉良所以沒有一齊進入現場，是由於他並非國際特警，沒有足夠的證件，很易令人懷疑。但是，屆時萬一眞的須要他伸出援手時，韋達說他會有辦法。到底是什麼辦法？他却沒有說明。

將近到中午時份，韋達等人已開到現場部署。

阿生發覺這裏也有他們的保安人員，所以各人進入內部時，一律要繳驗由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簽發的身份證！

所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都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所以爲了保安問題而採取的特別措施，根本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但有一點頗令阿生大感迷惑的，就是：統帥辦公室當初聲明無須他們檢查，現在他們却接到知會，他們負責檢查的範圍，將包括統帥辦公室在內。

儘管阿生心中滿腹疑團，但是，韋達却認爲這是有關方面對他們表示極度信任的表現。主要大概是由於凡是國際特警，都接受過種種特殊的特務訓練，對保安措施尤其出色！

檢查工作分組進行，統帥部內的文職人員，這時正紛紛離開他們工作崗位，出去午膳。

一切依原來計劃進行，唯一不同的，就是由於有關方面的通知，使到阿生更加可以名正言順地，進入統帥辦公室去！

韋達爲了協助阿生進行一切工作，他親自入內；而其他人却不准越雷池半步！

表面上的理由是：這是最高盟軍統帥的辦公室，必須經韋達認許的專家或高級人員才可以進入；其實，他是爲了方便阿生可以更加放胆地去弄開辦公室內的保險庫。

保險庫位於辦公室一角，並非最新式的，其中却經過了若干改良。

但這一切資料，阿生早已掌握好，因爲由沙瑪手下交給韋達的文件中，就有這些資料詳列。

呂偉良已盡他所能，憑手上資料對阿生作了十分詳盡的解釋。他畢竟是個老江湖，尤其是對於開保險庫的經驗遠比阿生爲佳。

阿生和韋達進入了統帥辦公室之後，首先伴作分頭檢查。

他們要查的是：看看這裏是否有隱蔽起來的電眼從中監視一切？

結果是並沒有這一類裝置。

於是阿生立刻爭取時間，設法將那保險庫的鋼門弄開。阿生也不難可以想像得到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事實却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儘管在一般人並不易辦得到的事，阿生竟然在不足十分鐘的時間內，將那麼厚達八英吋的鋼門弄開；裏面儲存了一疊一疊的文件。

文件都有編號，要不是阿生早已知道他須要找尋的編號，一定會看得眼花繚亂，無從下手。現在他既然已經知道他要找的是編號是：「XMGM-52X.」一切自無困難。

阿生雖則實際上只花了七八分鐘的時間，但在他的感覺上，却長得要命；甚至負起放哨工作的韋達也焦急得滿額大汗，感覺到這短短數分鐘光景有如數年時間一樣長！

但無論如何，他們已告得手了！

不過，他們並不像一般鼠摸小偷，所以不能就此匆匆離去！

阿生須要將一切還原，更要抹去保險庫內外可能留下的指紋，以及可供追查的痕跡。要不是如此，人家事後就會知道是他們做的。

一切妥當，二人便撤出了統帥辦公室。

韋達事前已吩咐過阿生，要他負責將文件運出統帥總部。

呂偉良就候在附近路旁的一輛車子上。那車子上有無綫電通訊裝置，可與韋達取得連絡。車上除了呂偉良之外，還有一名國際特警陪住他！

韋達還要留下指揮各人進行檢查工作，所以沒有出來！

× × ×

就在呂偉良他們的車子附近，早已停放着另外一輛車子。

這是一輛普通的送貨卡車，外表看來並無可疑之處。

司機位上看不見有人，所以更加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但是，車內却坐着好幾個人，這些人有些呂偉良師徒二人都認識過的，有些則是他們從未見過的。後者是俄國人！

那一男一女正是艾格與南絲，他們與「腦波儀」都在着，此人此物都是師徒二人所熟悉的。可惜呂偉良師徒二人並不知道他們躲在這卡車後面，而且正在利用「腦波儀」去對付他們。

「腦波儀」曾經測出呂偉良的腦波頻率，更加知道了阿生的。所以，現在艾格便在俄人的監督下，進行一種前所未有的「心靈間諜」工作。

從「腦波儀」的小螢幕上所見，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閱讀着文件上面的圖則以及數字。自動攝影裝置，已將畫面一一拍攝下來，只要是螢幕上會經出現過的，從不遺漏！

那是一幅藍圖——一種新設計的藍圖，加上許多頁附件，都放在印上「保密」字樣的厚皮紙封裏面。師徒二人根本看不明白，因爲他們都不是這方面的專材！

但是只要目中所見，他們的腦海中就會出現種種影像。這些影像也就是藍圖上所出現的圖則與文字。

透過「腦波儀」的接收，艾格等人就彷彿坐在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的身邊一樣；甚至比坐在他們身旁更加清楚。

與艾格在一起的，除了南絲之外，還有俄國間諜頭子尼佐夫！

這傢伙年約半百，滿頭白髮，雙目烱烱發光，當他盯着你的時候，你會以爲那是隻貓頭鷹！

艾格和南絲都是給尼佐夫收買的，可惜呂偉良和阿生都不知道。

布魯塞爾既然是「歐洲心臟」，世界性的組織，例如「歐洲共同市場」、「北大西洋公

約國組織」等等的總部均集中於此，俄國人間諜活躍乃是意料中事！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囚禁着林愛莉的沙瑪等人，竟然不是俄國間諜。然則，他們又是爲誰工作呢？

假如沙瑪等人也是爲俄人工作的話，艾格他們根本就無須依靠「腦波儀」這副心靈間諜了。

現在陪同呂偉良師徒二人在一起的國際特警已將車子開動！

一名俄國司機也匆匆登車，將後面儎住艾格和「腦波儀」的車子也開出，離遠跟踪住他們。因爲他們的錄影工作仍未完成！

那名國際特警是韋達的心腹手下，他一直陪伴住呂偉良。

現在他們必須把車子開到一個預約地點，沙瑪的人就在那兒跟他們接觸！

呂偉良和阿生儘管看不明白，但他們却充滿了希望，希望手上的東西能迅速換來林愛莉的自由。可惜他們一直想不到，竟然會被南絲和艾格玩弄於股掌之上！

像呂偉良這麼聰明的人，也得乖乖的讓艾格測出他的「腦波頻率」，這看來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歸根究底倒還是他們戲演得太好。

南絲在餐室中約會阿生時，「戲」就開始上演了。當時南絲已在電話中跟艾格有了默契，因此後來艾格「被擄」，以至南絲到酒店去要求阿生「代找回男友」等等，全都是「戲」——由俄國間諜頭子尼佐夫導演的好戲！

因此，呂偉良和阿生都在不知不覺中被利用，演出一幕「虎穴救人」的活劇。假如他們明白了其中內幕的話，對一切「救人過程」來得如此容易，就不致再感懷疑了！

「腦波儀」當然是眞的，但南絲主演的「戲」却是假的。正因爲其中有眞有假，所以才容易教人上當！

再加上了阿生的好奇心，以及呂偉良的「救妻情切」，這就好容易變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只不過「當局者迷」，實在難怪！

呂偉良和阿生先後看過了偷到手的密件，艾格等人和他的「腦波儀」也毫不遺漏地，將他們師徒二人「過目、入腦」的一切印象留下在儀器和底片之上。

身爲「第三方面」的沙瑪，這時候也親自帶人前往約好的地點「接收」那份密件。

呂偉良和阿生爲了確保林愛莉的安全，當然不會就此將密件交出！雖然沙瑪會見他們師徒二人時，會一再警告他們，說附近已佈下了神射手，隨時隨地都可以把師徒二人置諸於死地！

但是，阿生環目四顧了一周，然後聳肩一笑道：「沙瑪先生，如果你以爲這樣就可以嚇倒我，那你就找錯了對象；我師徒二人可以稱得上『自小就嚇到大』，若言出生入死，何止千百次？我們也曾面對過更强的對手，但從未見過像你們這樣不够道義的人！」

阿生說着，扳燃着一個噴氣打火機，另一隻手却把那一疊密件放到火燄的上面高處；只要他的手再移往低一吋，火燄會立刻把紙張燃燒着！

沙瑪面色大變，他顯然對阿生的擧動感到無限意外！

這時候，沙瑪惟有打出了一個手勢；他的汽車內有人用無綫電對講機不知道跟誰通了一次話。只見街口那邊立刻有另一輛汽車開來！

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隔住玻璃車窗，看見林愛莉正由數名大漢陪伴住，坐在那輛汽車之內，神情十分憔悴！

沙瑪對阿生道：「人帶來了，但我如何能知道密件是眞的？」

「你可以拿去看看，但我得留下一部份！」阿生隨手把一半文件交給車外沙瑪的助手，另一半仍留在手中。

沙瑪助手把文件傳到沙瑪手中。沙瑪在車內用放大鏡鑑辨着一些印鑑，就像買賣鑽石時一樣小心！

沙瑪那猶疑的神色變得喜悅，他又向車內持着對講機的人打手勢！

數秒鐘後林愛莉獨自由一部小房車步出，緩緩地走過來！

沙瑪叫阿生將另一半文件交出，但阿生仍然燃着了打火機！

那打火機的噴氣系統可以放大收細，因此即使阿生不將文件放到火燄之上，火燄也可以加大直冲向那些文件，然後令它燒燬！

阿生並不吸烟，但他身上却經常有香烟和打火機，因爲他是一名國際特警，執行任務時固然要隨時「做戲」，就是在某些場合上，有時阿生也要借助一下這些「演戲的道具」！

現在沙瑪在焦急地等待，他問阿生：「我已經放人，爲什麼你還不把另一半交過來？」

阿生笑了笑，道：「沙瑪先生，你似乎太健忘了，還有那四十萬大元呢？」

「嗯！」沙瑪呆了一呆！

「怎麼？想賴賬麼？」阿生說，「其實我賺你這些錢可也不容易！」

「好傢伙！」沙瑪咬咬下唇，把手一揮：「好吧，我給你！」

後面有人把一個手提包遞了過來！

沙瑪接在手中，親自拉開了鍊子，讓阿生可以看得見袋中的花花綠綠鈔票！

車外的沙瑪助手爲阿生將手提包遞過去，呂偉良代爲接收，約畧一算，數目果然是四十萬元左右。

「交給他吧！阿生。」呂偉良在旁說。

阿生於是把另一半文件交出！

這時候，林愛莉也剛好走到了他們的汽車旁邊；呂偉良立即推開車門，讓她上車。

阿生還沒有弄熄他的打火機，文件也還在阿生的手中！

他不理會沙瑪的催促，只問林愛莉有沒有受到傷害！

林愛莉疲乏地搖搖頭道：「還好，他們並未有傷害我，只是我昨夜失眠，精神感到十分困倦！」

阿生這才滿意地，將文件交出！

助手接過了，交給沙瑪，沙瑪照例又用放大鏡小心觀察過之後，認爲滿意了，才打手勢示意助手登車離去！

那名國際特警也迅速將車子朝相反的方向開出！

林愛莉這時才問師徒二人：「你們眞的爲了我而幹出了埋沒良心的事？」

呂偉良道：「你還是不要問了，一切都會成爲過去！」

阿生沒有說什麼！林愛莉也沒有再繼續問下去！

那名任司機的國際特警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兩位確是技高人胆大，佩服佩服！」

呂偉良和阿生正奇怪這特警何故一直不說話，想不到他一經開口，又似乎說得太多了。

他說：「你們似乎太過相信沙瑪。」

阿生不以爲意地說：「如果我相信沙瑪的話，這袋鈔票又怎會到我們手中？」

司機道：「你們如何知鈔票不是假的？」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阿生道：「爲什麼剛才不見你提醒我們？」

司機聳肩一笑：「我以爲二位經驗老到，何必打岔？其實，一切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呂偉良道：「鈔票不似是假的，我對美鈔

多少總有些認識。」

「那就好極了。」司機笑了一笑！

師徒二人想不透他心內正在想着一些什麼，但不知怎的，總覺得事情有些不妙！

阿生問道：「我們現在到那兒去？」

「到我們辦事處去！」司機說，「韋達隊長不是約好你們在那兒見面麼？」

呂林夫婦二人和阿生呆了一呆！

他們的計劃一直瞞住國際特警最高當局進行，現在為什麼要到特警辦事處去？

韋達雖則是行動隊長，但是他並非最高負責人，他還有個上司——國際特警派駐比利時辦事處處長。此人是不知道此事的，韋達為什麼會如此？

阿生道：「處長呢？」

「他正在別處渡假。」司機說，「隊長叫你們到他辦公室，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師徒二人互望了一眼，他們似乎稍為明白了一些。也許是韋達為了取得應得的十萬元，也許是為了商量一些善後之計。

車子停下之後，三俠便在那名特警司機的陪伴下，進入了特警駐在布魯塞爾的秘密辦事處。照他們估計，韋達可能還未回來，為什麼這名特警司機會帶他到這兒來？他叫三俠進入一間房去，說韋達正在等他！

辦事處的門打開，韋達竟然就在裏面。

除了韋達之外，還有數名彪形大漢，他們當然是這裏的國際特警。

阿生本身也是一名國際特警，所以知道一般人不輕易進出這裏。

韋達面色非常之難看，這情形令三俠心裏早已暗自吃了一驚！

韋達終於開口說話了。

他雙眼盯實阿生，問道：「剛才你到那兒去？」

阿生感到無限驚奇，他怎會這樣問法？難道要在衆人面前掩飾一番麼？

即使要掩飾，也不必擺出這一副姿態的。

三俠因此而在內心有了戒懼！

果然，令他們意料不到的事陸續出現。韋達前後判若兩人，他簡直當三俠是犯人一樣，呼喝聲中，命令各大漢將三俠搜身。

阿生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正想問你：這是怎麼一回事？」韋達擺出一副官腔問道：「為什麼你會離開現場，不知所踪？」

阿生一呆：「你說什麼現場？」

「別裝蒜了。」韋達道：「你是一名國際特警，當明白我們的任務是特別的，而身份則屬於國際性的，因此你到這兒來雖是渡假，但既然答允替我們工作，就應該緊守崗位！」

「這些我都明白。」阿生說，「但是，為什麼你不問問你的助手？其實，他和你都一樣知道我曾到過什麼地方。」

韋達把眼睛睜得大大：「你這麼說，又是什麼意思？」

「嗯！」阿生氣得差點說不出聲音來！

「阿生！」呂偉良立刻叫住他：「算了，我們已被人充份利用，難道你還看不出嗎？」

一度門打開，走出一個上了年紀的歐洲人。此人白髮斑斑，但面色紅潤，雙目烱烱生光。一看就知道是個絕不平凡的人！

他由房中一個側門出來，那側門可能是通往另一間房的。

而阿生他們剛才則由房間的正門進來！

白髮人自頂至踵的打量了各人一遍；韋達則自座位中站了起來！

「誰是呂阿生？」白髮人問韋達。

韋達指指三俠中之一！又說：「他曾向我報到，為了他的名氣，我邀請他助我們一臂之力，想不到就發生了事！」

白髮人問：「檢查過他的證件嗎？」

「檢查過了，他確實是我們的人。」韋達說，「我正是過份信任他，所以才發生了這次不幸事件。」

林愛莉怔怔地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給弄得糊塗了！」

呂偉良苦笑道：「我並不糊塗，而且我還可以將整個故事說給你們聽，首先是韋達先生被沙瑪收買，他們合謀進行一項任務，但明知事後難以解釋和交代，於是給人家順手牽羊拉來做替死鬼！」

「你簡直胡說八道！」韋達生氣地指揮室內各大漢：「將他們身上一切物件都搜出來，這件事非同小可。」

「你別亂來！」林愛莉喝住一名走近她身旁的大漢！

白髮人道：「召一名女同事入來！」

於是有人離房出去。

其他二名大漢分別把呂偉良和阿生二人的身上各物傾出。

韋達親自將那個手提包打開，一疊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立即呈現眼前。

白髮人態度比較斯文，他首先自我介紹，原來他就是韋達的上司咸美頓，也就是國際特警派駐比利時辦事處處長。

一般來說，他應該是國際特警的地區性首長，負責行政事務；而隊長一如韋達和阿生等，則負責行動。

咸美頓道：「請你們坦白點告訴我，那些文件到底交給了誰？」

「什麼文件？」阿生故意有此一問。

韋達道：「別裝蒜了！當你在現場失踪後，我們發覺統帥辦公室的保險庫有文件失掉。你已經令到我無法交代，現在希望你也放得明白點，別叫我難做！」

咸美頓道：「是的，如果統帥部的文件確是你偷去，你當然有你的理由。老實說句，閣下等的大名，本人在國際特警的內部通訊裏，也早有所聞，但想不到我們第一次見面，就如此不愉快！」

「處長先生，你本來並不糊塗，但你用錯了人，所以你也就變得糊塗起來了！」阿生說，「假如剛才你不出現，韋達先生一定非常愉快。因為這手提包中的四十萬元，他可以分得十萬元。」

「你說什麼？」韋達呱呱大叫道：「你別含血噴人！」

「我說眞正裝蒜的人應該是你才對！」阿生道：「你以為你這樣做很聰明嗎？除非你有十足把握可以令到我們三個人都同時死得不明不白，否則，你這一招並不怎樣高明，只有暴露了奸細的身份而已！」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胡說什麼！」韋達一派正經地說道，「我只知道在出了事之後，四下裏找你不着，後來，有人見到你們師徒二人會面……！」

「是的，而且，還有你一位助手呢！」阿生說，「為什麼你不把他也叫來對證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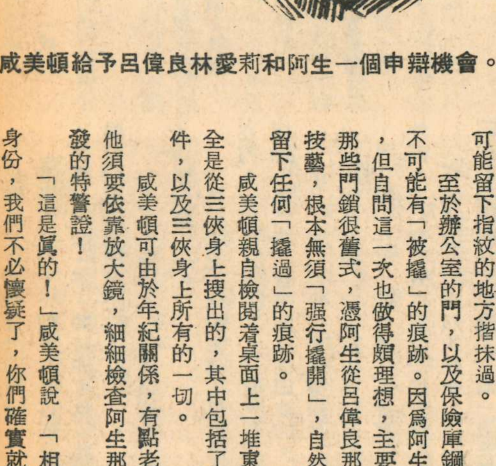
韋達立即命令一名大漢，道：「把丘斯帶進來！」

阿生以為丘斯會直話直說，但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對於這種詭計見得多了，總覺得阿生未免太過天眞了！

那個特警司機，再度出現，呂偉良等三俠，看見他被扣上了手鐐。由一名大漢帶進了房中來！

咸美頓對那個叫丘斯的特警司機說：「剛才你是否與這三個人在一起？」

「是的，處長。」丘斯瞥了三俠一眼。



「那麼，他們到過什麼地方，你當然知道。」咸美頓道。

丘斯道：「我當時坐在我所駕駛的汽車裏，突然看見他——」

丘斯擧起了他戴上了手鐐的手，指指呂偉良。

在這一剎那間，阿生和林愛莉都在內心充滿了希望。只有呂偉良始終覺得這是一項有計劃的陰謀行動，所以，他只等待事態的演變，暫時不會侈望有什麼奇蹟出現。

丘斯又繼續說道：「他是呂阿生先生的師父，我見過他，所以讓他上車跟我交談……」

呂偉良才明白他一直只是有默契地，伏在車上等阿生。

但他沒有反駁半句，只等丘斯說下去！

丘斯又說：「他突然奪去了我的佩槍，然後指嚇住我，如果我有所反抗，他聲言立即開槍。不久，我見到呂阿生上車；他神色匆匆，手上拿着一個厚皮紙封，命令我立即開車離去。我沒有辦法，只有聽命行事！」

「嗯！」阿生氣得面紅耳赤，道：「我們幾時奪過你的佩槍？」

呂偉良對阿生說：「讓他說下去吧！我們也想知道其中的奧妙！」

「丘斯，你說下去吧！」韋達命令着，「不要理會他們，只要你說的都是事實！」

丘斯又繼續說下去：「後來他們要我把車子開到老英倫百貨公司附近，然後停車於道旁，那兒後面早已停了一輛汽車，車上有人走過來，他們用中國話交談，我聽不懂……」

阿生氣得呱呱叫：「你這傢伙好會說謊！簡直像演戲一樣！」

丘斯沒有理會阿生。他說：「我看見呂阿生先生把那個厚皮紙信封交給一個中國男子，那男子則交了這一袋東西給他們。不久，這位太太又由另一輛汽車下來，登上了我的汽車裏

咸美頓給予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一個申辯機會。

。我趁住他們忙於拉開這手提袋計算袋中的鈔票時突然發難，將我的佩槍奪回，然後命令呂阿生先生將車子開回這裏，最後押他們進來見隊長……」

「果然好計謀！」阿生叫了起來！「可惜事前我們未有想到這一着！」

韋達沒有理會阿生，他向處長咸美頓解釋：「我命令將丘斯繳械，是因為他曾與他們一齊失踪，自然也有可疑之處。但現在聽丘斯的解釋，才知道當時他被人威脅！」

咸美頓沉思着說：「他們的信譽聽說一向很好，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來？」

韋達道：「處長，我的看法當初亦與你一樣，經巴黎總部讚揚過的同事，應該是最可靠得住的，但是，當時確實有人見到他偷入統帥辦公室去。經過我們初步檢驗，發覺辦公室的門，以及室內保險庫的鋼門，都有被人撬過的痕跡。現在只等待檢查指紋！」

阿生心裏一怔：當時照計劃不會有指紋留下，因為他和韋達在撤退之前，早已用手帕將可能留下指紋的地方揩抹過。

至於辦公室的門，以及保險庫鋼門等處更不可能有「被撬」的痕跡。因為阿生雖非老手，但自問這一次也做得頗理想，主要還是由於那些門鎖很舊式，憑阿生從呂偉良那兒學來的技藝，根本無須「强行撬開」，自然也不致會留下任何「撬過」的痕跡。

咸美頓親自檢閱着桌面上一堆東西，這些全是從三俠身上搜出的，其中包括了阿生的證件，以及三俠身上所有的一切。

咸美頓可由於年紀關係，有點老眼紛花，他須要依靠放大鏡，細細檢查阿生那份總部簽發的特警證！

「這是眞的！」咸美頓說，「相信三位的身份，我們不必懷疑了，你們確實就是曾經一再為我們國際特警立下大功的呂偉良和呂阿生兩位先生，以及林愛莉小姐。」

「是的。你知道就好了！」阿生說，「你不能過份信任你的下屬，韋達和他的助手都是臥底的人，你必須清除他們……」

韋達立即說：「你不要含血噴人！」

咸美頓喝住他們：「不要吵！一切由我來作主好了！」

室內有過片刻的沉寂！

三俠交換着眼色。他們現在完全處於被動之中，毫無辦法！

咸美頓對韋達說：「你與公約國統帥部方面保持連絡，把他們送到我這邊來，包括丘斯在內！凡是參加過統帥部例行檢查的人，一律回到這兒來候命！明白我意思嗎？」

「我明白了，處長。」韋達說。

咸美頓由隣室側門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

三俠被人押着，尾隨其後！

他們也隨即明白了，韋達剛才那一幕「前後判若兩人」，是為了演給他的上司看；因為兩者的辦公室原來是可以互通的。剛才一定是韋達明知他的上司正在聆聽着他們的對答，所以才有此一着！

三俠和丘斯都在衆特警的監視之下。

咸美頓坐到他辦公桌後面去，稍為整理一下桌面上的東西之後，就招呼三俠在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然後說道：「我現在給三位一個申辯的機會，希望你們說得坦白點！」

「我這樣子不會說出眞相的！」阿生道。

「為什麼？」咸美頓問。

阿生道：「因為道理非常簡單，你這樣子讓我們三人坐在一起，我們的口供必然是一致的，那未必就是眞相。」

「那你意思是，將你們三人隔離問話，是不？」咸美頓問。

阿生點點頭：「這種事情，你應該比我更加有經驗才對。」

「我當然明白你意思。不過，假如你們存心串同的話，相信早已商量好了。」咸美頓道，「所以我以爲無須多此一舉。」

三俠互相交換着眼色。

阿生道：「老實說吧，發生了今次令我們意想不到的事之後，我對閣下也信心動搖起來；如果你們認爲我們有可疑的話，最好通知我的上司，或者巴黎最高當局！」

「你似乎要採不合作態度？」咸美頓道，「這裏是我管轄的地方，請你最好尊重我！」

阿生道：「我本來想尊重你的，但是，你對你的下屬有過份的信任，反而對我不夠尊重。老實說，我並非你的下屬，這點你也應該明白！」

咸美頓道：「不管你怎樣說，我是講求事實眞相的。」

阿生想了想，說道：「好吧！讓我告訴你整個事實的眞相！然後你去求反證。而且，我另有三項十分重要的要求。」

「你有什麼要求儘管說好了，在可能範圍之內我一定答應你。」咸美頓說。

「第一，我未講完之前不准這傢伙打岔！」阿生說着，指住那邊的特警司機，也是韋達的助手丘斯。

咸美頓點點頭：「好，我答應你！」

阿生又說：「第二，事情眞相未明白之前，你必須將韋達與丘斯二人監視，不能讓他們自由行動，否則後果難測！」

「這個我自有分寸。」咸美頓說。

「第三，我的供詞要立卽進行錄音。」阿生道，「而且要分別錄成二份副本，以第一時間寄交我的上司任如重先生，以及巴黎總部，讓他們也知道整個事件。」

「把供詞錄交巴黎總部幾乎是例行公事，至於交一份給任老前輩，我可以考慮。」咸美頓說。

「你想我澈底合作？」

「當然！」

「那麼，請你不要用外交手法對付我，例如『我可以考慮』等等字句，我聽不慣；我要你肯定的答覆我！」

咸美頓認眞地想了想，終於說：「好吧，三條我都答應你就是。」

「不！」林愛莉突然揷咀道：「其實最重要的還有一點！就是在事情眞相未明之前，請問如何保證我們三個人的安全？」

「你們會絕對安全的。」咸美頓說，「這點我可以保證！」

林愛莉笑道：「連你最得力的助手韋達，也是個臥底人物，叫我們用什麼去相信你？」

咸美頓道：「我不知道這是否有根據，但我可以對你說，這裏一切仍由我控制，你們儘管放心，沒有人傷害你們的。」

呂偉良想趁韋達未過來之前讓咸美頓了解事實眞相，於是示意阿生說出全部過程！

阿生把過程由他打電話約會韋達開始，以至韋達自告奮勇做義務嚮導，遊郊區被擄，林愛莉作爲人質，他們被迫進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等等，都照實說了。

最後阿生又說：「也許你奇怪，我們爲什麼如此輕易將一份密件交給他們？道理自然簡單，就是爲了換取呂太太林愛莉女士的自由。但是，有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沙瑪他們根本得不到好處。」

「爲什麼？」咸美頓問。

阿生道：「除非他們能迅速將文件映成副本——」阿生看看腕表，望望呂偉良，欲言又止！

呂偉良也在看着自己的腕表。

於是阿生說：「如果你能再依我條件，我不妨讓你安心一下，同時亦可以以此向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總部交代！」

「你眞多條件。」咸美頓道：「好吧！你且說來聽聽！」

「目前韋達和他的黨羽，包括這小子丘斯在內，一定以爲得逞了，其實，以我們過去的紀錄，我們決不會笨到這個田地的。」阿生道，「但是，假如在我們未獲得保證之前，說了出來，相信韋達一定會設法要我們的命。所以，現在第一件事，就是將這裏所有人都撤出房外去。我們暫時只可能信任你一個人！」

咸美頓給一股強烈的好奇心吸引住，然而阿生的提議似乎太兒戲了；萬一這三個「帶罪疑人」對他不利，如何是好？

咸美頓正在想，韋達剛由隣室穿過來，他顯然也聽到阿生剛才的話。

他說：「處長，別聽他的，這是一項詭計，千萬不可上當！」

阿生把視綫移到韋達面上，恨不得一拳打到他四脚朝天！

他不知道韋達憑什麼任職「隊長」，但他絕不可靠，甚至早已被人收買則是顯而易見的事，爲什麼咸美頓全不知情？

看來咸美頓老得糊塗！否則，他又怎麼會如此信任韋達？

在這一剎那間，阿生想得太多，也有太多的事情令他不明白。

但是這時候根本沒有時間讓他多想其他事情，他必須設法對付眼前的一切！

韋達走過來說：「他們三個人一向以詭計多端見稱，而且底子甚差，鐵枴俠盜是個有案底的人，我們又豈可不小心應付？」

咸美頓果然又聽了他的話，猶疑起來！

但是阿生說道：「你如果担心我們三個人會對付你，大可以把我們綑綁起來。其實，你身爲處長竟也如此幼稚，確是令人難以置信。這是你們的地方，就算我們有本事殺了你，但如何逃出這裏？再說我們只想把事情弄明白，根本不想夜長夢多，又豈會對付你呢？」

咸美頓在沉思！

韋達走過去，附耳跟他不知道又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咸美頓揮揮手，示意各人將三俠押出房外，軟禁在另外一間房裏。

原來韋達告訴咸美頓，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總部的保安人員剛與他用電話連絡過，指紋副本立刻派專人送到這裏來！

咸美頓對韋達表現出一派信任，這時沒有對三俠再審問下去，自然也是聽信了韋達的意見！

這時候，咸美頓辦公桌上的電話又响了起來！

咸美頓聽完了電話之後，表示要到公約國總部去一次！

他對韋達說：「你對此事必須小心處理，人家這麼信任我們，結果我們却鬧出了這麼大的笑話，這事令我十分尷尬。等會兒立刻核對他們的指紋，我會很快就回來了！」

「是的，處長，你放心好了！」韋達唯命是從地說。

「還有你必須注意的就是不能對他們用刑迫供。明白嗎？」

「明白了，處長。」

「因爲在這兒，他們也是我們的人，如果讓任頭兒知道我們對他的下屬如此無禮，只怕事情會鬧大得不愉快！」

「我會小心的，處長！」

咸美頓於是匆匆離開了辦公室。

現在韋達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帶住各人回

到他自己的辦公室。

然後，他叫衆人離開，只留下他的助手丘斯。他生氣地對各人宣稱，要親自審問淸楚！

各人離開了韋達的辦公室之後，他便對丘斯低聲問道：「你目擊一切嗎？」

「是的，沙瑪已經親自接收那批文件。」丘斯說道。

「你做得很好，堅强點！」韋達拍拍丘斯的肩膊，「最重要的關頭也不要吐實情！」

「我明白了，但——」丘斯吶吶地說道，「剛才他們對處長說過一句話，十分可疑！」

「什麼話？」

「就是：除非沙瑪他們能迅速將文件映印成副本，否則，他們將得不到任何好處。」

「嗯！這……這表示什麼？」

「我也在奇怪他怎會這麼說？」

「這小子向來詭計多端，也許是一種心理攻勢，迫我們露出馬脚。不過，我們必須處處小心，切不可上當！」

「我只怕沙瑪上了他們師徒二人的當！」

「但是，你不是自始至終，一直陪住他們師徒二人麼？」

「是的，我的確一直未離開過他們半步，但是，正如你所說，他們老謀深算，誰知道未上車之前，他們是否做過什麼手脚？」

「照計不會的。」韋達說，「他未登車之前，阿生由我陪伴。」

「但是，在離開你之後，由公約國總部大厦出來，以至登上我汽車之間這一段路途，實在也相當的長。我多少總有些担心！」

「你担心什麼？」

「担心他做了手脚。」

「換上了假的？」

「照計又不可能！」丘斯道：「因我見沙瑪小心地用放大鏡觀察過，然後才收貨。」

「那還有什麼手脚可做？」

「眞難說，總之，我覺得他們不是容易對付的人，這一次，只怕我們找錯了人！」

「別爲他們的名氣所嚇倒，我們必須鎭定從事，千萬不可走亂了陣脚！」

「我沒有什麼担心的，只怕沙瑪萬一眞的是得不到他所須要的東西，我們也不好過！」

「嗯！」韋達沉吟道：「儘管沙瑪不給我們任何酬勞，只要我們把三人——東方三俠置諸於死地，仍然有人給我們大大的好處。他們是誰，相信你早已明白了。」

丘斯點點頭。

韋達又安慰了他幾句，然後撥了一個電話，才離開他的辦公室！

× × ×

阿生含恨地咬牙切齒，用拳擊牆，悻悻然說：「眞想不到，我這次會栽在自己人的手中，他們到底怎麼樣攪的？」

房間裏只有三俠！

看守住他們的人，都在門外！

他們只是被軟禁着，並非有如囚犯一般被禁於牢中。

這是一間會客室似的佈置！

呂偉良叫阿生少安毋躁，應付這種事情，必須頭腦冷靜！

但阿生所以如此激奮，並非爲了韋達佈局出賣他們三個人，而是他想不到國際特警組織中有個像咸美頓如此一個老糊塗！

韋達雖然令他們痛恨，但師徒二人却早已對此人多少總有了一些戒心。

由韋達自動請纓，要爲他們客串導遊開始，他們就覺得韋達對他們一見如故，交淺言深，屬於「過份熱情」一類！

另一方面，他們覺得不該在接近黃昏時份往遊郊區森林地帶的人工天鵝湖！

及至事發當時，身爲當地特警隊長的韋達，一切表現得太低能，太輕易被對方——沙瑪的手下們得手。將各人綁走！

最後，就是一切已成爲定局時，韋達竟還慫恿三俠就範！

以上種種雖然値得懷疑，但當時三俠還不敢過份責怪韋達，還以爲他只是爲了林愛莉的安全設想。但到了現在，他們三人總算恍然大悟了！

可惜就是太遲了一些。

三俠都在想：韋達爲了什麼被沙瑪收買？那四十萬元美金，是否全是眞的？

呂偉良當時只看看表面的，時間所限，自不能一一細看分明。

如果是眞鈔——全部四十萬元都是眞的，那麼，丘斯又何必將三俠押回這裏？索性殺了三人滅口，讓韋達獨吞四十萬元，豈不更好？

三俠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個正確而合理的完整答案。

突然門開了！

首先讓他們見到的，是四名彪形大漢！

然後是三俠最討厭的，明明白白是出賣了他三人的韋達！

四名大漢身裁高大，生得虎臂熊腰。他們像先頭部隊一樣，先開入來戒備，然後才讓韋達安安心心地入來！

韋達進來後，對阿生說：「你希望離開這裏麼？」

「你有辦法？」阿生故意反問道。

「是的，處長一切交我全權處理此事！」韋達得意地說。

「好糊塗的老鬼！」阿生氣得破口大罵！

呂偉良自然爲阿生担心！

他是個老江湖，對這些事見得多了。一個糊塗的人，最怕人家罵他糊塗；萬一讓咸美頓聽到，後果難以想像。

他們三個人在這裏人地生疏，惟有希望咸美頓不聽信韋達的話，他們才有一綫生機！

但是！韋達是否眞的可以全權處理此事，三俠不知道！

韋達又問阿生：「你換了那批文件？」

「猜猜吧！」阿生笑道：「你助手丘斯應該告訴你的！」

「假如你要換掉那批文件，最有可能下手的時間和地點，會是——」

阿生替他說下去：「將會是離開公約組織總部，以至登上丘斯汽車這段時間，對嗎？」

「是的，所以，我已派人小心檢閱一下附近的路邊廢物箱！」

「哈哈，你眞會想！」阿生說，「但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肯爲沙瑪工作？」

「你別胡說八道！」韋達還是一本正經地說。

「還有那四十萬元美金，本來是屬於我們四人的，你也佔有四份之一！」

「傻瓜，你以爲全是眞的？」

「難道是假的？」

「那又不然，我們檢驗過了，只有表面數千元是眞鈔，下面全是假的。」

阿生笑道：「那難怪你會如此對待我們了。不過，我們相信沙瑪總不會薄待你的，他答應給你的代價也許不止四十萬元，否則，你不會如此利用我們這三個大傻瓜！」

韋達只是輕輕一笑，再也沒有說什麼，走了！

× × ×

尼佐夫得意洋洋地說：「人家花了數以十萬美元計才可以得到的東西，我們只須畧施小計，便可以得心應手，垂手可得！南絲，你的確了不起。當然還有艾格，你更了得！」

但是，南絲並不樂觀，她說：「這三個中國人大有來頭，我只担心——」

「担心什麼？」尼佐夫道：「難道你担心他們會懷疑到你身上來？不可能的，此事表面上根本與我們無關；我們只是局外的第三者，順手發財的人而已！」

「他們到底把文件交給誰？」艾格終於忍不住問尼佐夫。

尼佐夫道：「沙瑪，一個情報販子。」

「屬於那方面？」南絲問。

「屬於他自己，當然不會是我們蘇聯派來的，我們有你兩個已經足够，而且值得驕傲了！」尼佐夫道：「沙瑪是個投機主義者，他不惜任何代價，任何手段，獲得重要的情報，然後待價而沽！所以我說他屬於自己，並不屬於某集團，或者某國，正是這道理！」

「他會不會找你？」南絲問。

「可能的。」尼佐夫道：「但我會設法敷衍他，你放心！」

「切勿令他生疑，否則，我們的身份也可能暴露。」南絲說。

尼佐夫道：「沒有人知道你們爲我服務，你們千萬不可疑心生暗鬼！你們現在大可以繼續你們原來的工作。」

艾格担心地問：「你以爲那三個中國人，會不會來找我們？」

「不會的。」尼佐夫道：「根據我們的消息，他們那邊已經事發東窻，將三個中國人扣留查辦！」

「眞的？」南絲問：「你怎麼知道？」

尼佐夫道：「南絲小姐，你有沒有聽過世界最大的間諜網是屬於那一個國家的？」

「蘇聯！」南絲說。

尼佐夫大笑道：「你明白就最好，所以他們的一舉一動，我們都知道。」

艾格和南絲沒有追問下去！

尼佐夫走了！

他剛才只是送錢來的。

這是南絲居住的地方。

至於那些由自動儀器錄映的資料，尼佐夫已將它帶走！

艾格不敢回到原居處，他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去那兒找他！

他們替尼佐夫工作，這已不是頭一次，每次都相當順利。

但是，不知怎的，他們在這一次表現得最好，偏偏又最是忐忑不安！

過去每次大多數由尼佐夫領導艾格和南絲二人秘密進行一切，但是每次都須要花費一番工夫然後才獲至成功！

這一次似乎較容易，但這三個中國人也許名氣太大了！

南絲的「腦波頻率」與阿生可以互通，她可以了解一下阿生的想法，只可惜距離太遠，就令她無所施其技。

不知是否「情緣」關係，南絲以嚮導身份掩飾本身的工作，接觸不少人，却很少遇上一個「腦波頻率」與自己相同的。

儘管她對阿生有好感，但在艾格和尼佐夫的面前，却不敢有任何表示！

現在艾格沒有面對那副「腦波儀」，南絲才可以胡思亂想一頓！

她想到如何去了解阿生現在所處的情況，以及他是否含寃莫白而有生命危險。

但是，每當她想到尼佐夫的耳目衆多，隨時會暗中監視她，她就不敢再想下去！

艾格須要繼續研究他的腦波測驗儀器，自然須要許多錢，所以他甘心被尼佐夫利用，只要對方付出代價就行了！因此現在他只想着如何去利用這些錢，購買更多更新的裝備，却不去管南絲想一些什麼！

× × ×

沙瑪滿懷高興，因爲他自覺可以拿走荷里活影藝學院的「最佳演技獎」！

他在三俠面前的演技是相當成功的，尤其是鐵枴俠盜呂偉良是個走遍中外的老江湖，結果還是上當了，難怪沙瑪沾沾自喜！

他想着又可以發它一筆橫財，比起過去任何一次的收穫更大。他就忍不住笑將起來，笑得闔不攏咀起來了！

正如俄國間諜頭子所說的一樣，他是個「情報販子」，並沒有固定爲那一個國家服務。因此他對三俠胡扯什麼全是假的。

布魯塞爾不但是歐洲中心，也是間諜活動中心，包括了軍事間諜與經濟間諜等等在內。

因此，各國間諜均出現於此。

沙瑪不過爲金錢服務，但每年他也花了不少金錢去連絡各方面人仕。所以他消息靈通，綫眼衆多，往往得心應手！

如果他能公開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比較一下，他的外交才華也許更加令人激賞！

沙瑪幾乎與所有駐比利時的大使館都熟悉，都有連絡。

各國外交人員都希望從他的手上得到一些珍貴的情報。

儘管大家也心知肚明，沙瑪是個「情報販子」，他手上的情報都是他的手下用卑鄙手段，千方百計得來的，但也樂意和他交易。主要理由只有一個，就是「省時又省力」！

沙瑪很聰明，他懂得利用別人，也深知某一國須要某一種情報。

正因爲他是個「情報販子」，所以他擁有經紀的口才，往往能編造許多許多騙人的故事，令對方樂意付出巨額代價。

根據國際慣例，任何國家被人竊取情報，從來不敢張揚。

因此之故，沙瑪的故事，往往也任他怎樣說就怎麼樣說！

有些情報是兩三個大國希望獲得的，但沙瑪從不「一個女兒食幾家茶禮」，而是採取了拍賣方式，價高者得！

由於他的做生意手段了得，若干年來一直活躍於布魯塞爾的外交界。人們明知他不是個好人，但這種人既然往往可以幫助自己，也就讓他繼續存在！

其實，沙瑪的「客戶」，往往也就是他下手的對象之一！

例如美國須要獲得蘇聯黑海艦隊的詳細資料，派人找沙瑪談談。

沙瑪這傢伙有他本身的「商業道德」，他從不「揑造假情報」去騙錢；因爲他混了這些日子之後，已深切了解到這是「不能長遠」的卑鄙手段。

因此，只要他交得出，必是眞材實料的情報。這也是他獲得若干尊重的地方。

今天美國間諜從他手上取過一批有關蘇聯的情報資料，明天蘇聯間諜可能又從他手上收購一批美國的機密文件。

所以說：沙瑪的客戶，往往就是他下手的對象。

奇怪的是，這些矛盾不但存在了長時期，甚至像韋達這些人，竟然也被他收買過來。由此亦可見他的手段厲害。

不過，三俠是否如此輕易被他利用？

沙瑪正由心裏笑出來！人家都說「東方三俠」如何了不起，想不到他們終於栽在自己的手上。這也難怪沙瑪感到驕傲！

沙瑪估計蘇聯須要這些資料，還有第三世界一個國家也須要。

雖然蘇聯這大鼻子很久沒有光顧過他，但

他這一次相信他總可以從大鼻子的口袋裏掏一大筆了。

儘管蘇聯是個窮措大，但「北極熊」習慣了「害人害己」，所以往往也在不知不覺中，幫上了沙瑪一個大忙！

例如有一次沙瑪通知有關國家，說他手上獲得了一份珍貴資料，必須出手競投！

結果蘇聯和他的一個敵對國同時出標，價錢越出越高，終於還是對手以高價獲得；蘇聯雖則失敗了，却暗自偷笑，因爲他害他的對手花費了一筆巨額金錢。這也就等於幫了沙瑪！

蘇聯既然得不到他所須的，爲什麼又會偷笑？

以前沒有人知道其中秘密，只以爲大鼻子進行「節省運動」，吝嗇金錢而已！

現在最少我們已經了解到：他們有了心靈間諜——艾格的「腦波儀」澈底幫了他們，根本不必再花錢向沙瑪購入情報。

沙瑪還不知道尼佐夫在布魯塞爾擁有兩名如此了得的「心靈間諜」——艾格和南絲。他這一次却準備「連本帶利」賺它一大筆！

於是較早時，他已派人通知了蘇聯方面的尼佐夫，以及亞洲方面一個國家，叫他們派人到場出標，實行又來一次「價高者得」！

沙瑪爭取第一時間「脫售」，以夜免長夢多，節外生枝！

所以，他的車子正向一條大街開去！

那兒有一層空置樓宇，這是永遠沒有人居住的「怪屋」——隣居還暗地裏傳說這是一間「鬼屋」，所以永遠租不出去！

其實，它一直租給沙瑪，用作拍賣場所。

所以，一些國家的間諜特工們，對這兒都相當的熟悉！

現在沙瑪已經到了這裏！

他一方面等待「貴客光臨」，另一方面也打開了那個厚皮紙封，再次欣賞那件「名貴貨色」！

沙瑪自稱是一位專家，有如各行各業的專門人仕一樣，所以他對得到手的情報之眞假，就彷彿鑽石經紀將一枚購入的鑽石一樣，瞭若指掌！

這次他憑「演技」只花了數千元眞鈔美元，就在特殊場合中騙過了名滿東南亞的鐵枴俠盜呂偉良。

他打算在拍賣競投的場合中，自我宣揚一番，以貶低「鐵枴俠盜」的身價，抬高他自己，自然更希望抬高價錢！

這自然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他從來不準備公佈「情報來源」，但這一次會列外；因爲受他利用的人只是「過境性質」，而且來頭之大，前所未有。三俠既非「情報圈」中人，也懶得理到後果問題了，反正還帶有宣傳作用，相信這份到了手的情報，勢必聲價百倍！

但是，就在他將那個大約六乘十吋大的棕色厚皮紙封打開時，差點兒昏倒在椅子上！

裏面原來只有一些白紙！

他的幾個得力助手也看得分明，紛紛湊過來看個究竟！

他們都以爲這一次可以分到由沙瑪手指縫罅間漏出來的「花紅」，想不到目睹沙瑪瞪住手上的文件時面色由紅變白，由白變靑！

沙瑪的手在發抖，一切俱是不由自主的！

最後他破口大罵！

他看清楚了才將文件放回封套之內，不會假的。他自問比得起大國的間諜頭頭們，對於鑑辨眞僞有獨到眼光！

尤其是布魯塞爾，沙瑪自問混了不少時日，他對於「北約組織」，「共市組織」等等的印鑑和密件的認識甚深，眞的可以稱得上是個專家，又豈會弄錯？

是途中被人換了？

不！他一直將這文件視如拱璧，又豈會假手於人？

它自始至終在自己的手上，連最信任的助手也不讓他代勞，任何人也不可能在這短短時間內施展他的偷龍轉鳳手法！

但是，他底底面面都一再看過了，根本沒有隻字，更無印鑑，爲什麼？

眞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事！

不消多久，那些「買主」就會陸續「光臨」此間，叫他如何交代？

沙瑪做了這麼久的日子，從來未試過發生這種尷尬的事！

他以爲是自己眼花——其實這是絕不可能的。

他叫助手們一再細看了一遍，他們根本也看不見隻字片言！

他的手心在冒汗！他吩咐助手們立即分頭致電給已接到他預約的「買家」們！佯稱文件延遲到手，拍賣必須改期！

這是迫不得已的事，他不想斷了這些「客路」，因爲年來這些人會給他帶來了不少的金錢和財富！

他咬牙切齒、頓足踱步！但完全想不出其中道理何在！

唯一的解釋就是「魔術手法」！

沙瑪以爲阿生可能使用了掩眼法——就像魔術師在舞台上所用的一樣！

但是他想深一層，又覺得不大可能！

因爲當時有一半文件已握在沙瑪的手中，直至他佯作「不大願意」地交出「四十萬元」的一袋美鈔時，另一半才由阿生交助手轉來。

那就是說：卽使阿生利用了掩眼法，也只能做了一半手脚，另一半早已到了他手的根本不可能發生變化！

但無論如何，眼前他所面對的，只是一叠叠的白紙！

沙瑪心有不服，叫助手立即把工具箱子打開，讓他當場試驗！

他的工具箱可以說得上「包羅萬有」，許多間諜特工用的化學藥物，均可在此找到。例如會使隱形墨水現形的藥液，這裏也有！

但是，沙瑪在他的助手協助下，使用了數種方法，白紙仍舊是白色一片，根本連標點符號也沒有一個出現！

心靈間諜　神出鬼沒

國際特警首長咸美頓又回到了他秘密辦事處的辦公室！

韋達把檢驗指紋的結果交上，他說：「化驗室已驗出了呂阿生的指紋，與留在統帥辦公室的，完全一樣！」

「也就是說，我們已有足够證據證明，阿生會偷入北約組織的統帥辦公室，是不？」咸美頓道。

「是的，處長。」

「還驗出其他人的指紋麼？」

「沒有，只有他一個人！」韋達說：「其他指紋分別屬於北約統帥和他的秘書、助手們，我們查過了！」

「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不可能？」

「因爲他們師徒二人一向合作慣了，我以爲你最少也找到他師父的指紋。」

「他師父不是特警身份，要混入統帥部不容易。可能在外面接應。」韋達又說：「事實根據丘斯的口供，也證明他當時確是在外面，及時制服了丘斯，利用他的車子逃走！」

「韋達，你也太大意了——。」

「是的，處長，我也知道這一次出了亂子，是我不好；我不該招狼入室！」

「不！你誤會了我的意思！」咸美頓盯住韋達說：「我是指你本身太過大意，以致上了人家的大當！」

「嗯！處長，我實在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韋達心感不妙，但仍堅持冷靜！

「剛才我由北約組織統帥部回來，他們證明當時你也在場！」

「是的，我當時確在場指揮例行檢查工作，但沒有進入統帥辦公室！」

「不！你有——他們有人目睹你與阿生一齊進入裏面，將近十分鐘之後，才出來！」

「嗯！」韋達呆了好一陣，終於嘆氣道：「處長，是我不好，我太過信任他，以至被他威脅住，我覺得太丟臉，所以隱瞞下來。事後我曾追出去，但給他逃了！」

「你已盡了職！不過，他們不信我的話，認為你也有極大嫌疑！」

「那是寃枉！」韋達道，「如果我有份參與，何必自揭瘡疤？」

「但是，你明知統帥部遲早也會發覺，而且，這是你的職責，追究起來，你無法擺脫責任問題。」

這時候，二名特警已走到韋達身旁！

韋達明知反抗也沒有用，只好讓他們將武裝解除！

外面有人入來，但他們均非特警，而是公約國組織的保安人員！

這些人受到咸美頓的招呼！

他們對韋達小心打量，似乎不大相信他會從中作怪！

韋達被咸美頓的助手解除武之後，加上了一副手鐐！

有個女子入來，她很年輕，而且十分漂亮。咸美頓對她十分客氣，也很熟絡，只是韋達從來未見過她！

咸美頓現在給他們介紹：「這位是巴黎總部派來的Y小姐。你可能不認識她，但她絕對認識你，韋達。」

女郎笑了笑，非常迷人！

「Y小姐？」韋達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處長。」

「你該明白的，這是一個陷阱，可惜你不够聰明，墮了進來！」咸美頓又指指室內一名美國人，說：「這位是杜力先生，北約組織的保安人員。要聽聽他的意見嗎？」

杜力神態十分慎重，他以極不友善的目光瞪了韋達一眼！

然後說道：「韋達先生，我們一直在懷疑你被人利用，可惜苦無證據。因此，我們不得不佩服閣下的本領。」

給稱為「Y小姐」的女郎也說：「總部接到投訴，所以派我來協助調查。」

杜力又說：「這件事很簡單，閣下受不了金錢的誘惑，以至被人收買，然後利用你職權上的方便，將我們的內部秘密盜取！但你一直做得很好，所以我們無法找出有力的證據來！可惜你百密一疏，這次也太不小心！」

韋達不服氣地說：「你們太過武斷，你們所講的證據根本不可能成立！」

「你要什麼具體證據？硬照呢，還是活動的電影菲林？」杜力問。

「我只承認協助過阿生，那是為了同情他急於救呂太太林愛莉出來。此外，我根本沒有其他不軌意圖。」韋達道。

Y小姐道：「你很會巧辯，可惜這一次我們是有備而來！任你說什麼也沒有用，我們會令你心服口服！」

咸美頓道：「韋達，你不必浪費時間了，由巴黎總部派來的調查小組，一直在跟踪、監視你，甚至錄下你和沙瑪的電話談話等等，他們一直用耐心等你自投羅網！」

韋達登時呆了一陣！

他一向獲得上司咸美頓的信任，所以，他覺得一切已成定局，咸美頓不會在這個時候欺騙他的。

他垂下頭來，有如待決的死囚！

Y小姐道：「不過無論如何，我還得感謝閣下的幫助；如果沒有你，只怕我們出動公約國海陸空三軍，也未必可以找到沙瑪和他手下的下落。但是憑你『帶路』，我們已將他嚴密監視，現在只待對方的人跟他連絡上，我們就會動手，將他們一併逮捕！」

韋達啼笑皆非！所謂「帶路」，當然不是他自願的！

他一定是被人在不知不覺中跟踪監視，所以才會有此事發生！

聽Y小姐的口氣，她可能自始至終，都目睹一切！

他們為什麼不早些動手？

韋達身為一個地區——尤其是像布魯塞爾市這麼複雜的地區的行動隊長，他自會明白到假如Y小姐早些動手，她將缺乏足够正確證明他「背叛」！

但是現在，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這個地步，除非他們串同說謊，否則，韋達根本就百詞莫辯。尤其是假定沙瑪也落網的話。

沙瑪和韋達時常用電話連絡，Y小姐也許眞的將他們的談話錄了音，那麼，韋達一切辯白均屬多餘！

呂偉良他們雖然被韋達在不知不覺中利用，但是，他們同樣也在不知不覺中，幫了Y小姐的「調查小組」一個大忙！

韋達越想越生氣，他還以為「東方三俠」受到Y小姐領導的「調查小組」差遣，故意裝傻扮懵地誘自己上釣！

其實，直至現在為止，呂偉良等三俠仍在夢中一般！

一切既成定局，韋達也暫時被人押走，連同他的主要助手們，一齊被拘禁起來！

Y小姐對咸美頓說：「處長，我可以去見見呂先生他們麼？」

「當然可以！」咸美頓笑了笑！

Y小姐離開了處長辦公室。

杜力瞪住她的背影說道：「中國人眞了不起！」

「你指誰？」咸美頓問。

杜力道：「當然是指你的同事呂阿生，他令我們震驚！」

「為什麼？」

「我們雖然只是佈局，但保險庫並未打開等他來，文件也不是假的，否則，他們就不會逐步將我們要抓的人引出來！」

「我明白，Y小姐和你們合作佈下了這個局，十分成功！」

「是的，我們這次的對手全是專家，很難以偽亂眞，否則就會功虧一簣！」杜力說，「為了這一次的行動，我們傾巢而出！」

「你們毫無疑問是成功了，但我却澈底失敗！」咸美頓嘆了一口氣，「我會因為此事而提早引咎辭職！」

「無論如何，我們也得感謝閣下的合作；如果沒有閣下的合作，我們根本不可能會成功。」杜力說。

咸美頓束眉道：「這是我的責任，國際特警的責任是維護世界和平，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主要是為了將世界局勢均衡，不讓華沙公約國組織為所欲為。但是，現在我想想，却有點担心！」

「你担心什麼？」

「那份落入沙瑪手中的文件。你不是說過那是眞的嗎？」

「是的，我剛才也說得清楚，如果用假文件，很難令我們的對手一一上當！」

「但你們這樣做，未免太危險，萬一沙瑪擺脫了你們的跟踪和監視，那份機密文件豈不是立即被對方奪得？」

「當初我們作出這種安排時，也確實想到這點！但為了將隱伏着的人一一誘出來，統帥部批准我們冒險一試！」杜力又苦笑道，「唯一想不到的，就是我們要利用號稱東方三俠的中國人客串了這一幕！」

「事前他們知道此中內幕？」

「我相信他們絕不知道，假如他們知道的話，相信不易上當！」

「然則，他們也太自私！」

「為什麼？」

「他們不是同樣將文件交到了沙瑪手上，換取林愛莉的安全，以及那四十萬元美金麼？雖則事後我們已驗出鈔票只有數千元是眞的，其他全是假的，但是，萬一這不是一種佈局，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不過你大可放心，那個呂阿生，確是非同小可！」杜力說。

「為什麼你還讚他？」

「我當然有理由的！」杜力說，「請你帶我先去看看他們！」

「好的，讓我先吩咐他們一些工作！」

於是咸美頓把助手、秘書等召入處長辦公室來！

× × ×

鐵拐俠盜呂偉良、迷你女賊林愛莉以及國際特警阿生等，這「東方三俠」正在納罕。

他們在這次事件中陷於不明不白的境地，有許多事情根本也令他們莫名其妙！

例如阿生對電話中的神秘女郎，到底那個曾打電話到酒店給阿生的女人是否就是後來他在滑鐵盧見到的南絲？

阿生感到無限迷惑！

他正在想：南絲的第六感大概不會是假的，她在這事件中所担任的又是何種角色？還是她根本就是局外人？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又有一個棕髮女郎出現在他們三人的面前。

但是，這女郎絕非南絲。

阿生只須多看她一眼，便渾身打顫！

儘管眼前這女郎是一頭棕色的秀髮，碧藍的眼睛，但是，她的輪廓却是那麼的熟悉，為什麼？

世事有許多是難以解釋的，即使中外種族不同，想不到亦會相似到這個地步！現在令到阿生感到震驚的，就是這女郎的面部輪廓竟有八分相似阿生以前的女友晶晶。

除此之外，她的頭髮、眼睛與身裁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別。

晶晶與阿生分別時，還是個未够成熟的少女，所以她的身段可能變得豐盈，但頭髮和眼睛却不可能有變，除非是化裝！

陪伴這女郎入來的，是一名特警，他介紹她給三俠認識時說：「這位是Y小姐，巴黎國際特警組織總部派來的。」

阿生道：「希望你聽過我的錄音。」

「不必聽了！」Y小姐說道，「我們相信你！」

「既然相信我，為什麼還要這樣對待我們？」阿生問。

「這有什麼不對？」Y小姐道，「這時候外面很亂，你們出去會有生命危險，最安全還是在這裏！」

「外面很亂？」阿生怔了一怔！

「是的。」Y小姐道，「沙瑪得到手的文件，可能引起一場爭奪戰！這要多得你們三位大力幫忙！」

「這是一種諷刺吧？」阿生說，「意思是諷我們幫了沙瑪他們！是不？」

「我不否認有這意思。」Y小姐說，「但是，也幫了我們！」

「幫了你們？」阿生自不會明白。

「對啊！要不是這樣，我們又如何可以找到沙瑪和隱藏在國際特警組織內部的奸細？」Y小姐伸出玉手來，「現在我是代表總部前來感謝你們三位的。」

阿生沒有伸出手來，他令到Y小姐十分尷尬！

阿生瞪住她說：「除非我看過你的特警證件，否則，我不會相信你！」

Y小姐嫣然一笑：「否則，你以為我是什麼人？呂阿生先生。」

「可能是韋達的同黨！」阿生說道，「這裏包括了處長在內，沒有一個不令我感到懷疑；你說你是總部派來的，我也難以置信！」

「為什麼你不信？」Y小姐道。

「很簡單。例如：時間上太快！即使坐飛機，也不該這麼快！」

「如果我告訴你，我們早已來了布魯塞爾又如何？」

「你們早已來了？」

「是的，甚至比你三位還要早一點！」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是奉了巴黎總部之命，前來偵查一個人的。」

「誰？」

「韋達。」

「原來總部早已懷疑他？」阿生道。

「不！並非我們總部懷疑他，只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的保安組人員，向我們提出了秘密要求，要求我們進行內部秘密調查。」Y小姐又說，「因為公約國方面，許多正在研究發展的秘密武器，往往發覺被華沙公約組織方面行先了一步！他們懷疑有內奸臥底！」

「嗯！」阿生半信半疑地，瞪了Y小姐一眼，又望望呂林二人。

呂林夫婦二人雖然沒有說話，但是，他們却用眼色警告阿生小心說話！

阿生也想到了，如果韋達控制了這裏，這女子身份大有可疑。

那麼，如何可以分辨出他們是由巴黎總部派來的？

阿生到底也是一個懂得用腦的人，他想起了他的女友任晶晶，年前曾奉派往巴黎深造。

對方既是總部派來的，何不試問他們？

於是阿生道：「你們說是巴黎總部派來的，那麼，你們可曾聽過任晶晶這名字？」

「當然聽過。」Y小姐說，「她是個中國女子，很醜怪！」

「你也不見得漂亮！」阿生瞪了她一眼，「最低限度，我就不會喜歡你！」

「眞的？」Y小姐嘿嘿地說：「但據我得自總部的記錄，閣下絕非是一個正人君子！」

「請問正人君子又有何標準？」阿生反問道。

「你曾到處留情！」

「如果我客氣點告訴你，我可以說這是為了工作上的須要；假如我不客氣對你說，我會說這是我的私生活！」

「那麼，你是準備用那一種態度來對我說話？」

「隨便你去選擇，應該說的反正我都已經說過了！」

「你似乎忘記了我的身份！」

「莫說我還未能證實你的身份，即使你是我的上司又如何？我沒有做錯事，就是天皇老子我也不怕！」

「你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密件交給沙瑪，這還不是一件大錯特錯的事麼？」

「你有什麼證明？」

「別神氣！我們已監視沙瑪，他只要跟蘇聯間諜會面，我們便會將他們一網打盡！」Y小姐又說：「只要沙瑪落網，連人帶贓，相信你會百詞莫辯！」

阿生笑了笑：「你會失望的，即使沙瑪被你連人帶贓抓住！」

「為什麼？」

「因為你得到的，只是一些白紙！」

「嗯！我明白了，你偷龍轉鳳，騙過了沙瑪他們。」

「你以為沙瑪那麼容易被騙倒嗎？」

「那麼，你又有什麼詭計？」

阿生笑了笑，道：「我是否有向你交代的必要？」

「當然！」

「為了什麼？」

「為了我現在是你的上司！」

「上司？」阿生忍不住大笑一陣！

「你笑什麼？」

「除非你姓任，而且，你必須是任加重，否則沒有資格做我上司！」

「總部派我來，我現在是特使的身份，莫說你只不過是個地區性的特警隊長，即使你貴為處長，也必須與我合作！」

阿生本來要落落對方的威，但想不到她會搬出「特使」這銜頭來！

阿生身為一名國際特警，自然知道特警條例中的規定。

由於顧名思義，這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所以許多時候為了應付突發性事件，巴黎總部的命令便是最高決策，任何參加國際特警工作的人，都不能違抗總部的命令！

因此，阿生到了這時候，只好問道：「你說你是總部派來的，有什麼證明？」

「你似乎是：要看看我的證件才相信我，是不？」Y小姐道。

阿生瞥了她一眼：「你別這麼神氣，除了一般由總部簽發國際特警身份證之外，我還要看看總部簽發的特使委任狀！沒有這些東西，休想我相信你！」

「好吧！那你就看個够！」

阿生接過二份證件，打開一看，登時呆了一陣！他幾乎難以置信地瞪住她，喃喃地說：「原來你……你是晶晶！」

呂林夫婦二人也喜得叫將起來！

任晶晶是阿生上司任加重的孫女兒，阿生的女友，年前已去了巴黎深造，現在她怎麼會變成了這副樣兒？

頭髮可以染，但眼睛怎麼會變成碧藍？

任晶晶這時候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的，瞪住阿生！

阿生夢幻似的，望望證件上的她，又看看眼前闊別多年的女友！好一會兒，他也說不出半句話兒來！

「怎麼？」任晶晶瞪住阿生問：「還有什麼懷疑嗎？」

阿生吶吶地說：「你不該跟我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任晶晶一本正經地說，「我正在辦公事！」

證件上寫上了「任晶晶」的名字，人家稱她「Y小姐」，可能是因為「任」字的英文拼音第一個字母是「Y」字的緣故。

阿生看見她板起面孔，那神氣又莊嚴，又令人敬畏！

「告訴我，你那些偷到手的文件，是否全部交到沙瑪手中去了？」任晶晶問。

「是的。」阿生說，「不過，你放心，他們會在二十分鐘後化為烏有！」

「為什麼？」任晶晶又問。

阿生道：「我在所有文件之上，噴上了一種無色無味的定時退色藥液，這是中央情報局化驗室最新研究成功的間諜用品，我設法弄到了一小瓶，正好用得着！」

「你的意思是：文件上的一切文字圖則，全會變得無影無踪？」

「是的，定時藥液本來在三十分鐘後發生效力。我在離開統帥部辦公室，前往丘斯的車子途中，將它噴上。又由車子開往跟沙瑪約會的地點，這段時間大約花了七分鐘；再跟沙瑪交易時，又阻了三分鐘左右，前後也就大約花了十分鐘光景。因此，估計沙瑪得到文件之後，大約二十分鐘，他會發現到手的，只是一些白紙和一個厚皮紙封套而已！」

「你在說故事嗎？還是向我作正式的交代？」任晶晶生氣地瞪住阿生。

她的認眞態度不但令到阿生感到驚奇，就是呂林二人也難明其究竟！

照理他們是一對情人，雖然雙方為了尊重任加重的意見而分開，但是，如今任老頭兒並不在這裏，他在千里以外的工作崗位上，任晶晶又何必如此認眞？

也許她在責怪阿生剛才的態度未免過份囂張，但憑他們過去那份戀情，也不該如此；這時候雙方應該一訴別後離情才對！

但是奇怪的是：晶晶眼中充滿了恨！

阿生幾乎不敢直視。他說：「你到底在懷疑什麼呢？」

「老實說，我懷疑你說謊！」任晶晶一點也不似開玩笑！「在我們化驗室中，從未聽過有這種什麼定時退色劑。」

阿生道：「我剛才也說過了，我不是從我們特警的化驗室取來的，那是我在荷蘭時，占姆士送給我的。」

「占姆士是誰？」

「特使小姐，你怎麼不知道占姆士的身份？他是阿姆斯特丹方面的行動隊長。」

「算我相信你用了這種退色劑，但是，藥瓶呢？讓我看看！」任晶晶攤大了手掌！

「我是一名國際特警，我不會笨到將那些空瓶留下作為綫索。」

「那瓶子有多大？」

「比一隻手指大，比二隻手指小，眞空膠瓶，按掣噴霧式，所以，只要我一口氣將整瓶藥液朝住厚皮紙封中噴完，然後把袋口封回原狀，藥力立即滲透袋中每一頁文件。三十分鐘之後，任何良好的印刷品，也會變成為一張白紙！」

「要證明你的話是否眞實，相信還須要一段時間，例如：讓我們抓到了沙瑪，便自有分曉……」

任晶晶還沒有說完，門外傳來一陣人聲！一個男子搭訕地說：「Y小姐，你不必對他有所懷疑，呂阿生先生所講的，全都是眞話！」

各人朝門外看去，是杜力和咸美頓二人。他們正由外面走進來！

杜力由口袋中摸出了一個小小的膠瓶，上面只印了幾個英文字母。

瓶子大小一如阿生所說，杜力告訴任晶晶，這的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化驗室的產品，由他在統帥部門口附近一個廢紙箱檢獲的。

白色塑膠的瓶身上，印上了「C．I．A．」三個簡寫英文字母，這正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簡寫代號。

全名應該是：「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這機構目前在美國本土正引起一場大風波，面臨「淸算」！被指責做出他們不應該做的事！

杜力是美國人，也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高級保安人員，曾經與任晶晶合作攪這一次「反間諜行動」，所以，他說的話，任晶晶自然相信。

但是，奇怪的是，任晶晶還是一副很不高興的樣子！

阿生感到沒趣，本來他們分別了幾年，久別重逢，有不少話要說，但此情此景，此時此地，叫阿生如何說得下去？

不過，無論如何，事情總算弄明白了。韋達被捕的經過，已由咸美頓親口向阿生他們交代。他還要感謝三俠的幫忙！

其實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也有過一個時期陷於進退維谷之中。

他們一方面要營救林愛莉，另一方面又不想幹出對不起盟國的事情來！

同時最令他們矛盾的，還是韋達的從中慫恿，因此師徒二人一度面臨抉擇！

還好在最後關頭時，阿生猛然想起了在行李中有這一小瓶化學褪色劑，正好讓它大派用場！

阿生覺得這是毫無辦法中的辦法，如此一來，既可及時把林愛莉救回來，也可以令到沙瑪等人一無所獲！

但是，他們絕未想到一直被人利用，變成了「變相的魚餌」，把一條一條的「大魚」引出來，讓國際特警和公約保安人員，逐條逐條去捉！

事情似乎暫時告一段落，其實還有許多問題仍未解決！

韋達、丘斯等在各方面的細心審問下，發覺他們並非俄國間諜，只是為了金錢服務；這次存心陷害三俠，正如一般推測一樣，他們明知遲早總會東窗事發，找三俠做「替死鬼」而已！

根據韋達和沙瑪的口供，他們估計這份密件可值二百萬美元以上！

因此，他們就算眞的給三俠四十萬元代價，亦不為過！

二百萬美元乍然聽起來，似乎是個大數目，但是，在國際間諜已發生的紀錄檔案上，蘇俄就曾用三百萬美元為餌，收買一位美國空軍中尉，盜取一種新式戰機的設計藍圖。

所以，無論大鼻子是否一個窮鬼，無論他欠了人家多少的國債，花在這方面的金錢，往往是十分可觀的！

沙瑪曾經答允，給韋達和他的助手最少百份之四十的利潤。

假如眞的能拍賣到二百萬美元，百份之四十，也就是八十萬美元之數，韋達和他的心腹手下總該滿足了！

可惜現在一切已成空！

韋達、丘斯等人固然被捕，就是身為上司的咸美頓，也引咎辭職！目前只等待巴黎總部方面的正式批准，以及派人前來接替而已！

沙瑪和他的手下均告落網！

這當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因為他們早已在國際特警，以及公約國組織的保安人員的監視之下；可惜的是，他約好的「買家」沒有出現！

那是由於沙瑪發覺他得到手的只是一叠白紙之後，及時通知了那些「買家」！

不過，由於沙瑪的落網，潛伏在布魯塞爾的各國間諜，無不為之鷄飛狗走！只因為他們都跟沙瑪這「情報販子」有連絡；他們担心沙瑪供出他們的行踪！

這班人之中，自然也包括了俄人尼佐夫在內。

沙瑪的態度還算合作，儘管他受到了阿生的愚弄。

沙瑪供出尼佐夫雖然與他有連絡，但奇怪的是：大鼻子從未有過一次交易成功——這只是指將近一年多以來！

但是，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情報指出，他們失去的各種新式武器的藍圖設計之中，往往就被發現俄人率先試用！

也就是說：俄人比北約國更早設計製造成功！但最先設計者，却是北約國。

換句話說：北約國的保密工作顯然有了漏洞，以至被俄人搶先製造成功！

這一次沙瑪要偷的，編號：「XMGM—52X.」又是什麼東西？

首先要介紹的，就是美國最近派駐歐洲第一道防綫的新式飛彈，它的番號是：「XMGM52—B.」一般人譯作「長矛式」地對地飛彈。

兩者之間表面看來只差了最後一個字：前者最後一個是「X」，後者末尾一個是「B」。其實「52X.」是可以携帶多枚彈頭的改良式「長矛型」飛彈。「52B.」的威力遠遠不及！

飛彈設計人雖然是美國，但由北約國秘密設計和發展！

現在那份存放在統帥辦公室保險庫的藍圖副本既然褪了色，變得一片空白，那麼，照計俄國人是一無所獲的。

但是很奇怪，阿生的腦海中却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反應！

他覺得彷彿有人告訴他：俄國人已經奪得了新飛彈的藍圖。

阿生這些日子以來心亂如麻，他只以為自己由於心神恍惚而產生種種幻覺。

但是，儘管他極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這幻象仍在腦海中糾纏！

為什麼？

照計到了目前這境地，阿生腦海中只應該想着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向任晶晶解釋，讓他們之間和好如初！

因為任晶晶在這件事暫告一段落之後，曾暗示她早已曉得三俠自荷蘭到布魯塞爾來。因此，她曾致電酒店去找阿生。

想不到阿生當時語出輕佻，以為對方是黑手黨派來的人，企圖以女色引誘他！所以阿生在電話中氣得晶晶啼笑皆非！

其實任晶晶正奉了總部之命，來此與公約國保安人員合作，找出隱伏着的臥底人物。想不到突然讓她知道阿生他們由荷蘭來了，任晶晶本來想跟阿生聚聚舊，可惜阿生在電話中表現的一派輕佻態度，令她發生了誤會！

這，也就是任晶晶所以對阿生板起面孔，表示要公事公辦的來龍去脈，也就是她生氣的原因！

事後雖然經呂林二人做了和事佬，任晶晶心裏還是有氣！

她覺得多年不見，阿生變壞了！

阿生在這個時候，不想如何與晶晶言歸於好，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另一方面去。這點的確令到阿生自己也難明究竟！

沙瑪坦然說出未與俄人交易，韋達只希望「分贓」，當然亦未與俄人接觸過；那麼，阿生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可能是良心上的怪責，因為那雖則只是一份副本，但是，到底也是公約組織的最高機密，阿生覺得不該將它偷出來！

是否因此而令阿生忐忑不安？阿生不知道

！總之，眼前有許多事情供他去想的，他偏偏不去想，卻想着這些……

其實，有些事情他應該去想的，例如任晶晶的改容，以及韋達與黑手黨人的秘密來往等等。

任晶晶爲了執行任務，在總部裏接受了基本改容！

那包括了染髮，瞳孔的變色等等。

她本來是個黃種女郎，結果現在變成了一個歐洲女郎。難怪阿生他們根本就認不出是她；要不是看了她的證件，甚至很難相信她是任晶晶！

本來要改裝大可以戴上一個假髮罩，改碧眼也可以放進變色的隱形眼鏡，這樣所得到的視覺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巴黎總部所發明的藥物，卻簡單得多！他們的專家認爲這樣更方便！

同樣的道理，他日任晶晶如果要頭髮、眼睛變回原形，也只須服藥、注射就行了。當然，那是須要若干時間上的等待！這絕對不能像變魔術一樣！

至於阿生應該想的另一件事，就是韋達已被查出，當他在職期間，與當地的黑手黨有來往！

這是違反了國際特警條例的。

後來韋達卻供出：黑手黨人曾對他暗示，只要他能將三俠陷於不明不白的境地，便可以獲得一大筆獎金！

毫無疑問，布魯塞爾的黑手黨人已得到了荷蘭那邊的同黨的通知，只是他們偏偏無能爲力去對付阿生等三俠。

因此，他們只能使出了「借刀殺人」這一招！

所以，難怪韋達對他的助手說：即使沙瑪這方面收穫不大，也可以由另一方面獲得酬勞，只要阿生他們成罪便行。

他所講的「另一方面」，也就是黑手黨這一方面了！

以上這些關乎到阿生切身的問題，阿生腦海中全不去想！

他想的竟然還是那份文件的事！

當初阿生也難明，何故他對那份文件的印象如此深刻？

本來事到如今，阿生再也沒有任何責任！沙瑪和他的手下不但落網，而且還招了供，表現得十分合作！

另一方面，韋達和他的手下助手們也先後被捕，不久將押返巴黎總部偵訊！

這是國際特警的條例，因爲韋達是領導層，總部担心他將若干機密宣洩出去！所以必須嚴密偵訊！

編號：「XMGM－52X」的機密文件，也證明只是一份副本，但事後亦證明了阿生使用褪色劑令沙瑪上當！

那就等於說：這機密未曾洩漏！因爲沙瑪根本來不及影印副本出售！

但是，阿生爲什麼會自尋煩惱？

有一個女子的印象突然出現在阿生的腦幕之上！

阿生立刻恍然大悟！

於是他立即有默契地，閉上了雙目，像老僧入定似的冥想一番！

阿生腦海中出現了更清楚的印象，那女郎正是南絲！

她的容顏憔悴，彷彿正在對着阿生有所表示！

阿生不知道她說什麼，只知道後來他的腦幕上又出現了一些文字、數字以及圖則——對了，那是阿生看過的新火箭藍圖！

阿生感到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別人也許根本無法可以解釋這種奇怪的現象，但阿生心裏最是明白這怪現象的出現完全是一種「腦波頻率」的作怪！

靈魂學家喜歡把「腦波」解釋爲「第六感」，但根據艾格的解釋，所謂「第六感」與「心靈感應」等等奇怪現象，完全是「腦波」在發生作用所致！

阿生也曾目擊艾格的「腦波測驗」，所以他更對艾格的理論深信不疑！

但是，他們師徒二人即使更加聰明，也無法可以想像得到大鼻子當時正在利用艾格和他的「腦波儀」收集他們二人腦海中「發射」的「腦波」——那正是新藍圖的資料。

用種種非法手段企圖獲得情報，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也見過了，就是從未聽過有人用這種古怪方法收集情報。

阿生雖然不知道尼佐夫當時與艾格、南絲在一起用車子跟踪他們，但憑現在阿生腦波中的反應，阿生也多少總有些明白了。

因此，阿生決定去找南絲談談。

阿生由他酒店房間出來，乘電梯到樓下去，準備召街車直駛西歐旅行社，去找南絲。

他沒有驚動呂林夫婦二人。

呂林夫婦二人這時正在阿生隔壁的另一間酒店房間裏。

阿生知道他們這些日子以來，給弄得筋疲力倦；尤其是林愛莉，她曾被沙瑪無端囚禁，整夜未眠！

雖然事過情遷，但連日來的精神深受困擾，比起體力的消耗更爲厲害！

因此，阿生沒有去騷擾他們，只是獨自離開了酒店！

想不到就在酒店門口附近，阿生突覺眼前一亮！

出現他眼前的，竟然是一輛旅遊車！

那是漆上了一個特殊標誌的豪華旅遊大卡車！

那標誌是屬於西歐旅行社的！

西歐旅行社也就是南絲所服務的那一間旅行社！

車子正在開動！

由車窗望入去，彷彿見到了南絲的影子；而且，她正向阿生揮手！

阿生立刻飛奔衝前，但是，可惜車子經已開動了！

爲什麼她會出現於此？這是不足爲奇的事，因爲她是個嚮導小姐，隨時要陪住旅行團參觀市區名勝，沿途講解，或者介紹旅客購物等等！

阿生追不上車子的速度，乾瞪住車子走開了！

他呆在道旁！

腦海中在想：剛才他在酒店中忽然想起南絲，又想起那些藍圖，是否與南絲在此附近出現有關？

根據艾格說：同一腦波頻率的人，在短距離範圍之內，彼此隨時有可能變成「心有靈犀一點通」！

又據南絲曾對阿生說：她的腦波發射力比阿生強，所以她可以隨時令阿生思想某一件事，或者令到阿生接受她的思想。

這聽起來是一件太神化的事，但如果明白到電台的發射，以及收音機——尤其是半導體收音機的原理，一切也不致太不合理。

問題只是我們人體之內似乎沒有「乾電」或「濕電」！又如何「發射」與「接收」？

但艾格曾說過，每個人身上都附有一種「原電」！

這種「原電」的產生，要視乎每個人的「誘發力」如何！

「誘發力」越强，腦波的作用也就越大！

但是，「誘發力」與個人的體力無關，而是視乎個人的「感受」和「感應」而定。所以，阿生體格更好，也及不上南絲，道理也完全在這裏！

阿生現在急於要找南絲談談，所以有個人在那邊招呼他，他也未有留意到！

那個人是剛想到酒店來找阿生的任晶晶！

任晶晶也覺得難以按捺得住那一股情懷，他們還這麼年青，她對阿生是眞心相愛的，任他有多大的錯，也很易諒解他！因此，在事過情遷之後，任晶晶又決定主動地找阿生談談！

可惜阿生不但未發現她的存在，而且，他還在「行動」與「思想」兩方面，對南絲的行踪展開追尋！他要保持思想方面的集中，希望自己的「腦波」能繼續與南絲保持接觸！

他要召一輛過路的街車，所以行動上也疏忽了任晶晶！

他匆匆登上了一輛車子，吩咐司機追踪前面一輛大旅遊車！

任晶晶當初以爲阿生反過來生她的氣，所以故意不理睬自己，但後來還是截了另一輛街車追了上去！

阿生並不知道有人跟踪他！

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

在另一方面，艾格因爲繼續研究「腦波測驗儀器」，正用較强的電波，與南絲連絡。

但是，艾格發覺南絲的腦波反應令他大爲妬忌！原來他收到的「南絲的腦波」只有阿生的影像！

其實阿生當時正在乘街車追踪南絲，南絲也確確實實正在想着阿生；她明知阿生追上來，只是她正面臨抉擇！

見阿生談談呢？還是避開他？

她一直覺得對不起阿生，希望他不含致寃不白！

這想法是十分奇怪的，她和艾格利用「傳心術」（屬於南絲自己的）以及「腦波儀」（屬於艾格的）等兩樣東西，替俄人收集情報已不是第一次，但南絲從未後悔過！

爲什麼這一次會例外？

可能是阿生是唯一與她本身的「腦波頻率」相同的異性！

她曾私心底下想：如果有個「腦波頻率」與自己相同的丈夫，多好呢！最少她每分每秒都可以知她丈夫的思想情況。

阿生不但年少英俊，還如此有名氣，所以南絲心動了！

南絲正想叫司機停車，但是，她的腦筋麻了一下，立即身不由主地想到另一方面去；她想起了艾格！

這是艾格那副「腦波儀」在作怪！

他發覺南絲喜歡阿生，立即利用儀器將她的腦波控制！

她要南絲避開阿生，立刻到他這裏來！

南絲身不由主！

她雖然聽從了艾格的「腦波儀」的指揮，匆匆離開旅遊車，再召街車趕往艾格那裏。但潛意識裏總覺得艾格這樣太過份了！

不過，由於「腦波儀」經過艾格逐步改進後，電力甚强，令到她不敢不從；如果她反抗，腦子就麻痛！她跳下旅遊車時，阿生也想下車，但她又迅速登上了一部街車，阿生也只好再上原車追踪！

艾格一直了解到南絲的想法，他十分妬忌，決定設法與南絲遠走高飛！

但是，那是須要許多錢的！

艾格以前爲俄人工作得來的代價有限，而且都花在儀器上面！

艾格靈機一觸，立即打了一個電話給俄人尼佐夫！尼佐夫表面是個商人，實則是俄諜一個頭子！

艾格說有一件十分重要的情報交給他，但須要一筆巨額現欵！是五十萬美元！

「立刻就要？」尼佐夫問。

「是的，遲了只怕被別人捷足先登！」艾格道，「其實這數目不大！」

「好吧！我立刻就來！你叫他等我！」尼佐夫說。

電話掛了綫！

有過去的良好合作紀錄，尼佐夫發夢也想不到艾格在欺騙他！

尼佐夫未到，南絲已首先回來了！

「你幹什麼？」南絲很生氣，「難道你不知道我這樣會非常痛苦麼？」

「我知道，但是，我有要事找你，」艾格說，「我們要趕快離開這裏！」

「爲什麼？」

「我們不能再捲入間諜鬥爭的漩渦，否則後果難想！」

「但是，錢呢？」

「尼佐夫立刻就送來！」艾格低聲說，「我本來想一次過收他一筆，將腦波儀賣給他，但我不捨得！」

「但是，你不給他，他怎肯付錢給我們？而且，你仍須要錢去發展和研究！」

艾格道：「等會兒，你避入房去，我自有辦法！」話猶未完，有人叩門！

「誰？」南絲心情有些緊張！

「可能是他，讓我開門。」艾格示意南絲入房去！

但是，門開處，來者竟然不是尼佐夫，而是阿生。

艾格妬火中燒，盯實阿生問道：「你來幹嗎？」

「南絲小姐在嗎？」阿生說：「我想見見她！」

「進來吧！」艾格打開門！

阿生不以爲意地入去！

南絲聞聲由房內出來，艾格立刻用槍指住阿生：「小子！不要動！否則我會殺你！」

這時候，又有人在外面叩門！

艾格叫南絲開門，這一次才是尼佐夫！

尼佐夫進來看見這情形也是一呆！

艾格本來打算殺了尼佐夫取得五十萬美元，然後與南絲遠走高飛，現在他變成進退維谷，不知如何是好！

「國際特警！」尼佐夫終於認出了阿生：「你有情報出賣？」

「誰說我有情報……」阿生還未說完，艾格已舉起槍柄，企圖將他打暈！

豈料在此千鈞一髮間，槍聲一响，艾格手中槍飛脫了！

開槍的是躲在門外的任晶晶，她是追踪着阿生到這兒來的！見情勢不妙，迫住要先發制人！

阿生反應敏捷，立刻拾起艾格墮在地上的手槍，把尼佐夫制服！

大局立即爲阿生和任晶晶控制！

尼佐夫、南絲、艾格都被捕了，但是，新火箭的設計藍圖，仍然落在俄人手中。

最近，俄人又在太平洋試驗一種新飛彈，聽說他正是「XMGM－52X」所改裝設計的。

（全文完）

兩期完俠情小說

樂毅・文
盧令・圖

毒婦（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鳳儀、小倩主僕夜探劉莊，擬作刧富濟貧義舉，抵埗後爲丁志中派靈猿小白誘引白鳳儀主僕至一竹林，向白鳳儀說出劉莊莊主劉百城爲一燈大師首徒，身具上乘武功，恃技爲惡，一燈大師因已許願不再殺生，遂派丁志中代爲清理門戶，那晚丁志中也適巧往探劉莊，因恐白鳳儀不明底蘊，致遭毒手，遂着白猿誘引白鳳儀脫險，說明所以後，丁志中請白鳳儀僞裝旅途患難，設法投身劉莊，詎爲劉百城識破，危急間幸丁志中趕至，向劉百城坦說奉師命清理門戶，劉百城竟胆敢呼叫一燈大師爲老不死——

簫音弭巨刦　劍芒毀劉莊

丁志中倏臉一沉，沉聲叱道：「劉百城，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對授業恩師，如此不敬，你還能算人嗎！」

劉百城笑道：「在你們的心目中，我老早就不算人了，退一步說，即使我尊他爲老祖宗，他又能放過我嗎？」

「那可不一定，」丁志中正容接道：「區區行前，恩師曾有法旨，只要你能够洗心革面，重新作人，我可以便宜行事，給你自新的機會。」

「丁志中，別說夢話了！」劉百城冷笑一聲，道：「亮兵刃！」

一個灰衫老人飄落當地，向劉百城抱拳一禮，說道：「莊主，請向這小子，問問老二的消息。」

「好的。」劉百城目注丁志中問道：「丁志中，『中原雙煞』中的老二『奪命神判』成準，是不是你……」

不等對方說完，丁志中已搶先點着首道：「不錯，那四個，都是我宰的。」

「屍體呢？」

「給化掉了。」

一旁的灰衫老者厲叱一聲：「小狗！還我老二的命來！」

劉百城一把將他拉住道：「任兄，別搶我的生意，由我超度他，也一樣。」

灰衫老者就是「中原雙煞」中的老大「鬼秀才」任明山。

任明山既有「鬼秀才」之稱，又是劉百城的「軍師」，自然是鬼計多端，心眼兒也特別多，而對當前的形勢與利害關係，也自然甚爲了解。

儘管他是「中原雙煞」中的老大，一身玩藝兒也遠比老二成準要高明。

但丁志中既能對成準等四人殺得那麼乾淨俐落，不着一點痕跡，那麼，他自已也必然不是丁志中的對手。

明知自己不是丁志中的對手，而偏要强得出頭，那不過是一種姿態而已。

因此，劉百城這一拉，他也就順風扯帆地停了下來。

而劉百城也立即接道：「任兄，說來，這也算是我的家務事，務請多多担待。」

劉百城接着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句甚麼，只見他連連點首道：「好！我馬上就去……」

話聲未落，人已飛身而起。

但丁志中的動作，比他更快，任明山身形才起，已被丁志中一掌迫落地面，並清叱一聲：「留下命來！」

寒芒一閃，劉百城已揮劍撲向丁志中，口中並沉聲喝道：「任兄，你只管走……」

「嗆，嗆，嗆，」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丁志中居然被迫退五步。

劉百城一面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小師弟，我以爲老不死有甚麼壓箱底的本事傳給你了，原來還是那些老套……」

話聲中，又將丁志中迫退五大步。

其實，丁志中所使的劍招雖然是老套，却是乃師一燈大師費了不少心血，加以改良的新招，也可以說是爲了針對劉百城這個叛徒而加以研創的。

但事實上，目前劉百城所使的，却不是一燈大師所傳授的劍法，其精妙之處，使得丁志中所使的，原以爲對劉百城的劍法有尅制作用的新劍法，顯得黯然失色，而劉百城所顯示的强勁內家眞力，也大出丁志中的預料，而使其暗中凜駭不已。

劉百城一面得理不饒人地，節節進逼，一面笑道：「小師弟，現在，你該知道，甚麼才是眞正的武學了。」

丁志中雖然被迫得連連後退，但劍法不亂，防守也仍然嚴謹。

當然，他心中明白清理門戶的事，已勢難如願，目前，當務之急，是及早脫身，如讓對方再調來助手，則想全身而退也不可能了。

因此，他顯得很沉着地，奮力攻出三招，穩住頹勢，一面揚聲喝道：「白姑娘，二位先退！」

「來不及啦！小師弟。」劉百城笑道：「喲！眞想不到，你還果然有兩下子……」

丁志中力攻出一招，將對方迫得退了一大步，人已飛身而起，並揚聲喝道：「白姑娘，咱們走！」

這好景，有如曇花一現。

當他偕同白鳳儀，小倩等人飛身而起時，劉百城已再度飛身將其截住，並縱聲狂笑道：「小師弟遠來是客，也不讓我這作師兄的，聊盡地主之誼嗎！」

「唰、唰、唰，」一陣急攻，已將丁志中圈入一片綿密的劍幕之中。

此情此景，丁志中內心的焦急，自不難想見。

而一旁的白鳳儀，小倩二人，更是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但她們都有自知之明，目前這場合，她們可幫不上忙。

不但幫不上忙，而且她們自已也立即陷入險境之中，因爲，「鬼秀才」任明山已去而復返，正向着她們邪笑道：「二位姑娘，老夫陪妳們玩玩……」

這情形，說險，可眞是險到極點。

因爲，任明山雖然不是丁志中的對手，但對白鳳儀主僕，却是綽綽有餘的。

白鳳儀也心中明白，一經交手，最多二十招之內，她們主僕必然會被生擒，而且，還必須仗着丁志中所傳的一招掌法之助，才能撐過二十招，否則她們決不是任明山的十招之敵。

偏偏此時的丁志中，也在咬牙苦撐，自顧不暇，根本沒法給她們幫忙。

因此，白鳳儀與小倩互望了一眼，一挫銀牙，突然將小白向外一拋，叫道：「小白你先走……」

小白才被拋出，但任明山的巨靈之掌，已探向白鳳儀的胸前。

這老魔也够狂，居然以空手入白刃的手法，一手探向白鳳儀的酥胸，另一手却抓向白鳳儀手中的長劍，口中並邪笑道：「老夫雖然年紀大了一點，却最是懂得憐香惜玉……」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任明山發動那輕薄攻勢的同時，一道人影，像天馬行空似地，一晃而前。

「拍」的一聲脆响，任明山被一記耳光，打得跌出五丈之外。

那人影快得不可思議，一舉擊退任明山之後，又立即射向劉百城身前。

「嗆」地一聲，劉百城的長劍被架住了，並傳出一聲嬌嘆：「丁少俠，你們先走，我斷後。」

也直到此時，才能看出，這位半路裏殺出來的奇客，是一個身着青色勁裝，面幛紗巾的少女。

由外表估計，青衣少女絕對不會超過二十歲，但她的身手却高明得出奇。

試想：目前的劉百城，是何等身手，連奉命前來清理門戶的丁志中，都不是他的對手，但她却能輕易地，將劉百城的長劍架住。

因此，丁志中雖因强敵被她截住，却並未立即先走，反而楞在當場。

劉百城也是大感意外地，爲之一楞，但却隨即抽劍搶攻，但接擊三招，都被青衣少女硬行封架住，劉百城那麼凌厲的攻勢，居然沒佔到絲毫便宜。

青衣少女並未反擊，一面從容不迫地，應付對方的攻勢，一面嬌聲喝道：「丁少俠，你們三位快走，一切待會再談。」

丁志中訥訥地道：「姑娘……妳……妳一個人……」

青衣少女截口喝道：「小小劉家莊，困不住我，你儘管先走，我娘在莊外等你……」

站在丁志中的立場，他確有進退維谷的苦衷。因爲，青衣少女替他將强敵截住，儘管她表現得很高明，但身在敵巢之中，未來情況難以逆料，他這個身受解危之德的人，怎好意思一走了之。

但有了目前青衣少女的說明之後，情況就不同了。

試想，人家的母親都那麼放心，他還瞎操個甚麼心！

再說，即使他留下來，又能替人家幫多大的忙哩！

因此，他靦覥地一笑之後，揚聲說道：「多謝姑娘，在下遵命。」

緊接着，向白鳳儀主僕二人苦笑道：「白姑娘，咱們走……」

這一走，自然會受到不少攔截，但那不過是一些二三流的角色，因而並未費多大的勁，就殺出一條血路，到達莊外。

不錯，沉沉夜色中，莊外的箭道上，正俏立着一位身着青色衫裙的中年美婦。

由于敵友未辨，丁志中摸不淸這位青衣美婦是不是那青衣少女的母親，只好戒備着徐徐地走了過去。

青衣美婦却朝着他們安詳地一笑道：「三位受驚了。」

丁志中正容問道：「請問這位夫人，就是替小可解圍的青衣女俠的令堂嗎？」

青衣美婦含笑點首道：「那是小女，她是一個小丫頭，丁少俠請莫寵壞了她……」

丁志中連忙接道：「夫人太客氣了，方才，如非令嫒及時援手，小可等三人將是凶多吉少。」

青衣婦人道：「少俠別說得這麼可怕，其實，即使小女不加援手，諸位也不致有甚麼危險，因爲，令師也已經趕來了。」

遠遠傳來一個蒼勁語聲道：「施主請莫太謙，志中，還不拜謝湯夫人的救命之恩……」

對丁志中來說，他是聞聲知人，那是乃師

一燈大師的語聲。因此，一燈大師的語聲未落，他已向着青衣美婦拜了下去。

但青衣美婦素手微抬，一股無形潛力，使得丁志中無法跪下去，並含笑說道：「少俠不必多禮。」

就這當口，一位身裁高大，鬚眉全白的灰衣老僧，和一位中等身裁的老尼，已飄然止于他們身前。

這一僧一尼，就是丁志中，白鳳儀的恩師一燈大師和止水師太。

這一來，自然又是一番熱鬧。

丁志中，白鳳儀二人分別拜見過乃師之後，一燈大師才向丁志中正容問道：「志中，你拜問過湯夫人的來歷嗎？」

丁志中垂手恭聲答道：「徒兒還不曾拜問過。」

一燈大師道：「湯夫人是當代武林中的第一高人，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傳奇人物。」

丁志中腦際靈光一閃：「哦！湯夫人就是藝蓋當代，威震武林的斷腸簫前輩？」

「對了，」一燈大師拈鬚笑道：「你小子能獲湯夫人垂青，可眞是福緣不小。」

只見兩道人影，由劉莊中疾射而出，後面那人發出一聲嬌叱道：「小丫頭，妳縱然逃到天邊，我也不會放過妳！」

很顯然，前面的人就是替丁志中解圍的青衣少女，也就是斷腸簫的掌珠石小玉姑娘，（有關湯紫烟、石小玉母女的來歷，詳拙著本篇前傳——斷腸簫中）。

至于追趕石小玉的那個女的是甚麼人，就令人莫測高深了。

湯紫烟讓過石小玉，將後面那女的截住，一面沉聲喝道：「丫頭，妳帶丁大哥他們先走，娘隨後就來。」

「是！」石小玉答應得很爽快，但人却並未立即離去。

因此，在場的一燈大師等人，也乘機向那追來的打量着。

那是一個花信年華的美艷少婦，穿着一身襯托得曲綫玲瓏的海水綠的緊身襖袴，配合着她那張俏臉，那雙眼波流盼的媚目，更是格外惹火。

此人不但美而艷，一身武功，也高明得出奇。

她，獨鬥有當代第一高手之稱的斷腸簫湯紫烟，居然長劍翻飛，有攻有守地，一點也不含糊。

那女的固然邪門得令人費解，而目前的精彩惡鬥，却也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

因而旁觀的一燈大師等人，一個個看得目瞪口呆，早將湯紫烟要他們先行離去的話，給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只聽湯紫烟沉聲喝道：「玉丫頭，還不和大師等人趕快離去！」

石小玉嬌笑道：「娘，我這就走啦！」

湯紫烟母女，是借住在一個已退隱的鏢師家中。

當石小玉將羣俠等人帶到住處時，才將自己的幛面紗巾除去。

她，還是那麼嬌，那麼美，也還是充滿着一片稚氣，但那張宜嗔宜喜的臉蛋兒，可出落得更俏麗了。

也直到此時，丁志中、白鳳儀二人才有工夫分別向乃師探詢來到這兒的經過。

原來一燈大師與止水師太這二位佛門高人，雖都已在佛前立誓戒殺，但他們兩人對愛徒的安全，都同樣地非常關心。也都追隨在愛徒的後面，暗中照應，同時，也是在這兒不期而遇。

至于與湯紫烟的認識，說來也是緣份。

斷腸簫湯紫烟，雖因歷下一戰，俠名遠播，威震江湖，但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這兩位佛門奇人，也並不認識湯紫烟，但湯紫烟却認識他們，而且對丁志中、白鳳儀二人也非常賞識，而早在暗中注意他們行動。

而這，也正是她暗中派石小玉替他們解圍的原因。

經過這簡短的敘談之後，石小玉和丁志中，白鳳儀等人，已混得很熟絡了，「丁大哥」，「白姊姊」的，叫得既自然，又親熱。

尤其是對于靈猿小白，更是愛不忍釋，摟在懷中，親熱個沒完。

本來嘛！江湖兒女，大都是率直豪邁，不拘形跡，沒有一般世俗兒女的忸怩姿態的，何況她還不過是一個不足十四歲的大孩子哩！

丁志中一見石小玉對小白的親熱勁兒，不由笑道：「小妹，妳這麼喜歡小白，我一定請求恩師，將小白送給妳。」

「小白已經是我的了。」石小玉嬌笑道：「你丁大哥和白姊姊也都送給我了哩……」

這沒頭沒腦的話，自然使得丁志中、白鳳儀二人，齊都爲之一楞。

只聽窗外傳來湯紫烟的嬌笑道：「傻丫頭！說話瘋瘋顚顚的，也不害臊！」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入。

石小玉咬着小咀唇道：「娘，我說的是實情嘛！」

這時，一燈大師、止水師太二人，分別將丁志中、白鳳儀二人叫到身前，悄聲說了幾句甚麼，只見兩個年輕人顯得無比的興奮，精目中異采連閃不已。

一燈大師並正容沉聲喝道：「兩個娃兒，還不快點拜見師傅！」

丁志中、白鳳儀二人身軀一震，同時轉身，向湯紫烟拜了下去，並同聲說道：「徒兒叩見師尊，願師尊福壽無疆……」

湯紫烟肅容受了全禮，石小玉却拍手嬌笑道：「好啊！以後，我不會寂寞了，有了小白，師哥，姊姊，還有小倩姊，好熱鬧啊！」

忘形之下，石小玉居然將小白排名在師哥師姊的前頭，由此，不難想見她的童心未泯，也不難想見她對小白的偏愛。

湯紫烟苦笑了一下道：「這丫頭，從小被我寵壞了，諸位請莫見笑。」

石小玉嬌笑道：「娘，我可沒被你寵壞，我一向都很乖嘛！」

這一說，連道貌岸然的一燈大師，也忍俊不住地笑了。

靈猿小白，更是「吱吱」地直叫，神情顯得無比的興奮。

白鳳儀一把將石小玉拉到身邊，笑問道：「小妹，師傅很疼愛妳，妳怎麼還會感到寂寞呢？」

石小玉咬着小咀說道：「師姊妳不知道，娘成天在外面跑，難得回來一次，回來了，不是攷察我的進境，就是督促我勤練功夫，好苦呀！」

丁志中插口笑道：「小師妹，師傅如果不嚴格督促妳，妳怎會有現在的成就哩！」

石小玉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好啊！師哥才入門，就幫着娘欺負我了……」

湯紫烟佯嗔地叱道：「丫頭！別沒大沒小的，安份一點！現在說正經的。」

「是！」石小玉嬌笑道：「娘！方才那個女的，怎麼沒把她抓回來？」

湯紫烟嬌哼一聲道：「妳以爲事情那麼簡單！」

一燈大師蹙眉問道：「湯施主，那位女施主究竟是甚麼人，老衲那逆徒，怎會勾搭上如

此高明的人物？」

「此事說來話長，」湯紫烟輕嘆一聲道：「大師和師太，到此間也已經好幾天了，當也聽說過此間所發生的那宗離奇案子？」

一燈大師道：「就是伍雲神秘失踪的那個案子？」

湯紫烟點點頭道：「正是。」

止水師太接問道：「難道說，方才那女施主，跟這個案子有關？」

「豈僅是有關而已！事實上，她就是這個案子的關鍵人物伍尤氏。」

「伍尤氏？她不是一個不諳武功的普通村婦嗎？」

「但實際上，她是大有來頭的人物，三個月前，歷下車家堡所發生的事，師太當已有過耳聞？」

止水師太道：「是的，這是施主造福蒼生，威震武林的光榮事跡，凡是武林中人，都會聽說過。」

「師太請莫過獎。」湯紫烟謙笑道：「在車家堡被我殺死的那個總管辛超，就是伍尤氏的師兄，而伍雲，也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丁志中插口問道：「師傅，那伍雲怎會神秘失踪的？他是否還活着？」

「是的，伍雲還活着。」湯紫烟苦笑道：「他活在伍尤氏和劉百城的血液中。」

石小玉蹙眉問道：「娘！此話怎講？」

湯紫烟道：「早于半年之前，伍雲就被伍尤氏宰了，除了毛髮之外，整個屍體都進入伍尤氏和劉百城二人的腸胃中。」

石小玉禁不住機伶地打了一個寒噤：「被他們吃掉了？」

「唔……」

「爲甚麼？他們之間，不還是夫妻嗎？」

湯紫烟幽幽地一嘆道：「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

止水師太高喧一聲佛號道：「湯施主，貧尼忖想，此中必然另有一段秘辛？」

「是的！」一燈大師接道：「俗語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即使有甚麼深仇大恨，殺了也就一了百了，又何忍連屍體也吃下去。」

「是的，此中是有一段秘辛。」湯紫烟沉思着道：「不過，說來還是得由被我在車家堡將其殺死的那個辛超說起才行。」

畧爲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二位大師，是否知道辛超的師門來歷？」

一燈大師苦笑了一下道：「不知道……」

止水師太也同時說道：「貧尼也沒有聽說過。」

「現在，二位大師就要聽到了。」湯紫烟含笑接道：「辛超，伍雲，尤媚娘，都是六盤山赤城山莊的弟子。」

石小玉嬌笑道：「娘，怎麼又冒出個尤媚娘來？」

湯紫烟道：「尤媚娘就是伍尤氏。」

一燈大師道：「赤城山莊這個地方，老衲也曾聽說過，那位莊主非常護短，但平常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而且，據說他的武功，也並不怎麼高明，如今又怎會調教出這麼出色的弟子來？」

湯紫烟道：「大師說的不錯，但那是過去的事，如今的赤城山莊，已大大的不同了。」

「啊！」

「如今的赤城山莊，已成了武林中恐怖的代號，最近三年來，有不少成名的武林人物，懷着好奇的心情，前往探查，却都是如泥牛入海，有去無回。」

「那些人都被殺死了？」

「這個倒不會證實，但可以想見，那些人必然是凶多吉少。」

一燈大師道：「那些人前往赤城山莊查探些甚麼呢？」

「據說，那些人都有關係極爲密切的人，被赤城山莊所劫持，才前往查探的。」

一燈大師苦笑道：「不怕施主見笑，事實上，到目前爲止，老衲還不曾聽說過，赤城山莊的莊主，究竟是甚麼人。」

湯紫烟道：「我也一樣，我之所以知道這些，都是由恩師口中聽來。」

止水師太插口問道：「據傳說，令師白石庵主，早已不過問江湖中事，怎會知道這麼多的武林秘辛？」

「是的。」湯紫烟正容接道：「她老人家是早已不過問江湖中事，但由于赤城山莊居心叵測，一場江湖浩劫，正在暗中醞釀中，而武林同道，大都懵然無知，才迫得她老人家不得不再入江湖，希望能在赤城山莊的這場大劫未爆發之前，加以消弭。」

「阿彌陀佛！令師眞是菩薩心腸，」一燈大師向止水師太苦笑道：「想想咱們兩個，可眞該愧煞！」

湯紫烟含笑接道：「大師千萬別這麼想，只要二位大師不嫌繁瑣，以後借重二位大師之處正多哩！」

止水師太笑問道：「像我們這點能力，行嗎？」

湯紫烟嬌笑道：「師太請莫忒謙……」

一燈大師截口接道：「施主且請將全部情況說明，只要有用得着我們兩個老不死的地方，但憑一句話，不論湯裏火裏，我們決不皺一下眉頭。」

湯紫烟神色一整，說道：「好！湯紫烟先謝了！」

一頓話鋒，才輕嘆着接道：「目前的赤城山莊，雖然還沒正式公開活動，但由于他們已在全國各地，暗中設置分舵的情形判斷，他們的野心非常大，一旦爆發開來，必然是極爲驚人的。」

一燈大師訝問道：「怎麼？他們居然已在全國各地，暗中設下分舵？」

「不錯，三個月前，我在歷下城所挑掉的車家堡，是他們設在山東地區的分舵……」

「目前的劉莊，莫非也是……？」

「是的，劉莊是他們設在蘇，浙，皖地區的分舵，由于轄區大，所以，其規模也遠比山東分舵要大得多。」

「老衲那孽徒，就是這分舵的主持人？」

「是的……」

一燈大師禁不住一挫鋼牙道：「該死的畜牲！」

「大師請冷靜一點，我想，劉百城也活不了幾天了。」

「怎麼？施主不打算立即採取行動？」

「我還要等一個人……」

石小玉插口問道：「娘！是不是爹也要前來？」

「不錯。」

一燈大師道：「湯施主，妳是要等石中玉大俠？」

湯紫烟幽幽地一嘆，道：「現在，他法號忘我。」

「哦！忘我大師要幾時才來？」

「總在這三天之內。」

一燈大師恨聲道：「老衲眞恨不得將那逆徒立斃掌下。」

止水師太苦笑道：「道友請莫忘了，劉百城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

一燈大師喟然長嘆，欲言又止。

湯紫烟正容說道：「大師，這是急不來的

事，還有一點，我要特別提醒各位注意，赤城山莊還在暗中活動階段，恩師所定策略，也是暗中予以各個擊破，所以，三個月前，我挑掉車家堡時，不會提過赤城山莊，現在，以及今後，不論對任何一處分舵採取行動時，諸位都不要提及赤城山莊，讓他們以爲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否則，打草驚蛇，給他們提高警覺，而提前發難，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一燈大師正容點首，肅聲說道：「老衲知道了。」

湯紫烟接道：「同時，劉百城與尤媚娘二人，必須剷除，絕對不能讓他們有一人漏網，目前，我一個人不能兼顧，小玉的力量也還不足以殺死他們，我又不便讓諸位去涉險，所以，才必須等忘我大師來，再採取行動。」

她的話，說得很是委婉，也很含蓄，不說其他的人功力不够，而只說是「不便讓他們涉險」。

「老衲眞够愧煞！」一燈大師苦笑着問道：「湯施主，那畜牲與尤媚娘的武功，究竟高明到了甚麼程度？」

湯紫烟道：「據我暗中查探所證實，他們已開始在練馭劍術了……。」

「呀！」這一聲驚呀，是全體人員共同發出的。

說來也難怪他們震驚，馭劍術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身劍合一，是劍術中的最高境界，劉百城，尤媚娘二人既已開始練馭劍術，其武功的成就，也就不難想見了。

湯紫烟接道：「像他們兩人這等身手的人，赤城山莊的總舵中，也不會太多，而且，他們也未必會知道這兩人的武功已進入練馭劍術的境界。」

石小玉插口說道：「娘，他們怎會有這等進境的？」

湯紫烟道：「這就要回說到尤媚娘謀殺親夫，並烹而食之的問題了。」

「呀！」

聽話的羣俠們，全體發出一聲驚「呀」，也同時向湯紫烟投過詢問與期待的目光。

「事情是這樣的。」湯紫烟徐徐地接道：「劉百城是這一個分舵的主人，伍雲與尤媚娘，則是劉百城的副手，當然，這情形，外界的人，很少知道。」

石小玉插口笑道：「娘，這些秘密，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這些日子來，娘經常在外奔波，爲的就是探查這些秘密呀！」湯紫烟沉思着接道：「劉百城人面獸心，尤媚娘楊花水性，這兩人臭味相投，見面不久，就已經勾搭在一起。」

止水師太接問道：「這情形，伍雲知道了嗎？」

「當然知道，」湯紫烟輕輕一嘆道：「但既不敢找劉百城算賬，又捨不得尤媚娘那騷狐狸精，明知道忘八好當氣難受也不得不忍。」

止水師太也輕輕地嘆了一聲。

湯紫烟徐徐地接道：「說來也是合當有事，約莫是七八個月以前，伍雲氣悶不過，獨自跑去黃山散心，却于無意中在黃山天都峯發現一株成形肉芝，成形肉芝，至少是千年以上的珍品，被武林中人視爲無上瑰寶，伍雲這一發現，自然是大喜過望，立即整個地服下去。」

石小玉「呀」了一聲道：「于是，伍雲的功力，馬上增强了不少？」

「是的，」湯紫烟苦笑道：「但他沒命消受，回去之後，立即將這消息告訴尤媚娘，禁止她再跟劉百城來往，並滿懷希望的說，最多三個月後，他的武功就可以大成，到時候，他不但要取代劉百城的地位，也將逐漸取得整個赤城山莊的控制權。」

一燈大師長嘆一聲道：「結果，却將老命送掉，還落個屍骨無存。」

湯紫烟接道：「是的，當時的尤媚娘，僞裝溫馴地，滿口答應，而且，以後也以行動表示，沒再和劉百城來往，但事實上，她却利用她的侍女巧兒，暗地裏傳遞消息。」

石小玉又忍不住插口道：「是和劉百城通消息？」

「當然！」湯紫烟笑道：「她總不會和妳通消息呀！」

石小玉跺足嬌嗔道：「娘！你……老愛欺負我……」

「誰敎妳老是半途打岔。」湯紫烟抿唇一笑之後，才正容接道：「武林中有一個傳說，凡是服過像千年靈芝等這一類天材地寶的人，如果在百日之內，將其殺了，連血肉一起吃下去，也同樣的有效。」

一燈大師點點頭道：「有這個傳說，却沒人證實過。」

「現在，却由伍雲的案件上證實了。」

「伍雲就是爲了他服過成形肉芝，才被劉百城和尤媚娘二人暗殺的？」

「是的，不過，暗殺伍雲的，是尤媚娘一個人，因爲，當時伍雲功力日增，即使合劉尤二人之力，也不是他的對手。」

「那麼，憑尤媚娘一個人之力，又怎能殺得了伍雲？」

「她是利用男人的弱點，就是當兩人燕好之際，乘機下的毒手。」

一燈大師喟然長嘆道：「老衲行年七十，生平所聽說及親眼所見的毒女人，也不算少，但像尤媚娘這女人，該算是毒婦中的毒婦。」

湯紫烟美目環掃，輕嘆一聲道：「故事說完了，現在，諸位該已明白劉百城，尤媚娘二人的功力，突飛猛進的原因了吧。」

沉寂了少頃，丁志中才正容問道：「師傅，徒兒可以發問嗎？」

「當然可以。」

「有一點，徒兒想不通，伍雲明明是他們自己殺死的，那爲甚麼要故佈疑陣，累及一個無辜而又盡職的李捕頭呢？」

「這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你何妨多想想看。」

沉思少頃之後，丁志中才畧有所悟地，點點頭道：「徒兒有點明白了。」

湯紫烟「唔」了一聲道：「說說看？」

「師傅，徒兒說錯了，你可莫見笑。」

「不要緊，你儘管說，而且，我相信你不會說錯。」

「我想：主要原因，還是爲了要瞞過赤城山莊……」

「對了，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因爲，他們的暗殺手段，不但見不得人，更不能被他們的上級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裝迷糊，讓伍雲『失踪』了事，至于李捕頭的蒙寃，對他們來說，是根本不算回事的。」

接着，又含笑問道：「志中，你可想到，我爲甚麼要收你作徒弟的原因嗎？」

丁志中楞了一下，道：「這……唯一原因，是徒兒福緣深厚。」

「別替我戴高帽子，」湯紫烟嬌笑道：「師傅看中你，還是起沿于李捕頭的案子，當你插手過問李捕頭的案子時，我和令師都在暗中注意着。」

「呀！這是說，如果徒兒當時不管，兩位師傅也要插手的？」

「當然！但那樣一來，你就不一定會成爲我的徒弟了。」

丁志中伸了一下舌頭，笑道：「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徒兒的福緣深厚。」

一燈大師沉聲說道：「志中！在師傅面前，可不許油咀滑舌的！」

湯紫烟搶先笑道：「不要緊，大師，我就是喜歡年輕人活潑一點，才顯得有朝氣。」

一燈大師拈鬚笑道：「好！横直已經將他交給施主了，如何去塑造他，也只好悉聽尊便啦！」

湯紫烟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該說的都已經說明了，玉兒，招呼師哥師姊去安歇，娘和二位大師，還有事情要商量……」

× ×

第二天，午牌時分，丁志中，石小玉二人，大搖大擺地到達縣衙前，經過通報之後，知縣王槐三步併作兩步地，迎了出來，一見面，就苦笑道：「丁公子，你找得下官好苦。」

話說完了，才想到丁志中身邊還有一位美姑娘，又立即歉笑道：「非常失禮，這位姑娘是——？」

「是區區師妹石小玉。」

「呀！原來是石姑娘。」

「王大人要找區區，有何見教？」

「不敢，我們到裏面再談。」

進入花廳，分賓主坐下之後，丁志中立即開門見山地道：「王大人，區區是一個急性子，究竟有甚麼事，請爽快地說。」

「是是。」王槐諂笑道：「事情是這樣的，城裏派來一位郭特使，他是布政使劉大人的代表，經常在城府各地孜察政情……」

丁志中截口問道：「就是有『活剝皮』之稱的郭柏平？」

「正是，正是。」

「他來了，與我何干？」

「丁公子，郭大人是風聞伍雲那個案子出了問題，才趕來一查究竟的。」

「他是專門爲了我而來？」

「也可以這麼說。」

「那很好，我也正要找他，請大人叫他來吧！」

王槐面有難色，訥訥地道：「丁公子，郭大人是特使，也是一品候補知府，而且，他的後台很硬，跟布政使劉大人一樣，走的是魏公公（即權官魏忠賢）的門路。」

丁志中冷然接道：「後台硬又怎樣？」

王槐哭喪着臉道：「請丁公子多多原情，莫教下官爲難。」

「王大人的意思，是要區區去晉見他？」

「請公子多多原情。」王槐離席而起，連連打拱作揖不已！

「王大人，區區担當不起。」丁志中含笑而起道：「好！請大人帶路。」

「多謝公子……」

郭柏平的司館，就設在縣衙附近，一位已退休的京官官邸中。

由外表看來，郭柏平約莫四旬上下年紀，長得方面大耳，福福泰泰的，蠻有點官味，而事實上，也是官僚氣味十足。

當王槐替雙方引見之後，郭柏平連虛僞的客套都沒有，就一拍桌子，打着靑藍官話道：「大胆狂民，見了本官，爲何不跪！」

這一喝不打緊，一旁的王槐，直打哆嗦，一臉的尷尬神色。

石小玉更是俏臉一沉，秀眉、美目之間，湧現出騰騰殺氣。

但丁志中却若無其事地，擺擺手道：「師妹少安勿躁，靜看師哥耍耍狗熊。」

郭柏平一拳擊在桌子上，怒聲叱道：「混賬！」

丁志中笑道：「郭大人，混賬的是那個以民脂民膏，餵着你這種狗官的人……」

「反了！反了！」郭柏平霍地站起，戟指王槐怒叱道：「王大人，還不將這大胆狂徒拿下，你，王大人也聽候參處！」

王槐急得搓手頓足，語無倫次地，道：「丁公子，大人……」

但他結結巴巴地，不知要如何說法才好。

丁志中却是好整以暇地，淡笑道：「郭大人乃千金之體，可千萬莫發怒，以免急壞了玉體。」

「你……你……」郭柏平戟指着丁志中，已氣得說不出話來。

「郭大人找我來，是不是認爲我假借尙方寶劍，在招搖撞騙？」

「對了，你的尙方寶劍呢？」

「在這兒，」丁志中亮出尙方寶劍，雙手捧着，往對方眼前一遞道：「請大人過目。」

郭柏平仔細地端詳了一陣，認得出的確是大明開國皇帝朱洪武所頒贈，因而一時之間，沒有說話。

丁志中笑問道：「不假吧？」

「不假，」郭柏平突然雙手抓住劍柄，冷笑道：「本官是朝廷命官，有權代朝廷收回此劍。」

郭柏平這一抓，自然是有如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

丁志中將尙方寶劍徐徐收往胸前，仍然是雙手捧着，沉聲問道：「郭柏平你知罪嗎？」

郭柏平抗聲道：「本官何罪？」

丁志中道：「你自稱是大明朝廷命官，這寶劍是大明太祖皇帝頒贈本俠師門的鎭山之寶，見劍如見君，即使是當今皇上見了，也得下跪，而你……」

不等他說完，郭柏平、王槐二人却已「咚」地一聲，就地跪下去，「三呼」如儀。

丁志中平靜地道：「王大人平身。」

王槐誠惶誠恐地，站起來，恭立一旁。

丁志中却毫不客氣地，坐上了郭柏平原先所坐的椅子，將尙方寶劍平放在桌子上，並向石小玉笑道：「師妹請隨便坐。」

石小玉嬌笑道：「不，我還是站着好。」

話鋒畧頓，又接着笑道：「眞看不出來，這枝寶劍，竟有這麼大的權威。」

這時，郭柏平已膝行丁志中的座位前，哭喪着臉道：「丁少俠，下官知罪了，請少俠開恩。」

丁志中冷然接道：「本俠還有話說。」

「下官恭聆。」

「郭柏平，你知道本城老百姓送給你的綽號嗎？」

「知道。」

「怎麼叫法？」

「活剝皮……」

「爲甚麼老百姓要叫你『活剝皮』？」

「回少俠。」郭柏平苦笑道：「那是因爲下官鐵面無私，執法極嚴，所以，一些刁民，才暗地送我這麼一個綽號。」

「胡說！」丁志中冷哼一聲：「你有幾顆腦袋，胆敢矇蔽本俠！」

「下官不敢，下官說的全是實情……」

「還敢狡辯，郭柏平，聽着：你平日假藉孜察政情之名，巡廻各府縣，爲的是替布政使劉百勝搜括民脂民膏，加上你自己從中上下其手，百般勒索，鐵騎所至，民怨沸騰，即各地地方官，亦不勝其擾。」丁志中一頓話鋒，扭頭向一旁侍立的王槐問道：「王大人，你說是嗎？」

站在王槐的立場，此情此景之下，他自然不便說甚麼只是苦笑着，含含糊糊地點點頭。

至于平日裏威風八面的郭柏平，被訓得垂首跪在那兒，連大氣都不敢出。

丁志中冷然接道：「所以，一般老百姓才

沒你一個綽號，叫作『活剝皮』，那是代表他們的心聲，表示一有機會，他們就要活剝你的狗皮，懂嗎？」

「懂，懂……。」郭柏平可憐兮兮地，連連點首。

「我有沒有冤枉你？」

「沒有，請少俠開恩。」

「放心，本俠還不屑殺你，抬起頭來！」

「是，」郭柏平垂着的頭，抬了起來，一臉的尷尬相。

「好好瞧着。」丁志中隨手取過桌上的一根銅質鎮尺，合在雙掌中一陣揉搓，銅尺被搓成了一根圓形銅條，然後，目注郭柏平問道：「郭柏平，摸摸你的腦袋，是否比這根銅尺還硬？」

「……」郭柏平身軀發抖，臉色煞白，張口結舌，作聲不得。

「接着……」丁志中俯身將銅條遞給郭柏平。

但郭柏平「哎喲」一聲，又將銅條摔落地下，因為，那銅條還燙得很。

丁志中沉聲說道：「銅條你帶回去，給劉百勝瞧瞧，也要劉百勝送給魏忠賢去瞧瞧，告訴他們，叫他們少造點孽，否則，當心我要他們的腦袋！」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郭柏平，聽清楚沒有？」

「聽清楚了。」此刻的郭柏平，乖得像一隻哈巴狗。

「這是第一件事。」丁志中沉思着接道：「第二件，皖北地區，旱災災情非常嚴重，數以萬計的災民，都嗷嗷待哺，這情形，你這位攷察政情的大員知道嗎？」

「下官知道。」

「呈報上峯沒有？」

「已經呈報過了。」

「好！聽着：在官府還沒撥欵賑災之前，本俠着由你和劉百勝二人，撥私欵白銀十萬両，賑濟災民，並限期一個月內開始，你們兩個，平時搜刮的民脂民膏太多，十萬白銀，雖然不是一個小數目，但對你們兩個來說，却不過是九牛之一毛，你說是嗎？」

「是是……」郭柏平口中不能不應「是」，但額頭上却已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來。

「我要提醒你，不能陽奉陰違，或以公欵冒充私產去搪塞。」

「下官不敢！」

「敢不敢是你的事，到時候，我會追踪攷察的。」

「下官願立軍令狀。」

「那倒不必，本俠自信，說過的話，比軍令還嚴，你信不信？」

「信！信！」郭柏平連連點着頭。

「第三，也是最後一件。」丁志中目光一掠王槐道：「這第三點，王大人也有份。」

王槐連忙躬身應道：「下官恭聆。」

丁志中道：「在這三天之內，二位大人，不分晝夜，請隨時接受我的調遣，並且，暫時不許發問。……」

一聽丁志中口中的「二位大人」四字，郭柏平懸着的心，總算落實了，因而連忙搶先答道：「是是，下官等隨時恭候。」

「郭大人請平身。」丁志中說着，隨手收拾倘方寶劍，道：「師妹，咱們走。……」

× × ×

丁志中、石小玉二人走後不久，改裝易容後的劉百城，也進入郭柏平的行館中。

劉百城是約莫于半個時辰之後，才離開郭柏平的行館的。

當然，他們之間，談了些甚麼，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不過，由劉百城離去時那憂鬱的眼神忖測，不難想見，他的心情是相當沉重的。

劉百城于當晚上燈後，才回到劉莊。

自昨晚的事故之後，尤媚娘已正式，也是公開地住進劉莊了。

劉百城一進入尤媚娘的房間，尤媚娘立即笑臉相迎道：「怎樣？有沒有綫索？」

「一點綫索都沒有。」劉百城苦笑着，頹然地和衣向床上一躺。

「那一定是他們自知不敵，悄然開溜了。」尤媚娘也挨着他躺了下來，偎在他懷中媚笑道：「偏偏你要疑心生暗鬼。」

「沒有走，晌午時分，還有人去過郭大人的行館。」

「啊！那是誰？」

「是我那師弟丁志中和一個年輕姑娘，也就是昨晚跟妳交過手的那女的。」

「他們說些甚麼？」

當劉百城將由郭柏平口中所聽到的一切複述一遍之後，尤媚娘才沉思着說道：「看情形，他們不但沒走，而且還顯然有某種陰謀。」

「陰謀我倒不怕，我所担心的，倒是那青衣婦人是不是傳說中的斷腸簫的問題。」

「昨宵我就檢討過了，如果斷腸簫只有這點能耐，那就不值得担甚麼心了。」

「但願妳的分析沒錯。」劉百城長長地嘆了一聲。

尤媚娘蕩笑道：「怎麼，你平日那萬丈豪情，去那兒了，才受到一點點挫折，就唉聲嘆氣起來。」

挺身坐起，含笑接道：「我去吩咐他們，弄點吃的來。」

尤媚娘不愧是天生尤物，不但舉手投足，一顰一笑之間，都充滿了媚力，甚至于全身的一分一寸，都在放射着無形的媚力。

因此，她才坐了起來，劉百城已一伸手把將她摟入懷中，邪笑着說道：「不！不，現在我只要妳……」

就在這節骨眼兒上，只聽屋頂上傳來一個雄渾的語聲道：「無恥狗男女，出來領死！」

對正是慾念高張的劉百城、尤媚娘二人而言，等于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這一對狗男女的反應，倒也非常快速。

屋頂上的語聲才歇，兩個人已雙雙穿窗而出。

只見一道灰色人影，有如天蛛倒掛似地，由屋頂上疾瀉而下，幾乎是與劉百城、尤媚娘二人，同時飄落地面。

那是一個身裁頎長的中年和尚，也就是斷腸簫湯紫烟以前的情人，石小玉的父親石中玉，如今的忘我大師。

劉百城目光一掃之下，沉聲問道：「你是誰？」

忘我大師平靜地接道：「貧僧忘我。」

「忘我？沒聽說過。」

「不但你沒有聽說過，貧僧自己也沒聽說過，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是半路出家，十足是一個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和尚。」

「你我之間有冤？」

「沒有。」

「有仇？」

「也沒有。」

劉百城臉色一沉道：「那你黃夜侵我劉莊，並出口傷人，所為何事？」

忘我大師仍然是平靜地說道：「只為向劉施主化一點善緣。」

劉百城道：「化緣有此等化法？好！要甚麼？你說！」

「貧僧只問一句話，伍雲伍施主，是不是

死在你的手中？」

「是又怎樣？」

「請說肯定一點！」

「不錯！」劉百城一軒雙眉道：「伍雲是我所殺，他的老婆現在就在我身邊。」

「他的屍體呢？」

「用化骨丹化掉了。」

忘我大師仰首揚聲說道：「有請郭大人、王大人。」

「是！」

隨着這聲暴喏，一片人影，由暗影中飄落當場，那是一燈大師、止水師太、丁志中，白鳳儀、小倩，還有兩位是全身官服的郭柏平與王槐，只有湯紫烟、石小玉二人並未出場。

郭柏平、王槐二人之所以能與羣俠們一同進入，那自然是由于羣俠們的暗中携帶所致。

劉百城目光環掃，臉色微微一變，然後目注一燈大師冷笑道：「我早就知道，是你這老不死在暗中搗鬼！」

這當口，忘我大師却在向二位官大人道：「二位大人，方才，貧僧跟這位劉莊主的話，都聽清楚了？」

郭、王二人同聲答道：「是的。」

忘我大師道：「現在謀殺伍雲的姦夫淫婦，都在這兒，含冤受屈的李捕頭，是否可以當場開釋？」

「是！」王槐恭應道：「下官遵命。」

早已被暗中釋放，並隨後跟來的李捕頭李祥，忽然由暗影中射落當場，向着王槐躬身施禮道：「多謝大人！」

劉百城冷笑道：「不知死活的東西，還在擺官架子。」

忘我大師沉聲說道：「二位大人請回衙，元兇伏誅之後，當將首級交與官府，請二位大人呈報會銜上峯銷案。」

王槐恭應道：「下官遵命。」

劉百城厲聲大喝道：「別作夢了！今宵，凡是進入我劉莊內的外人，一個也別想活着回去！」

頓住話鋒，合掌三擊，只見火光連閃，精舍四週，忽然火把齊明，照耀得如同白晝，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手中兵刃閃光，耀目生寒。

身為文官的郭柏平、王槐二人，幾曾見過此等場面 因而儘管外表強裝鎮定，身軀却禁不住在簌簌發抖。

一旁的丁志中，看得又好氣，又好笑地，低聲撫慰他們道：「二位大人請放心，這一對姦夫淫婦，今宵是死定了！」

只聽忘我大師冷笑道：「劉百城，作春秋大夢的，是你自己哩！」

一直冷眼旁觀的尤媚娘，忽然揮劍撲向忘我大師，並厲聲叱道：「禿驢吃我一劍！」

忘我大師閃身讓過一劍，冷笑道：「好男不與女鬥！」

他的話聲未落，尤媚娘已如影隨形地，跟踪追擊。

「嗆」地一聲脆响，尤媚娘的長劍，被架住了。

不過，架住尤媚娘的長劍的人，不是忘我大師，是湯紫烟。

湯紫烟的出現，就像是由地底下忽然冒出來似地，使得尤媚娘一楞道：「妳？……今宵，妳該報個萬兒了！」

「湯紫烟。」

湯紫烟的答話，雖然簡短得不能再簡短，但人的名，樹的影，這簡短的三個字，却使得尤媚娘、劉百城二人，如遭雷殛似地，身軀為之一震。

尤媚娘強定心神，注目問道：「妳就是斷腸簫湯紫烟？」

「如假包換。」

「見面不若聞名，不過爾爾！」

湯紫烟淡淡地一笑道：「評語必須下在見過眞章之後，尤媚娘，可惜，已沒有機會下評語了。」

尤媚娘收回架住的長劍，冷笑道：「妳認為一定能殺死我？」

「當然！」

「作夢……」

忽然，一縷簫音，嬝嬝地傳來。

那簫音中，無殺伐之聲，也沒甚麼哀怨氣息。

它，輕快得像小溪流水，平放得像春日和風，聞之令人心胸開豁，俗念盡消。

尤媚娘俏臉一變道：「那是誰？」

湯紫烟漫應道：「是小女石小玉，昨宵，曾經跟劉百城交過手的。」

「我想起來了，那個和尚，就是妳的老情人石中玉？」

「不錯。」

尤媚娘凝神傾聽少頃，才一撇櫻唇道：「傳說中，斷腸簫是如何的玄妙，如何的能殺人於無形，現在，我親聆之下，却沒什稀奇。」

湯紫烟平靜地接着說道：「小女是初學乍練，火候還不够，這一點，還希望各位多多諒解。」

尤媚娘怒聲道：「既然知道她還不成氣候，為何還要強行出頭，丟人現眼！」

湯紫烟仍然是漫應道：「因為我不願濫殺無辜，又不願他們在旁邊碍手碍腳，所以，只好以這個笨法子來處置你們的手下……」

尤媚娘臉色一變，舉目環掃，見她那批手下人，仍然是傲立在四週，並無異狀，這才寬心大放地冷笑一聲，道：「冒大氣，也不能離譜太遠！」

「妳不信？」

「我相信事實。」

「那妳何妨吩咐下去，試試他們是否還能聽妳的指揮。」

尤媚娘將信將疑地，向劉百城瞟了一眼，劉百城目射煞芒，沉聲喝道：「大家一齊上，先將那些禿驢和小狗們給我宰了！」

「……」劉百城的話，等於白說了，他那批手下人，一個個聽若未聞。

「黃八蛋！」劉百城厲聲喝道：「你們是死人！」

湯紫烟含笑接道：「他們沒有死，只不過是暫時成了活死人。」

劉百城臉色一變道：「是簫音毀了他們的武功？」

「不是，我方才已經說過，小女的火候還不够。」

「那他們是中了邪？」

「這種幼稚的話，也虧你說得出來。」湯紫烟沉聲說道：「他們只是被簫音暫時迷失本性，一身功力都還是好好的……」

劉百城截口冷笑一聲，道：「好！高明！高明！」

湯紫烟道：「小女還不够高明二字，等你們這些元兇首惡伏誅之後，我還得費神去廢除那些人的功力。」

「……」劉百城、尤媚娘二人冷笑一聲，却沒接腔。

「我知道你們心中不服氣，現在，我不妨坦白告訴你們，除了你們這雙狗男女外……」

尤媚娘截口厲大聲喝道：「湯紫烟，妳口口聲聲，狗男女長，狗男女短的，如果妳的父母不是狗男女，怎會將妳生出來，如果妳和石中玉不是狗男女，又怎麼會有這石小玉這個小

雜種！」

「有道理。」湯紫烟淡淡地一笑道：「但普天之下，無數萬的狗男女，却很少有謀殺親夫的，而像妳這樣，謀殺親夫，並毀屍滅跡，還要嫁禍他人的，更是未之前聞，所以，我罵妳狗男女，是太過抬舉了妳，事實上，妳連禽獸都不如的，是世間最惡毒的毒婦！」

「……」尤媚娘氣得渾身發抖，一時之間，竟然接不上話來。

「這些題外話，暫時不談，現在，言歸正傳。」湯紫烟冷然接道：「目前，劉莊的人，除了你們這對狗男女之外，還有兩個可以一戰的人……」

劉百城忍不住插口問道：「那是誰？」

湯紫烟道：「一個是你的總管兼狗頭軍師麻鎮西，一個是『中原雙煞』中的『鬼秀才』任明山。」

劉百城目光一掠麻鎮西、任明山二人，道：「二位兄台，沒有受到簫音的影响嗎？」

麻鎮西、任明山二人點首同聲說道：「是的。」

劉百城道：「那很好……」

麻鎮西苦笑道：「只是，咱們力量有限，恐怕幫不了多大的忙。」

湯紫烟嬌笑道：「麻大總管不用過謙，我知道你不但是劉百城的狗頭軍師，同時也是劉莊中最具實力的第三號高手。」

麻鎮西冷笑一聲，說道：「妳的消息，眞够靈通……」

忽然，一道精虹，向着湯紫烟攔腰疾捲而來。

那是尤媚娘以馭劍術突起發難。

這毒婦，也眞够陰險、够狠毒，不聲不响地，突起發難，而且，一出手就是她的看家本領馭劍術。

但她這自信十拿九穩，石破天驚的一擊，於一聲裂帛爆响之後，被湯紫烟從容地化解掉了。

這情形，不但使到尤媚娘大感意外地，爲之一楞，一旁劉百城，也是臉色爲之一變。

這時，那奇異的簫音，也戛然而止。

湯紫烟目注尤媚娘冷笑道：「毒婦，妳的馭劍術，還差得太遠哩！」

接着，又淡淡地一笑道：「馭劍術是最耗眞力的武學，一擊不中之後，如果我乘機反擊，等於摧枯拉朽……」

尤媚娘冷笑一聲，道：「那妳爲何不乘機反擊？」

「我不屑打死老虎。」湯紫烟接道：「而且，我也不以馭劍術殺妳，妳儘管放心調息，我要等妳功力復元之後，以普通劍招，讓妳死得心服口服。」

儘管湯紫烟表現出光明磊落的態度，但劉百城却還是戒備着飄落尤媚娘的身邊，以防意外。

「不用管我，」尤媚娘向他投過一個奇異的眼色，道：「你還等着幹什麼？」

接着，兩人以眞氣傳音交談了幾句之後，劉百城才揚聲喝道：「麻兄，任兄，請先將那些禿驢與小雜種，給我宰掉！」

「得令！」

「石中玉，咱們也別閑着。」

話聲未了，劉百城已向忘我大師身前疾撲過去。

同時，麻鎮西，任明山二人也撲向一燈大師，丁志中等人的身前。

一燈大師等人那邊，以一燈大師，止水師太二人的武功最高，也許他們不一定是麻鎮西二人的對手。

但加上丁志中、白鳳儀，和李捕頭等人的協助，支持個百十來招，不會有問題，也不致於影响到二位官大人的安全。

因此，對於麻鎮西二人的攻勢，湯紫烟與忘我大師二人，都未加以重視。

而忘我大師，更是在凝神迎接劉百城的攻勢。

不料劉百城那飛撲的身形，忽然半途一個折轉，竟然後發先至地，越過麻鎮西，任明山二人，向一燈大師等人身前疾射而來。

這是非常陰險，也十分卑鄙的行動，在劉百城的想法中，以他目前的成就，一燈大師等那批人中，沒人能抵擋他這雷霆萬鈞的一擊，而一旁的湯紫烟與忘我大師，也沒法搶救。

事實上，湯紫烟、忘我大師二人，也的確是來不及搶救。但他們二人，却表現得非常鎮定，就像眼前的意外危機，和他們毫不相干似地。

倒是一燈大師，氣得白鬍子都翹了起來，也不管自己是不是他這個逆徒的敵手，仗劍飛身而起，一面厲叱道：「畜牲敢爾！」

「嗆」地一串金鐵交鳴聲過處，劉百城那凌空激射的身形，被當場逼落地面，另一道人影却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當然！由於有人半途截擊，一燈大師不過是徒自緊張了一場。

至於麻鎮西、任明山二人，也被那一串「嗆」然巨震的餘威，逼得中途瀉落地面……。

這些，說來雖嫌繁瑣而又冗長，但實際上，由劉百城命令麻鎮西二人出手起，到目前爲止，都不過是剎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一切靜止之後，正邪雙方的人，才看清楚，那位中途截擊劉百城的人，是石小玉。

可能是由於方才一曲簫音，消耗去她的太多的眞力，此刻，她的俏臉兒，還有一點蒼白哩！

忘我大師精目中放射着熱愛的光輝，目注愛女道：「玉兒，妳該好好調息一下。」

石小玉抬手一掠鬢邊散亂的青絲，嬌笑道：「爹，您把我看得太嬌貴啦！」

湯紫烟揚聲說道：「那麼，麻鎮西、任明山那兩個，交給妳！」

「得令！」石小玉的神態之間，顯得無比興奮地，問道：「娘，方才，我那曲簫音，還算過得去吧？」

「唔……馬馬虎虎……」

這時，忘我大師已飄落劉百城身前，淡然一笑道：「劉大莊主，貧僧給你個便宜，自己了斷吧！」

「放屁！」劉百城怒叱一聲之後，立即揮劍搶攻，一面冷笑道：「禿驢，目前，別得意得太早，鹿死誰手，還在未定之天哩！」

忘我大師一面從容地見招拆招，一面笑道：「劉大莊主，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他口中說得輕鬆，但手底下可一點也不含糊。

其劍招的玄妙與驚險，固不必說，光是雙方劍尖上所冒出的烝芒，就長達尺許，其森冷劍氣，逼得遠在五丈外的丁志中等人，也不由地連連後退。尤其是郭柏平、王槐這二位官大人，更是臉色煞白，連連打着寒噤。

另一邊，湯紫烟、尤媚娘二人，仍然在乾耗着。

湯紫烟顯得悠閑至極地，以長劍拄地，臉含微笑，凝注着對方。

尤媚娘也是以長劍拄地，却是目含怨毒地，一直在湯紫烟的週身上下掃視着。

湯紫烟淡笑着問道：「不認識我？」

「燒成灰，我也認得妳！」

「那很好！功力復元了嗎？」

「妳有耐心等，就多等一會兒吧！」

「可以，妳……還是打算用馭劍術？」

「不錯，那樣比較乾脆一點。」

「好！我捨命奉陪。」

「而且，這回，我會事先通知妳。」

「多謝！可惜啊！可惜！」湯紫烟忽然一本正經嘆了一聲。

尤媚娘一楞道：「可惜什麼？」

湯紫烟漫應道：「可惜妳只吃過半個伍雲，否則，妳是有力量可以和我一較雌長的。」

她的語聲特別低。

尤媚娘臉色一變，道：「妳……全都知道了？」

「別緊張，」湯紫烟低聲笑道：「現在抖出來，對妳和我兩人，都不會有影响了……」

尤媚娘一挫銀牙道：「湯紫烟，今宵，有妳無我！」

湯紫烟嬌笑道：「妳完全說對了……」

只聽石小玉的語聲嬌笑道：「姓麻的，聽說你是劉莊的第三號高手，怎會如此差勁！」

原來石小玉已和麻鎮西、任明山二人交上了手。

只見她長劍翻飛，招招都是硬架硬接地，將對方兩人迫得節節後退。

麻鎮西並非浪得虛名，的確是有點眞才實學，加上有一個任明山作助手，而石小玉又因簫音所耗的眞力並未完全復元。

有着這些原因，所以，儘管他們兩人被逼得連連後退，却並未顯著地現出敗象來，而且還邪笑道：「別急，麻大爺的眞本事還沒使出來，待會，保證會伺候得妳舒舒服服，痛快淋漓就是……」

石小玉雖然外表已長得和成人一樣，但實在還不過是一個大娃兒，當然聽不懂麻鎮西的那些邪門話。

但湯紫烟却揚聲怒叱道：「老賊死到臨頭，還敢口齒輕薄！」

接着，沉聲喝道：「小玉，別拖時間，先宰那姓麻的老賊！」

「是！」

石小玉嬌應聲中，長劍上忽然冒出二尺有奇的烝芒。

麻鎮西心頭一慄之間，石小玉已嬌叱一聲：「麻老賊躺下！」

麻鎮西已自知難逃一死，但他却希望能在死前撈點本錢回來。

因此，石小玉嬌叱聲中，他不但不閃避，不招架，而且以與敵偕亡的拚命招式，幾乎是以身劍合一之勢，向石小玉飛撲，口中並冷笑道：「咱們一同躺吧……」

石小玉當然不願與對方拚命，何況，以她的身手之高，麻鎮西那同歸於盡的如意算盤也行不通。

只見石小玉嬌軀微閃，讓過對方的銳鋒，手中長劍由橫掃改爲斜撩，劍端烝芒劃過對方的左腰和右腰，算得上是斜肩帶背地，將麻鎮西斬爲兩段。

麻鎮西臨死的剎那間，所發出的半聲慘號，發生了連鎖性的影响。

首先是任明山，目睹同伴的慘死，心胆俱寒之間，似乎靈魂已經出竅。以致石小玉順勢一脚，踢向他的胸膛，居然連哼聲都不會發出，就被踢飛三丈之外，立告了賬。

其次受影响的是劉百城，由於心中一驚之下，右肩已被忘我大師的劍尖劃傷。

這兩位頂尖兒高手的惡鬥，本來是難分軒輊的膠着狀態的，但由於劉百城右肩受傷，影响長劍的運用，實力方面，就有了顯著消失。

忘我大師得理不饒人地，節節進逼，一面沉聲喝道：「劉百城，現在是你接受報應的時候了！」

劉百城一面奮力苦撐，一面厲聲叱道：「放屁！」

緊接着，揚聲喝道：「媚娘，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咱們走！」

忘我大師笑道：「還走得了嗎！」

「老子不信邪！」

劉百城冷笑聲中，奮力一招，將對方的長劍震開，人已騰昇而起。

但忘我大師那被震開的長劍，順勢化作「玉帶圍腰」，剛好將對方的雙腿齊膝斬斷。

劉百城痛極之下，發出一聲悽厲慘號，不！也只是半聲慘號，因爲，當他那已受重創的身形下瀉時，忘我大師長劍一揮，他的人頭也已落地。

劉百城死狀極慘，但以他逆倫犯上，殺友奪妻，以及危害江湖等種種罪行來說，也不算過份，更可說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

這情形，使得止水師太佛號高喧，一燈大師更是搖首太惜不已。

丁志中向站在一旁的李祥說道：「李捕頭，劉百城是官府要犯，請你將他的人頭，收拾起來。」

「是！」李祥恭應一聲，將劉百城的人頭拾回身邊，然後向丁志中笑道：「丁少俠，應該還有一顆要犯的人頭……」

丁志中笑道：「少不了的。……」

只聽尤媚娘忽然冷笑道：「想要老娘的人頭，作夢！」

湯紫烟冷然問道：「尤媚娘，我實在想不起來，妳還有什麼好拖延的？」

尤媚娘顯得非常鎮靜，劉百城的伏誅慘死，似乎對她不會發生一些兒影响，對湯紫烟的問話，居然含笑答道：「我在等人。」

湯紫烟訝問道：「妳還另外約有幫手？」

「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

「如果妳不怕，咱們就再耗一段時間。」

「還要多久？」

「快了。」尤媚娘忽然抬手向湯紫烟的背後一指，歡呼道：「啊！那不是來了嗎！」

任何人處在這種情況之下，都會忍不住回頭瞧瞧。

當然！湯紫烟也不會例外，而且，所有羣俠們的目光，也都順着尤媚娘所指方向瞧去。

不料尤媚娘却乘此一瞬即逝的機會，冷不防地，向湯紫烟揮劍橫掃——

尤媚娘固然够狠！够鬼！但她所遇的對手，實在太高明了。

事實上，湯紫烟雖然下意識地回頭瞧去，却並未鬆弛戒心。

因此，尤媚娘的一劍橫掃，却遭到了極强烈的反擊。

寒芒閃處，只聽「噹」地一聲，尤媚娘出人意外地，化作一道精虹，疾射而起，並嬌笑道：「多謝順風相送！」

原來尤媚娘的所謂等人固然是假，即使她那一劍橫掃，也是有着雙重作用的，那就是能成功，就將對方一劍腰斬，否則，就借對方劍勢的反震之力，配合她自己早已提足的眞力，以馭劍術逃生。

湯紫烟固然不會讓已經煑熟了的鴨子又給飛去，當下怒叱一聲：「妖婦留下命來！」

話聲未落，人已身劍合一地，疾射而起，而且是後發先至地，超越對方的前頭，只見夜空中，兩道精虹互相一絞，立即洒落一片血雨，而尤媚娘的屍體，也砰地一聲，瀉落五丈之外。

湯紫烟美目環掃羣俠，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謝天謝地，元兇伏誅，咱們又可以輕鬆一下啦……」

——全文完——

樂笑天傳奇故事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兩無敵（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樂笑天還未來得及揭破天恨地厭姬無情的陰謀，就爲雪冰月洩露了身份，致令姬無情見機逃去，樂笑天和雪冰月因要護衞程、岳二家，不敢追殺魔頭，只好約定分頭送程、岳兩家安抵家鄉後，各自在江湖上找尋獨孤黑遺女，雪冰月送岳家往徐州，樂笑天遂送程家，剛走了二十多里地，樂笑天單獨和程子孝商談，會商結果，程子孝獨自一人先走，樂笑天依然護送着程家其餘的人。一輛二把手獨輪車，車左右分坐一老者及一少婦，那推車的漢子人雖不高大，却够强悍，行走不慢於程家的四輛馬車——

兩虎落陷阱　雙雄拚死生

也許是一種巧合，獨輪車走在程家馬車的前面。

三十里第一站後，獨輪車落後了。

傍晚投宿「棗莊鎮」，獨輪車比程家四輛馬車到晚半步，宿店不同，但相隔不遠，斜對面。在三更天，程家馬車竟悄悄起程，出人意外。

獨輪車沒趕夜路，看來一整天彼此行程相同，是巧合了。

程家馬車少說走出二十里路了，這時天才五更。

五更天時，棗莊鎮「大順店」住的獨輪車上客，才知道夜裏埋伏的兩處暗哨，全被人悄悄的摸掉了。

「摸掉」就是「拔除」，「拔除」不必解釋，是玩完大吉祥。

沒敢仔細找那兩個暗哨的屍體，獨輪車就悄而快的飛般疾走。

鎮外十里的一片柳林，獨輪車歇下來。

雖已交春，仍是地凍天寒，柳林枯絮，隨風散舞，獨輪車上的老者，摘下風帽，赫然竟是姬無情。

那堂客，絕非丁千金，別看緊扣着遮耳風帽，依然可以看出比丁千金年輕的多，也美的多。

推車漢，也不是陰氏或雷家兄弟，更不是風和老父子，是屬於這堂客的部下。

堂客冷嘲的笑對姬無情道：「陰風和雷重全不含糊，竟會落個屍骨不存，我認爲你該另作安排了！」

姬無情雙目中射出兇光，道：「下斷語最好是不要過早，別太小看了老夫。」

堂客道：「那有這種話，我對姬老爺子是有一百個信心，怎奈事實看了叫人洩氣。」

姬無情道：「古城還早呢，別心急。」

堂客道：「我可是早說好的，不跟着直下古城，到『周家屯』（後之周村）就往回走，再說姓程的和我可沒什麼寃仇，我只爲對付樂笑天。」

姬無情已壓不住怒火，道：「聯手是妳找上老夫的，想退出去，那也得先經過老夫的同意才行！」

堂客冷冷一笑道：「姬老爺子，你可別不講理喲。」

姬無情陰陰地哼了一聲，沒答話。

推車矮漢看都不看姬無情，恭敬的向堂客道：「門主請下來活動活動吧。」

堂客似可又似無不可的懶懶的抬腿下了獨輪車，一邊却向姬無情道：「姬老爺子，你的人手什麼時候到？」

姬無情道：「就要到了。」

矮漢冷冷地接了話：「最好能快些，這不是作他娘的萬年文章，要慢慢來，否則追丟了點子，那才是大笑話呢。」

姬無情怒目叱道：「你算什麼身份，也敢隨便開口？」

矮漢道：「別來這一套，姬老頭，這一套唬不了誰。」

姬無情怒聲對堂客道：「妳最好是管住他，要不惹老夫發了火……」

矮漢接話好快，道：「你火再大，頂了天一丟『風和老棧』，像隻喪家犬似的夾着尾巴遠逃高飛！」

姬無情焉能忍受的下，霍地從獨輪車上竄起，五指快過閃電抓向矮漢的面門。

矮漢沒動，堂客看似輕描淡寫的一伸手，恰巧抓住了姬無情的脈門，人是咯咯笑着，話却冷的令人發抖，道：「我的人誰也休想動他，你姬無情同樣沒有這麼大的臉面！」

姬無情變了臉色，沒想到堂客身懷這般高深的武技，脈門被制，只有收勢。

姬無情忍不下這口氣，又丟不起這個臉，決心等風和老等一行接應來到後，再翻臉給對方個厲害。

馬踏堅冰聲傳來，姬無情雙眉不由皺起。

他聽的清楚，來的是一匹馬，而他手下十多人，由不得暗中奇怪。

人近了，姬無情一張臉也失去了人顏色。

馬是一匹，坐着的並不是他的那些手下，而是寃家對頭的樂笑天。

看到樂笑天，堂客無形中又緊緊扯了下風帽。

樂笑天目光只掃過她和矮漢子，像是根本沒有注意。

馬在丈外停蹄，樂笑天飄身下馬，笑嘻嘻的對姬無情道：「風和老父子，丁一両父女，陰家雷家那幾個東西，請我帶來口信，他們全想通了，遠走的遠走，回姥姥家的已經回了姥姥家，誰也不再來此地了，打更的，現在輪到你自己的去留了。」

姬無情才待有所舉動，那堂客以目示意矮漢，矮漢突然一掌印在姬無情的後心上，道：「他剛才說了，那裏的黃土全埋人，此地風水正好。」

姬無情竟沒躲開這一掌，他是躲了，不知何故身形却似由不得他自己，就僅僅慢了刹那，整整的人被打飛出去，碎心斷肺帶血狂噴出口，落地已經死去。

樂笑天哈哈笑了，一旋身又登上馬背，道：「好掌力，只是可惜。」

可惜什麼樂笑天沒說，因爲他已打馬飛般奔馳而去。

矮漢才楞着，回顧看堂客。

堂客小蠻靴一跺，道：「這個死鬼，沒能瞞過他去，追！」

一聲追，她縱上走驢，二指併如剪，拖繩已斷，好快的驢，像道烟似的追下。

矮漢更絕，三把兩把拆散了獨輪車，只留獨輪，和輪中外露的尺長鋼軸，雙手猛地滾動獨輪，接着飄身而上足踏輪外鋼軸，快過追風轔轔而去。

× × ×

陽春三月西子湖。

柳芽兒，草尖兒，水波兒，此間靜、雅，樂笑天一生難得能偸這份清閒。

他租的船，小，極小，小小扁舟。

他沒傭人，長棹，短楫，硬篙，全備。

一几，軟墊，輕爐，松柴，瓷壺和上等茶葉，無所不有。

美酒三罈，佳餚是他興之所至不定坊肆買的，其外就是臥具。

他下定了決心，要在西湖上安渡三月清靜日子，除非是天上眞神仙，否則誰也休想找到他。

他向不易容，他認爲易容是笑話。

他只添了幾樣東西，大笠，藍衫。

湖心垂釣，誰也認不出他。

潔泉煮魚，美酒邀月，自得其樂。

至於他相約雪冰月，期以一年的事，忘不了。

他目的不在追索「獨孤鬼女」，而在保護雪冰月。

他安閒的，舒適的，快樂的過了三天。

僅僅三天。

第四天一清早，湖心上迎頭碰上另一艘小船。

駕船的是道地漁子，這瞞不過樂笑天。

船頭甲板上，趺坐着位古稀的老和尚。

相隔十丈的時候，樂笑天就發現老和尚直冲着他笑。

那笑意絕對沒有詭詐，但却十分神秘。

樂笑天想不通老和尚笑的什麼，所以立刻決定轉舵換向，來個避之上上大吉。

晚了，以樂笑天的身手和駕船本領，竟沒看出老和尚坐的那條小船，是什麼時候加了勁頭，轉的方向，因此樂笑天換方向以後，船頭幾乎碰上老和尚的坐舟。

就像老和尚那條船，去年就泊在那兒一樣，等好的，算就的，樂笑天跑不了的。

樂笑天心裏暗驚，十分吃驚，但是並不怕。他閱人有心得的，舟子不是狂徒，老和尚更不是壞人！

不是並非不像，不像可能正像，正是，不是那就不是了，絕不會變作是。

因此樂笑天藏起內心的驚駭，笑了。

他是冲着老和尚笑，像是「來而不往非禮也」。

老和尚沒有開口，指指身旁，作個肅客様兒。

樂笑天可不信邪，也不開口，搖搖頭，也指指身旁作個肅客手式。

老和尚唸聲佛，道：「够狂，爲了孫兒輩，說不得就試上一試！」

話聲也就是剛剛入耳，老和尚已經坐在了樂笑天身旁，依然趺坐，兩條船沒有一條幌動過。

樂笑天大驚——

他那小舟，驀地飛騰起來，可見船底。

大驚下，小舟又平穩緩落，沾到湖水，不起微波，就像剛剛根本沒發生什麼事一樣。

老和尚又唸聲佛號，道：「孩子的眼力果然不錯。」

這不是讚樂笑天，樂笑天自己有數。

他已用了全力，才使小舟穩穩落下，老和尚要誇，也該是一句——好本領，或是好功力，就算另外還有讚語，也和「眼力」驢唇對不上馬嘴。

老和尚不管樂笑天心裏的感受，自語似的接着說道：「五原丈人弟子，當代百兵奇才，修爲已到百物皆飛刄，生殺由己心的地步，二十七歲，未婚，樂笑天，朋友只有一個，雪冰月，仇家遍佈天下，不知姓名，我說的可有不對地方？」

最後一句，是問話，問樂笑天。

樂笑天只有點點頭，回不出半個字來。

因爲老和尚比樂笑天自己對自己還清楚，

而樂笑天對老和尙，却是比漿糊還糊塗，又有什麼話好說呢。

「人品也可以！」老和尙像鑒賞古玩珍寶似的道：「狂不算太過，本領還過的去，够沉着，好，老夫算是看中你了！」

妙語如珠，和尙而自稱老夫，有破綻。

老和尙看中了樂笑天，要幹什麼？

樂笑天狂勁觸發，哈哈大笑道：「很有意思，老先生這樣謬讚而垂青，可是在選東床快婿？」

他「老先生」三個字，是刺探，「在選東床快婿」一句，是調侃。

糟了，慣剃人頭者，今朝人剃頭。

老和尙也報以哈哈道：「老夫只有個孫女，你願意？」

樂笑天既然發了狂性，豈在乎這些，道：「只要不聾不啞不太醜而不瞎，年紀別過二十八，當眞小姑仍獨處時，結成秦晉也罷！」

這答覆太刁野，像歪詞，像邪詩。

不！最像唐三藏給孫悟空戴在頭頂上的「金(緊)箍」兒！

不同的是，孫悟空不甘心戴。

現在樂笑天，是自己找着戴。

相同的是，孫悟空沒算明白箇中厲害。

現在樂笑天，根本不信「箇中」還有「厲害」。

老和尙又哈哈道：「十分人材，十分能幹，才二十二歲，一切全比你强，你敢要？」

樂笑天一挺胸膛道：「如此美人，求之還怕難得，怎生個不敢法？」

「拿來，聘信物件！」

樂笑天始終認爲老和尙是另有目的，所以毫不考慮摘下腰繫的玩飾「小巧玉如意」。

這玩意兒值百兩銀子，樂笑天可不在乎，順手遞交給老和尙，他想的好，反正只是一場趣事，當眞此物一去不還，也沒什麼。

他遞出玉如意，嘴巴還輕狂，道：「老先生也該有什麼給我呀！」

老和尙依然春風滿面，探手於肥袖中，再出，一物遞了過去。

「金湖神珠！」樂笑天驚呼出聲。

他臉上那玩笑神情，一掃無餘。

「金湖神珠」世上奇寶，無價，以這樣珍貴的無價寶，換那百兩紋銀的玉如意，樂笑天如果還當老和尙是玩笑，他就不是樂笑天，而是樂笨豬了！

他驚呼，他變色，他已知不妥，沒能開口，老和尙突然一閃回了自己的船。

他要喊，又要追踪過去。

誰知那舟子十分刁鑽，槳一順，船一斜，浪起丈高分作人形，兩船已相距十丈開外。

他又一驚，船已距離二十丈，眼看是追不上了。

這時，那老和尙已滿面肅穆的揚聲喊道：「孫女婿兒，見到五原丈人，就說我『徐布衣』問他好。」

樂笑天俊臉全發了白，是被徐布衣三個字震撼的！

× × ×

「將軍難免陣上亡，瓦罐不離井邊破！」

「終日打雁，今日叫雁啄了眼！」

樂笑天風流樂天，玩世不恭，於是他今朝西湖子上，沒罪找枷扛，自己給自己找了個管主。

徐布衣。

樂笑天還在笑，不同的是已非往常的爽朗開懷大笑，而是一抹淡澀的苦笑。

五原丈人就曾再三告誡過他這個期之人龍的徒兒，誰全能惹，莫惹徐布衣！

誰家全能放手而爲，千萬別去找上徐家。

徐家的人，老的咱們師徒惹不起，小的又比老的辣，他沒忘記這份告誡，他也曾十分小心小心十分，只因始終沒和徐家的人碰面，久而久之淡忘這事，又怎會想到，西湖垂釣，老和尙就是徐布衣。

不過在那一抹淡澀的苦笑中，樂笑天多少也有兩件稍覺安心的事，一是「金湖神珠」武林至寶，是天下百毒的尅星，再者耳聞徐家有女名怡怡，冠絕武林一美人。

他眼望着巳化爲星點的遠去小舟，一甩頭，笑了。

這次是開朗的大笑。一笑解千愁，未來事遠的很，去休，去休！

× × ×

一柄刀。

一柄切金斷玉削鐵如泥的刀。

這柄刀，是隨着一封八行，同時送到樂笑天手中的。

這柄刀雖然鋒利至極，可惜太小，才僅僅四寸長短。

柄長寸半，刀長兩寸半。

寬只八分，太小。

雖然太小，它殺起人來依然方便十分，因爲它有絕頂的鋒利。

當然這要看刀在誰的手中。

如今它是揑在樂笑天手裏，樂笑天並沒用它殺人，因爲他面對那個漢子，仍是恭敬的肅立着，雙目有神，是個如假包換的大活人。

樂笑天正在用這柄鋒利萬分而小巧至極的刀。

用它來割開那封八行。

八行只是俗稱，寫的只是十幾個字。

開頭稱呼就怪，是——愛笑的朋友。

樂笑天笑了，他憶及萍水相逢於「黑心船」的那刹那，那時候樂笑天沒笑，幾乎想哭，因爲他幾幾乎把雪冰月當作獨孤黑的朋友，如果是，今朝只怕他樂笑天也巳化作枯骨了。

再看信——刀爲證，信爲憑，急盼駕臨蘇州金鏢葉府，速速。

具名的正是雪冰月，但是並非簽名，而是用「使刀的」三個字作代替。

樂笑天抬頭看着送來刀、柬的漢子，道：「要回信？」

那漢子恭敬的說道：「可以不要，祇請您這就移步。」

「不！」樂笑天搖着頭道：「謝謝你跑了許多路，請回去見了那使刀的，帶上句話，就說前約早定，如今還沒到時候，俺和金鏢葉葆，沒這份交情，並且俺巳下定決心，西湖垂釣非三個月不可，假如使刀的非見俺不行，俺歡迎他移駕西湖，再見。」

那漢子一楞，道：「樂爺您會錯了意，雪爺不是在蘇州作客。」

樂笑天冷冷地道：「總不會是葉葆小兒的階下囚吧！」

那漢子竟然苦笑着長嘆出聲，道：「也不是，是……」

話沒能說完，那漢子巳砰的一聲仆倒地上，沒再挪動，死了！

樂笑天是在小舟繫岸的當空，接見了那漢子，那漢子也當然是死在小舟上面。

樂笑天足尖輕起，翻轉過那漢子的身軀，就這刹那間，那漢子整個頭臉巳爛成了「糟豆腐」。

樂笑天倏忽雙手齊出，整片船板帶着那漢子的屍體巳飛上岸去，樂笑天沒有閑着，找個靜處悄悄將船板，屍體埋好，臉上泛起能冷的人打顫的寒意。

他重又同到小舟上，解索蕩舟直到目光四移不見其他船影時才停下，趺坐着，沉思着。

「這柄刀絕不會有錯，的確是雪冰月的信物！」

樂笑天思忖着，他必須想清楚內情。

柬上的字，不能保證是雪冰月的筆跡，因爲他從來沒見過雪冰月寫字。

送柬漢子顯然不知早巳中毒。

這毒極妙，正是普天之下絕無分處「獨孤黑」門中的奇毒之一，名叫「穿腸化骨散」，又叫「無影而去」，服後一個時辰之內，會突然而死，屍體在半個時辰內就化個乾淨，包括毛髮骨頭和所着衣衫，那時只留一灘臭水，整個的人從此「無影而去」。

想到這裏，樂笑天笑了，摸摸懷中使刀的那柄供作信物而用的刀，重催舟，再傍岸，唱着山歌進入夜影中。

兩三盞茶的光景，樂笑天又同來了，挾着大包酒肴，哼着山歌，回船，解索，又在湖心對月自飲，起釣竿，飛銀綫，等那「願者上鈎」的魚兒。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天堂從來沒人見過，包括那首創天堂一說的人。

蘇杭去的人太多，但總得先遊蘇州再到杭州，或是先到杭州，後去蘇州，要想一身同遊蘇杭地，那是夢。

天堂應該是一個地方，儘管它也許大到包括了宇宙，但它一定是一個地方。

蘇、杭是兩個地方，這更沒有錯。

說起來雖是蘇連着杭，寫起來也是蘇連着杭，不過從蘇而杭或先杭而蘇，可不是那年頭一兩個時辰能到，這一點也是不容置疑的事。

身中「無影而去」劇毒的送柬漢子，應該是來自蘇州的金鏢葉葆處，這有雪冰月的信件可證。

那漢子是有一身不能算低的武技和功力，樂笑天當然看的出來。

樂笑天更看的出來，那漢子的功力武技，差他很遠，至少遠到九成和三分之比。

以樂笑天之能，以樂笑天輕身功力獨步天下之優，一個時辰之內，想由杭而蘇或自蘇至杭，那是夢，大白天的大頭夢。

可是送柬的漢子辦到了！

所以樂笑天才又挾着大包酒肴，對月自飲起來！

樂笑天辦事，一向週到安全。

「風和老棧」的事，郝唬人藥鋪中的無辜死者，那怪不得樂笑天，樂笑天不是神，怎能料到雪冰月會突然來到，並且一句讚語，就送了幾條人命。

從那個時候開始，樂笑天用上了聖人所說的話——日必三省吾身。

三省不錯，吾身更對，只是樂笑天三省吾身並非己德己行的虧否吾心，而是遇事料事推斷求理的實證。

既然蘇、杭相隔，既然那漢子絕沒有辦法在一個時辰之內由蘇至杭，而那漢子所中「無影而去」，又是一個時辰內就發作的至毒，其他又何必多說，那刀是雪冰月的刀，那柬，只怕並非雪冰月親筆，並且不論刀，柬，都決非來自蘇州。

樂笑天還明白另外一件事情，雪冰月和蘇州金鏢葉葆，有些不大舒坦，不過葉葆是道地的正人君子，錯只錯在一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再加上牀頭人嘴碎而奇臭，曾經不知禍福的渾說過雪冰月的作爲，更誇稱葉葆的神威，雪冰月沒找上門去，是不願意叫人看笑話，這一點僥倖樂笑天知道。

知道這件事的，還有個人。

那漢子送來柬上，恰好約地是葉葆處。

樂笑天沒費什麼氣力，就找出箇中因由，樂笑天又怎麼會上這個當。

他目下沒什麼緊要的事情待辦。

不，他目下根本任何待辦的事情都沒有。

既然他沒上被誘去蘇州的當，西湖垂釣自然是他最應該作的了。

只要他清醒着，只要他不上當，就算雪冰月想計算他，都絕對辦不到。

所以他十分悠閒而舒坦的，對月自飲，當湖垂釣。

湖面一片寧靜，半里地內不見第二艘船。

湖岸暗影深處，却低語聲頻。

絕對沒有辦法看清楚說話人的模樣，因爲他們隱伏在一株合抱槐樹的根際，四外都是尺長雜草，時值深夜，誰又有那個興緻工夫在冷風裏看暗影中人。

何況樂笑天人在湖心船上，距離這些低語人更遠。

低語人這時道：「他娘的，這小子眞精，咱們可怎麼交差？」

另一團黑影，聲調稍稍蒼啞，道：「只好實話實講，人家不上當這不是我們的錯。」

第三堆雜草中的黑影，接了話道：「這小子曾去過那些臭棚戶，只可惜我沒敢釘緊，要不一定會找出他去的是那一家……」

「他娘的，你這種屁放個什麼勁？」

「不是我和老二一鼻孔出氣，我說老七，這時候你提那臭棚戶算那門子事？」

「哼！難怪主人說你倆個半斤八兩，混蛋一對，遇事不動大腦，這小子去臭棚戶幹什麼？不用說是他的朋友，就算不是朋友，也必然認識，要能把這小子認識的臭棚戶裏的臭種找出來，自然就有辦法誘使這小子上當！」

對！是道理，所以蒼啞嗓子的和那開口就「他娘的」人，全沒抬槓。

他們不抬槓，可是另外一堆雜草中，有人開了口，道：「你說的很對，有理，不過你沒敢釘緊，不知道究竟是那家棚戶，這和說沒用的屁話有什麼分別？」

「對！」蒼啞嗓音的人接了口，道：「這下子你也是如主人所說，混蛋一個，一個混蛋了！」

他在諷嘲老七聲中，那老二一直在悄悄的扯他的衣袖，可是他話在舌頭，不吐淨不快，所以在話說完以後，才再問老二道：「有什麼事？」

老二把話聲壓到最低，道：「老大，咱們來了幾個人？」

老大，那蒼啞聲調的人，道：「我，你，老七……」

他明白了，全身就像墜到冰水裏一樣，冷的直抖就是動不得。

老二身軀像是發現野兔的獵犬，貼在草叢地上，輕的不出半點聲音，倒着往後面爬，爬，爬。

爬出兩丈，沒見老大和老七挪動，越發不敢站起，繼續的爬……

屁股碰上了樹幹，爬不了啦，慢慢地倚着樹幹站起身子，老大和老七仍然站在那裏，一動沒動。

老二好滑溜，一旋身轉到樹幹後面，正碰上早就等在樹幹後面的人。

老二當然要抬頭看，這人他認識，是樂笑天。

老二轉身要跑，肩上巳壓着一隻手掌，像壓上座山一樣，別說跑，站也站不直了，直挺挺被壓跪在地上。

樂笑天笑着，很客氣，道：「老二，我要見見你們主人。」

老二像隻傻鳥，嘴巴直抖就是沒有聲音。

樂笑天重覆着：「老二，老大和老七現在全動不了啦，所以你可以放心說出你主人的下落，說了我放你走，不說……你只好跟着老大和老七走……」

「我說。」老二說道：「主人在五里外大路上等着你。」

「是去蘇州的大路？」

「是。」

「給我送來刀柬的人是誰？」

「此地的一個小混混。」

「謝謝你。」

樂笑天從老二身上掏出和老大老七身上同樣的毒藥，也同樣的在老二頭頂上拍了一掌，人影一閃，已走沒了影子。

×　×　×

雖是四更天，但黑過三更。

再黑，再暗，樂笑天也看清了那片松林內的埋伏。

因爲樂笑天恰好就坐在松林內的一株松樹上。

坐松樹的滋味不好過，松針直扎屁股。

樂笑天恨的牙發癢，他本就十分痛恨用暗算埋伏傷人的事，尤其痛恨這埋伏設在松針扎人屁股的松林內。

一共四個人，他認出來兩個。

一是那推着「獨輪車」的大漢，一是那幪着臉面的什麼女門主。

另外兩個人不像是江湖人，他們守着一口極薄的白皮棺材，像扛夫，專抬棺材的扛夫。

四個人沒個開口的，全在等。

忍不住的是兩名扛夫樣的漢子，左面那個臉上笑着向推「獨輪車」的大漢道：「請問死人到底還來不來？」

樂笑天幾乎笑出聲來，鄉下人講鄉下話，死人如果能來，非把活人嚇跑不可。

大漢生就壞脾氣，怒叱道：「聽着，你們是老子用每人十両銀子僱來的扛夫，講好在這裏等着抬死人，等到天亮，現在天還沒亮，給老子閉上那張鳥嘴！」

扛夫就是粗人，粗人固然受不得人的過份客氣，可更受不得氣，他們兩肩膀扛個腦袋，怕什麼，平日裏誰不惹他們他們還要性子使脾氣，何況大漢不拿他們當人待，說渾話，於是沒開口的扛夫火了，道：「你小子弄弄清楚，一口一個老子，是誰家的老子，等可以，就等到天亮，不過你也少開鳥口，說渾話！」

大漢猛地揚起手掌，女門主適時叱道：「吳雄！」

吳雄收掌悻悻的退到一旁，目光陰鷙的注視着兩名扛夫，獰笑着。

樂笑天暗自搖頭，吳雄這個人他聽說過，是寧，綏一帶的江湖悍强大豪，人稱「血腥滿天」，兩名扛夫自然不知道煞星照命，十両銀子賣了七尺之軀。

樂笑天有些動心的是，憑吳雄這號人物，竟甘願聽命一個女流之輩，這女門主看來必有過人的地方。

相隔不遠但決不算近，所以很難看清楚女門主的形態模樣，那天途中獨輪車上，樂笑天也只是偶而一瞥，像！像自己料到的人，不過總是沒能證實。

在當時沒能證實，不是樂笑天能力不够，而是心中不願，因爲如果證實沒出自己所料的話，那情景是十分尷尬而難以處理。

不知道爲什麼，現在樂笑天却有想證實女門主身份的一種衝動。

這時，四更早過了，吳雄也有些不耐的煩躁起來。

突然，女門主冷冷的說道：「又失敗了，咱們走，了斷了這兩個東西！」

話鋒一頓間，女門主身形倏起，已疾逾電掣隱於松林深處暗中，樂笑天雖然有防，竟也來不及阻截或追趕。

吳雄已步向兩名扛夫，嘿嘿獰笑着。

樂笑天趕上了不能不管，飄身而下恰好站在扛夫和吳雄中間，吳雄很够乖巧，陡地暴退而逃。

樂笑天很少殺人，絕少，所以並沒追趕吳雄。

兩名扛夫目睹女門主的一躍而逝，吳雄的飛縱數丈，這才恍悟檢回兩條性命，噗通的一聲全跪在樂笑天身前。

樂笑天沒讓他們眞的跪下，一手一個攙住兩名扛夫，那知道兩名扛夫空着的手暴然抓向樂笑天，夜深林黑，樂笑天怎防到扛夫有詐，雖然雙手彈出八成勁力，生生將兩名扛夫摔在丈外樹上並反震地下，但他自己却也全身猛抖，接着昏死林中。

他剛剛昏倒，勁風已到，吳雄和那女門主全站在他的身旁。

女門主噘噘嘴，吳雄奔向兩名扛夫。

兩名扛夫傷全一樣，一左一右兩條手臂全碎，各殘其一，椎骨被樹彈震大力所傷，已難起立。

吳雄沒多費事，僅僅兩脚，兩名扛夫眞的丟了性命。

吳雄又奔向樂笑天，十指如鈎抓下！

女門主横臂攔住，道：「別衝動，灌他幾口『昏天黑地』，抬着，按預計行事！」

吳雄從命，照令而行。

×　×　×

雪冰月也在西湖。

雪冰月沒有泛舟。

雪冰月和樂笑天的喜愛不同。

雪冰月借居「靈隱寺」的「佛靜齋堂」、

佛靜堂是靈隱寺最靜最靜的地方，雪冰月比樂笑天還早到西湖七天，因爲他從徐州來，近過樂笑天。

雪冰月在深研刀法，「靜刀」！

雪冰月自份如果和樂笑天爲敵，死的將會是他！

因爲他還不够「靜」。

不够由「靜」到「無」的境界。

樂笑天習的不是「靜」，而是「歡」。

樂笑天的境界，已到萬歡當目而「無」的地步，已自然的邁過了「靜」這一關，到了「無」！

以實擊虛，以有對無，雪冰月自承非敗不可。

雪冰月從來沒想過要和樂笑天爲敵，相信樂笑天也從來沒興過這種念頭。

不過雪冰月自認不能不如樂笑天。

朋友明要「有」時方是朋友！

雪冰月看不開這一點，所以他要靜靜地用功。

如果樂笑天在，一定會告訴雪冰月說，那沒有用。

如果你勘不破這「嗔」的一念，已胸中有物，胸中有物又如何能靜的下來，又如何求這「靜」中一「刀」！

不管怎麼說，雪冰月靜中苦研，也有所得，至少在「火氣」上，已歛收了許多許多。

一清早，雪冰月坐課已畢，初春，鳴雀，風香，和日，引動雪冰月遊湖的雅興，他悄悄的出了靈隱寺。

一脚才踏出寺門，迎面大漢相阻。

大漢一躬身道：「雪爺當面？」

雪冰月僅僅一點頭，目光罩定大漢一身上下。

大漢道：「在下寧綏吳雄，人稱……」

「講你的來意，其他我沒興趣聽。」

「雪爺可能容我講完？」

「你要講的莫非會使我惱火？」

「可能。」

「講吧，我忍的住。」

「請移駕湖邊。」

「先走！」

吳雄在前，坦步而行。

雪冰月遊湖的興緻，已被煞風景的客人打消。

湖邊上，吳雄背湖而立。

雪冰月站在五尺外，這對吳雄來說，是件很不容易忍受的事。

因爲那强勁的刀煞，逼使吳雄要提聚全身十成功力來相抗，才勉强的可以站立。

吳雄突然全身猛地一顫，急忙道：「雪爺留情。」

「你很不錯了，放心，現在講你那些自認可以叫我惱火的話吧！」

「是是，雪爺認得樂笑天？」

「吳雄，樂笑天三個字，不是你這種人可以叫的！」

「是是，樂爺。」

「嗯，我認識，並且承認是我朋友，怎麼樣？」

「樂爺也到了西湖……」

「他來他的西湖，我到我的西湖，要你多事！」

「不不不，雪爺請容我說完。」

「沒人攔你！」

吳雄道：「是，樂爺現在『西湖別莊』的『湖峯樓』，一個人包住，不不，是兩個人包住着……」

「吳雄，那和你有關係？」

「和雪爺您老有關。」

「我才多大，不配稱個『老』字。」

「是，雪爺。」

「他住『湖峯樓』，和我有什麼關係？」

吳雄道：「是和樂爺同住的堂客，與雪爺您有關。」

雪冰月雙目中陡然射出煞威，道：「那女人姓什麼？」

「姓溫……」

吳雄今生已不能再開口了，而雪冰月早就沒了影子。

樂笑天的福氣滿大，在任何時候和身處任何危厄下，都能享受太陽晒屁股的快樂，舒坦，寧靜。

他伸個長長的懶腰，發現一身功力已沒有辦法施展，奇怪的是，絕對不是失去了這身功力，而是就這個時候無法施展功力。

他樂天知命，所以儘管這樣，仍然懶的睜眼。

反正已落在人家手中，反正現在像個普通人一樣，縛鷄無力，反正對方總會喊醒自己拷問短長，何不趁這時間多養養精神。

何況春寒蝕骨的當兒，有這能晒暖屁股的太陽，焉有不樂得多舒坦一會兒，多享受一會兒寧靜的道理。

不過他這個念頭，在心中僅僅存留了一刹那！

刹那快過喘半口氣，他竟會十分恐懼畏悚的睜開了眼。

他能動，只不過要用上全力，包括吃奶的氣力，才能側轉個身子。

這已經很够了，他喘着粗氣側過身去。

媽呀！

樂笑天從心眼深底沒出聲的狂呼着！

他一身上下光溜光。

他身畔有個女人，他沒敢摸摸試試，其實用不着摸摸試試他就敢打上僅有的這顆腦袋的賭，這女人一定也是溜溜光！

溜溜光的女人，他見多了不出奇。

不過能使他心眼深底沒聲音的狂喊叫媽呀的女人，却只有一個——

溫若若！

他果然料到了，好惡毒的詭計。

他在剛剛安心多享受一會寧靜舒坦晒屁股太陽時，就是突然恍悟天下絕少這般可愛的敵人，才拚着命的轉身，像蘇州大菜包似的睜着眼。

果然！果然！

還有另外一個必會發生的果然，雖說還沒來到，他相信就要來，很快的要來，也許立刻就來。

果然，來了！

雪冰月像個巨無霸似的，撞毀了整個的長窗，飛進來的！

樂笑天就在這個時候，長嘆一聲，目光是看着雪冰月，話却是像說給自己聽：「果然來了，正是時候。」

雪冰月並沒有像別個深夜捉姦的丈夫樣兒，露着憤怒到能粉碎世界，猙獰到鬼見了就躲的神色。

雪冰月依然是冰冷冷地，若有不同往日處，那是今天氣溫特別低，冷的厲害。

他，雪冰月，僅僅掃了床上的樂笑天和溫若若一眼。

溫若若羞的用被子蓋上頭。

樂笑天却往上竄了五寸，更用盡氣力向無人的一側挪了五寸。

雪冰月緩緩轉過身去，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你穿好衣服，我在『湖濱酒家』的樓頭等你，一個人來，咱們先喝酒！」

樂笑天竟能發問，道：「酒後呢？」

雪冰月發出了一聲苦笑，道：「是生與死的一戰！」

樂笑天又長長的嘆了口氣。

雪冰月步向門口，當他拉開門的時候，步子微微一停，道：「你如果能殺了這個女人，我很感激！」

樂笑天要說什麼的時候，雪冰月已走沒了影子。

就在當兒，不信也得信，樂笑天一身功力突然恢復過來。

並且因爲沉睡很久的原因，精神也特別的好。

樂笑天笑了，也是苦笑。

笑着，似乎自語的說道：「好厲害的計算，連一刹那全不躭誤，除了有一點你沒想到以外，我和雪冰月可說從頭輸到了底！」

沒人接話，既然似乎自語，別人又怎能接得上話。

「雪嫂子，妳就這樣走了？」

誰說不是，溫若若走了，用條床單裹着身子走的。

樂笑天當然能留下她，當然也能殺了她，可是偏就沒有留她，當然也更沒殺她，而是任她一走了之。

×　×　×

事情發生在大清老早。

地點是在「湖峯樓」上。

故事是「捉姦」。

結局的前半段是「捉姦」，果然「成雙」捉住，後半段，還沒來，就要來了。

知道這個故事的人，吳雄，已死。

吳雄只是那女門主的走狗。

故事的男女主角，雪冰月，樂笑天，溫若若。

可是整個「湖濱酒家」的酒樓下，已座無

虛席。

樓上，只有兩位客人，雪冰月和樂笑天。

樂笑天自己斟酒。

雪冰月的酒也是自斟的。

一桌菜，上等菜肴。

樂笑天在大口的吃着，邊吃邊道：「你付賬？」

雪冰月冷冷的說道：「此間主人請客。」

樂笑天搖頭道：「不對，眞說起來，是樓下那些人請咱們倆個。」

雪冰月沒答話，喝了口酒。

樂笑天搖搖頭，笑一笑道：「這有點像死囚臨刑前的『告別酒』。」

「可是，是兩個好朋友彼此互敬的『餞別宴』！」

「看來你沒有必勝我的把握。」

「不錯，但是我有必勝的氣勢！」

「未必，我一向樂天知命，從沒把生死放在心上，所以任你是何氣勢我都會淡然以等閒來看。」

「心虧氣虛，別忘記！」

「錯了。」

「沒錯！」

「你錯在沒有揭開被子看看！」

雪冰月沒接這句話，這本就不是一個捉姦的丈夫能接的話。

樂笑天又笑了，吃一大口「香菇滑筍尖」，道：「味道眞美，吃口嚐嚐。」

雪冰月果然吃了一大口，道：「凡是經你稱讚過的，看來全錯不了，是眞好吃。」

留在樓頭，專為伺候這兩位煞神的店小二，就在這個時候溜下樓去。

× × ×

「小六哥，快說，怎麼樣？」

小六，就是剛剛從樓頭溜下來的堂倌。

樓下近百名吃客，催問樓上的情形，話聲卻不敢高，很低很低。

人雖多，卻極靜，所以話聲雖低小六也能聽得清楚。

小六只是搖頭，不開口。

正中一桌上的錢大爺，杭州有名的武林大豪，「五虎斷門刀」錢不二錢大爺，濃眉一挑道：「小六，你這是拿搪？」

小六不敢得罪錢大爺，可更不願放棄這種發財機會，道：「錢大爺您老聖明，小的怎麼敢說，萬一……」

錢不二低聲道：「說，聲音低點，一句整話一兩銀子，在坐的公攤！」

他接着目光一掃全體，道：「不願意的現在就請出去！」

沒人挪動，當然是全願意了。

錢不二身側坐的，是名鏢頭「霹靂掌」甘獨無，接着錢不二的話鋒對小六道：「小六，這麼辦，二十兩銀子聽全，由你上下走動傳話，幹不幹？」

甘獨無是行家，攤開手掌，二十兩一錠的雪白銀子托在掌心。

「幹了！」小六一伸手，銀子入了囊包。

於是小六把聽到的答對，全說了。

甘獨無催小六就上樓，小六仗着膽悄步兒走上去的。

下面立刻展開議論。

有人說這不像拚死前的酒會！

有人說雪冰月重友輕妻，就許一場歡飲天下太平。

錢不二冷嘲這些毫無見識的人，他獨有見地，說那番談話，已足能證明酒後生死決戰定了局！

抬槓的當然有，認為是的更多，小六就在這當空又溜下樓來。

他沒等人家問，就開口道：「剛剛上面只有一問一答，問的是樂爺，說萬一我敗死，你怎麼說……」

錢不二急聲道：「雪冰月他怎麼說的？」

「雪爺說，就地埋人！」

× × ×

小六再上去，竟然很久很久沒有下來。

氣的甘獨無直罵，當然聲音不會高，小六絕對聽不到。

錢不二急着叫人上去，沒一個敢，包括「湖濱酒家」樓下的八名堂倌。

一位素靜淑嫺的大姑娘，走進了「湖濱酒家」。

樓下已經擠的像「白肉血腸火鍋」的「酸菜」，堂倌迎上去道歉。

大姑娘不苟言笑的一指樓頭道：「我上樓吃東西。」

堂倌越發攔住道：「姑娘千萬原諒，樓上是兩位奇客在作生死一戰前的歡飲，講好的，不許閑雜登樓。」

大姑娘星眸一掃樓下坐滿了的人羣。

堂倌心靈，不用大姑娘開口就答了話：「這些位客人，是專為探聽樓上動靜來的，請誰走也辦不到！」

大姑娘突然揚聲向滿座客人道：「諸位不吃東西的，可以離開啦，樓上沒什麼熱鬧可看可聽了。」

堂倌急的幾乎要上去堵住大姑娘的嘴巴，錢不二對大姑娘一瞪眼叱道：「小妮子懂些什麼，亂叫一通！」

大姑娘冷笑一聲道：「不信算完，樂笑天準跑，樓上最多只有雪冰月一個人！」

錢不二才待喝罵，小六像滾似的從樓上下來，人在半樓梯中，已開了口：「樂爺走了，從窗戶走的！」

話聲沒完，樓上賬房先生喊聲傳來——雪爺也走了，仍然是走的窗戶！

× × ×

樂笑天的威望英名，一落千丈。

樂笑天成了喪家之犬。

雪冰月傳出話去，海角天涯非追殺樂笑天不可，有人通風報信，找到樂笑天，他雪冰月除了贈送黃金萬兩外，並且願意為這個人作一年的侍僕。

侍僕自是聽主人吩咐而行，這承諾大過了天！

雪冰月不久又傳出第二句話去，那是針對溫若若的。

傳經天下人知的話，說他希望溫若若別再碰上他，希望溫若若能找個日日夜夜都一心陪伴她的丈夫，因為從這話傳出的那一剎那，他已經休棄了溫若若，溫若若不再是他雪冰月的妻子。

附帶還有句話，叫溫若若聽到會大怒，而也顯得他雪冰月不是君子的話，說如果現在有男人和溫若若睡覺，那怕有上千帶萬個男人，都再也不關雪冰月的事，雪冰月已恢復了獨身，他再也沒有個叫溫若若的妻子。

× × ×

溫若若本來在武林中是默默無聞的。

現在溫若若三個字，已經成了武林中人人知道的名字。

溫若若本來就美的眞能「羞花」。

現在更成了武林風流客，江湖好色人追隨的對象。

不過眞見到溫若若的人不多。

當然能認識溫若若的人更少。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這說法十分不通！

紙裏難包火，在那年頭是至理名言。

雪冰月的話，總會傳開來的，所以也就十

分容易的傳到溫若若的耳朵裏面。

溫若若惱了！

雪冰月忽略了女人羞，怒而惱後的力量。

當然，他也忘記那句「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的古話。

溫若若也傳出話來——

他雪冰月算個什麼東西，娶的是萬萬中不見得能選一個出來的絕代佳人，而他卻叫她守着活寡，他只愛他的刀，那柄殺人刀！

他雪冰月這樣的不懂風流，不知情愛，可是我溫若若仍能守身如玉，膈膊上站得住人，拳頭上跑得快馬，敢說不愧天地！

是他雪冰月交的好朋友，是他雪冰月自己說過，欠他這好朋友樂笑天一條命，不信問問雪冰月自己，這話是不是他說的！

樂笑天找上我，騙我，說他雪冰月約好在我這裏相見，我能不給他招待朋友，能不留樂笑天吃一頓飯。

誰能知道樂笑天狼子野心，一個手指頭就制住了我，你們大家說句公道話，我能是樂笑天的敵手嗎？

結果不錯，樂笑天佔了我的便宜，可我已受制，一動不能够動，又有什麼辦法，他雪冰月聽到消息，找上門來，該不該立刻動手，那怕眞當我是個淫賤女人，一併宰殺，我也心甘情願，但是他並沒有動手，只扔下一句「湖濱酒家」會的答話，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為什麼？他為什麼不當場動手？很簡單，他自知未必能是樂笑天的對手，他惜命，他甘願戴個頭巾當次「忘八」！

要說是我胡言亂語，好，「湖濱酒家」發生的事可作證明，他和樂笑天竟能歡共飲宴，這算什麼人？什麼丈夫？又故意的放樂笑天遁走，然後為了遮醜，煞有介事的破窗追出，這能騙得了誰，誰又是三歲的孩子！

如今把一切過錯推到我的身上，很好，他休了我，我正求之不得。

他雪冰月說，希望我最好別再碰上他，這是放屁的話，誰敢說一輩子誰碰不上誰？

現在請天下人代我溫若若傳一句話出去，話是專為說給雪冰月聽的，我溫若若立刻要到「金陵」，要在秦淮河畔自立門戶，要接納天下男子，只要他雪冰月不去秦淮，我溫若若保證一輩子和他不會碰頭！

幾千個字的話，比雪冰月先前傳出去的話，快了許多，僅僅一天，就傳遍了天下。

溫若若在春末夏初時，果然到了秦淮，購下畫舫三艘，高張「溫若若畫舫」的巨旗，當眞開始作那送魏迎張笑承百家的行當。

× × ×

樂笑天成為了亡命客，天涯亡命，海角遁形。

沒人知道「湖濱酒家」樓頭上，樂笑天是怎會逃走的，因為這絕對不像樂笑天的作為。

只要這禍是樂笑天惹的，對方那怕是天皇老子，他樂笑天也不會退縮，一定有始有終親自了斷恩怨。

沒人知道雪冰月是怎會放樂笑天走的，因為這更和雪冰月的作風相反。

何況兩個當事人已見了面，並且還在喝着酒。

如果樂笑天早就打定主意，一走了之天涯亡命，他不會守約去「湖濱酒家」，脫褲子放屁的事，樂笑天作不出來。

若是雪冰月有心放樂笑天一馬，捉姦成雙就是多餘，多餘之下又相約「湖濱酒家」一會，更多餘，雪冰月生平沒作過任何一件多餘的事，何況一連兩次多餘。

不管是誰，若能打聽清楚「湖濱酒家」樓頭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樂笑天怎會遁走，雪冰月怎會聽其自然，又怎會再急急追出，這人必然能在一夜之間名傳天下，並且名利雙收。

可惜，可惜沒人能够辦到。

小六只看到樂笑天走。

賬房說雪冰月像是追又不似追，絕像兩個人商量好一前一後離開樓頭。

事態的發展，沒人明白。

不過有人堅決相信，樂笑天不會逃，當眞樂笑天是逃走的話，雪冰月也絕不會追，如今一個先走，一個後行，看似一逃一追，誰知道兩個當事人在搗些什麼鬼。

其實，沒人逃！

其實，也沒有人追！

逃的，只不過先一步等在靈隱寺那最為雅靜的「佛靜堂」。

追的，也僅是稍遲片刻到達「佛靜堂」內而已。

眞靜！

靜的各人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佛靜堂」後那小小院中，一片潔淨，純幽。

地上落葉片片，似是淒涼，但也是甦生。

相對而立，互距八尺。

他們身後，各還有三尺空檔，再後，就是正方的院廊了。

這表示他們活動的範圍，只有一丈四尺。

不錯，這個靜靜小院，也正是一丈四尺見方。

兩個人誰也沒開口，誰的臉上也沒有絲兒表情。

久久，又久久久。

樂笑天突然嘆了一口氣道：「雪冰月，你先。」

雪冰月道：「機會均等，誰先誰就多份勝算，那不公平。」

樂笑天道：「拋錢吧，聞聲動手。」

雪冰月點點頭，取出一枚銅錢。

他冷冷的盯着樂笑天道：「你不能藏私，要出全力，我不希望你死在虛偽的忍讓下。」

樂笑天也冷冷的盯着雪冰月，笑笑。

雪冰月二指微彈，一道烏芒閃過長空，銅錢已經出手。

兩個人誰都沒有挪動，誰也沒有仰視，不是嗎，聽它落地的脆響已經够了。

只有剎那！

這剎那就像一百年那麼長！

一百年算不得長，它總會等的到，數的到的。

等到了，那聲脆響。

脆響如同追魂串鈴，代表着生與死。

脆響傳來的當兒，兩個人竟然出乎彼此意外的全沒動。

動了！

兩聲長嘆同時傳出！

兩個人同時快過劃空流星！

只是一次接觸，快到無法形容。

接着又是兩長聲嘆息。

同樣的話聲，從他倆的口中吐出——你何苦！

兩個人像是根本沒有挪動一樣，仍然互距八尺。

不同的是，剛才站着，現在是坐着。

雪冰月的右肩頭，一片腥紅，是血，他自己的血，他受了傷。

這種傷在他來說，太輕太輕，離死還老遠老遠。

樂笑天也是右肩濺血，傷的幾乎和雪冰月一樣，自然也死不了。

何苦，那同一時間同一樣的言語——已足代表他們的心情和所發生一切。（下期續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沙漠風雲（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齊寒梅爲解練有方之危，同時也爲了刼寶大計，偽與大金牙、蔡非、韓棠合作，雙方約定分工合作和動手時間後，各自離開草寮，大金牙返回客棧，唐一峯向他告密，指證丁月泉是最最危險人物，刻下因與齊寒梅意見不合而起內鬨，大金牙特別注意，千萬別忽畧了丁月泉，大金牙疑信參半，決往見齊寒梅求證，齊寒梅拍胸担保，丁月泉方面她能對付，大金牙又詢問練有方下落，齊寒梅推說練有方因有要事待辦，正在休息，大金牙又把問題回到丁月泉身上，問齊寒梅可知丁月泉暗中有武力——

步步驚魂坑　處處死亡阱

齊寒梅道：「知道。」

「你所知的大概就是關正飛和唐一峯。」

「那兩個膿包不在我眼下，我知道丁月泉收買了十個蒙古戰士，而且那十個蒙古哥兒又被韓棠收買，對不對？」

「齊姑娘，我實在不應該低估你。」

「我就知道你永遠不會作出傻事來。」

「但是，自以爲聰明也不是什麼好事，妳對這種情況有什麼防範的措施嗎？這十個蒙古戰士是股可怕的力量。」

「的確可怕，但是，他們賣了雙包。」

「不管他們眞正帮誰，對妳都是一股巨大的壓力。」

齊寒梅道：「大金牙！能賣雙包，怎不可能賣三包？」

「三包？」大金牙幾乎要跳起來。「那個從錫金黃宮逃出來的戰士頭兒，跟妳又打上了交道？」

「瞧你吃驚的樣兒！」齊寒梅吃吃嬌笑起來，充份顯示了她內心的得意。「所以說呀！大金牙！跟我合作是最安全的，危機少，賺頭多，你們不要再三心二意啦。」

「好了！我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啦！」

齊寒梅仍然笑着說：「那就趕緊問吧！」

大金牙一字一字問道：「我們三個在那兒死？」

齊寒梅臉上的笑容倏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猙獰可怖的神態。她沉叱道：「大金牙！這話什麼意思？」

「齊姑娘！何必那樣吃驚？又何必那樣生氣？我分析過妳的性格，妳永遠不甘心讓別人分享，妳有強烈的獨佔性，妳跟我們合作完全是迫於情勢，妳不會甘心，一定會反擊，這是很自然狀況。齊姑娘，我的判斷絕不會錯。」

大金牙的話就像放了一長串鞭炮，他等待着凌厲的反擊：一場激怒，一陣風暴，或者是一頓咒罵。

結果却大大地出乎他意料之外，齊寒梅竟然笑了，笑得很甜，很媚，一絲兒也不勉强。

「你可眞行！」齊寒梅笑瞇瞇地說：「這麼了解我，甚至比我的父母還要了解我，你說得一點兒也不錯。」

「那麼，請回答我的問題——我們死在何處？」

「床上。」她的神色很正經，不像在開玩笑。

大金牙瞪大了眼睛，他似乎很驚訝。

「許多，許多年之後，你們都會老死在床

上。」

「如此說來，你未免太仁慈了，那根本就不像你。」

「任何人都會作一、兩次違背自己心願的事，我的獨佔性的確很強烈，但是這一次我要與你們分享。」

「爲什麼？」

「因爲我要藉着這個機會收買你們。」

「哦。」大金牙困惑不解地搖着頭。

「等這次買賣完畢之後，你們會發現跟我合作很愉快，很輕鬆，也很有賺頭，你們就會繼續跟我合作下去。」

大金牙一言不發，目不轉睛盯着齊寒梅，似乎想一眼看透她的心，可惜她被一層霧遮掩着，永遠也看不透。

「有了你們這三個好帮手，勝過一箱一箱的金銀珍寶，我又何必獨佔？大金牙，你說是不是？」

「齊姑娘，妳比我想像中要高明得多。」

「我的答覆，你還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那麼，現在你就該回答我的問題了。」

「哦？」大金牙不禁一楞，問道：「什麼問題？」

「聽說你今天晌午去見過哈朗王公？」

大金牙心頭暗暗一怔，情知瞞不過，乾脆點頭承認。

「談些什麼？」

「哈朗王公關心我們合作的情況。」

「就這樣簡單？」

「嗯！他說，如果我們不是眞誠合作，而是在互鬥心機的話，他就要爲這次買賣而担心了。」

「你怎麼回答他的呢？」

「我請他放心，保證我們的合作，是眞誠的。」

「再沒有談別的？」

「沒有了！」

大金牙絲毫沒有防備，也不曾想到，但是，齊寒梅的右手却揮上來了，快得出奇，即使大金牙有防備，他也未必躲得過。

啪！一個結實的耳光，大金牙的左頰立刻發熱。

「齊姑娘！」他撫着臉嚷叫：「這是怎麼回事？」

「我專打撤謊的人也最痛恨撤謊的人。」

「我撤謊？齊姑娘！妳有憑據嗎？」

「大金牙！少跟我來這一套！」齊寒梅的臉色沉了下來。「如果我沒有內綫，還敢跟哈朗王公作買賣嗎？」

這就叫做百密一疏，大金牙沒有想到這一層，不過，他並不想讓對方抓到把柄，「我並不是存心撤謊。」

「是存心也好，不是存心也好，你總是在撤謊。」

「我是怕破壞了妳與哈朗王公之間的感情呀。」

「感情？我跟他有什麼感情？」

「換句話說，我是怕破壞這宗買賣。」

「這宗買賣誰也破壞不了，大金牙，你打算怎麼回覆他？」

「我剛才已經將他穩住了，然後再來跟你談談，探探你的反應，這種事情我是絕不會輕率就下決定的。」

「現在，你的決定是怎樣呢？」

「拒絕他。」

「不！」齊寒梅用力地說：「答應他。」

現在，大金牙才眞正發現齊寒梅的厲害了，這實在是既狠又毒的決定。心中有了這種感覺，臉上就不禁露出了笑容，挑起大姆指來說：「眞高明！眞高明！」

「你不怕？」

「怕什麼？」

「因爲我是如此地狠毒，如此地……」

「對敵人當狠毒，否則就是自取其禍。」

「你又怎麼知道，我不拿你們當敵人看待呢？」

「這當然沒有把握，不過，人生在世，經常是要碰碰運氣的。」

「值得嗎？」

大金牙很肯定地說：「當然值得。」

「說說看，爲什麼值得？爲什麼說得如此肯定？」

「因爲妳還答應了我一件事，那比任何金銀珠寶都更有價值。爲一個美人兒拚命，那是每一個男人都願意冒險一試的。難道我大金牙不算是一個男人嗎？」

「哈哈……」齊寒梅笑得非常狂。

那笑，能够令任何一個男人心醉。

× × ×

一共有十九匹馬兒出賽，丁月泉剛好和練有方挑在一起，兩個人並沒有打招呼，似乎誰都沒有去注意對方。

哈朗王公又到了，這場十圈賽也是他的主持人。

短槍握在他手裏，槍口朝天，當對面一個信號只向他揮動黃色的旗子時，他立刻勾動了扳機。

參觀的人幾乎都沒有聽清楚起跑的槍聲，因爲槍聲剛响，就立刻被奔雷般的蹄聲和人羣的歡呼聲所遮蓋了。

第一圈跑完，已經有三匹馬兒被淘汰了，一匹馬斜着衝出了場子，另外兩匹都是斷了勒肚帶。

另外十六匹有先有後地跑着，相距並不太遠。

丁月泉在第六位，練有方在第五位，相距只有一個馬身，只見丁月泉雙腿猛地一磕，馬兒立刻趕了上去。

參賽的都是好手，最得意的還是曾長貴；他今天已經得了一個綵，現在他正全力在爭取另一個綵，事實上他的希望也的確很濃，因爲他現在正超前領先。

看蹄勢，丁月泉應該還能超前，但他並沒有超前的打算，只是緊緊地把練有方釘住，一步也不放鬆。

在跑完第五圈的時候，大金牙也來了。他的眼睛也眞尖，竟然能在人潮洶湧的場邊找到韓棠。

「怎麼樣？看見練有方沒有？」大金牙輕輕地問。

「在場子裏。」

「哦？」大金牙立刻將眼光投進場子裏。

「嗨！那位丁少爺還不錯嘛！」

「豈止不錯，我看他恐怕還有點名堂。」

「名堂？」大金牙驚訝地問道：「什麼名堂？」

「瞧吧！他一直牢牢地跟着姓練的，不知道心裏在打什麼主意。」

大金牙沒有再問，目不轉睛地，盯在馬場裏。

第六圈結束，馬羣從他們的面前衝過。大金牙脫口叫道：「韓爺！姓丁的果然有名堂。」

「哦？你看出什麼來啦？」

「你注意瞧，他的左手抓了一把短短的七首。」

「哦？」韓棠似不明白丁月泉爲何要在手裏拿着一把刀。「難道他一面賽馬，一面要殺人？」

「你可說對啦！練有方正在他左邊呢！」

「他的目標是姓練的？」

「韓爺！這已經不算稀奇事了，問題是在：他爲什麼要在這種場合動手？他能成得了功嗎？」

「咱們等着瞧吧！」

他們眞在等着瞧，突然看到練有方在第七圈一馬超前，竟然和原先跑第一位的曹長貴並駕齊驅了。

這對曹長貴眞是莫大的威脅，在第七圈上，練有方能够連超三個馬位，那的確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

曹長貴試圖超前，馬靴上的釘刺也許刺破了馬兒的腿，奔馳的速度是快多了，但是仍然甩不掉練有方。

一個威脅，沒有消除，另一個威脅卻又來了。

原來，丁月泉也加快速度追了上來。

場邊圍着的大金牙可吃驚了，他疾聲說：「韓爺！你瞧！丁月泉的騎術相當高明哩！」

「豈止高明！簡直是高明到了極點！」

現在，其餘的馬都落後了，只剩下這三匹馬在力拚。人聲靜了下來，大家都似乎被這種緊張的場面震懾住了。

曹長貴的騎術很明顯的是差了一截，但是，在潛力發揮之下，他竟然能保持鼎足而三的局面。

「韓爺！」大金牙又說話了：「我們也許判斷錯了。」

「大金牙！你不是說丁月泉的刀是對着練有方的嗎？」

「錯了。他現在已經跑到曹長貴的左邊去了。」

是的。曹長貴居中，練有方居右，丁月泉在左，那麼，丁月泉左手中的刀就絕不可能用來對付練有方。

到了第九圈，曹長貴開始落後了，不過，只落後了一個馬身，只見練有方與丁月泉雙雙超前。

人羣開始狂呼，兩匹馬幾乎是以同樣的閃電般速度進入第十圈，這時，丁月泉突然揮動了左手的皮鞭。

大金牙只注意他的左手有刀，沒有注意到皮鞭。

但是，韓棠只注意丁月泉的刀，卻絕不注意他的皮鞭。

「大金牙！」韓棠輕輕地問道：「看見了嗎？」

「看見什麼呀？」

「丁月泉的刀。」

「沒啦！收起來了嗎？」

「在練有方的左肋下，不過，你只能看到一截刀柄。」

大金牙連刀柄都沒有看到，因爲練有方已經倒了下去，那匹野馬也恢復了野性，斜着跑了出去。

可是，圍觀的人羣誰也沒有看到這一幕慘劇，因爲大家都在注視一馬領先的勝利者抵達終點。

「大金牙！這姓丁的可眞厲害呀！」

「唐一峯說的是眞話，太難纏了。」

「咱們怎麼辦？」

大金牙反問：「什麼怎麼辦？」

「是現在就去抓住姓丁的小辮兒呢？還是待機而圖？」

「暫時不露聲色，這個人，是不可以硬上的。」

「練有方死了？還活着？我們要過去看看嗎？」

「不！一定會有人管這樁事的，咱們回去吧！」

「回曹家老店？」

「不回去幹嗎？歇歇、養養神，今晚上有得忙的。」

韓棠轉過頭來，凝注着他，緩緩地問：「大金牙！看你很得意，很輕鬆，好像一切都有成算了。」

「只有幾分成算而已。」

「到底幾分。」

「九分。」

韓棠笑了，笑得很開心；大金牙那種輕鬆的態度顯然給予他很大的安全感，使他不再担憂。

「韓爺！」大金牙繃着臉問道：「你笑什麼？」

「你有了九分成算，我還不該笑嗎？」

「韓爺！九分與十分到底還差一分。」

「這一分之差，難道還會出事不成？」

「韓爺！俗話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百密一疏，而致功敗垂成的例子，眞是太多太多了！」

「好吧！我聽你的，你說吧！我應該怎麼樣？」

「回曹家老店去，養精蓄銳，保持高度戒心。」

韓棠道：「好！我聽你的，因爲你是我們的軍師。」

大金牙拍拍韓棠的肩膀，韓棠立刻跨馬離去。

大金牙開始去注意練有方墜馬的地方，這才發現練有方已經不見了；也許被好心人抬去急救了吧？

丁月泉正在接受哈朗王公的頒獎，他神采飛揚，意與風發，一點也不像個剛才殺過人的兇手。

盛會總是要結束的，人潮總是要散的，丁月泉也踏上了歸途，他也許還要繼續他的第二步計劃。

從大草原回曹家老店，有一條寬闊的河流，兩岸約隔三丈，這原是哈爾紅河的支流，最深的地方不過一尺半，打馬涉水而過，水花飛濺，倒是一件暢人心懷的事。

這裏好靜，與剛才喧囂的賽馬場一比，簡直有天壤之別。丁月泉來到這裏，竟然在河岸邊坐了下來。

他百無聊賴地折着草枝，百無聊賴地扔着石頭，此時此際，他腦海似乎是一片空白；一片寧靜的空白。

大金牙在丁月泉的左後方出現了。

大金牙突然出現，立刻形成了一個危機。但是，丁月泉恍若未覺，他似乎是一個警覺性不高的人。

他們之間的距離約莫五步，以大金牙那天攻擊關正飛的方法看來，他一旦展開攻擊，丁月泉必難逃脫。

這是一個良好的機會，可是，大金牙並沒有動。

他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裏，好像在等待丁月泉回頭。

丁月泉並沒有回頭，但他折草，扔石的動作停止了。

是遽然停止，顯然是他有所發現。

但是丁月泉也沒有回頭，他也在等待。

彼此的等待，形成了一種冷凝的僵持。

誰都不願打破這種冷凝的局面，這似乎是在比較耐力與定力，因此誰也不願成爲弱者。

結果，這種能够使人凍僵的冷凝竟然被第三者打破了。

是蔡非。他從對河來；也就是從曹家老店那兩方向而來，先是蹄聲輕脆，接着是水花飛濺。

丁月泉竟然還沒有動，這是二對一，前後夾擊之勢，他應該有所警覺，除非他有絕對的把握。

絕對能够對付這兩個强悍的敵人。

蔡非原來是飛馳而來，在河中間他就發現了眼前的情況，他錯愕，也迷惑，韁索一輕，馬兒停了下來。

一切又是那麼靜，似乎連河水都已停止流動。突然，蔡非的坐騎和丁月泉的坐騎不約而同地發出了一聲嘶鳴。

嘶鳴猶如利刀，將冷凝的氣氛劃破了。

大金牙緩緩向前，緩緩開口：「丁少爺！江湖道上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們太小看你啦！」

丁月泉很冷靜地反問：「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丁少爺！我剛才從賽馬場回來，一切我都看到了。」

「那麼，你就應該向我道賀，因爲我得了頭綵。」

「是該向你道賀，不過並不是因爲你賽馬得綵。」

「那又是爲了什麼呢？」丁月泉始終保持着冷靜的態度；由此可見他的定力非常高，是個經過艱險的老手。

「因爲你方才在馬場除去了一個勁敵。」

「十九人進場比賽，你應該說我除去了十八個勁敵。」

大金牙冷冷地說道：「只有一個——練有方。」

「我好像看見練有方從馬背上摔下去，他受傷了嗎？」

大金牙又跨前一步，冷冷地說道：「他死了！」

「他死了？」丁月泉透現出輕微的驚訝。「眞的嗎？」

「丁少爺！你有許多地方令人佩服，又有許多地方敎人不佩服。我親眼所見，你又何必反穿皮襖裝老羊？」

大金牙好像已經上火，措辭已經很不客氣了。

「我實在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照說好嗎？」

「練有方死了，是你殺死他的，够明白了嗎？」

「是我殺死他的？在馬場？在彼此都在策馬前奔，全力馳騁的時候？你……你沒有弄錯嗎？」

「大丈夫敢作敢爲，又何必賴賬？」

「你這樣說，太過份了，」丁月泉臉色沉了下來。「如果練有方眞的死了，那也與我無關。」

「是你殺死他的。」

「憑據呢？」

「我看見你握刀在手，看見你將刀子扔出去，看見刀子揷進練有方的左肋，看見他中刀摔馬，這還不够麼？」

「好！你帶我去看練有方的屍體，如果眞有一把刀子揷在他的左肋，我不說二話，低頭認罪。」

大金牙不禁楞住，自己眼睛沒有花，絕沒有看錯，丁月泉何以說得如此有把握，那只有一個答案——練有方的屍體已被他移走，任何人都別想再見到那具中刀致命的屍骸。

由此可見，丁月泉除了唐一峯和關正飛這兩個人之外，另外還有秘密班底，而且那個班底還很紮實。

蔡非在他們談話時，已經驅馬涉水登岸，他的馬兒停步處距丁月泉不過十步，但他既沒有揷嘴，也沒有任何行動，一副局外人袖手旁觀，漠不關心的調調兒。

事實上，在大金牙的暗示下他隨時可以發動銳不可當的攻擊；這種態勢丁月泉一定非常了解。

丁月泉絕對了解，但他仍然沉靜如恆。

大金牙又開口了：「丁少爺！我無意揭穿你的秘密，只是想知道，你置練有方於死地的動機何在。」

丁月泉的語氣開始有火藥味了：「我已經對你說過無數遍，練有方就算眞的死了，也與我無關，你一定要把殺人的罪名加在我頭上，你究竟有何居心？」

大金牙冷笑道：「丁少爺！想必你也了解我的爲人，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打發的，放漂亮點！」

丁月泉毫不示弱地問道：「你究竟想怎麼樣？」

「想知道你爲什麼要殺死練有方。」

丁月泉一句話也不答，走向他的馬。

大金牙的右臂輕輕地揮動了一下。

蔡非的飛刀出手了，奇準無比地割斷了馬兒的韁繩，然後皮鞭揮出，丁月泉的馬兒受驚狂奔，一眨眼間就走得無踪無影。丁月泉現在才開始眞正地吃驚。

他所以吃驚，並不是因爲蔡非的刀法犀利，準確，而是驚訝大金牙與蔡非之間的默契竟然如此良好。

他也許並不畏懼面對兩個强悍的敵人，如果這兩個敵人有細密而又良好的配搭，情況又不同了。

「大金牙！你們想幹什麼？」丁月泉的語氣很强硬。這正好暴露了他的弱點；當一個人內心滋生恐懼的時候，總喜歡在表面上擺出一副無所畏懼的神態。

「不想幹什麼，」大金牙又移動了他的位置，他始終步步緊逼，毫不放鬆。「還是那句老話，我只想知道，你幹掉練有方的動機何在，除此之外，我是甚麼也不問。」

「那麼，我回答你的也是老話——你弄錯了。」

「丁少爺！敢作而不敢當，這不像一個英雄好漢的作爲。我親眼看見你殺死了練有方，你還賴？」

「你看錯了，我既沒有殺人，練有方也沒有死。」

大金牙又揮動了他的手臂，在他的手臂還沒有恢復原狀時，蔡非已經展開了行動，只見他倏地從馬背上一躍而下，撲向丁月泉，現在他用的不是刀，而是他的赤手空拳。

然而，他的赤手空拳和他囊中的刀同樣具有威力。

丁月泉沒有動，眞不知道他打的是什麼主意。

蔡非的右手抓向丁月泉的肩胛骨，這一抓，雖不能使丁月泉喪命，最少也會使對方筋骨受傷。可是，當他的手將要觸及丁月泉的肩胛骨時，他卻突然停住了。

只要是老手，這時都會停止攻擊，也應該停止攻擊。對方的過份鎭靜，並不是什麼好現象。

也許丁月泉在自知不敵二人，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來了這樣一着險招；但他這着險招卻成功了。

「丁少爺！」大金牙又跨前了一步，幾乎要和丁月泉鼻尖碰鼻尖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我曾經偷聽到你和齊姑娘的一番談話，埋怨所有的人都不把你當男子漢看待，埋怨你自己懦弱，所以你才遠來塞外，想以行動來表現你的男子氣概，你眞會作戲，而且還作得如

此好。」

「說完了嗎？」丁月泉的態度還是那樣鎮靜；也許這是他裝出來的，但是，他必須裝到底。

大金牙擺擺手，說：「丁少爺！你可以請了。」

丁月泉微笑着問道：「我可以借用一匹馬嗎？」

大金牙點點頭，再也沒有多說一句話。

丁月泉跨上蔡非騎來的那匹馬，兜轉馬頭，走向河岸。他在驅馬涉水之前，又勒韁停住，回過頭來說：「有一件事我應該告訴你，唐一峯被他的師兄殺死了。」

大金牙心頭暗暗一驚，嘴裏却故作平淡地說：「唐一峯被關正飛殺死，那跟我又有什麼相干？」

丁月泉道：「你應當問問，師兄爲什麼要殺死師弟。」

「我不必問，因爲那跟我完全不相干。」

「哦？」丁月泉笑笑。「也許，是我弄錯了。」

蔡非却忍不住問道：「你提起這樁事，有什麼用意嗎？如果有什麼用意，就不妨明白說出來。」

「唐一峯試圖刺殺我，他受僱保護我，却作出危害我生命的事，這是不可原諒的，我認爲他是受了什麼影響。」

大金牙冷冷地說：「你何不明說他是受了我的影響？」

丁月泉笑了笑：「我想，你還不至於那樣愚蠢，唐一峯是一塊什麼料你應該看得很清楚，怎會托以重任？」

「哦？聽口氣，你好像有點自鳴得意。」

「放眼天下，只有一個人是我的敵手。」

大金牙倒有些自鳴得意，從丁月泉的語氣中可以聽出，那個敵手顯然就是自己。不禁竊竊自喜地問道：「是誰？」

「練有方。」

「哦！」

丁月泉道：「如今練有方一死，也就天下無敵了……」

戰鬥意識是突然間被挑起來的，大金牙沒有露出來一絲半點的痕跡，卽使與他默契良好的蔡非都沒有看出來。

事實上，大金牙的確是發動了攻擊。而且是非常凌厲的攻擊。他曲指如鈎，挖向丁月泉的左眼，從這一個招式可以看出，大金牙並不想立刻置丁月泉於死地。

這頗使蔡非爲難，因爲他無法拔刀相助。

丁月泉是跨騎在馬背上的，大金牙必須騰躍而起，才能達到這一個攻擊行動的目的，而且，只要丁月泉猛一夾馬，大金牙的攻擊行動就很可能落空。

丁月泉並沒有策馬而去的打算，他靜靜地坐在馬背上，似乎預料到大金牙無法傷害他。或者，他已有了應付之策。高手對敵，冷靜往往是致勝的最主要條件。

但是，任何人也沒有想到大金牙攻擊的目標，不是人而是馬匹，如鐵鈎般的手指，竟然將馬腿挖下一塊肉來。

馬兒負痛狂嘶，前蹄掀起，鞍子上的丁月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身子後仰。而他的身手畢竟不凡，雙手全力挽韁，雙脚夾馬，總算沒有被掀下馬兒。

可是，丁月泉的背部却已暴露在完全不設防的情況下。

丁月泉自然也了解這種危機，身子剛一獲得平衡，立刻彈身而起，想要離開那匹無法控制的馬背。

就在這一瞬間，大金牙的右掌到了，如閃電般拍向丁月泉的背脊，看掌勢，就知道他已經用了全身功力。

丁月泉本身的彈躍，再加上大金牙雷霆萬鈞的掌勢，兩股力是合在一起，使丁月泉飛起約莫五、六尺高。

然後，丁月泉以一片落葉飄地的情況落到地面。

從下墜的姿勢就可以看出，他已無法控制自己的身心。

蔡非一見機不可失，連忙拔刀飛身向前。

「蔡爺！」大金牙大聲喝阻道：「省點勁兒！」

蔡非立刻明白了大金牙喝阻的原因；丁月泉躺在那兒，翻着白眼，嘴角淌着鮮血，大金牙那一掌太厲害了。

蔡非將刀放回刀囊，向大金牙打了個眼色；那似乎在問：該如何處置丁月泉？他好像一切都聽大金牙的。

大金牙一句話都沒有說，將他栓在林間的馬兒牽了過來，然後又將氣若游絲的丁月泉抱起來，橫放在馬鞍上。

大金牙輕輕一拍，那匹老馬就涉水過河去了。

蔡爺終於忍不住問道：「大金牙！你怎麼啦？」

大金牙淡淡地反問：「蔡爺！你說些什麼呀！」

「大金牙！縱虎歸山的後果，你難道不明白？」

「蔡爺！你等着瞧吧！山人自有妙計。」

「大金牙！我跟韓棠都知道你胸羅萬機，狡計百出。可是，你放丁月泉回去却是不智之舉。大金牙！我敢斷言，必有很嚴重的後果，你又何必惹此痲煩？」

大金牙奚落地說：「蔡爺！論甩手飛刀，你比我強；論行事佈局，我比你高。蔡爺！你等着瞧吧！」

儘管他的語氣是如此輕鬆，蔡非的雙眉還是皺得緊緊的；他認爲：大金牙放丁月泉回去簡直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因此他忿忿地說：「不用等着瞧，你大錯而特錯。」

大金牙冷冷地說：「蔡爺！咱們別老是抬槓子玩兒，找點正經活兒幹幹，怎麼樣？」

「請吩咐。」抬槓歸抬槓，談起幹活兒，蔡非倒是挺循規蹈矩的。

「咱們立刻分頭去找練有方，死要見屍，活要見人，不見不休。」

「大金牙！時間好像不太多啦！」

「盡力爲之，在太陽落山前，仍在這裏碰頭。」

現在，他們必須先找到一匹馬，幸好塞外多馬，而且又是趕在廟會的賽馬季節，幾乎遍地都是馬。那些蒙古哥兒喝醉了，就地一躺，韁繩就揑在手裏。你只要跑過去把韁繩一拉，翻身上馬，那匹馬兒就變成你的了。

大金牙問了許多人，大夥兒對練有方中刀墜馬的事好像一點印象也沒有。問了許久，仍然沒有結果。

最後，大金牙只有去見齊寒梅，將詳情報告一遍。

齊寒梅聽完後，勃然大怒：「你犯了兩大錯誤。」

「那兩大錯誤？」大金牙很能沉得住氣。

「第一，你看見丁月泉意圖暗殺練有方的時候，你就應該設法阻止；只要你願意，一定作得到。」

「剛剛相反，卽使我願意，也未必能辦得到。」

齊寒梅道：「第二，你應該把丁月泉帶到我這兒來。」

大金牙反問道：「帶到你這兒來，幹什麼呀？」

齊寒梅氣呼呼地說：「我好盤問他呀！」

「我原來倒有這個打算，後來，我又改變了主意。」

「爲什麼要改變原來的主意呢？」

「因我發現他的受傷昏迷是裝出來的。」

「你說什麼？」齊寒梅顯得非常吃驚。

「齊姑娘！還要我說第二遍嗎？儘管他嘴角流血，一副傷勢沉重的樣子，其實，他一跳起來就能對付好幾個敵人。」

齊寒梅喃喃自語地：「他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齊姑娘！道理太簡單了。丁月泉早就想好了，如果他一旦受傷被俘，我一定會將他帶到你面前來，那麼，他的狡計不就得逞了嗎？幸好，我沒有上當。」

「大金牙！你是怎麼發覺的呢？」

「從他中掌，直到他中掌倒地，處處都有破綻。當我抱着他放上馬鞍時，更發現他呼吸停勻，不像一個重傷者。」

「當時你沒有表示什麼嗎？」

「完全沒有。」

齊寒梅道：「好！大金牙！你作事的確小心，大家都是高手，誰要是粗心大意，誰就注定要失敗……」

「齊姑娘！下一步的行動如何？」

齊寒梅想了一想，才回道：「王公那邊…垂首…」

她的話才說了一半，外面突然傳來一記輕咳。

這一聲輕咳像是一個暗號，立刻將齊寒梅的話打斷了。

大金牙非常留意週遭的情況，在一個敵我未明的局勢中，每一言，每一行都應該特別小心。

彼此緘默了片刻，齊寒梅又繼續她方才沒有說完的話：「你先去哈朗那邊，該怎麼說，怎麼作，也不用我教你了。我會在暗中配合，像你這種好帮手我是不會輕易失去的。」

大金牙以笑作別，沒有多說一個字。

緘默是金，他深深懂得個中三昧。

在離開那座蒙古包的時候，他特別留意了一下，並沒有發現什麼生面孔；包外也沒有他不曾見過的馬兒。但他深信，方才必定是有什麼原因才突然使得齊寒梅中斷了她的話；那一聲輕咳，是太明顯的暗號，瞞不了任何人。

哈朗王公那邊是一定要去的，因此，大金牙也無暇估計這邊的情況，一出來就匆匆上馬走了。

夕陽已啣山，已經到了決定性的時刻。

來到哈朗的蒙古包前，哈朗已經迫不及待地在包門口等候，他打手勢示意大金牙不必下馬。兩個健步到了馬前，疾聲問道：「你跟伙件們商談得怎麼樣了？」

大金牙道：「我們決定跟王公合作，一切但憑吩咐。」

「那很好。」哈朗欣然地說。「我絕不會虧待各位。每一次貨色不管值多少，我只收四成，而且還派我手下的戰士護送你們到武川縣，到了那邊，你們再付錢。大家對紅貨內行，所估的價錢也差不到那兒去。如果眞有過份偏高，使各位蒙受損失的，下一次再補回，怎麼樣？」

條件是好得不能再好，大金牙除了連連點頭之外，也沒甚麼好說的。不過，他還是留下了一條尾巴：「王公如此寬待，我們當然沒話說，至於齊姑娘那邊……」

「這一點我當初就表明了，跟各位合作的目的就是要擺脫那邊，各位當然要出一點力……不是我哈朗心狠手辣，齊寒梅不除，這種買賣你我都不用想作。」

大金牙道：「好吧！包在兄弟們的身上，王公這邊……」

「來！」哈朗摸出一隻金鍊懷錶塞在大金牙的手裏。「這個送給你玩兒，順便也好看看時間。」

大金牙接在手裏，恭恭敬敬地說：「多謝王公。」

「貨已裝上了大車，九點正發車，有十名戰士隨護。你們在百靈廟前會齊，連夜直奔武川。」

「中間還有山道，用大車行嗎？」

「通過山道的時候改用馬馱，馱袋都已準備好了。到了武川，才開箱驗貨估價，你看怎麼樣？」

「當然可以，不過，這……這貨欵交給誰呢？」

哈朗陰陰地笑着：「這……當然由我親收啦！」

「這麼說，王公是要跟着去囉？」

「我不跟着，不過，你們到了武川的時候我會在那兒。」哈朗這話有些神秘，也有點賣弄。

大金牙略一沉吟，又問道：「待會兒押車的戰士由誰帶頭呢？要不要當着王公的面引見，引見？」

「不必，」哈朗又拿出一面捲起來的小旗子交給大金牙。「以此旗爲號，護車戰士會悉聽調度。」

「好！」大金牙收起了那面旗子。「王公還有……？」

「咱們武川見。」哈朗在他肩膀上用力拍了一下。

接着，哈朗又用力在馬臀上，重重拍了一掌。

馬兒發一聲嘶鳴，掀蹄就跑，一口氣跑回曹家老店。

大金牙將馬匹往馬伕子手裏一交，三個大步就進了店堂，這個時候天雖未黑，店堂裏倒已上燈了。

長喜在櫃上，大金牙也就來到櫃枱前。悄悄地說：「女掌櫃！妳現在可開心啦！說吧！該怎麼謝我？」

長喜白了他一眼，冷冷地問：「我開心什麼？」

「小沒良心的死了呀！妳怎地不開心？」

「你說誰死了？」長喜顯得很吃驚地問。

「小聲點，女掌櫃！還有誰？當然是那個姓練的。」

「怎麼！」長喜目光直楞楞地盯着他。「是你……？」

「哎呀！女掌櫃！這麼大的事你都沒聽說呀？在賽馬場中，姓練的小子中了別人的暗箭，就這麼瞪了腿。」

「柳爺！你沒弄錯吧？沒聽人說哩！」

「我親眼瞧見的，那還錯得了嗎？當時，正好在緊要關頭，大夥兒都去注意誰跑得最快，誰會得綵，也許就沒人留意了。……咦！你哥哥呢？他應該知道的呀！」

「啾！」長喜抬手指了一下。「已經喝得差不多了。」

大金牙回頭一看，可不是，曹長貴已經是醉眼迷離，不認人了；就因爲這一場沒贏，就要藉酒澆愁嗎？

「事後總該有人發覺呀！」長喜還在追問。

「可怪哩！我只不過一眨眼，那小子就被人抬走了。」

長喜倒是個多情的姑娘，眼圈兒竟然紅了

：「他雖然騙我，到底也沒作出什麼大壞事，就算他眞的死了，我也不應該開心；我倒希望他平安無事……」

大金牙道：「唉！你們女人呀！就是心軟……對了！妳可曾看見那位丁少爺？他今天贏了大綵哩！」

「我也聽人說了，可就是沒瞧見他。」

「他一直沒回來嗎？」大金牙心裏暗暗嘀咕：人說老馬識途；那匹馬應該會將他載送到曹家老店來的。

「沒有。巴咯還一直等着向他討賞哩！」

大金牙沒有再說什麼，他立刻跑到馬房，去查看那匹馬；那是蔡非在馬房借的，馬房都有記載，查尋的結果是：那匹馬沒有回來。但是並非老馬不識途。而是丁月泉騎着牠到別處去了；因爲他並沒有眞正受傷昏迷。

他還不死心地客房去查看了一圈，丁月泉當然不在；就連他帶來的家人以及侍候齊寒梅的女侍，甚至唐一峯和關正飛這兩個武師，也同時不見了踪影。

大金牙不禁站在後面的庭院中發起楞來。

「你在想什麼？」背後有人輕輕地問。

回頭一看，竟然是長喜，大金牙倒沒有料到。

長喜又接着說：「我店裏每年都會有一兩個怪客，今年全都是，連你在內，沒有一個是規規矩矩的。」

「咦！女掌櫃！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誰也不欠妳的房飯錢，誰也不跟你亂吵亂鬧，不守妳的店規，就說我吧，還被你軟禁過，怎麼不規規矩矩，你倒說說看。」

「柳爺！幹嗎呀？」長喜笑嘻嘻地說：「我知道你，你也知道我，又何必牽着驢子進磨房——老轉圈兒呢？」

「女掌櫃！妳在說些什麼呀？」

「柳爺！你也不想想看，小練那沒良心的騙過我，而且還利用我，他暗地裏盤算的那件事兒我還會不知道嗎？」

「妳知道多少？」大金牙的神色開始正經起來。

「柳爺！不唬你，只怕比你知道的，還要多。」

「女掌櫃！我也不唬你，那可不妙。」

「哦？」長喜輕盈地笑了，「這話怎麼說法。」

「妳知道的愈多，活命的機會就愈少。」

長喜應該大吃一驚，但她沒有驚，反而笑了：「哈哈！柳爺！你還說不唬我，要怎麼才算唬我呀！」

「女掌櫃！我說的全是正格的。」

「柳爺！我才十六、七歲，倒過來算，我得過個六、七十，那可是黃瓜還沒開花，茄子還沒長芽呀！」

「女掌櫃！你立刻就知道我說的話要兌現的。」

「怎麼啦？眞的有人要我這條小命嗎？」

大金牙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道：「不錯。」

「是誰呀？」長喜一副風情萬種的模樣。

「我。」大金牙幾乎用了全身的力量來說這個字。」

現在，長喜該吃驚了吧！她還是沒有，却又笑了：「哈哈！你眞會唬人！你……你捨得嗎？

大金牙閃電般一伸手，就抓住了長喜的肩膀。

長喜還是笑瞇瞇的：「柳爺！我答應過你，只要幫我出了那口怨氣，要什麼都給，你又何必用強哩！我爹在那邊屋簷下，要是讓他瞧見了，可就有了漏子啦！」

大金牙免不了往那邊屋簷底下瞧了一眼。這一瞧，倒眞有了漏子。下頦處一涼，尖刀已經抵上了，曹長喜這個小娘們的手脚倒是挺俐落的。

「柳爺！」刀子冷冰冰，小娘們的語氣可一點也不冷冰，暖暖和和的：「這塞外呀！粗漢多，醉漢多，姑娘家都會用刀子，而且還挺俐落。我呢？可是初學乍練，你可千萬別亂動彈，要是傷了你，那可就不好賠禮啦！」

這話好比糯米團子裏面包石頭——外軟內硬。

大金牙可沒留意她在說什麼，只留意她握着刀子的手腕，穩定、有力、角度也對。兩個字——老手。

既然遇上老手，他也就只有乖乖就範了。

他輕輕地問：「女掌櫃！妳想怎麼樣？」

「柳爺！大聲點呀！我聽不見你在說什麼呢？」

並非大金牙嚇呆了，連大聲話都說不出來，而是他不敢用力，稍稍一鼓氣，刀尖就戳進去了。

「女掌櫃！」大金牙仍是低聲下氣的。「犯不着如此折騰我，妳有什麼目的，儘管放明點吧！」

「喲！這回我可聽清楚了。柳爺！我是什麼目的也沒有，只是想讓人瞧瞧，咱們女娃子不一定好欺侮。」

大金牙實在無話可說，多說，也是自取其辱。

「順便嘛！也想向柳爺打聽一件事。你可千萬不用說你不知道，我性子毛躁得很，刀子往上一 可不是玩兒的。」

「你問吧！你問吧！你爽氣點問吧！」

「你瞧！我說我毛躁，你可還比我更毛躁哩！」

「女掌櫃！捉弄人也得有個限度，這又是何必呢？店裏頭還有我的伙伴，萬一被他們撞上，對你對誰都不好。」

「哼！」長喜打從鼻孔噴出一股冷氣。「柳爺！別唬人！刀子在你的喉嚨眼兒上，他們撞上了又能怎樣？」

大金牙道：「姑奶奶！妳快點問行不行？別磨菇啦！」

「我要是再不問，你可就要喊我祖奶奶啦！把我喊老了我可不幹……請問：那票紅貨什麼時候動？」

「今晚。」大金牙知道不說實話是挺不過去的。

「長嘉道：我要知道準備確的時刻，說個洋時間吧！」

「要說洋時間，就是今晚九點鐘。」

「起貨的地點呢？是哈朗王公那兒？」

「是的。」

「你們這一帮在什麼地方接貨呢？」

「百靈廟。」

「你們三個跟齊家丫頭還攪在一起嗎？」

「女掌櫃！不瞞你說，明合暗分，已經拆夥了。」

「如此說來，你們三個，想獨吃這票紅貨啦？」

「女掉櫃！妳也不想想看：塞外精英雲集，高手輩出，就憑我們三個，那有這一份膽子呀？」

「哦？你們能够撇開齊家丫頭，還有什麼可怕的？」

「哈朗王公可不是容易對付的人物呀！」

「哦！我知道了，這票紅貨在塞外還有一段路，在這段路程裏，哈朗王公還是不能拿斜眼瞧的。」

「女掌櫃！妳可說到節骨眼上去啦！」

「那麼，哈朗王公派出多少爪牙押貨？」

「十個好手；是眞正第一流的好手。」

長喜道：「唔！我聽小練說，你曾見過那票紅貨？」

「是的。」大金牙是什麼也不敢隱瞞。

「估計估計，那票紅貨大概值多少？」

這小丫頭片子在動什麼歪腦筋呀？大金牙心頭暗暗嘀咕：憑她一個人，敢在老虎嘴邊拔鬚麼？八成是有什麼人在她背後撐腰，那個人又是誰呢？……

「好生想想，我不催你，估計可不能太離譜。」

大金牙很保守地說道：「大概要值十萬大洋。」

其實，他心頭有數，二十萬大洋都不止。

「哦！十萬大洋，可眞有點嚇人哩！」

「姑奶奶！該問的我也問了，該說的我也說了，刀子可以拿開了吧？這樣挺難受的呀！我的姑奶奶！」

長喜道：「柳爺！我把刀子拿開，你會怎麼樣呀？」

「妳這話問得可新鮮，我……還能把你怎麼樣？」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

「柳爺，信不信由你，在咱們附近還有一個人招呼着你，如果你想動什麼點子的話，那你可就是找死啦！」

「我信，我信，姑奶奶！你快把刀子挪開吧！」

「對了，還有一句話交代你了。」

「還有什麼話，您就盡快吩咐吧！」

「我剛才跟你說了些什麼，可不能告訴任何人。」

「當然。說出去我也沒有什麼面子呀！」

「尤其是不能去告訴哈朗王公，切記，切記！」

「放心！我是連一點風聲也不會漏。」

長喜鬆手了，她很小心地緩緩向後退。

大金牙當眞沒有動，憑他的本事，絕對可以在頃刻間置長喜於死地，但他顧忌藏匿在暗中的那個人。

大金牙絕對相信暗中有一個人，不然長喜不會那樣大的膽子，但他却想不到那個人會是誰。

現在，他的腦裏只有一個問題在翻騰——今晚百靈廟紅貨起程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 × ×

無星、無月，也無風；一個黑暗而又寧靜的夜晚。

百靈廟前停着一輛雙轅套車，兩匹棗色健馬已經套上了籠頭，不安地蹶着蹄子，車座上，車房，都沒有一個人。

四週很黑，當然誰也不敢說黑暗中有沒有人。

約莫九時前後，三匹快馬從女兒城方向奔來，他們在百靈廟前兜轉馬頭，圍着那輛大車繞了一個圈兒。

他們是大金牙、蔡非和韓棠，現在他們已經分開亮相了。旣已踏上征途，他們當然不再顧忌什麼了。

大金牙勒馬站定，輕聲向內喝問道：「有人嗎？」

巍峨廟宇的陰影下閃出來一個人，操着不太流利的漢語反問：「請問朋友，你要找什麼人？」

「我要找這輛車的主人，請問，他現在何處？」

那蒙古哥兒又繼續問道：「請問貴姓？」

「敝姓柳。」

「柳爺！我奉哈朗王公之命，這輛車以及車上的東西從此時開始都要交給你，請問：我們可以出發了嗎？」

「車伕呢？」

「在。」

「押車的戰士呢？」

「也在。」

「好！我想先看看車上所袋的貨物。」

「對不起！車廂已經封了起來，到武川縣再看吧！」

「那麼，我又怎麼知道，車上裝了什麼貨呢？」

那位蒙古哥兒沉吟了一陣，然後反問：「柳爺！你是不信任哈朗王公？還是不信任我們呢？」

「這不是不信任誰，而是責任問題。」大金牙很婉轉地說：「如果到了武川縣之後，車上的貨物不見了，或者不是運來裝載的貨物，責任由誰來負呢？」

「柳爺！如果我們不讓你看，會有什麼後果呢？」

「對不起，如果不讓我驗貨，我就不接受這輛車。」

「柳爺！情況太嚴重了，容我去請示哈朗王公嗎？」

「請便。」

「柳爺！請稍候。」他說完後，又悄然退回廟宇巍峨的陰影之中。

須臾，蹄聲响起，一匹健馬如飛般向大草原方向奔去。

三個人聚集到一處，韓棠說：「二位！在廟宇的陰影裏藏了十四健馬，十名英勇戰士，眞看不出來哩！」

「大金牙！」蔡非也發言了：「我看內中有文章。」

「怎麼呢？」大金牙有些不解地問。

蔡非說：「以我看，除了剛才那個飛馬而去的人之外，四週再也沒有別人。我相信我的判斷絕不會錯。」

韓棠也跟着說道：「我也認爲，四週沒有人。」

大金牙也迷惑了，的確靜得出奇，十個人，十四馬，不可能一點聲音都沒有，也不可能一點影子也見不到。

他鬆開馬韁，開始圍着百靈廟兜圈，這才發現的確沒有半個人影。人還可以藏躲，馬兒是難以藏匿的。

然而，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三個人不禁楞住，這的確是他們預先沒有想到的事。

「大金牙！」韓棠說：「我們先將這輛車駕走再說，找個僻靜地方撬開車廂，看看裏面到底是裝的什麼東西。哈朗王公會用一輛空車來玩這種無聊的噱頭嗎？」

蔡非也跟着說：「我們先將車駕走。」

大金牙表現得非常沉穩，他緩緩地說：「二位！這裏頭恐怕大有文章，我們千萬不要輕舉妄動，這輛車尤其動不得。你們暫時守候在這裏，我去找哈朗談談。」

「我們三個人目前最好不要失散。」韓棠反對他離去。「我們分散在附近，繼續監視這輛車。」

蔡非說：「如果哈朗用這輛車來吸引我們呢？也許，貨色已經暗暗離開女兒山下的女兒城了。」

「我想不會，」大金牙不同意蔡非的說法。「哈朗根本沒有必要這樣作，我們並沒有監視他的行動呀！」

「大金牙！」韓棠的語氣非常凝重：「我

們不能在這裏閑磨牙了，愈磨 對我們就愈沒有利。」

「好吧！」大金牙終於下了決心。「我們想法子將車廂弄開來看看吧！先看看有貨沒有再說。」

車廂是封死的，但是並難不了大金牙這種老江湖，他用一把匕首就把那些鐵釘都撬下來了。

車廂打開，裏面放着一口大大的木箱。

大金牙記得，他在哈朗王公的蒙古包裏見過那口箱子；也就是裝滿金銀珠寶那口箱子。

蔡非促催地說：「大金牙！再撬開箱子看看呀！」

「不行！」大金牙連連地搖着頭。「絕對不行。」

韓棠不解地問道：「爲什麼呢？」

「作人要講信用，我們看看車廂有沒有貨，還有話說，如果再撬開箱子，那我們就站不住脚了。」

蔡非問道：「你說我們該怎麼辦呢？」

大金牙沒有回答，他悶不吭聲地又將車廂釘了起來。

車廂剛剛釘好，遠處就傳來了馬蹄聲。

轉瞬間，馬隊就到了眼前，竟然有二十餘騎。

哈朗王公一馬當先，來到百靈廟前，他就飛快地翻身下馬，很和氣地問道：「有什麼問題嗎？」

「王公！因爲車廂封死了，我也不敢說紅貨是不是在車廂裏，萬一到了武川縣交不出貨，那是誰的責任呢？」

「你是說，要在這裏當面點清貨物？」

「不！」大金牙倒會作順水人情。「不必了。」

「那麼，你們現在可以押貨起程嗎？」

「當然可以，王公！那十位戰士……？」

「放心，他們會在暗中跟隨，一直到武川縣爲止。」

大金牙拱手告別：「那麼，我們武川縣見面了。」

「齊寒梅那邊怎麼樣？你處置妥當嗎？」

「王公放心，她不會來惹麻煩的。」

「那就好，那就好，一路順風。」哈朗也拱手作別，然後翻身上馬，由他的護衛簇湧着而去。

大金牙這才發現，車座上已經坐了一個車伕，也不知道那個車伕是從什麼地方鑽出來。

車伕一手挽着馬韁，一手執着皮鞭，轉過頭來望着大金牙，似乎在等待他的命令。大金牙走過去，試探性地問道：「我以漢語跟你交談，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車伕以漢語回答，發音非常標準。

「王公告訴我，進入山區的時候，要換騾馬馱運貨物，說是早就準備好了，怎麼沒有見着呢？」

「哦！騾馬已經先送到山道入口處等着我們啦！」

「王公還說，連馱袋都裝備好了。」

「是的。車上的大木箱裏一共有八隻馱袋，貨物都裝在袋裏，由四頭騾子來馱運，王公沒有跟你細說嗎？」

大金牙道：「這我就放心了，咱們現在可以起程了嗎？」

馬伕道：「當然可以，我隨時都在等候您的吩咐啦！」

大金牙揮揮手說：「那我們就上路吧！」

車伕一聲吆喝，長鞭一揮，兩匹健馬發出一聲嘶鳴，八蹄掀動，車聲轆轆，這輛寶貴的車就駛動了。

按照預先的商議，應該是大金牙一馬當先，韓棠和蔡非斷後，但是，這會兒韓棠却跑到前面來了。

「韓爺！」大金牙大聲吆喝：「快到後面去。」

「不！我有話要跟你說。」韓棠挽着馬韁盡量靠近。

「有什麼事快說吧！」大金牙將速度緩了下來。

「曹家老店那個二轉子千方百計地逼問今晚的行動，你都老老實實地說了，方才怎麼沒有一點動靜呢？」

「怎麼？你認爲那個丫頭，還敢攔路打刦嗎？」

「你不是猜想，她的背後還有一個人撑腰嗎？」

「韓爺！反正咱們當初到塞外來準備作這檔子買賣的時候，就沒有在乎誰。管它！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大金牙！我知道你是老江湖，算無遺策，不過，太自信也不是好事，我發現了好幾個可疑之處。」

「哦？」大金牙的坐騎又慢了一些。「什麼疑問？」

韓棠道：「齊寒梅毫無動靜，這不是太反常了嗎？」

「也許她不打算在這兒動手，說不定她已經搶先上路，在武川縣佈置好羅網等待我們去投哩！」

「還有，王公派出來護送我們的蒙古戰士呢？」

「剛才王公說，他們將在暗中隨行。」

「大金牙！你瞧瞧看，這裏是一望無垠的草原和沙漠，他們到那裏去了呢？難道相距千里，百里也有用處嗎？」

「韓爺！別想那麼多啦！走一步算一步吧！咱們已經打了一輩子爛仗，這一回要能闖過去，就有福享啦！」

「好吧！你在前面可得小心點，一路當心伏擊。」

大金牙道：「放心，最少今晚這一段路不會有事。」

大金牙這一句話，未免說得太早了一點，就在他話聲剛落的那一瞬間，突然，响起一响槍聲。

槍响處距離很近，聽來格外震耳。

接着是一聲馬嘶，原來拉車的健馬中有一匹馬兒中槍倒地。重心不平衡，前衝的大車立刻翻覆了。

大金牙，韓棠，蔡非都是久經陣仗的人，行動和反應都非常快速，立刻各自控制住坐騎，集中到那輛翻覆的大車之後。

對方已有槍火，他們當然要找個地方掩蔽軀體。

車伕原先被摔出去很遠，此刻也爬到了他們的身邊，從他的行動看來，他似乎還受了點傷。

四週又恢復寂靜，那表示剛才那一槍只是「射人先射馬」的策略，攻擊行動要在稍後才會展開。

這一點，韓棠首先就想到了。他很緊張地說：「大金牙！我們不能待在這裏呀！目標太明顯了。」

蔡非也緊接着表示意見：「對方一定不止一個人，現在也許正逐漸向我們這邊包圍，到時我們就只有挨打啦！」

大金牙何嘗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只是在默默思考對策而已。

經過二人的提醒，更加强了他對眼前情況的認定。於是他低聲下達命令：「好！我們三

人呈扇形分開。」

三個人立刻展開了行動，各自佔了一個據點。

現在，他們匐伏在地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草原上任何一種物體的移動，但是他們什麼也沒看到。

似乎開槍的人，早已在目的達到之後，就溜了。

那麼，他開槍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難道只是想把他們困在這裏使他們進退不得嗎？

大金牙爬到韓棠身邊，悄聲說：「不大對勁兒喲！」

「奇怪？」韓棠早巳發覺了。「沒半個人呀！」

「那小子開槍的目的何在呢？想把我們困在這兒嗎？不可能呀！我們還有四匹馬，難道還走不掉嗎？」

韓棠道：「可是，車裏那隻大箱子就帶不走了呀！」

「不可能。箱子裏有八隻馱袋，我們四匹馬正好帶走。對方如果知道那口箱子，就一定知道箱子的內容。」

「大金牙！我可弄糊塗了。……對了！王公派來護送的戰士怎麼不見了呢？情況發生這麼久，他們也應該露面了呀？大金牙！你相信哈朗，是一件最大的錯誤。」

大金牙突然噓了一聲，道：「瞧！有人過來了。」

果然，黑暗中，有人影慢吞吞地向他們走了過來。

韓棠立刻又爬到蔡非的身邊，教蔡非拔刀戒備。

那人似乎感覺得到他們三人的匿藏之處，在一個相當的距離就停了下來，揚聲叫道：「喂！有姓柳的漢人嗎？」

大金牙不得不回話了：「你找姓柳的幹什麼？」

「我是王公派來護送大車的，剛才聽到槍聲，所以趕過來，問問看，這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你是王公手下的戰士，你的馬呢？」

「馬兒剛好折了蹄，拴在那邊了。」

大金牙沉默了一陣，俟問：「你們一共多少人？」

「十個。」那人還補了一句：「王公沒有告訴你嗎？」

「我知道。你們的人都在什麼地方呢？」

那人抬手指了一下，道：「在東南方三里的地方。」

大金牙站了起來：「請過來，我告訴你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有人受了傷，需要幫忙。」

那人很快地跑了過來，但是大金牙的動作更快，彈身而起，也不知道施展什麼手法，就將那個人摔倒了。

韓棠和蔡非，也連忙趕過來帮忙將那人壓住。

那人嚷了起來道：「噯！你們這是幹什麼呀？」

大金牙厲聲道：「快說！你到底在什玩麼花樣？」

「我……我什麼花樣也沒有玩呀！」

颼地一聲，大金牙拔出了刀子，刀尖抵在那人的咽喉上，語氣更嚴厲了：「說！你到底是什麼來路？」

「我……眞是哈朗王公手下的戰士呀！」

「你不是。」

「我……是的。」

「你不是，如果再不實說，我的刀子就桶進去了。」

「捅了他，你們誰也活不成。」背後突然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三支馬槍，剛好照顧你們三個人。」

那聲音好熟，也非常有威嚴，大金牙沒有妄動，韓棠和蔡非也同樣不敢妄動。

「現在，你們可以站起來了吧！」

三個人都站了起來，現在，他們都明白了，當他們全心全意對付那個人時，敵人却從後面掩過來了。

「柳十郎！現在你可以轉過身來了。」

大金牙轉過身來，他不知道該有多麼吃驚，因爲站在眼前的是練有方，當然不是鬼魂，而是鮮蹦活跳的人。

在練有方的背後，站着三個粗壯的漢子，每個人手裏都端着一支馬槍。

「柳十郎！」練有方奚落地說：「有許多事情的變化，是誰都想不到的，現在，你總認栽了吧？」

「練有方！你不是被丁月泉殺死了麼？」

「哼！也許是你弄錯了，我是永遠不會死的。」

「可是……？」

「柳十郎！我們不必爭執我的死活問題，反正我是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我們談點別的如何？」

「好！」大金牙倒表現得很爽氣：「你說，我聽。」

「車裏面裝的是什麼值錢的寶貝？」

「練有方！你如此問，就未免太多餘了，你明明知道，車裏裝着哈朗王公托運的一筆紅貨……」

「你倒很坦白，我也不拐彎，那票紅貨我要了。」

「練有方！不是我嚇唬你，哈朗王公還派了人在暗中保護，如果你想吞沒那票紅貨，只怕得不到善終。」

練有方根本就沒有把大金牙的話聽在耳裏，自顧自地說：「隨便你怎麼說，反正我已經決定了。你們的小命揑在我手裏，還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嗎？……蔡非！」⑦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吸血蛾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常護花在崔北海書齋內外勘踏後，悟出牆中有暗道，終在兩幅釘嵌的木刻上發現開啓暗門的機關，但暗門雖被打開，捕頭楊迅也險遭暗道中的機關所殺，幸常護花及時拯救，倖脫危難，因此常護花一行也就更加謹愼小心的，步步爲營地踏進暗門，在暗道的盡頭，發現了與書齋一般大小的暗室，其中放置着無數奇珍異寶，楊迅用懷疑口氣說，若崔北海躲在此間，豈非又安全、又隱密，杜笑天指出當晚並未聽見任何機關開啓聲響，況且，由事發之時開始，到第二日黃昏，書齋內都經常有人留守着——

異聲驚鐵胆　蛾影震纖魂

楊迅道：「也許他昏迷了三天三夜，也許他當時已經……」

話說到一半，他突然住口。

常護花替他說了出來：「也許他當時已經死亡。」

楊迅道：「一個人已經死亡，自然就全無反應，也不會出來的了。」

常護花道：「一個人即使死亡，仍有一樣東西留下來。」

楊迅道：「什麼東西。」

常護花道：「屍體。」

石室中並沒有崔北海的屍體。

崔北海若是死在這個石室內，屍體亦應還在石室中。

楊迅目光一掃，手一指，道：「屍體也許就藏在那些箱子內。」

他手指着牆角堆放着的幾個箱子。

常護花循指望去，忽問道：「你見過屍體走路沒有。」

屍體若不會走路，又怎會藏進箱裏？

楊迅搖頭道：「我沒有見過。」

他接道：「在進入箱子之前，他未必已經死亡。」

常護花道：「你是說他自己走進箱子，然後死在箱中。」

楊迅點頭。

常護花道：「這個石室已經够安全的了。」

楊迅道：「那些吸血蛾在他負傷躲進這個石室之時，也許亦尾隨進入，他沒有辦法，最後，惟有躲進箱中去。」

常護花忽然笑了起來，道：「你當他是個妖怪？」

楊迅一怔道：「這句話什麼意思？」

常護花笑道：「他如果不是妖怪，又怎能躲進箱子，仍可以鎖上箱子？」

楊迅這才留意到那幾個箱子全都用一把大銅鎖鎖上。

他居然面不改容，道：「鎖並不是他自己鎖上去的。」

常護花道：「不是他又是誰？」

楊迅道：「也許是那些吸血蛾。」

常護花道：「這是說，那些吸血蛾就是妖怪的了。」

楊迅道：「也許。」

常護花一笑。

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沒有見過那所謂吸血蛾，對於這些事情他實在不願置議。

楊迅接又道：「怎樣也好，我們現在似乎都得將那些箱子打開來看看。」

這一點，常護花倒不反對。

×　　×　　×

箱子先後打開了。

那些大銅鎖竟然全都只是虛鎖，他們根本無須先找到鑰匙，也不必用强，隨隨便便的就將那些箱子完全開啓。

一共是七個箱子，鐵箱子。

其中的四箱，載滿了黃金白銀，還有的三個箱子却是滿載珠寶玉石。

這三箱珠寶玉石，每一件的價値看來都不在擺放在几子上的任何一件的珠寶玉石之下。

楊迅杜笑天不由得又目定口呆。

崔北海的財富，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楊迅更是忍不住一聲驚歎：「這附近要說富有，第一個我看就得數他的了。」

崔義亦怔住那裏，雖然是崔北海的管家，對於崔北海的財富他分明並不清楚。

常護花却是面無表情，似乎早已知道，却又像對於這些漠不關心。

箱內也就只有黃金白銀，珠寶玉石，並沒有屍體，甚至死人骨頭都沒有一塊。

楊迅好容易才將目光收回，摸摸下巴道：「也許那些吸血蛾吸乾了他的血之後，連他的肌肉，連他的骨頭都吃光了。」

常護花淡應道：「哦？」

楊迅自己也不肯定，想想又轉過說話，道：「也許這個石室還有其他地方可以出入。」

×　　×　　×

石室並沒有其他可以出入的地方。

他們將四壁高張的錦幔掀起，甚至連鋪在地上的氈絨也一塊塊翻開，都毫無發現。

四人終於停止了搜查。

常護花走回原處坐下，又望着楊迅。

這一次楊迅再無話說。

常護花等了片刻，見楊迅仍不作聲，才開口問道：「你還有什麼也許？」

楊迅歎了一口氣，道：「沒有了。」

常護花說道：「那麼，聽聽我的也許如何？」

楊迅道：「正要聽聽你的意見？」

常護花道：「也許在一聲驚呼之後，他便躲進這裏來，到書齋沒有人了，就在內打開暗門悄悄離開。」

楊迅瞪着常護花，正想說什麼，常護花已接道：「這其實是最合理的解釋，否則……」

楊迅道：「否則怎樣？」

常護花道：「我們就得接受吸血蛾的事實。」

杜笑天一旁突然插口道：「聽你說話的口氣，似乎在懷疑吸血蛾的存在，一切都是他虛構出來。」

常護花道：「我是這樣懷疑。」

杜笑天道：「那樣做對他似乎並沒有好處。」

常護花笑笑，道：「也許他悶得發慌

，跟我們開開玩笑。」

杜笑天聽得出常護花在說笑，一笑不語。

楊迅却認眞的道：「據我所知他並不是一個喜歡開玩笑的人。」

常護花道：「我也知道他不是。」

他張目四顧，連隨道：「我們似乎忘記了進來的主要目的。」

他們進來的主要目的原是爲了找尋崔北海那一份詳細的記錄。

杜笑天一言驚醒，道：「那一份記錄我看他就是收藏在這個地方的了。」

常護花點頭道：「在這個書齋，我看還沒有第二個比這個石室更安全，更秘密的地方……」

楊迅急不及待的截口問道：「記錄在那裏？」

常護花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他的目光轉向身旁的桌子。

桌面上正放着十多卷畫軸，下壓着一封信。

每一卷畫軸之上都寫有字，却不是「野渡無人舟自橫」「斷虹遠飲橫江水」之類的畫題，而只是日期。

「三月初一」「三月初二」「三月初三」……「三月十四！」

這莫非就是他們要找尋的那份記錄。

楊迅杜笑天崔義三人，不約而同圍上來。

常護花亦自站起身子，却先將那封信拿在手中。

那封信却不是崔北海留給他，信封上寫的很清楚，由他暫時保管，在崔北海死後，面呈太守高天祿拆閱。

杜笑天看在眼內，亦自在懷中將崔北海十五那天晚上交給他的那封信拿出來。

一樣的信封，一樣的筆跡。

常護花奇怪的望着杜笑天。「這又是什麼回事？」

杜笑天連忙給他解釋，重覆崔北海十五那天晚上的說話。

常護花靜靜聽着，一直到杜笑天說完才道：「這個人做事向來就這樣謹愼。」

杜笑天點點頭，將信收起。

常護花亦將他那一封信收入懷中，道：「在未證實他的死亡之前，他這兩封信，你我還是各自保管，待證實之後，才一齊呈與太守對照！」

杜笑天道：「他也正是這個意思。」

常護花隨即拿起了寫着三月初一的那卷畫軸，說道：「現在該看看這些記錄的了。」

說着他就將那卷畫軸在桌面上攤開。

畫布上果然沒有畫着畫，只是寫着字，記載着三月初一那天所發生的事情。

× × ×

三月初一那天的晚上，崔北海第一次看見吸血蛾。

七星奪魄，一劍絕命，他的七星絕命劍出手，却未能將那隻吸血蛾擊殺。

劍一到，那隻吸血蛾便幻滅，魔鬼般消失。

× × ×

崔北海的畫不好，字同樣很糟，匆忙中寫來，措辭方面更就不用說。

字固然無足輕重，修辭也一樣，因爲這十四天以來的他的遭遇，就隨便寫來，已足以令人看的心驚動魄。

事情的發生，本就已動魄驚心。

十四卷畫軸，詳細的寫着十四天發生的所有事情。

一卷正好就一天。

凄迷的燈光下，字裏行間彷彿散發着一股妖氣。

詭異的妖氣，恐怖的妖氣。

四人不覺都先後打了一個寒噤，目光却再也無法離開。

× × ×

三月初一，三月初二，三月初三……開始的三卷，常護花只是慢慢攤開，字字細讀，到了第四卷，動作不覺便快了，越來越快。

杜笑天楊迅崔義三人的眼睛，居然全都跟得上常護花的動作。

十四卷畫軸讀盡，常護花幾乎就喘不過氣來。

杜笑天三人更幾乎窒息。

妖氣彷彿已然從畫軸透出，在石室瀰漫起來。

常護花將那第十四卷畫軸放下，一雙手雖然不至冰般凍，却已經水般冷。

杜笑天楊迅的面色亦發白，崔義一個身子更顫抖起來。

他們都已感覺到崔北海那一份恐怖。

四人竟全無說話，也沒有任何動作，就像是全都已在妖氣中凝結。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杜笑天終於打破靜寂，道：「這原來關係他妻子的清白，難怪他難以啓齒。」

楊迅連隨道：「他那個妻子難道眞的是一隻吸血蛾的化身，是一個蛾精？」

杜笑天沒有回答，也不知應該怎樣回答。

崔義即時叫了起來：「我絕不相信這是事實。」

又有誰相信？

楊迅苦笑道：「你絕不相信，豈非就是肯定你的主人在說謊。」

崔義怔住在當場。

楊迅轉顧常護花，道：「常兄又認爲如何？」

常護花歎了一口氣，沒有作聲。

他同樣不知道應該如何說話。

崔北海的腦袋如果有問題，實在沒有可能寫得出這份記錄。

難道這畢竟是事實？

又一陣沉默。

杜笑天再次打破靜寂，這一次却只是歎了一口氣。

常護花的目光應聲落在杜笑天面上，忽然道：「杜兄，這兩天你有沒有見過他那個妻子？」

杜笑天一怔，道：「易竹君？」

常護花奇怪的道：「除了易竹君之外，他不成還有第二個妻子。」

杜笑天搖頭道：「沒有。」

常護花道：「然則何以我一問起她，你就這麼奇怪？」

杜笑天道：「我只是奇怪你突然問起她。」

常護花道：「問起她，當然有原因，

你先回答我再說。」

杜笑天道：「十六那天晚上，她知道了崔兄失踪，曾經走來書齋向我打聽，昨日傍晚我前來探問崔兄有沒有回家，也是她接見我。」

常護花道：「這就眞的奇怪了。」

杜笑天苦笑道：「奇怪什麼？」

常護花道：「你不明白？」

杜笑天搖頭道：「最好你說清楚。」

常護花道：「方才你看過那份記錄的了，你難道不覺得記錄中的部份語句太激動？」

杜笑天點頭。

常護花接道：「那份記錄驟看之下，不難就發覺，他的心中存着個非常可怕的念頭。」

杜笑天道：「什麼念頭？」

常護花沉聲道：「他很想殺死易竹君與郭璞！」

——他們如果眞的是存心害我，就絕不能對他們客氣，無論是人抑或是蛾精，都非殺不可！

崔北海在三月十二那卷畫軸之上的確是曾經這樣表示。

杜笑天也有記憶，點頭道：「不錯，他是有這個意思。」

常護花接道：「也許我說得過份，就記錄看來，他對於吸血蛾這種東西顯然深存恐懼，可能就因此腦袋出了毛病，將自己的妻子看成吸血蛾•」

楊迅道：「這若是事實，易竹君只怕活不到現在。」

杜笑天道：「他如腦袋出了毛病，易竹君死亡，他的失踪反而就不難理解。」

他打了一個寒噤，接下去：「因爲大可以說是他將易竹君當做吸血蛾殺掉，畏罪躲起來。」

常護花道：「如此更可以將記載中的種種怪事，完全當做是他的胡思亂想。」

他說着忽然搖頭，語聲一頓又接道：「問題是那些吸血蛾，郭璞易竹君雖然都沒有看見，却也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看見，除了他，還有你。」

杜笑天斬釘截鐵的道：「我的確看見，三月初二與十四兩日的記載，的確是事實。」

常護花微喟道：「所以才成問題。」

楊迅又插口問道：「那麼應該如何解釋？」

常護花道：「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們三人中一定有人說謊！」

楊迅聽說瞟了杜笑天一眼，道：「你說的他們三人是指那三人。」

常護花道：「崔北海，易竹君，和郭璞。」

他隨即補充一句：「這只是推測，在未看見那些吸血蛾之前，對於吸血蛾作祟這種可能，我們暫時也不完全否决。」

楊迅道：「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常護花道：「無論如何先將崔北海找出來，除非那些吸血蛾非獨吸血，連他的骨頭，連他的肌肉都吃光，否則，即使他已經變成一個死人，也應該有一具屍體留下。」

楊迅脫口道：「屍體在那裏？」

常護花不禁失笑，說道：「我如何知道？」

楊迅也知道自己失言，連忙道：「我們到處再小心找找，說不定，這一次就能够找出來。」

常護花道：「在找尋屍體之前，我們得先見兩個人。」

楊迅道：「誰？」

常護花道：「易竹君，郭璞，在他們口中，我們或者就能够有一個明白。」

楊迅道：「他們也許眞的一如崔北海懷疑，是吸血蛾的化身，是蛾精！」

常護花道：「事情這只有更簡單！」

他緩緩轉過半身，道：「在我們離開書齋之前，我將會封閉這個石室。」

楊迅道：「應該這樣做，我也會派遣幾個手下，輪流在外面防守，這麼多金銀珠寶，要是失去了，誰也担當不起這個責任。」

常護花道：「金銀珠寶倒是其次，最怕不知就裏的人，無意闖進來，觸動其他的機關。」

楊迅吃驚問道：「這裏還有其他的機關？」

常護花道：「玄機子那一派的機關設計，據我所知絕不會只是一道兩道。」

楊迅倏的笑起來，道：「我們不是巳走遍整個石室，又何嘗遇上危險。」

常護花道：「這也許那些機關一時失靈。」

他轉顧那邊入口，道：「就拿入口那道石門來說，應該是裝置了機關，緊緊的閉上，可是我們進來的時候，門却已大開，豈非一個很好的例子。」

楊迅不由自主的點頭。

常護花又道：「那些機關也許就只是一時失靈！」

這句話說出口，門那邊突然傳來了「格格格」的一陣異响。

常護花當塲面色一變，道：「我們快離開這裏。」

他聽到，楊迅三人當然也聽到。

聽他這一說，楊迅的臉龐立時青了，第一個奔了過去。

常護花是最後的一個。

他才踏出石室，那道石門便巳緩緩在內關閉。

杜笑天眼都直了，道：「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常護花瞪着那道石門，搖頭道：「我也不清楚，或者那些失靈的機關現在巳經回復正常。」

楊迅那邊叫起來，道：「簡直就像妖魔鬼怪在作祟一樣。」

語聲從上面傳來，他的人赫然巳經在上面那幅千手觀音的木刻的旁邊。

這個人一驚之下，跑起來簡直就比馬還快。

× × ×

人的心難測，天何嘗易測。

本來明朗的天空不知何時經巳變得昏暗。

一天的亂雲。

陽光亂雲中漏出，淡而散。

雲來雨亦至。

如絲的細雨，烟霧一樣的細雨。

庭院的朝霧方被陽光蒸發，現在又陷入雨烟中。

庭院中那座小樓，當然亦在雨霧中淒迷。

人，並沒有例外。

小樓人影淒迷，和烟和霧，化作一庭幽怨。

× × ×

人獨坐窗前。

人本來年輕，青春却似已消逝，就只有一雙眼睛，猶帶着青春熱情，閃亮的眼瞳，一如兩團黑色的火焰，仍然在燃燒。

易竹君！

常護花遠遠的看見易竹君，心頭不知何故就蒼涼起來。

杜笑天，楊迅，甚至追隨他們左右的十幾個捕快，也似乎被這一庭幽怨感染，神態也變得落寞。

只有一個人例外。

崔義！

崔義一面的憎惡之色。

這是因爲崔北海那份記錄的影响。

一個忠心的僕人對於謀害自己主人的兇手當然不會有好感。

憎惡中隱現恐懼。

那份記錄如果是事實，易竹君就不是一個人，是一隻吸血蛾的代身，是一個蛾精的了。

這無疑是一件嚇人的事情。

事情現在却仍未能够證實。

崔義總算還沒有忘記這一點，還明白易竹君現在仍然是什麼身份。

是以一進入內堂，他雖然不大願意，依舊先走到易竹君的面前請安。

易竹君淡淡的望了他一眼，道：「這幾天你到那裏去了？」

崔義道：「奉主人之命，走了趟萬花山莊。」

易竹君道：「是主人吩咐你去的？」

崔義頭低垂，道：「是。」

易竹君連隨問道：「主人派你去萬花山莊幹什麼？」

崔義道：「請一位朋友到來。」

易竹君「哦」的一聲，問道：「那一位？」

崔義道：「萬花山莊的莊主，常護花常大爺。」

易竹君想想，道：「人到了沒有。」

崔義道：「巳到了。」

後面的說話尚未接上，常護花便自跨進大堂，兩三步上前，作揖道：「常護花見過嫂嫂。」

這來得未免太過突然。

易竹君慌忙起身回以一福，正想說什麼，常護花巳又道：「崔兄大概還沒有在嫂嫂面前提過我這個人。」

易竹君道：「提過一兩次。」

說話間，楊迅杜笑天巳然相繼進入。

易竹君瞟了他們一眼，道：「楊大人杜大人也來了？」

語氣雖然驚訝，面容却全無變化。

她出身青樓，認識楊迅也並不奇怪。

楊迅杜笑天各自一揖，却還未開口，易竹君巳接道：「兩位大人這麼早到來，莫非巳有了消息？」

楊迅搖頭，心中却在冷笑。

——你這個女人，倒裝的若無其事。

這句話他當然更不會出口。

杜笑天一旁旋即問道：「嫂夫人這方面又如何？」

易竹君道：「還是不見踪影。」

常護花接口問道：「崔兄失踪的那一天，嫂嫂有沒有見過她？」

易竹君不假思索，搖了搖頭，道：「沒有。」

常護花道：「然則嫂嫂最後的一次見他，是什麼時候？」

易竹君道：「三月十三。」

常護花道：「崔兄當時有沒有說過什麼？」

易竹君又是搖搖頭，說道：「什麼都沒有說，遠遠看見我，就慌慌張張的回頭走。」

常護花沉吟起來。

根據記錄的記載，崔北海在三月十三的那一天曾經走遍整個莊院，到處搜尋證據。

他沉吟着道：「三月十二那一天又怎樣？」

易竹君沒有立即回答，上下打量了常護花一眼，忽然道：「叔叔與官門中人，想必時常有來往。」

常護花一怔，莞爾道：「嫂嫂這是指我方才的說話就像是審問犯人一樣？」

易竹君道：「不敢。」

她接道：「由月初開始，你這個兄弟的言行便大異平日，一連十多天，不時的嚷着看見什麼吸血蛾，有時更鬧的天翻地覆，連窗戶都拆掉，我實在担心他的健康，所以在十二的那一天，找來了我的表哥郭璞替他檢驗一下，却發覺並無不妥，但到了一起用膳之時，才挾了一個水晶蜜釀蝦球進口，就嘔吐起來，說那些水晶蜜釀蝦球是吸血蛾球，狂笑着奔了出去。這就是那一天發生的事情。」

易竹君的敍述與崔北海的記載並無出入。

常護花聽說又沉吟起來。

易竹君亦沒有再多說什麼，只是望着常護花。

她的面色異常的蒼白，簡直就全無血色。

蒼白中隱泛玉青。

杜笑天楊迅崔義偷眼望清楚，也不知怎的，竟由心寒了出來。

——這個女人莫非眞的是一個蛾精？

連常護花不覺也起了這種念頭。

易竹君却似乎並沒有覺察，一張臉始終木無表情，就像是一個活屍。

常護花沉吟了片刻，倏的嘆了一口氣，道：「嫂嫂，我們有個不情之請。」

易竹君道：「叔叔無妨直說。」

常護花道：「我們準備搜搜這個內院，未知嫂嫂能否答允？」

易竹君左右瞟了一眼杜笑天楊迅，又瞟了一眼崔義，道：「這件事依我看巳由不得我作主。」

常護花沒有作聲。

易竹君的目光回到常護花的面上，道：「我早巳聽說叔叔忠厚待人，大概是怕我難堪，所以儘管沒有必要，還是先問取我的同意。」

常護花道：「嫂嫂言重。」

易竹君道：「未知要搜尋什麼？」

常護花道：「崔兄的下落。」

易竹君一愕，道：「你們懷疑他是在這裏？」

常護花道：「莊院內外所有的地方，我們希望都能够搜查一下。」

易竹君倏的問道：「叔叔是今天才到的？」

常護花點頭。

易竹君道：「那是否知道，這兩天杜大人巳經在這個莊院一再搜查？」

常護花道：「我知道杜兄巳經搜查的非常仔細，只漏了這個內院。」

易竹君道：「內院有多大地方，人若是在內院，我怎會不知道？」

常議花道：「杜兄也是這個意思，問題在……」

他欲言又止。

易竹君追問：「在什麼？」

常護花一聲輕嘆，道：「人也許巳經不是一個活人。」

易竹君面色一變。

常護花歎息接道：「死人絕不會弄出任何聲响。」

易竹君沉默了片刻，道：「既然有這種懷疑，最好當然是搜查一下，我給你們引路。」

常護花道：「豈敢勞煩嫂嫂。」

易竹君搖頭道：「不要緊。」

她緩緩走了出去，旁邊的兩個侍婢不必吩咐，上前陪奉在她的左右。

易竹君隨即右手輕抬，搭着右邊那個侍婢的肩膀。

她的手纖巧而美麗，白如雪，晶瑩如玉石，並沒有絲毫血色，簡直就不像是人手。

她的腰堪握，風穿窗吹入，她的人彷佛便要被風吹走。

常護花走在她的後面，一切都看在眼中。

好像這樣弱不禁風的一個女人，他實在難以相信竟然是一個蛾精。一個吸血的魔鬼。

× × ×

內院其實也相當寬闊。

他們四下搜索，並無發現。

最後他們終於來到崔北海的寢室。

一切都執拾的整整齊齊，寢室的地方雖然也不小，但幾乎一目瞭然，並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藏人。

他們打開了衣櫃。

衣櫃中祇有衣服。

床下什麼東西都沒有。

這個寢室也就是他們最後要搜查的地方。

寢室的後門却還有一扇門。

常護花在這扇門之前停下，連隨問道：「這扇門後面又是什麼地方？」

易竹君說道：「是一間存放雜物的小室。」

常護花推門而入。

× × ×

門後的確是一間存放雜物的小室，雜物却並不多。

小室的大部份分成了兩層，丈半之上蓋了一個閣樓。

閣樓的出入口在右側靠牆的地方，足够一個人出入，有一扇門戶。

那扇門並沒有鎖上，只是緊閉，門下有一道木梯。

常護花一步踏入，神情便變得非常奇怪。

小室就只有連接寢室的一個出入口，四壁並沒有其他門戶，窗戶也沒有。

好像這樣的一個小室自然應該黑暗而死寂，現在這個小室却既不黑暗，也並不死寂。

門大開，雖然完全談不上强烈，多少總算巳有些光綫進入，這個小室當然巳不像原來那麼黑暗，那份死寂却絕非因爲他們的進入而轉變。

小室的本身巳經有一種聲音存在。

一種非常奇怪的聲音，就像無數把扇子「霎霎」的不住在搧動。

那種「霎霎」的聲音，並不怎樣響亮，但由於環境的寂靜，他們都聽的非常清楚。

楊迅第二個踏入，脫口道：「是什麼聲音？」

杜笑天傾耳細聽，並沒有作聲，一張臉却巳開始變色。

易竹君扶着侍婢，亦走了進來，那副表情却彷彿並無感覺。

常護花即時一步倒退，移近易竹君的身旁，道：「嫂嫂，你有沒有聽到那種聲音？」

易竹君木然道：「那種聲音？」

常護花一怔，仍應道：「『霎霎』的聲音。」

易竹君道：「沒有。」

常護花又是一怔，盯着易竹君。

易竹君全無反應，整個人就像是一個泥菩薩。

也就在這下，杜笑天突然叫了起來，道：「那好像就是吸血蛾撲翅的聲音！」

這句話出口，室內的空氣，彷彿立時冰結！

楊迅第一個打了一個冷戰，顫聲道：「聲音從那裏發出來？」

沒有人回答，除了易竹君，所有人的目光都巳投向閣樓。

就是他楊迅，在說話出口之時，目光亦巳然落在閣樓之上。

所有人不約而同屏息靜氣。

那種「霎霎」的聲音於是更清楚。

常護花倏的開步，走到那道梯子的面前，抬頭望了閣樓那扇門一眼，就拾級而上。

他的脚步慢而輕。

那道梯子亦只得十來級。

常護花走上幾級，伸手緩緩的拉開了那扇門。

門一開，「霎霎」之聲就响亮起來。

常護花探首往門內望一眼，一張臉立時變了顏色！

他反手將門掩上，徐徐走下了梯級。

杜笑天楊迅在下面雖然巳看出有些不妥，但到常護花下來，看眞常護花的面色，仍不免吃一驚。

常護花的面色也實在太過難看。

前後不過短短的片刻，他就像在冰水

中浸了半天，面色青白得死人一樣。

杜笑天忍不住問道：「常兄，閣樓內到底有什麼東西。」

常護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吸血蛾！」

他雖然盡量使自己的聲音穩定下來，杜笑天楊迅仍然聽得出他的語聲中充滿了恐懼。

兩人的面色立時也變了。

楊迅脫口道：「吸血蛾？」

常護花沉聲道：「千百隻吸血蛾，一具骷髏！」

「骷髏！」杜笑天也不禁脫口驚呼。

楊迅連隨問道：「是誰的骷髏？」

常護花沒有回答，轉頭突呼道：「崔義！」

崔義就呆呆站在一旁，面色亦已然發青，給常護花這一叫，整個人幾乎彈了起來。

他連忙上前一步，道：「常爺有什麼吩咐？」

常護花道：「那裏有燈，給我拿兩盞來！」

「是！」崔義忙退下。

楊迅却上前兩步，但沒有再問。

這個小室已經是如此，那個閣樓當然更黑暗的了，就即使不是，閣樓中開了窗口，光亮如白晝，一個人既然變成骷髏，又怎能夠認出他的本來面目。

楊迅現在當然已想通了這一點。

因為他還不是一個大笨蛋。

× × ×

室內已有燈，恰好是兩盞。

崔義才將燈燃亮，楊迅杜笑天已急不及待，走過去將燈搶在手中。

兩張鋒利的長刀連隨嗆啷出鞘。

杜笑天楊迅左手掌燈，右手握刀，一個箭步標回來，就搶上梯級！

他們比常護花更心急。

常護花並沒有與他們爭奪，這片刻，他的面色已回復平常。

他甚至沒有移動脚步，只是手按在劍上。

劍仍在鞘內，劍氣却彷彿經已出鞘。人已經蓄勢待發。

他的目光，當然就落在閣樓那扇門之上。

× × ×

門已被刀挑開！

楊迅的刀。

他竟然是第一個衝上梯級，右手刀挑開門戶，左手燈就送進去！

昏黃的燈光剎那變成碧綠！

不過一剎那，燈罩上竟伏滿了飛蛾！

青綠晶瑩如碧玉的飛蛾，眼睛却殷紅如鮮血。

吸血蛾！

燈罩變成了蛾罩，燈光透過碧綠的蛾身，也變成碧綠！

無數吸血蛾幾乎同時撲出，「霎霎」的振翅聲就像是魔鬼的笑聲！

那些吸血蛾，也簡直就像是魔鬼的化身！

楊迅的眼中立時就只見一片碧綠，無數點血紅，耳中也只聽到魔鬼的笑聲一樣的「霎霎」的振翅聲！

他當門而立，大羣吸血蛾正好就向他迎面撲來！

這剎那的景像的恐怖已不是任何文字所能夠形容。

楊迅這剎那心中的恐懼也同樣難以形容。

他不由自主的閉上眼睛，脫口一聲驚呼！

撕心裂肺的驚呼，恐懼已極的驚呼！

這一聲驚呼同樣恐怖，簡直不像是人發出來的聲音。

伏身在燈罩上的那些吸血蛾彷彿全都被這一聲嚇驚，一齊從燈罩上飛了起來，漫空亂撲！

也就在這剎那之間，大羣吸血蛾已撲在楊迅的身上，的面上！

楊迅雖然緊閉着眼睛，身上面上彷彿已感覺刺痛，鼻端亦彷彿已嗅到了血腥！

——牠們要吸我的血！

楊迅心胆俱裂，又一聲怪叫，雙手抱頭，轉身急退！

連刀連燈他都已抛掉！

他甚至忘記站在梯上，這一個轉身，立時從梯上滾跌下去！

杜笑天緊跟在楊迅的後面，他也已被眼前的景像嚇呆，根本不懂得扶着楊迅！

就算扶也扶不住的了。

楊迅簡直就葫蘆般滾下。

正滾在杜笑天身上。

杜笑天不由得也變了一個葫蘆。

常護花的面前於是就多了兩個滾地葫蘆。

他竟然沒有上前摻扶，也沒有拔劍，呆呆的站立在那裏。

他的手仍然按在劍上，却似乎已經忘記了那是一柄劍，忘記了本來準備怎樣。

他本來蓄勢待發，劍也已隨時準備出手，但是那剎那，連他都已被眼前的恐怖的景像嚇呆。

崔義，侍候易竹君的兩個侍婢，還有門外的十幾個捕快，更就面無人色，連聲驚呼。

其中已有人抱頭鼠竄，也有人癱軟地上。

似乎就只有一個人例外。

易竹君！

易竹君面無表情，仍舊泥菩薩一樣。

惟一變易的只是她的面色，本來已經蒼白的面色現在更加蒼白。

蒼白如死人。

× × ×

燈已然打翻熄滅，兩盞都熄滅。

羣蛾似乎因此失去了目標，漫室霎霎的亂飛，但只是片刻，突然雲集在一起，向小室門外飛去！

門外有天光。

蛾類雖然喜歡撲火，對於天光却是非常恐懼，是以才晝伏夜出。

這些吸血蛾却似乎例外。

牠們到底要飛去什麼地方？

沒有人理會這個問題，所有人都似乎着了魔，眼睜睜的目送那些吸血蛾飛走。

常護花也是一樣。

× × ×

羣蛾終於飛去。

「霎霎」的振翅聲消逝，室內外又回復死寂。

所有的聲響竟全都靜止，連呼吸聲竟也都幾乎聽不到。

所有人彷彿都變成了白痴。

難堪的死寂。

× × ×

小室的空氣本來就已經不大新鮮，現在更多了一股異樣的惡臭，難言的惡臭。

那種惡臭，似乎就是從閣樓中散發出來。

是蛾臭還是屍臭？

易竹君身旁的一個侍婢也不知是否因為忍受不住這種惡臭，突然嘔吐了起來。

嘔吐出來的只是苦水。

這一種嘔吐却似乎換回了所有人的魂魄。

常護花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上前兩步，拾起了地上的一盞燈。

這盞燈還好，另外的一盞已經摔碎。

他連隨取出火石，將燈蕊燃亮。

燈光亮起的同時，楊迅杜笑天亦相繼從地上爬起來。

他們看來並沒有摔壞。

楊迅面無人色，嘴唇不住的在哆嗦，好一會才出得聲，道：「那……那些就是吸血蛾？」

「是……」杜笑天這一聲就像從牙縫中漏出來。

楊迅忽然抬手指着自己的面龐，顫聲道：「你看我的面龐有沒有不妥。」

杜笑天目光應聲落在楊迅面上。

常護花一旁聽說，不由亦上前幾步，手中燈連隨亦照上去。

燈光照亮了楊迅的面龐。

楊迅的面龐，立時閃起了青幽幽的光芒。

在他的面上，東一片，西一片，沾滿了青白的蛾粉。

只是蛾粉，沒有血口。

杜笑天道：「不過沾着一些蛾粉。」

楊迅追問道：「有沒有流血？」

杜笑天道：「沒有。」

楊迅這才鬆一口氣，從懷中抽出一方手帕，往面上抹去。

杜笑天瞟一眼小室的入口，道：「那羣吸血蛾看來只怕有好幾千隻。」

常護花點頭，道：「嗯。」

杜笑天的目光又一轉，轉回去閣樓，道：「那麼多吸血蛾羣集在閣樓內，到底幹什麼？」

常護花尚未回答，楊迅已放下手帕，一旁怪叫了起來，道：「他們在吃人。」

這句話出口，連他自己都不由打了幾個寒噤。

常護花聽說面色當場一白，杜笑天亦青着臉問道：「你說什麼？吃人？」

楊迅顫聲接道：「我將燈送入去之時，牠們正伏在一具屍體之上，『吱吱』的在咀嚼！」

常護花打了一個冷顫，道：「是屍體還是骷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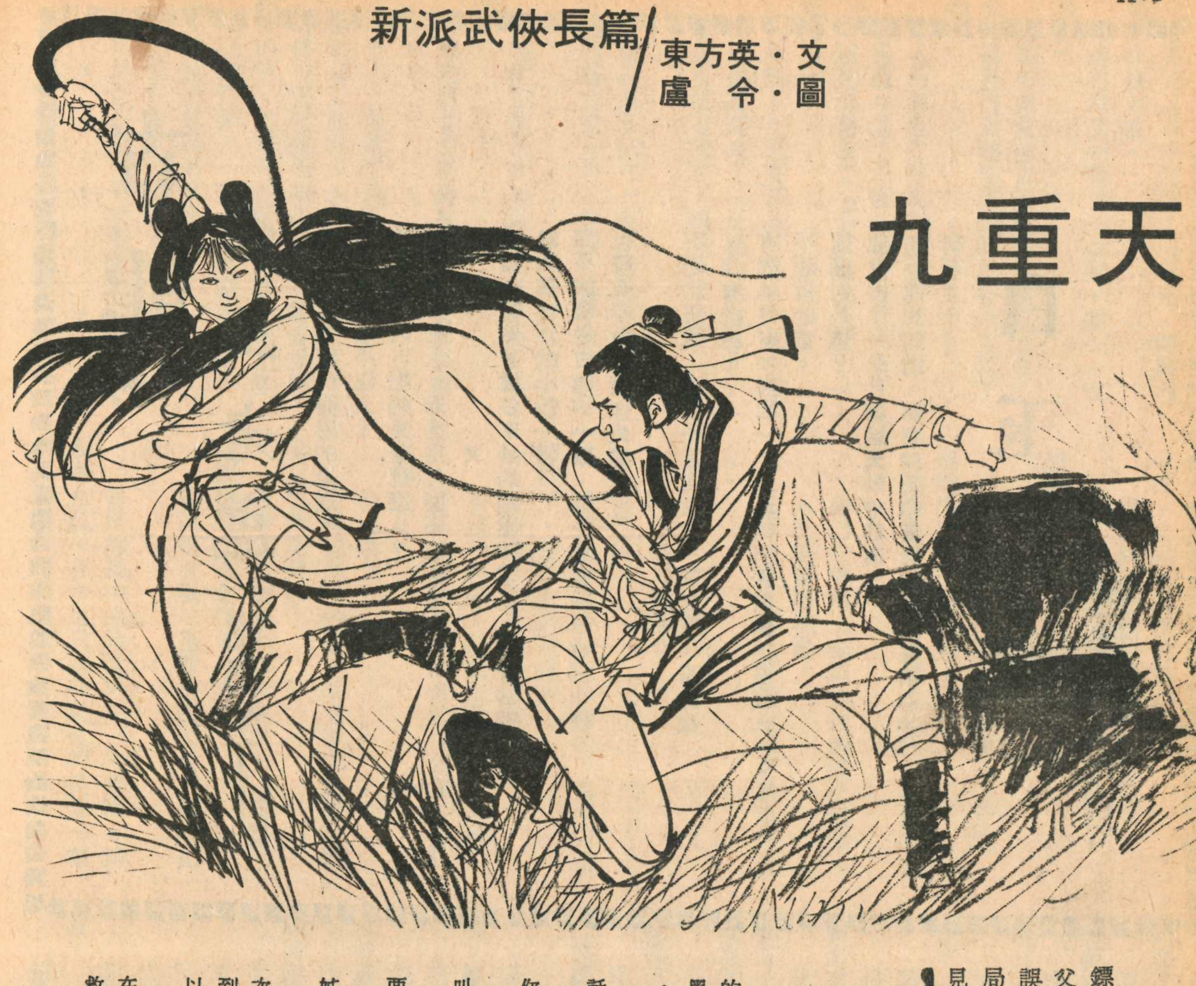
楊迅道：「我看就是屍體了。」

「羣蛾已飛走，我們上去看清楚！」常護花手中燈一轉，照向閣樓，連隨起步，從楊迅身旁走過，再次踏上梯級。

這個人的胆子實在大。（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東方英・文　盧令・圖

九重天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罡手周培英因八達鏢局失鏢事，重履江湖，偵查之下獲悉這趟失鏢原因是爲托付的鏢主做了手脚，但因缺乏證據只好賠鏢，周曉芙爲偵幕後人，險遭狼吻，幸得一幪面人拯救出險，周曉芙返回鏢局，獲知乃父與霹靂火雷炎及常笑翁已往找尋白屋雙怪，周曉芙返回住房，因對三師兄左良玉對她誤會的事，越想越心中不忿，而又不願有所解釋，一怒之下帶着弟弟周曉村離開八達鏢局回家，姊弟二人向回家路上走了二十多里，周曉芙又改變主意，重回甘露寺，遍搜不見敵踪，周曉芙料定敵人不會撤走——

更番落虎阱　再次闖龍潭

周曉村道：「那他們爲什麼……」

「你又來了！」一個黑袍蒙面人，幽靈似的突然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人是黑的，背景是黑的，他如果不說話，周氏姊弟分神說話之際，眞還沒有發現他啦！

周曉村不意之下，嚇得心頭一悸，口裏的話當時就梗住了。

相反的，周曉芙卻歡呼一聲道：「恩公，你怎樣看出小女子身份？」

黑袍蒙面人道：「我沒有看出來，是令弟叫破了姑娘的身份。」

周曉芙嗔怪的向周曉村道：「弟弟，你看要是被別人聽到了，如何是好。」

周曉村打量了黑袍蒙面人一眼，道：「姊姊，這位是……」

周曉芙玉面微一紅，訕訕的道：「姊姊上次要不是這位恩公仗義救助，姊姊就再也見不到你們了。」她蒙羞的事，實在不好出口，所以一直沒有告訴周曉村。

周曉村這時也不便向周曉芙詳問，只有悶在心裏，不失禮的一抱雙拳道：「原來是家姊救命恩公，請受晚輩一禮。」

黑袍蒙面人微微一笑道：「少俠請莫多禮……周姑娘，你們不能再向前去了。」

周曉村搶着問道：「爲什麼？」

黑袍蒙面人道：「因爲他們早已發現你們行踪，張網以待你們了。」

周曉芙一震道：「他們已發現了我們？」

黑袍蒙面人道：「姑娘聰明絕頂，設想週到，可是因爲經驗不足，那能逃得過老江湖的利眼。」

周曉芙嘆息一聲，道：「請問恩公，知不知道有其他路人來過？」

黑袍蒙面人道：「姑娘問的可是天罡手周老前輩等三人？」

周曉村道：「正是他們三人。」

黑袍蒙面人道：「他們早來過了，比姑娘你們早了三個時辰，他們是由後山進山的。」

「現在他們在那裏？恩公可知道？」周曉芙有點担心起來。

黑袍蒙面人道：「他們中計被擒了。」

周曉村跳起來道：「他們在那裏？快請老前輩你帶我們去救他們。」

黑袍蒙面人搖了搖頭道：「少俠，請少安勿躁，人自然要救，不過還要三思而行。」

周曉村迫不及待的道：「再遲就要出大事

了。」

周曉芙輕喝一聲道：「弟弟，冷靜一下，聽恩公的。」

黑袍蒙面人道：「兩位請隨我來，我們先談一談。」轉身領着他們進入一座山洞之內，一幌火熠了點起一盞小油燈。

小小的火光，照得全洞皆亮，山洞很小，洞裏只有一堆茅草和一些乾根，顯然不是久居之地。

周曉芙這時突然想起，還沒有請敎這位救命恩人的名號，當下欠身一福，道：「請恕晚輩失禮，還沒請敎恩公上姓高名。」

黑袍蒙面人一笑，道：「對不起，姑娘見了我這副裝束，想必明白在下的心意。」

周曉芙「啊」了一聲，道：「小女子身受大恩，而竟無緣得悉恩公尊號，深以爲憾。」

周曉村叫了一聲，道：「我們又不是壞人，你就把姓名說出來又……。」

周曉芙喝聲道：「弟弟，不得無禮。」

黑袍蒙面一笑道：「請少俠原諒，在下有不得已的苦衷。」

周曉芙移轉話題道：「請問恩公，可知家父他們現在的處境？」

黑袍蒙面人道：「據在下所知，令尊他們雖然中計被擒，目前並沒有什麼凶險，我們總有時間慢慢想辦法。」

周曉芙道：「恩公說的是，不知恩公可有成算？」

黑袍蒙面人道：「還沒有。」

周曉村道：「我們偷偷的去看看他們行不行？」

黑袍蒙面人搖了一搖頭，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在下認爲沒有這個必要，不過少俠如果放心不下，在下可以替你們去看看他們！」

周曉村道：「你能够去，我們爲什麼不能去呢？」

周曉芙喝道：「弟弟，你……」

黑袍蒙面人含笑截口道：「周姑娘不要責怪令弟，令弟沒說錯，可是令弟沒想到這等窺伺之事，人越少越好，否則驚動了他們，以後就困難重重了。」

周曉芙欠身道：「恩公說得是，那就有勞恩公了。」

黑袍蒙面人指了一指洞角的乾粮和水袋道：「兩位餓了渴了，請自己用吧，在下這就去了。」說着身形一幌，出洞而去。

周曉村望着那黑袍蒙面人，皺起一雙劍眉，搖了一搖頭道：「此人藏頭露尾的，一點不爽快，姊姊，他上次怎樣救你的？」

周曉芙顧而言他道：「江湖人物，本性各別，你以後說話不要太任性了……啊！我有點口渴了。」站起身來，提起水袋，喝了口水。

周曉村也要過水袋，喝了一口水，目光落在那些乾粮上道：「我有點餓了。」

周曉芙一笑道：「你就是口饞，乾粮有什麼好吃的。」

周曉村道：「姊姊，你不知道，裏面好像有臘味的味道哩！」

他眞不客氣，提過乾粮打開來，可不是，裏面眞有一包香腸和肉乾，周曉村取了一條香腸，吃了起來，叫道：「眞不賴！姊姊！你也嘗嘗。」遞了一條香腸給周曉芙。

一股誘人的香味，引得周曉芙也吃了一條香腸。

周曉村吃得性起，一口氣吃了三條香腸二片肉乾，當他將乾粮收好放回去後，周曉芙忽然大叫一聲，道：「弟弟，你看你的臉怎麼這樣紅……」

周曉村一笑道：「你還不是一樣……。」一語未了，忽然一怔道：「不對，我心裏有點發慌！」他吃得多，所以先有了明顯的反應。

周曉芙敏感的臉色一變道：「不好了，我們中了人家的暗算，快去！」伸手拉起周曉村便向洞外逃出。

周曉芙拉着周曉村慌不擇路，在山村中亂跑了一陣，周曉芙自己身體內也有了反應。

這時，周曉村一摔周曉芙的手道：「姊姊！你快獨自去吧！我要忍不住了。」

周曉芙心裏一亂，人一怔，周曉村已瘋了似的向森林之內鑽去。

周曉芙暗叫一聲：「天呀……弟弟……」她那裏放心得下周曉村，也隨後追了上去。

周曉芙只吃了一條香腸，雖然是同樣的中了催情之藥毒，可是藥性要比吃了三條香腸的周曉村來得慢得多，她一面追趕周曉村，一面暗自計較着忖道：「我先追上他，點了他的穴道。」

可是這時周曉村形同瘋狂，逃跑的迅速奇快，周曉芙追了半天才追到他，當她追到他的時候，她自己身上的藥力也就完全發抖出力量來了。

她剛叫得一聲「弟弟……」周曉村忽然一回身張開雙手向她和身抱來。

周曉芙只見周曉村一雙眼睛已是完全紅了，簡直已經失去了人性，驚叫了一聲，向左邊一讓，誰料左邊是一叢荊棘，身子沒讓開，人卻被拌倒了。

周曉村一聲厲叫，就向她的身上，壓了下來……。

就在這時候，周曉村下壓的身子忽然凌空飛了起來，直飛出一丈開外，落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周曉芙情急心亂，但還沒有喪失理智，心中一點靈明，只知道這是死也不能做的事，人拌倒之後，卻一個勁的向旁邊滾動躲起，也不知道周曉村被摔出去了。

「唉！」一聲嘆息，她也被人提起來了。

她這一動滾動之下，頭上頭巾早被抖落，現出了本來女兒面目，提她那人，先自「咦！」了一聲，道：「怎樣又是你。」

周曉芙見了那人掙扎着破口罵道：「你，你這魔鬼！……。」

敢情，那人便是黑袍蒙面人。

只是，那黑袍蒙面人被罵之下，現出了一臉錯愕之色，楞了一陣，才出手一指點了周曉芙穴道，使她安靜了下來，道：「姑娘，你……你又中了毒。」

話聲中，他看出她的神情不對了，伸手懷中，取出一粒藥丸塞到她口中，又道：「快把這藥丸吃下去。」

周曉芙急急的吞下了藥丸，道：「他怎樣了？」

黑袍蒙面人說道：「該死的東西！你還管他！」

「不，他是我弟弟哩！」

「啊！」黑袍蒙面人把周曉芙放落地上，塞了周曉村一粒藥丸，再把他們兩人提到一棵大樹下面，讓他們靠在樹根之上，然後，守着他們運功淸毒。

周曉芙藥丸入腹，便倒吸了一口長氣，秀目一閉，運起功來，她這時是抑制心中的慾念要緊，顧不得攷慮當前黑袍蒙面人的事了。

幸好那黑袍蒙面人並沒有計算她，當她調息已畢，睜開秀目時，只見那黑袍蒙面人正仰頭望着無際蒼穹，出神冥想。

周曉芙這時腦中也是一片紛亂，無法判定這黑袍蒙面人的善惡了。

她移動了一下肢體，黑袍蒙面人聞聲回頭，問道：「姑娘，你剛才罵在下惡魔是什麼

思？」

周曉芙道：「要不是你暗算我們，就是有人要暗算你，我們兄弟替你擋了災。」她心中不愉，說話的語氣就沒有那份出自至誠的敬意了。

黑袍蒙面人道：「此話怎講？」

周曉芙道：「因爲我們吃了你的乾粮中毒的。」

黑袍蒙面人一怔道：「乾粮……啊！我知道了。」

周曉芙冷笑一聲，道：「你知道什麼？」

黑袍蒙面人道：「姑娘在不久之前，可是遇見了一位服飾與在下相同的人？」

周曉芙一楞道：「難道不是你？」

黑袍蒙面人道：「當然不是在下，你難道連在下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麼？」

周曉芙道：「你們兩人的聲音很相似，當時我確實沒有聽出來，現在想想，他的聲音果然有點不同……那他是誰呢？」

黑袍蒙面人一笑道：「還有誰，還不就是姑娘前次見過的那蛇蝎書生常寄生。」

周曉芙一聽黑袍蒙面人提起蛇蝎書生常寄生，便不由得羞容滿面，螓首一垂，……

瞥眼間，只見一道寒光從她弟弟手中飛射而出……

周曉芙驚叫了一聲，喝道：「弟弟，不可以！」

黑袍蒙面人微微一笑，道：「沒關係。」反手一抄，接住了周曉村脫手打出的判官筆。

周曉村判官筆出手，原以爲定可得手，詎料那黑袍蒙面人背後像生了眼睛一樣，反手就接住了他判官筆，他一震之下，黑袍蒙面人已將判官筆遞過來，道：「小兄弟，你這樣暗算於人，不怕有損貴府清譽麼？」

周曉村冷笑一聲，道：「你自己更陰險惡毒，虧你說得出這種話來。」

周曉芙輕喝一聲，道：「弟弟，不得無禮，剛才那人是假冒的。」

周曉村「啊！」了一聲，不好意思起來。

周曉芙忽然叫了一聲，道：「恩公，晚輩有一不情之請，有請恩公見允。」

黑袍蒙面人道：「姑娘有話請說。」

周曉芙道：「晚輩想看一看您的尊範。」

黑袍蒙面人一笑，道：「姑娘還是不相信在下。」

周曉芙一嘆道：「晚輩是一朝被蛇咬，見了井繩也怕，有請恩公見諒。」

黑袍蒙面人笑了一笑，道：「在下這身打扮，顧忌的不是姑娘，有何不可。」說着，一掀臉上黑巾，現出本來面目。

周曉芙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多謝恩公寬宏大量，不知恩公可願將尊諱見示？」

黑袍人放回蒙面巾，說道：「這個恕難如命。」

周曉芙道：「爲什麼？」

黑袍蒙面人道：「因爲姑娘知道了並沒有好處，如果姑娘覺得稱呼不方便，儘可叫在下『田七』。」

周曉芙一笑道：「不，『恩公』兩字很方便。」

黑袍蒙面人笑了一笑，也不拒絕這種刺耳的稱呼，話題一轉，道：「在下有一言相勸，姑娘帶了令弟，趕快回家去吧，兩位在此地，不但帮不上令尊的忙，反而只有增加令尊的累贅。」

周曉芙道：「家父可是已落到了他們的手中？」

黑袍蒙面人道：「不錯，可是姑娘無能爲力。」

周曉芙道：「恩公仗義俠士，就不能拔刀相助晚輩麼？」她顯然是得寸進尺，那能放棄這千載良機。

黑袍蒙面人點頭道：「在下可以答應姑娘，相機打救令尊，可是，無法分身照顧兩位，還是要請兩位速速離開此地。姑娘是聰明人，姑娘應該明白，你的處境比令尊更爲險惡。」

黑袍蒙面人的話，說得很明白了，二次的暗算，都是以周曉芙的清白爲目標，這不是普通的逼奸情事，其中，定然有着某種惡毒的陰謀。

周曉芙一下子明白過來，當時出了一身冷汗，驚悸的道：「他們要叫我們周家在江湖上永遠抬不起頭來！」

黑袍蒙面人微微一笑，微一點頭，說道：「姑娘明白了，所以在下建議姑娘回到家中去最安全。」

周曉芙連番遇險以來，早已壯志消竭，雙眉一皺，嘆了一口氣，道：「恩公所見甚是，晚輩知道厲害了。」

黑袍蒙面人道：「姑娘悟性過人，從善如流，現在在下就送姑娘出山去吧。」

周曉芙只覺這黑袍蒙面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瞻前顧後，有始有終，感激之中，又增加了無限的敬佩。

周曉芙姊弟隨着那黑袍蒙面人從榛莽之中穿出叢林，正要走上山徑時，黑袍蒙面人忽然雙手一攤道：「快伏下莫動。」

「什麼人？」來人耳目之靈，亦非等閑，喝聲中，已有一條人影凌空飛撲而到。

黑袍蒙面人一挺身射落路面之上，雙掌一翻，向着凌空撲到的人影擊出一股掌風。

來人來勢勁猛，人在半空之中，也是發掌下擊，只見兩道掌力一迎，竟被彈得翻了出去，落出丈遠之外。

來人身形一定之下，周曉芙姊弟看得清楚，原來就是另外那位黑袍蒙面人。

那黑袍蒙面人驚「咦！」一聲，道：「是你！」

這一位黑袍蒙面人冷笑一聲，道：「常寄生，脫下你的黑袍，收起你的面巾，你給我滾吧。」

那黑袍蒙面人哈哈一笑，道：「朋友，你眞是陰魂不散，又强來出頭了，噢！你也把你的黑袍面巾取下來，讓本公子看看你是什麼變的，如此愛管閑事。」說着，取去了面巾，脫去了黑袍，身份已被喝破，自然無需再穿這些勞什子衣服了。

果然，他就是那幾乎騙了周曉芙貞操的那蛇蝎書生常寄生。

他自己恢復了本來面目，但對方並不理他那一套，毫無恢復本來面目的意思。

蛇蝎書生常寄生冷笑一聲，道：「朋友，你就這樣見不得人麼？面巾都不敢取下來。」

黑袍蒙面人冷「哼！」一聲，道：「常寄生，你今天的膽子很大，想必暗中另有帮手，索性叫他們出來吧！」

「你退過一邊去，老夫倒要看看這小子是什麼變的！」一條人影，空着雙手走了出來。

黑袍蒙面人暗暗一皺眉頭，沉聲叫道：「錢六……。」

白屋雙怪之一的錢六獰笑一聲道：「朋友，你能認識老夫，當知道老夫的厲害，那你就乖乖的把周家那二個小雜種交出來吧。」

黑袍蒙面人一點頭道：「可以，但不知你有沒有要人的本事。」

錢六哈哈一笑，道：「老夫要收拾不下你這小子，就枉稱白屋雙老了，看掌！」

錢六是一個火爆急性子人，一言不合，就使出了他自恃的伏人之能。

黑袍蒙面人冷笑一聲，道：「不是猛龍不

過江，鬥不過你們白屋雙怪，我就不會出手，錢六，今天我就要臊臊你們白屋雙怪的皮。」

說話之間，錢六的掌力已迎面劈到，黑袍蒙面人身形向後微微一縮，右手橫架金樑向上一抬，將錢六一掌架開，同時左手一穿而出，逕取錢六腰肋部位。

這是連消帶打，力爭先機的手法，黑袍蒙面人一出手就顯得不是省油之燈。

錢六「咦！」了一聲，似乎有點詫異，但手下却是更猛更重，「脫袍讓位」，「黑虎偷心」，「雙猿獻果」，連環追逼，一招緊似一招。

黑袍蒙面人進退趨避，見招還招，見式破式，兩人一搭上手就是二三十招下來，任你錢六如何暴跳如雷，也得不到絲毫便宜。

錢六打得火起，突然猛喝一聲，掌式一變，使出一套「開山掌法」，一掌一聲大喝，掌力未到，喝聲先出，先聲至爲奪人。

黑袍蒙面人笑了一笑，手式頓緩，神氣內斂，以柔克剛之法，見招破招，緩緩而來。

錢六一套「開山掌法」使完，還是奈何不了那黑袍蒙面人。

這時，錢六才承認這黑袍蒙面人不完全是冒失鬼了，而是一個令人相當頭痛的對手，正思有以出奇制勝之際，黑袍蒙面人却搶先發難，大叫一聲，道：「白屋雙怪不過爾爾，你也嘗嘗本人的手法！」手法一變，使出一套亂七八糟的手法，其中有拳有掌，連拏帶截，加上步法飄逸，旋身進退，快如閃電，十數個照面下來，便逼得錢六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了。

蛇蝎書生常寄生眼看錢六落敗只是遲早的問題，要是別人，定然奮身向前，全力把黑袍蒙面人打敗，可是，他却先存了全身而退的私心，眼珠一轉，叫道：「老前輩，小生再去叫幾個人來，合力宰這小子。」

身形一轉，正要開溜的時候，草叢之中發出一聲叱喝道：「惡賊！你給我納命來。」二條人影，帶着二道銀芒，疾飛而出，阻住了他去路。

蛇蝎書生常寄生可眞沒把周曉芙和周曉村姊弟兩人放在眼裏，哈哈一笑，道：「你們兩人出來得正好，本人正要找你們啦！」雙手一分，便搶先出手，向周曉芙他們姊弟攻去。

蛇蝎書生常寄生並不完全是綉花枕頭，確有幾分眞才實學，出手就使上全力，當時只打得周氏姊弟，節節後退。

蛇蝎書生常寄生心中大喜，笑道：「周姑娘，別挨時間了吧，春宵一刻值千金，小生帶你到另外一處好地方去……。」

周氏姊弟，一身功力原本不弱，只因他們完全沒有和外人打鬥的經驗，所以，一上來就失去了先機，由主動變成了被動，成了挨打的局面。

可是，蛇蝎書生常寄生一陣急打猛攻之下，雖然被逼得節節後退，却並未立時落敗，因此，心中的慌亂也就慢慢消除了。

黑袍蒙面人見他們姊弟二人冒冒失失的闖出來，最初眞替他們捏了一把冷汗，當看出他們姊弟落敗的原因後，立時大喝道：「沉着應戰，先求自保，再求克敵，蛇蝎書生不是你們敵手。」

周曉芙一經喝破，便恍然大悟，嬌喝一聲，道：「弟弟，別急！咱們慢慢來。」

姊弟兩人心神一斂，穩定下來，蛇蝎書生常寄生的攻勢，便無形之間被阻住了。

可是，這時黑袍蒙面人却因分心說話的關係，被錢六緩過一口氣，也失去了立時獲勝的機會，讓錢六立住了陣脚。

黑袍蒙面人劍眉一軒，道：「姓錢的，本人要在十招之內，將你傷於我『落英指』力之下。」

錢六一聽「落英指」之名，當下暗吃了一驚，忖道：「這小子一身功力，已是不弱，難有勝算，他要眞會『落英指』，那我老頭準死無疑，哼！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老夫這時不走，更待何時……。」

錢六狠的時候，是得理不讓人，想不到他還曉得見風使舵，一看情形不對，便不顧白屋雙怪的名頭了，當下心念一決，以進爲退的冷笑一聲，道：「小子別說大話，你先嘗嘗老夫的『掌中刀』！」話聲出口，果然立掌如刀，橫掃而出。

錢六也眞狠，存心打退堂鼓，却將全身功力所聚的「掌中刀」使了出來，使人誤以爲他是存心孤注一擲。

黑袍蒙面人勝券在握，自然沒有和他硬拚硬打的理由，而且，他也知道錢六的壓箱本領「掌中刀」只有三三見九，九刀！九刀一過，他就無能爲力了。

身形閃動之間，黑袍蒙面人以奇奧無比的身法，已經讓過了他三刀，第四刀出手的時候，錢六的手勢只劈出一半，忽然式演「東風西斬」，身形一折，射出三丈開外，接着躍身投入森林中而去。

黑袍蒙面人「嘿！」笑了一聲，喝道：「好一個白屋雙怪，原來也只是一個虛聲恫嚇之輩。」

錢六一退，可把蛇蝎書生常寄生臉上的汗都急出來了，因爲，周氏姊弟沉住氣之後，已經完全擋住了他的攻勢，立於不敗之地。

這時，黑袍蒙面人再一空出手來，他就想逃走的希望都沒有了，因此，他那能不急得心慌意亂，滿身大汗。

蛇蝎書生提心吊膽的支持了一陣，却不見黑袍蒙面人出手接場，暗自思量了一陣，大叫一聲，道：「住手！」勢子一收，退了一丈。

周氏姊弟這時正打得得心應手，正待雙雙攻上之時，黑袍蒙面人一擺手，道：「看他有什麼話說。」

周氏姊弟只好停身住手，望着蛇蝎書生，看他如何交待。

蛇蝎書生常寄生緩緩喘了一口氣，打起一臉笑容，道：「兩位高明厲害，小生認敗服輸，請說個時間，我們再好好的打一場如何？」說得好輕鬆，就像是印證武功，友誼比賽一樣。

周氏姊弟聽得一楞，一時之間，竟不知說什麼話才好。

黑袍蒙面人一笑，道：「常寄生，勸你少動心眼兒，你想全身而退不難，但你至少還得闖一關。」

蛇蝎書生常寄生訕訕的一笑道：「大俠面前，小生更是心服口服了，如果大俠實在放不過小生，小生只有束手待斃，甘願就死了。」

黑袍蒙面人輕蔑的一笑，道：「你還不致死在我手上！」

蛇蝎書生目光流轉的道：「那你大俠的意思是……」

黑袍蒙面人目光一轉，投向周曉芙道：「姑娘，你可有勇氣和蛇蝎書生放手一搏？」

周曉芙心裏是沒有一點把握，不過她知道有黑袍蒙面人在場，就是打不過蛇蝎書生，也不會吃虧，當下一揚螓首道：「有何不敢！」

黑袍蒙面人目光回到蛇蝎書生身上，道：「只要你勝得周姑娘，我們放你一條生路，任你安全離去。」

蛇蝎書生常寄生目光一亮道：「就只周姑娘一個人？」

黑袍蒙面人道：「就她一個人……」

周曉村接口道：「我……」

黑袍蒙面人搖手示意，打斷周曉村的話道：「你如果在五十招之內能够勝過周姑娘，本人讓你安全離開。」

蛇蝎書生常寄生欣喜的說道：「你此話當眞？」

黑袍蒙面人道：「多此一問。」

蛇蝎書生常寄生一揚首道：「好，周姑娘，你出手吧！」

周曉芙自己的意思是可以和蛇蝎書生一拚，但不願給蛇蝎書生這個便宜，她眞不明白這恩公爲什麼給他這個逃生的機會。

她心裏是一千個不甘願，暗暗一咬銀牙，決心立誓道：「哼！我就拚死也要和你纏鬥五十招，令你不能稱心如意。」

周曉芙可恨死這位蛇蝎書生常寄生，銀牙一咬，手中銀絲鳳尾鞭，一遞而出，喝道：「看打！」

蛇蝎書生常寄生使的是一支精鋼寶劍，劍光一閃，就與周曉芙打在一起。

蛇蝎書生常寄生剛才與周曉芙姊弟一戰，已看出他們姊弟一身功力不弱，只是實戰經驗不够，所以不能發揮全力，他自己初出道的時候，就是這樣常常有力使不上，敗得莫明其妙，他非常明白周曉芙的弱點，因此針對周曉芙的弱點，出手之下，就使出了全力，以雷霆閃電之勢，向周曉芙猛攻。

周曉芙一上手，便被蛇蝎書生逼得節節後退，幾乎支持不住。

尚幸周曉芙根基紮實，人又聰明絕頂，一陣後退之下，很快的就看穿了蛇蝎書生的心意，當下秀眉一犂，自己已就有了主張，虛虛實實的與蛇蝎書生常寄生遊鬥起來。

這一來，表面上周曉芙還是節節敗退，事實上蛇蝎書生常寄生要確定「勝利」兩字，卻是非常的困難了。

最頭痛的是，他還不敢猛施辣手，用各種陰狠的手段取勝，因爲，他不能不顧忌站在一旁的那黑袍蒙面人，誰知道那黑袍蒙面人會不會因此不放過自己呢？

蛇蝎書生心中有了顧忌，打得便不能貫徹到底了，他這微一鬆懈，又給周曉芙喘了一口氣，於是周曉芙的心情更是穩定了，她心情一穩定，移形換步之間便更爲輕快靈巧，而蛇蝎書生這一方則相形失色了。

眼看馬上就是五十招了，蛇蝎書生常寄生自忖毫無希望了，他暗暗一咬鋼牙，忽然喝了一聲，道：「住手！」身形一幌，收手退了五步。

周曉芙冷笑一聲，冷喝道：「怎麼？不打了？」

蛇蝎書生變手一拱道：「小生自認失敗，甘願任憑處落。」

周曉芙冷「哼」一聲，道：「少來這一套，你就是叩頭求饒，本姑娘也不會放過你！」

「這種人，不值得計較，滾你的吧！」黑袍蒙面人一揮手，把蛇蝎書生放去了。

周曉芙一跺蓮足，非常不甘願的道：「恩公，你……」

黑袍蒙面人說道：「周姑娘，你不要不服氣，他是因爲心中顧忌太多，不敢恣意逞兇，所以才無法奈何姑娘，可是在這種情形下，在他的處境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姑娘以爲然否？」

周曉芙欣然道：「恩公說得是。」

黑袍蒙面人道：「兩位請跟我去吧！」身形一動，當先走了出去。

周曉芙與周曉村隨在那黑衣蒙面人身後走了一程，轉入一座非常隱密的山洞裏，道：「你們休息一下吧，在下還要出去一下，在我未回來之前，兩位千萬不要離開一步。」話聲一落，閃身就不見了影子。

周曉村一亮火熠子，照了一下全洞道：「姊姊，那邊有一盞破碗做的燈，要不要給你點個亮？」

周曉芙輕嘆一聲道：「不要自找麻煩了吧，快好好調息。」

周曉村實在靜不下心來調息，因爲這次入山之行，雖然幾乎送命，但是使他覺得又刺激又興奮，心裏有很多話，都想一吐爲快，一張口又叫了一聲，道：「姊姊，人家又沒說不准點燈……。」

周曉芙沒有答話。

周曉村又叫了一聲，「姊姊……」

周曉村曉得姊姊的脾氣，輕輕的發了一句牢騷，道：「女孩子就是這樣膽小如鼠。」

周曉芙充耳不聞，周曉村只好嘆了一口氣，放棄打開話題的企圖，運功調息起來。

忽然，兩人耳中都聽到一聲呼喚道：「兩位請收功用點食物吧。」

周曉芙與周曉村一驚而醒，睜開眼睛，只見洞外已是一片光明，已是辰牌時候了。

再一回眸，只見地上，已擺好了一道各式各樣的鹵菜和三四十個熱騰的騰包子。

周曉村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啊！好極了，這是那裏弄來的！」

黑袍蒙面人一笑道：「在下一向是取粮於敵。」

周曉芙道：「包子還這樣熱，他們離這裏也不遠麼？」

黑袍蒙面人微微一笑道：「姑娘心細如髮，觀察銳敏。」

周曉芙道：「恩公，你如果不見怪的話，小女子是想猜一猜你的心意。」

黑袍蒙面人道：「姑娘有何賜敎，在下洗耳恭聽。」

周曉芙道：「如果小女子猜得不錯的話，恩公可能已經改變了心意，不要馬上趕走我們姊弟了。」

黑袍蒙面人哈哈一笑，說道：「佩服，佩服……但不知姑娘知不知道在下改變心意的原因何在？」

周曉芙沉思了一下道：「這個就很難說了，也許恩公不放心我們回家路上的安全，也許恩公看出我們姊弟還有留下來的價值，……」

黑衣蒙面人點頭笑道：「姑娘都說對了，尤其姑娘能和蛇蝎書生力戰不敗，是在下改變心意的主因。」

周曉芙一笑道：「這樣說來，恩公要小女子和蛇蝎書生一搏，是有意攷量小女子了。」

黑衣蒙面人道：「得罪得罪！在下人單力薄，不得不小心謹愼，尚望姑娘不要介意。」

周曉芙面色一正道：「恩公所慮甚是，由此可見恩公乃是顧慮週詳，實事求是的人，小女子敬仰感激都來不及，那能不知好壞。」

黑袍蒙面人忽然嘆息一聲，說道：「在下久仰姑娘，蕙質蘭心，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周曉芙明眸陡的一亮，心喜之餘，微帶羞澀之色，道：「恩公，你早知道小女子了，這怎可能呢？」

黑袍蒙面人道：「在下向姑娘提一個人，不知姑娘知不知道？」

周曉芙道：「誰？」

黑袍蒙面人道：「黃山沈志一……。」

周曉芙道：「沈師兄，他是小女子師姑的兒子，怎會不認識。」

黑袍蒙面人道：「在下與沈兄乃是莫逆之交。」

周曉芙笑道：「原來恩公是沈師兄的朋友，這就難怪了。」

黑袍蒙面人道：「所以，姑娘也就不要恩公長，恩公短的稱呼在下了。」

周曉芙搖了一搖頭，正要有所表示的時候，周曉村一笑，截口道：「那該叫你什麼？」

她問過他姓名，他沒有說，這倒還是一個機會，周曉芙微微一笑，明眸生輝的等着黑袍蒙面人的回答。

黑袍蒙面人微一沉思道：「你們就叫我沈大哥好了。」

周曉村一怔道：「你也姓沈？」

周曉芙笑了一笑，說道：「有八成不可相信。」

黑袍蒙面人道：「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周曉芙道：「說得也是，不過此時此地，你的蒙面巾可不可以取下來，叫人面對着怪悶氣的，如果你不願人認出你來，小妹送你一副人皮面具好不好？」

黑袍蒙面人一笑道：「暫時舒服一下，當然可以。」

立時把面巾除下，接着，又道：「人皮面具我自己也有，謝了。」

周曉芙姊弟都看過這位沈大哥一眼，只是那是在晚上的時候，看不大仔細，這時，只見這位沈大哥，年紀並不太大，二十多歲三十不到，長得劍眉星目，一臉堅毅之色。

這是一個有原則，有個性的人，予人一種可信賴的印象。

周曉芙略略一點頭，忖道：「這位沈大哥與蛇蝎書生完全不同，是一個眞正可以信託的人，我……」

一念未了，黑袍沈大哥一笑道：「兩位快吃東西，吃完東西之後，你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運氣好的話，今晚就有一個機會把令尊救出來。」

周氏姊弟高興得跳了起來道：「眞的麼？」拏起大饅頭一口就咬了一大半個。

大家很快的就吃飽了，黑袍沈大哥不待他們再問，自動的對他們姊弟說：「你們兩位的武功基礎，都紮得很深厚，我有一種合搏之技，非常厲害，希望你們在今天一天之內把它練好，到晚上去救令尊的時候，你們就可以派上用場，大顯身手了。」

周曉村高興得跳起來道：「可不可以打敗蛇蝎書生？」

黑袍沈大哥道：「打敗蛇蝎書生自是不在話下，比他更厲害的『白屋雙怪』，你們也可以大膽的和他們鬥一鬥。」

周曉村樂得哈哈大笑道：「那太好了，沈大哥，快敎吧，別浪費時光了。」

黑袍沈大哥當下取了一隻筷子，一面講，一面就在地上劃了起來，把招式變化，身形的移動位置，講解得又清楚又詳盡。

周曉芙武學上的知識非常豐富，一看黑袍沈大哥講解的合搏之術，果然精奧無比，威力奇大，全神貫注的聽起來。

這一套合搏之術，招數並不多，總共只有十三招，但每招的變化却非常奇奧，轉換之際，處處出人意料之外，一但施展起來，令人充滿了信心。

黑袍沈大哥一連講了兩遍，又指點他們姊弟練了二遍，看看他們姊弟都已得到訣竅，便道：「這套合搏之術，練得越純熟，威力越大，我要再出去一下，兩位好好的練吧。」

黑袍沈大哥走後，周氏姊弟眞的一個勁的猛練，熟中求熟，精中求精，不知不覺之間，外面天色已是黑了下來，兩姊弟練得得心應手，眼看天色已經黑了下來，於是率性走出山洞，在外面寬敞的地方放開手脚來練。

正在他們練得聚精會神的時候，忽然，一聲冷笑，傳入他們耳中，道：「你們兩個小子，原來躲在這裏，這次不會有人來救你們了，你們乖乖的隨你常大爺去吧。」

蛇蝎書生常寄生身後帶着四個人，搖搖擺擺的走了出來，一揮手，他身後四個人，一提身就把他們姊弟圍在當中。

周曉材朗笑一聲，道：「你們來得好，這次你周大爺就叫你們來得回不得。」

蛇蝎書生常寄生哈哈一笑，說道：「小舅子……」

一聲「小舅子」，羞得周曉芙玉容慘變，嬌叱一聲，道：「你找死，弟弟，我們就拿他開刀。」

手中軟鞭一擺，就撲向了蛇蝎書生。

另外圍在四週的四人，身形一動，就要出手截擊周曉芙，蛇蝎書生一揮手道：「不必有勞各位，現在他們沒有了恃伏，我倒要看看她能不能再接下我三十招。」身形一幌手中一揮長劍，便向周曉芙迎來。

周曉芙身形一幌，讓過蛇蝎書生來劍，蛇蝎書生常寄生腦後風生，周曉村大喝一聲，判官筆對點而到。

蛇蝎書生回手一劍，疾掃而出，周曉村一旋身，蛇蝎書生的劍勢去空，周曉芙鳳尾銀絲軟鞭，寒芒閃閃，甩頭就到了蛇蝎書生胸口。

蛇蝎書生嚇得大叫了一聲，一個空心筋斗，倒翻了出去。

上手不過三兩招，蛇蝎書生連招都沒有遞上，就見機地敗了下來。

周氏姊弟見蛇蝎書生喪膽而退，也不追擊，雙雙一收手，笑道：「敢不敢再來試試？」

蛇蝎書生眼珠亂轉，滿是疑訝驚悸之色，怔了片刻，一揮手道：「大家一齊上。」

四個勁裝大漢大喝一聲，刀光齊起，罩向周氏姊弟，這時的蛇蝎書生反而又退出去一丈多遠，成了袖手旁觀之人。

蛇蝎書生常寄生心狠手辣，得理之後，從不饒人，但是，他也最會見風把舵，一看情形不對，從不恃伏血氣之勇，總是退後一步，讓人家替他當災，眞是一個能伸能縮的大丈夫。

那四個勁裝大漢顯然也練了一套聯手合擊之術，他們出手之下，就把周氏姊弟壓在刀光之下。

周氏姊弟一接那四個勁裝大漢之際，被他們威勢所懾，顯得有點慌亂，可是片刻之間，他們就穩住了陣脚，陣脚一穩，他們兩人的威力，可就發揮出來了。

只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二個回合不到，刀兵頓息，那四個勁裝大漢的手中兵器，落滿了一地，而他們四人，也沒有一個完全的人，都輕輕重重的受了傷，錯愕驚悸的站在那裏，連逃命都忘記了。

周氏姊弟陶醉於自己合擊之術的成功，也忘了繼續向那四人出手，只怔怔的望着他們出神。

蛇蝎書生常寄生也是臉色發白，大叫了一聲：「大家退！」他自己首先拔身而起，抹頭就跑。

周氏姊弟生來不是心狠手辣之徒，蛇蝎書生一開溜，他們已是興奮得不得了，那有心情再找那四個勁裝大漢的痲煩，大喝了一聲：「滾！」便哈哈大笑了起來。

他們想了一陣，周曉芙首先想起蛇蝎書生的話，好像黑袍沈大哥中了他們暗算似的，此念一生，便驚叫一聲，道：「弟弟，沈大哥可能出了事，我們快去找他去……。」

「不要緊，我同來了。」不知什麼時候黑袍沈大哥已到了他們身後。

周曉芙寬心大放，關切之情，展露無遺的急急說道：「沈大哥，我們好担心你啊！」

黑袍沈大哥誠摯地道：「多謝你們。」

周曉村興冲冲的道：「沈大哥，你那套合搏之技，眞了不得，三招兩式就打得蛇蝎書生成了縮頭烏龜。」

周曉芙接着又問道：「蛇蝎書生好像料定你不能回來似的，那是怎樣一回事？」

黑袍沈大哥笑着，道：「他們自以爲把我誘入一處天險絕地之內，叫他們認爲拔去了我這眼中釘，我們現正好乘其不備，去救令尊他們去。」

周曉村心情激動的說道：「我們什麼時候去？」

黑袍沈大哥道：「現在就去。」

周曉芙道：「現在不是太早了麼？」

黑袍沈大哥道：「就是這樣早，才能攻其不備。」

周曉芙「啊！」了一聲，領悟地道：「沈大哥說得是，那麼我們就快去吧！」

他們去不多遠，黑袍沈大哥一揮手，叫大家藏起身子，敢情，他已聽了前面有人來了。

爲首一人，赫然又是那蛇蝎書生常寄生，這次他足足帶了十二個勁裝大漢，一面走一面口中還不乾不凈的罵道：「這次老子要不把她一身衣服脫光，來一次大家同樂，我就誓不爲人。」

他這種狠毒的想法，早已不是人了。

周曉芙只聽得一臉羞惱之色，嬌軀一動，就想衝了出去敎訓他們一頓。

黑袍沈大哥這時用傳音神功叫住她道：「不要驚動他們，他帶去的人越多，對我們的行事越好。」

周曉芙忍住怒火，眼看着他們走了過去，然後，嘆了一口氣，道：「這惡賊眞壞透了，我眞恨不得吃他的肉，寢他的皮。」

黑袍沈大哥搖了一搖頭，輕輕的嘆息一聲，停了一下，忽然，一笑道：「不要生氣了，我們走吧。」

周曉芙銳敏的一怔道：「沈大哥，你有什麼心事？」

黑袍沈大哥笑了一笑，道：「沒有……。」話聲中，他已遠出一丈開外。

周曉芙暗暗皺了一下秀眉，一拉周曉村，急步追了上去。

想不到白屋雙怪他們落脚的地方，轉過二個山坡就看見了，黑袍沈大哥停下身來，與他們姊弟計議着道：「剛才蛇蝎書生帶走十二人，你們又傷了他們四個人，他們總共的人數不過五十多人，現在，我們要對付的，只有三十多人，……」

周曉芙一皺眉頭道：「他們還有三十多人！」心裏不免有點緊張起來。

黑袍沈大哥道：「他們人數雖多，眞正厲害的只有六七個人，最厲害的自然是白屋雙怪，其次就要算一位名叫黑蜘蛛林若仙的女孩子，再其次就是四個二十多歲的少年人，他們也和你們一樣，也有一套合搏之術，是白屋雙怪花了不少心血敎出來的殺手，名之曰『白屋四傑』，不過你們不要怕，只要沉得住氣，他們還奈何不了你們兩人的合搏之術。」

周曉芙點點頭說道：「我們怎樣分配對手呢？」

黑袍沈大哥道：「這些對手，都是你們兩人的……」

周曉村雙目一愕道：「都是我們的！那沈大哥你做什麼？」他雖然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一聽要他們姊弟兩人獨撐大局，不免心悸膽怯起來。

黑袍沈大哥笑了一笑，道：「你們負責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我負責救人，你們要想法子和他們拖延時間，苦力支持，大約有半頓飯時光就够了。」

周曉村道：「你救幾個人要這麼長的時間麼？」

黑袍沈大哥道：「可是他們恢復功力要時間呀！不過有一點你們可以放心的是，你們就是落到了他們手裏，他們也不會殺害你們，他們還要利用你們對付令尊。」

周曉芙一點螓首，道：「沈大哥，你的意思，小妹完全明白了，我想憑你敎給我們的這套合擊之術，如果不險進貪功，應該可以支持到半頓飯時光。」

黑袍沈大哥伸手搭在周曉村肩頭上，鼓勵他道：「你們合擊之術已經練得够好了，只要聽姊姊的話，我包你們有勝無敗，能不能救出令尊，現在就全看你的了。」

周曉村聽得心中大爲受用，立時勇氣倍增，一挺胸膛，道：「好，我們一定不會叫你失望，你放心去罷。」

黑袍沈大哥點了點頭，說道：「還有一點，你們要特別注意，動起手來，可不要致人於死地，以免激起對方的憤怒，但也不可以過於心慈手軟，要盡量的打傷他們，削弱他們的力量。」

周曉芙周曉村姊弟，齊皆點頭受敎，黑袍沈大哥一聲：「我先進去了。」身形一起，抖動雙臂，聲息全無的有如一隻大鵬鳥般，飄旋而去。

周曉村一揚頭道：「姊姊，我開道！」反手拔出雙筆，一式「流星趕月」，身形一矮，貼地射了出去。

周曉芙鳳尾銀絲軟鞭一順，搖肩舉步，緊貼在乃弟身後。

他們將近白屋雙怪巢穴附近時，原有的那點不安的心理，已完全被自己的勇武之氣掃除殆盡。

奔行之間，忽聽一聲沉喝道：「站住。」寒光閃動，兩個手握大刀的漢子，由陰影中躍身而出，攔住了兩人去路。

周曉村應聲道：「讓開！」左手一揚，虛幌一招，右手鐵筆一點而出，他動作迅快無比，那漢子剛剛一閃身，避讓他的虛招，還未來得及還手，左膝彎一陣劇痛，已被周曉村重重的一筆點在脚筋上，當時，唉喲！一聲，便站不起來了。

同時，周曉芙也未稍慢，手中鳳尾銀絲軟鞭，已纏上了另一個漢子的手腕，一抖一帶，當時就把漢子的手腕廢了。

他們兩人出手的招術，本來都是他們原有的藝業，不料一經黑袍沈大哥的指點，便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兩姊弟相視一笑，他們的自信心又無形之間增強了不少。

他們一路斬將過關，竟然一連殺傷了對方八個人。

前面就是周曉芙曾經到過一次的那座房子了，周曉芙一見到那座房子，心中便忍不住怒惱交加，嬌喝一聲，道：「老鬼，快快出來受死！」

屋內哈哈一笑，當先走出來的是武二，其次才是錢六和一位貌美如花的小婦人，想來她就是黑蜘蛛林若仙了。

武二顯然早已知道只有他們二個人，根本沒把他們放在眼裏，望着周曉芙笑呵呵的道：「好娘子，你可知道老夫想得你好苦啊，難得你回心轉意，自動回來，老夫好不高興，來！來！來！到裏面去……。」

周曉芙可知道武二的厲害，雖然今天之來，已非昔比，心裏不免還是提心吊膽，那能讓他走近身來，嬌叱一聲，道：「你給本姑娘站

住。」

武二笑嘻嘻的，若無其事搖頭笑道：「好，娘子不要發怒，老夫站下了就是。」

他口裏說「站下了」，身形却是一幌就到了周曉芙身前，右手一探，便向周曉芙左肩抓到。

周曉芙眼看武二一手抓到，竟然出奇的鎭靜，眼皮都沒有眨一眨，身形更是泰山般，動也不動。

不變之後，定是奇變，武二人老成精，可不上這種當，心中一怔，那快要落下去的指力，猛然一收……。

就那麼微一收勢，忽然，寒光閃動，一射而到，站在周曉芙身旁的周曉村的一對判官筆，已閃電般點到。

武二咧嘴嘿嘿一笑，說道：「小舅子，你這……」

他笑聲剛出口，另一道銀虹，暴漲而起，從意想不到的方位，一捲而到，周曉芙也突然出手了。

武二要不是心生驚念，突然自動止住了下落的手勢，有了心理上的準備，這二招他可能就要丟點小人，就這樣，他也暗吃了一驚，身子一縮，危乎其危的退出一丈開外，臉上罩着一層紅潮，訕訕的，勉强的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好啊！新娘子打起老公來了，你這種老婆，老夫可不敢要了。」

周曉芙周曉村姊弟兩人一經黑袍沈大哥指點之後，前後竟然判若兩人，沉靜得像兩座山頭一樣，既不冒進搶攻，也不開口說話，只冷冷的望着他，任由他自話自說。

常言道「一個巴掌拍不响」，武二自話自說了半天，周氏姊弟一個不答腔，武二就成了單面鐃鈸，自己覺得不是味了。

最後，他只好再打一個哈哈，自找台階地說道：「老夫說說笑話而已，咱們婚娶不成仁義在，周姑娘含怒而來，老夫有什麼地方可以効勞？」

周曉芙寒冷着玉容，道：「家父是不是來了你們這裏？……」

武二一搖頭，說道：「沒有呀！你是聽誰說的？」

周曉芙道：「你們的朋友，蛇蝎書生常寄生說的。」

武二道：「我們這裏沒有蛇蝎書生，也不認識蛇蝎書生，姑娘不要上了別人的當。」

睜着眼睛扯謊，眞是不值一笑，好在周曉芙姊弟的用心是吸引他們注意力，爭取黑袍沈大哥救人的時間，自然不會和他們爭論，周曉芙道：「有蛇蝎書生也好，沒有蛇蝎書生也好，我知道，家父他們一定是在你們這裏，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有什麼條欵，本姑娘担待着，你說吧！」

光棍眼裏不揉沙子，周曉芙的話够江湖，白屋雙怪雖是老奸巨滑，却被擠兌着不得不承認事實。

不過剛才武二一上來，沒有討得好，這次却改由錢六出頭了，錢六嘻嘻一笑道：「姑娘眞不愧是虎父虎女，有膽識，有魄力，一句話說到節骨眼上了，那麼老夫也就不再打着哈哈，拐彎抹角的與你姑娘胡扯了……。」

隨着話聲的一頓，錢六面色一正，說道：「不錯，令尊現在是在我們這裏，只是我們爲了要請令尊前來，可花了不少心思，不少的本錢……。」

周曉芙冷笑一聲，截口道：「廢話，現在家父在你們手中，你們就一個本錢不花，還不由得你們擺威風叫字號。」

錢六哈哈一笑道：「姑娘眞是個明白人，那麼老夫就不客氣，該說什麼就說什麼了。」

周曉芙冷「哼！」一聲，道：「哆嗦！」她口裏喝着「哆嗦」，其實她心中眞希望他越哆嗦越好，能不動手，拖他半頓飯時間，豈不更好。

錢六「咳！咳！」兩聲，淸了一下嗓子，話聲一揚道：「問題就出在你姑娘身上，只要姑娘一點頭，答應下嫁我們老二，令尊就是我們老二的老丈人，滿天雲霧都風消雲散了。」

周曉芙鳳目圓睜，冷冷的望了武二一陣，忽然發出一陣大笑道：「你不覺自慚形穢麼？好！我答應下嫁你！但，我也有一個條件！」

一句話裏面，包括了嘲笑，悲壯與勇烈，也完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大家一怔，錢六道：「姑娘眞的願意下嫁我們老二？」

周曉芙道：「你耳朶沒聾吧。」

錢六道：「姑娘的條件是什麼？」

周曉芙道：「咱們周家可是武林世家，講究的是眞材實料，而本姑娘自見到你們以來，你們除了暗算手段層出不窮之外，便是每戰皆北，因此，本姑娘姊弟要憑掌中兵刃，在藝業上攷較攷較你們的眞材實料，你們勝得本姑娘，本姑娘沒有二句話說，認了，如果本姑娘僥倖領先，那就對不起，請你們武老二死了這條心，賠禮放人。」話是說得斬釘截鐵，鏘鏘然有聲，凛然之氣，令人側目。

白屋雙怪在武林之中是什麼身份，這「比武招親」四個字，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侮辱。

武老二雙眼一翻，怒笑一聲，道：「臭丫頭，你有多大的氣候，敢在老夫面前張牙舞爪，孩子們何在？」

一聲暴喝，只見暗影中縱出四條人影，落在武二面前，抬頭挺胸的一躬身道：「弟子們在！」

武二一揮手道：「拏下那妞兒，賞給你們四人做老婆。」

武二這一吩咐，當然是不要周曉芙了，要周曉芙一人配四夫，顯然，也是一種報復，一種侮辱。

周曉芙現在是成竹在胸，全不在意的笑了一笑，道：「刀兵無眼，出手無情，你們敢光明正大的憑武功藝業一分勝負麼？」

那四條人影一轉，是四個二十多歲的精壯青年，四個人一抬手，各自拔出了各自的兵刃，四人四種兵刃，各自不同，鍊子鎗，三稜兩刃刀，青鋒劍，乾坤圈，有長有短，遠攻近搏，看似經過一番精巧設計的配合。

周曉芙表面上裝得眼睛生在額頭上，一臉驕狂的神色，其實，她可未敢絲毫大意和小覷對方，心中既小心又謹愼的細聲吩咐乃弟道：「記着，先不求取勝，但求不敗，我們就成功了。」

六個人，四個在外，二個在內，四隻眼睛對着八隻眼睛，彼此都沒有馬上發動，彼此都在培養自己的鬥志和殺氣，一發之下，便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戰……

驀地，一聲尖厲的慘號之聲，劃破了冷肅的長空，傳入場中人耳中。

大家一怔之下，四週又响起了一陣呼嘯之聲，接着飛射般跑來一人，大聲叫道：「不好了，有人侵入『牢洞』了！」

眞是人算不如天算，黑袍沈大哥竟然出了事。周氏姊弟一震之下，心神稍分，四聲暴喝，四道寒光，像暴風雨一樣，撕心裂肺，驚心動魄的壓到了他們頭上……。

周曉芙嬌喝一聲，道：「弟弟，咱們要快！」舞開鳳尾銀絲軟鞭，漫開滿天風雲。

周曉村悶了半天，這時却放開嗓子，大喝一聲，展開了身手。六個人一合，便打得昏天黑地，星月無光了。

（未完）

新派武俠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小薇夜闖寇英傑房間，向他提出警告，宇內十二令總令主鐵海棠已下令追殺他，誓要得回郭白雲遺物，同時也要對郭白雲遺孤及徒兒下毒手，鷹千里已追來此地，要寇英傑即速避走，寇英傑候鐵小薇走後，原擬貪夜趕程，但因深夜備車不便，方自猶疑間，卓君明突然到訪，說出他午夜往應苗飛搏約，結果因卓君明識破苗飛詭謀，把苗飛預伏的人擒住，苗飛終於屈服，雙方化敵爲友，卓君明並讚苗飛乃係性情中人，値得一交，已約他明日與寇英傑晤見，寇推辭說明日一早就走，卓君明不禁一怔——

臨危逢救星 拚險護寶圖

卓君明眼睛一掃，看向靈柩停處，頓時面現莊嚴的站起身來——

「請恕失禮——」他抱拳道：「我只顧說東說西，竟然不曾注意到室內靈位，眞是罪過——寇兄弟，你快告訴我這是——?」

寇英傑頓時面現戚容道：「是我故世的恩師！」

卓君明呆了一下，臉上現出一番肅敬道：「這麼說，我更是失敬了！」

說着整襟肅容，走近靈前，恭恭敬敬的向着靈柩拜了三拜！

寇英傑在旁答禮，連道不敢！

卓君明三拜之後才轉向寇英傑道：「寇兄弟，你如今欲往那裏發喪?」

寇英傑雖然與卓君明相交不久，但是却已見其俠肝義膽，深知彼亦性情中人，是以也就不再瞞他。

當時據實告道：「先師故居皐蘭與隆山郊，這次客死他鄉，小弟承師臨死交托，是以不辭千里，送師靈柩回鄉以正丘首！」

卓君明聽他提到皐蘭與隆山郊，似乎微微一愣，待他說完之後，才忍不住道：「令師大名是——?」

寇英傑怔了一下，道：「先師姓郭——」

「郭——?」卓君明眸子一下子睜得極大，道：「郭什麼?」

寇英傑嘆息一聲道：「郭——白雲——」

「啊——?」卓君明不勝駭異的道：「你是說的金大王——郭老劍客?」

寇英傑黯然的點點頭道：「正是此人！」

「這——?」卓君明幾乎難以置信道：「你是說郭老劍客……死了?這——不可能！」

說着他身形一轉，如狂風急襲，只一閃已到了郭老人靈棺之前——

靈柩前豎立着死者的靈牌——書寫着死者名諱忌時。

卓君明細看之下，頓時面白如紙，想係因爲過於驚慌失措的緣故，他身上起了一陣抖顫，突地撲地拜倒，向着這具靈棺，實實的叩了三個響頭，一時間熱淚奪眶而下，久久不能自已。

寇英傑見他這樣，一時爲之驚愕！

他忍不住上前一步道：「卓兄何故如此，莫非與先師曾有過一段交往不成?」

卓君明忍住慟悲，淚眼一轉，盯向寇英傑——透過淚光，似見他目光銳利如刀！

深邃的目光，包含着悲痛，疑惑與無窮的謎結！

在他這般灼灼逼人的目神之下，寇英傑幾乎爲之戰慄了，畢竟在此一事件中，寇英傑大義磅礴，此心可對天地日月，絲毫沒有見不得人的勾當，是以在卓君明那般有如審訊敵視凌厲目光之下，並未顯出退縮之意！

寇英傑感覺到無比的費解——

「卓兄，你怎麼……了?」

卓君明緩緩由地上站起來，一言不發的踱向一邊，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他面現不解，低頭沉思不語！

寇英傑走過來，道：「卓兄莫非有什麼疑慮不便出口麼?」

「不錯——」卓君明忽抬起頭來，忿然抱拳道：「寇兄弟，請恕我直性人語無遮攔，實在是這件事太離奇古怪，不得不就教於你！」

寇英傑奇怪道：「卓兄有話請說當面！」

卓君明苦笑一下，長吁一口氣道：「寇兄弟，並非是我這個人多事，實在郭老前輩與卓某老少三代，皆有活命大恩——」

寇英傑一愣道：「原來這樣！」

卓君明接下去道：「郭老前輩與家父交非泛泛，其一身超然神技，舉目天下，實無人能出其右，是我生平最最折服的一位長者，記得……」說到這裏，他看向寇英傑道：「寇兄弟，請問郭老前輩是何時故世的?」

寇英傑想了一下道：「中秋後之十七……不，是第十八日之凌晨時分！」

卓君明臉上綻出了一絲慘笑——他想到在中秋前十五日，與此老的一段邂逅，如果棺中死者當眞是郭白雲本人的話，這段邂逅，也就是生平最後的一次見他老人家了。

一種說不出的落寞與失望情緒，籠罩着他，不禁緩緩的又低下頭來——

「他老人家是怎麼死的?」

「是……死在……」

說來話長，寇英傑心裏忖思着，是不是應該把實話告訴他，卓君明却苦笑着抬起頭看着他——

「請告訴我實話——是病死還是……?」

「是死在仇家手裏！」

卓君明長眉一挑，霍地站起道：「誰?——鐵海棠?不——不會是他吧?」

「就是他！」——寇英傑痛心的道：「郭恩師就是死在這個人手裏的！」

卓君明登時一呆，他冷冷的一嘿，澀笑道：「這麼說，郭老前輩與鐵海棠相約一戰，他……他敗了……」

「原來這件事卓兄也知道?」

「不錯……我知道！」卓君明苦笑着說道：「只是我知道的，並不清楚……我只是想不明白，憑着他老人家那身出神入化的玄奧武功，竟然會輸在了鐵海棠的手裏?眞有點難以令人置信！」

寇英傑道：「先師臨死之前，曾言及他老人家之落敗，乃失之於一時大意——再者，鐵海棠的『彈指飛針』乘虛而入，才至構成了他老人家的致命重傷！」

卓君明愣了老半天，緩緩的道：「太難以令人置信了！」

轉瞬間，他臉上又帶出了一片疑惑，道：「寇兄弟，據我所知，郭前輩生平只收了兩個弟子，如今俱都年紀老大，在皐蘭經商，素日已鮮問江湖事，何以你……?」

寇英傑凄慘的一笑道：「卓兄所疑不無道理，這件事要說起來，話就長了……」

卓君明道：「如承見告，不勝感激！」

寇英傑看看他慨然道：「卓兄請坐下，容我把這事本末從頭細說一遍，你就知道了！」

卓君明聞言緩緩坐下！

寇英傑又爲他端上了一壺茶，長嘆一聲，才道：「這件事要是追溯起來，應該緣由我深入沙漠捕捉那匹黑水仙說起——」

卓君明微微頷首，他內心充滿了悲痛，費解，以及無比的震驚與好奇！——這些因素促使着他急欲一聽下文！

寇英傑遂即開始這一段充滿了離奇悲痛，感人傷懷的追敘——

於是大漠擒駒，力斃小五龍開始，直到亂石崗老人喪生爲止——

那麼多離奇，充滿了感人至深的血淚情節，一字一淚的由寇英傑嘴裏吐訴出來，其中除了對老人關照不可對外人談起的必要情節，就連郭白雲以愛女彩綾終身相許之事，亦不曾相瞞！

在他追敘這件事件的中途，卓君明的表情顯然不勝驚愕，尤其是當他聽到郭老人以愛女終身相許之事時，更不禁情不由己的由位子上站了起來！

——之後，他又無限失望的坐了下來……

他再次向寇英傑臉上注視時，眸子裏已失去了先有的猜忌與凌厲，代之的却是一種由衷的敬仰與欽佩——

「原來如此……」他緊緊握住了寇英傑的手，「寇兄弟，你的這種俠肝義膽行爲太令人感動了，請恕愚兄方才之唐突！」

說着後退一步，深深向寇英傑拜了一拜。

寇英傑急上一步摻住他道：「卓兄，你這是……」

卓君明看着他，感慨的道：「不瞞兄弟你說，愚兄交遊遍天下，熱衷的就是兄弟你這般的朋友，只可惜千中難覓其一，如果兄弟你不見棄，今後我倒要與兄弟你深交一交，不知你可願意?」

寇英傑深爲感激的道：「卓兄既有此意，正是小弟求之不可得，卓兄在上，請受小弟一拜——」

卓君明拉住他道：「不要客氣——兄弟你坐下來，我們說話！」

寇英傑即在其身旁坐下！

卓君明感嘆着說道：「這麼看起來，兄弟並未與玉小姐取得聯絡，她也不知道這件事情了！」

寇英傑黯然的點了一下頭，落寞的道：「那位郭姑娘，誠如先師所說，的確嬌寵任性，只可笑我與她兩度會面，竟然未能表白心意——再次見面，是否還會有什麼意外風波，可就不得而知了！」

「兄弟，你錯了——」卓君明冷冷的道：「愚兄不過和這位姑娘有數面之緣，但却深知這位小姐爲人，若說她嬌寵任性，目空四海，倒或有之，只是因此錯估了她的操守爲人，却不應該——」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接下去道：「——就我所知，這位姑娘爲人正直，目高於頂，但却有憂人急人的俠女心懷，誠乃九天之鴻鳥，不可以燕雀小志所比擬，兄弟你切莫以此而錯怪了她！」

寇英傑道：「小弟怎敢！」

只是，他却忘不了那一頓皮鞭子給他的教訓，一想起她那般兇煞揮舞着皮鞭的樣子，就由不住自內心與出無比的遺憾懊喪——

他只怕這件事同樣會永遠留存在心裏，進而影響他對於這位姑娘應有的感情——那樣將有辱郭先生臨終的托咐！

卓君明內心顯然積壓着難以啓口的心事，只見他那雙挺秀的俊眉，不時的蹙鎖着，眸子裏朗朗的神采也似籠罩着一片鬱鬱的陰影，他雖然努力的做作出一副不在乎的樣子，畢竟有時也難以從心如願！是以他漸漸的變得頗不開

朗！

兩人沉默的對守着，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卓君明強作笑容道：「如今宇內十二令的人既已下來，足見事情已迫不及待，兄弟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赴臯蘭，我看這件事不宜拖延時日了！」

寇英傑道：「卓兄所見極是，小弟打算明天一早即將起程！」

卓君明點點頭道：「這樣就好！」

寇英傑忽然想起道：「剛才小弟只顧自說自話，倒還忘了請教卓兄——聽卓兄口氣，似乎府上與郭先師，交非泛泛，尚請明告釋疑才好！」

卓君明微微發窘的苦笑了一下，道：「這件事，甚少爲外人所知，承見問，原本應該據實相告，只是這其中却又有難言之隱，……這便怎麼是好……」

寇英傑頓時識趣的道：「既然這樣還是不說爲好！」

卓君明嘆息一聲道：「你既與郭老前輩誼在師徒之份，對於郭老前輩半生叱咤風雲之英雄事蹟，不可不知！」

寇英傑搖頭道：「何止對於先師之事，就是對於一般武林之事，小弟也知得太少了！」

卓君明道：「你既爲郭老前輩收爲臨終弟子，又曾干於郭鐵二老之怨仇，只此一端日後不易擺脫未來江湖之風險，却要隨時加倍小心才是！」頓了一下，他才說道：「當今武林黑白二道，固然是五花八門，各擅勝場，只是要講究到技驚天下羣倫的人却並不多，這其中，郭白雲老前輩以及鐵海棠，可算得上是兩大宗師，是極爲卓然出色的二個人——然而，你也許並不知道郭老前輩背後的妻子，那一身玄妙的武功，較諸郭老並不遜色麼？」

寇英傑怔了一下，默默的搖了一下頭！

老實說，他一直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在他印像裏，一直不曾想念到這位未曾謀面的師母，寇英傑這麼一問，他才恍然觸及，心中頓時驚訝！

他驚異的道：「卓兄你是說——這位師母如今還在人世？」

卓君明悽慘的笑了一下，道：「她當然還在人世……只是知道的人極少，郭老前輩是其中之一，只是他老人家却不便承認罷了！」

「這又是爲什麼？」

卓君明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的道：「那是因爲……他們夫妻間，早年反目成仇，自此而後各行其事……二十年未曾修好之故……」

「二十年……？」

「不錯，二十年……二十年對於一個絕色女子青春的喪失，該是一項何等難以補償的損失？」

卓君明用力的咬着牙齒，站起來向前走了幾步——

面向着窗外的沉沉夜色，他用力的吐出了鬱積在內心，永遠無可消除的悶氣——既然是不可告人的隱密，自有其難爲人言的隱衷！

卓君明有了這一層顧慮，到口的話，又吞回肚子裏！

寇英傑趕過來說：「郭師母她老人家既在人世，卓兄你可知她現在那裏？」

「我不能告訴你！」

「這……這又爲什麼？」

「我還是不能告訴你——」

說時，他轉過身來，苦笑道：「我已經告訴你的太多了，這其中因爲關係着我對於一個長者的承諾，所以我務必要格守諾言！」

寇英傑無可奈何的嘆了一聲——

他忍不住又問道：「這件事……既然先師知道，莫非他老人家生前不曾對外人提過？」

「他沒有！」卓君明肯定的道：「即使玉姑娘，他也不曾告訴她知道，所以……請你以後也不必向玉姑娘提起，任何人面前，你都無須要道及此事，你一定要答應我！」

寇英傑實在是不明白這又爲什麼？可是他却無法再向對方刺探，心裏好不懊喪！

卓君明嘆息着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這件事，曾使我懊喪了十年……眼看着我與家父的希望已將實現……竟然會發生了郭老喪生的事情……太突然，太不幸了……」

說着，由他眸子裏泫然落下兩行淚水。

其實他的感觸與悲傷，並不僅僅是因爲郭老人的喪生，與他們夫妻的仳離往事，更多的是關係着他本人的切身問題！

然而這些，將追隨着他方才所提及的隱密之後，又變成了一項新的隱密，埋藏在他心裏，永遠是不會再向外人道出！自然也就不會爲外人所悉知！

卓君明——他自信他具有俠士的風範和胸襟，這種風範的結果，常常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寇英傑發覺出這個卓君明，非但深知郭家的底事，而且與郭家的關係絕不簡單，他內心好像是藏着重重的心事，但却又不便吐出，雙方雖是一見投緣，到底尚是初交，却又不好追問下去，心裏好不納悶！

卓君明忽然道：「寇兄弟，你此行責任重大，千萬不可有差錯，明天還要早起，我告辭了！」說罷單掌略按窗沿，「呼！」的一聲已掠出窗外！

寇英傑剛想喚着他，與他定下後約，却見卓君明已身如巧燕般的翻上了院牆，身子倏地騰起，不過是閃了幾閃，已然無影無踪！

好快的身法！

寇英傑關上了窗，一個人在燈下沉思了半晌，遂即熄燈就寢！

×　×　×

凌晨前——霧冷花殘人酣睡！

即使是一個身懷武功絕學的人，此一刻也會失去警覺性——

若非是那一聲特殊的異聲，寇英傑還不會由酣睡中醒轉，若非他的突然醒轉，他却也不會遭受到這種猝然加諸在他身上的迫害！

就在他方自睜開眼睛，欠身坐起的一剎那，一隻手掌已經拍在了他前胸上——

出手人顯然是道中高手，這一掌並非先要取他的性命，而是施展的一種特殊鎖穴手法！

人體前胸的「肺腑穴」，關係着七經八脈，爲各路穴道之中樞，屬重穴之一，端看出手人之輕重巧妙不同，可分「生」「死」「暈」「痲」！

眼前這一掌，出手人之巧妙在於姆、小二指，一掌出手，正好擊中中樞兩側的一雙活脈上——

寇英傑頓時覺出身上一軟，遂即躺了下來，一種痲辣辣的感覺，由他兩足湧泉穴上緩緩升起，剎時間遍佈全身，給他的感覺是一點力道也提不起來！

靈柩前的一雙白燭已燃燒到尾節，婆娑的光影搖曳出一室的淒慘——

他看見了眼前的那個人——黃焦焦的一張雷公臉，老鼠眉，三角眼！

鷹九——鷹千里！

寇英傑內心吶喊着，想由床上躍起來！

只是開口無聲，挺身無力！

他仍然是一動不動的躺在牀上，除了睜開的那雙眼睛尚能隨意轉動之外，一切的能力都暫時喪失，他知道自己已被對方的「鎖穴」手法，鎖住了穴門！

鷹千里臉上帶着得意的笑容！那雙三角眼

開闔裏，現出烱烱精光！

鼻子裏冷哼了一聲，道：「小雜種，這一次看你怎麼再能逃開我的手去！」

隨着他手招處，即由窗外，「颼！颼！」一連翻過來兩條人影！

兩個身着黃衣的矯健漢子！

寇英傑認出來人正是在「老秦州」用飯外出時，所見的那兩個人，此時此刻，這三個人的忽然出現，自然大非妙事！

一想到此行任務重大，以及一切可能的失閃，寇英傑禁不住在炕上急出了一身冷汗！

鷹千里那雙閃爍的眸子，在室內一轉之後，就定住在那具黑漆的棺材上！

他身形略幌，已閃身進前！

就着棺前閃爍的燭光，他看清了塗在靈籤上的一行字跡！那張雷公臉上，顯現出深刻的兩道怒容！

後退了一步，他揮了一下手，示意那一雙黃衣漢子道：「開棺！」

那兩個黃衣弟子應了一聲，即向着棺前撲去！

睡在炕上的寇英傑發出了一陣子顫抖，他雖然用出了全力，奈何對方鷹千里所加之與他的那一式鎖穴手法至爲高明——

他感覺到像是有一塊千斤巨石沉實的壓在他前胸上，一任他內裏着力，却休想能起動分毫！

一想到對方將可能對於死者的加害，以及其他方面的失閃，寇英傑由不住自眉心沁出了冷汗！

棺材已然下了釘，想要揭開，誠是不易！

兩個黃衣弟子空自用了半天力，把靈柩搬動得噹噹發響，却是一時弄它不開！

鷹千里罵道：「蠢才，給我閃開來——」

兩個黃衣人訕訕退下！

鷹千里冷冷一笑，身子略閃，快若飄風的已來到了棺前，只見他由肥大的衣袖裏，陡然探出了那雙瘦小乾枯的膀臂，方自待向棺蓋上搭去——

就在這緊要的一剎，兩扇虛掩的窗扇，陡地自行敞開來，一條纖瘦細長身影，疾若電光石火般的自窗外飛身而入！

靈前燈焰一吐乍收！

這個人已站在眼前！

豈止是寇英傑吃驚，就連鷹千里一行也都嚇了一跳！

來人是一個身材瘦長，面貌娟秀，膚白如霜的中年婦人！

說她是「膚白如霜」並不過甚，看上去白卡卡的簡直絲毫不着血色，正因爲如此，所以這婦人給人的感受稱得上「冷若冰霜」！

她身上穿着一襲蘭紅色的長衣，衣衫是那般的寬鬆肥大，而她的肢體又是那般瘦長纖弱，看上去似乎不太相襯，然而偏偏就有那種神聖不可侵犯的雍容風華，那種氣質，用不着絲毫做作，也能爲人所深深體會！

特別是她繫在腰上的那根泛着金銀二色的絲縧，那麼輕輕的繫着，而斜佩其上的那彎狀如新月的短劍，端的身價不同凡响！

宮髮，蛾眉，杏眼，交熾出婦人神聖的一派大家之風！

這些只是寇英傑一剎間的感受！

由於這個婦人突然的現身，使得鷹千里聚力開棺的雙手臨時制止住！

他足尖倒點，「呼——」一聲，退出七尺開外！

「什麼人？」

嘴裏喝叱着，鷹千里那雙三角眼可由不住在對方臉上咕嚕嚕打着轉兒！

當他發覺到來人是個陌生的婦人時，原先罩在臉上的那些驚懼頓時爲之消失，代之而起的，却是他不屑的一聲冷笑！

婦人的一雙眼睛在鷹千里打量她的同時，也相機的打量清楚了對方，她不似鷹千里那麼健忘，她有過人的聰明，總之，在她一生之中，凡是爲她見過一面，甚至於或是曾經爲她注意過的人，她都能緊記在腦海永世不忘——那是因爲她一生之中所接觸過的人並不多，是以這些人雖然時隔多年，也都能歷久彌新！

眼前這個鷹千里，正是她記憶中的一個！

「姓鷹的——」她冷笑着道：「這件事有我在場，就不許你插手，帶着你的人，快退出去！」

鷹千里臉色一沉，正想發作，可是忽然間他又改變了神態！

所謂江湖四忌——「僧」「道」「婦」「儒」！這類人物，常常高不可測，鷹千里還不至於如此冒失！

雖然說他心裏充滿了怒火，可是表面上却現出一團和氣，一種不怒自威的大家風範！

「妳是什麼人？」——鷹千里慢吞吞的說道：「既然知道是鷹某人在此，就不該多管閑事，請教——」

這聲「請教」也就是旨在伸量對方虛實！

宮粧婦人道：「這也難怪，莫怪乎你記不得我了——這樣也好，你也用不着打聽我些什麼，我知道如今『宇內十二令』聲勢極大，鐵海棠炙手可熱，我也犯不着招惹他，只是眼前這件事，你却要給我個面子，帶着你的人趕快離開秦州！」

婦人這番話說得不愠不怒，聲音不高不低！雖是語氣溫和，却隱隱有威迫之意！

鷹千里素日自負極高，加以他一生功力精湛，江湖上無論黑白二道的人對於他都存着三分敬畏，即以當今九大派的掌門人物，見了他也都要稱一聲鷹兄，有事探詢，也多用請教的口氣！

眼前這個婦人何許人也！

聽了這番話，鷹千里禁不住仰頭狂笑！

靜夜裏，這聲類如梟鳥的怪笑極其刺耳。

宮粧婦人顯然爲他笑聲所激怒，臉上頓時罩起了一片怒容！

鷹千里笑聲一頓，目射精靈的道：「好大的口氣，鷹某人浪跡江湖垂四十年，除了敝主鐵先生以外，還不曾受過任何人的指使——妳這婦人竟敢如此失禮，哼哼……」

說到這裏發出了一連串的陰險笑聲——

「念在妳是一個婦道人家，鷹某不與妳一般見識，來呀——」

他身側的兩名黃衣弟子頓時閃身而前，抱拳聽令！

鷹千里冷笑道：「把她給我請了出去，好生看着，聽候我事後發落！」

二弟子各自應了一聲，遂即轉向婦人身前站定！

二弟子一名丁萬一名丘遽，在「宇內十二令」幫會第二代弟子中，各以武功傑出而見重於鷹千里，是以這次特別挑選他們二人同行！

鷹千里豈能不知來者婦人絕非泛泛，只是他細數當今武林中出色女子實在不多，眼前這個婦人更不似她們其中任何一人，丁，丘二弟子武功不弱，合二人之力來對付一個不見經傳的婦道人家，應該說得上足够了！

丁，丘二人其實也不是笨人！自從這個婦人乍一出現，他們下意識裏也都感覺出來人絕不是好惹的，內心也都存着萬分謹愼！

鷹千里一聲令下，丁，丘二人並沒有立刻出手，只是在婦人左右站定，也就是事先留了退步的打算！

婦人冷眼在二弟子面上一掃，淡淡的道：

「你二人閱歷不深，倒難得有此見識，還是識相一點，速速自去的好！」

丁萬抱拳道：「在下二人奉令行事，請見諒！」

說到「請」字時，丁萬右手一沉，直向對方婦人右腕上力抓了過去！

同時間丘遽已向婦人出手，施展的是同一手法，却向婦人左腕上抓到！

丁，丘二人出手快，那婦人反應更快！

就在二弟子的手掌才自探出的一刹間，宮髮婦人冷叱一聲道：「大膽！」

聲出袖揚！

——那雙原本掩在小腹的衣袖，猝然有如黑蝶舒翅般的展了開來，不過是一開即合！

棧房內，就在婦人乍開雙袖的一刹那，霍地起了一陣狂風，巨大的風力，使得整個房室轟然作响，兩盞白燭倏地熄滅——

然而這只是極爲短暫的一刹！

靈前白燭一熄即明！

婦人雙袖一發即收！

令人吃驚的却是那兩個黃衣弟子——丁萬、丘遽——他二人却是一去不回！

明眼人如鷹千里，甚至於被點了穴道的寇英傑，都看得够淸楚，其實他們所看見的，只是那婦人所揮出的兩截袖角，似乎丁、丘二人的面門尙還離着那婦人揮出的衣袖還有半尺左右，丁，丘二人的軀體，却似撞在了一面彈力牆般的反彈了出去！

兩個人雖說是自兩個不同方向向外摔出，可是姿態模樣却是一般無二。

俱都是身軀筆直，木板也似向後倒下去！

更爲可驚却是二人的兩張臉，像是正月裏所玩放的花炮般的，就在那婦人的一雙衣袖方自揮出的一刹，同時爆開了兩朵血花，連一聲也沒有出，就這麼直直的倒下去不動了！

武林中一些所謂的奇人異士，常常藉其精湛武技，作殺人花樣的翻新，倒也不足爲奇，只是眼前這婦人的出手，却是太奇怪了！

寇英傑本身功力，尙還未達到能够鑒定這種高深玄奧武功的程度，他之驚訝是必然的！

然而鷹千里，却是內外功造詣極深，而又見多識廣的一個人，妙在對於眼前婦人這一手徒手飛袖的施展，居然莫測高深！

不過，儘管如此，他却多少看出了一些端倪，悉知婦人雙袖之內盈涵着一種鮮爲人知的內氣功力，這種功力常常是武林異人本身自成的一種境界，外人無從彷效，也無以爲名！

不可否認，這婦人顯然身具有令人難以想像的奇特身手，屬於「異人」者流了。

鷹千里一念方與，已禁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身軀微幌，已飄向倒地之一的丁萬身前，俯身略爲探視，神色一變，再閃向另一弟子丘遽身前，出手探了一下口鼻！

一時間，他表情沉重，面色如土！

婦人冷笑道：「我原來並沒有下手傷害他們的意思，怪在他二人自己找死，鷹千里，你莫非仍然心存不服，還要與我較一高下麼？」

鷹千里神色一轉，抱拳笑道：「老朽有眼無珠，顯然唐突了高人，但請——」

婦人道：「你不必多問，我什麼不會告訴你的！」

說時那雙蘊含着威儀與慈懷兼具的目光掃向炕上直躺的寇英傑——

頓了一下，她才緩緩的道：「你們想要的東西，未必就在這個人身上，即使在他身上，我也不會讓你們拿去的！」

鷹千里嘿嘿一笑，道：「這麼說，尊駕顯然是想佔爲己有了？」

婦人斜乜過來的目光盯着他，微微一笑，菱巧的唇角上牽着，現出了珠圓玉潤般的密排細齒！

「你說的不錯，我是有這個意思，你認爲不應該？」

鷹千里臉上一黃！

他已在憤怒之中，只是這類人行事每多乖張，內心到底是盤算些什麼，却不能在外表上看出來，然而無論如何，他確已爲對方這個婦人所激怒！

鷹千里俯下頭來，乾咳了一聲，他身軀本來十分矮小，身子再一彎下來，像煞一隻大海蝦！一刹時他臉上佈滿了陰霾！

「尊駕太客氣了！」他一面往嘴裏吸着氣，笑得極爲尷尬，「只是請恕老朽直說，老朽是受人所差，所謂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女朋友——妳該不會強人所難吧！」

婦人道：「那可不一定！」

說時她身子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

她臉上帶着輕鬆的笑靨，只是那雙瞳子裏閃爍着神秘的智光，却又有令人難以親近的威儀！

果然她沒有猜錯！

就在那婦人身軀方自向後稍動的同時，鷹千里已猝起發難！

先時在對話之初，鷹千里早已斂聚功力於雙掌，他認定了來者婦人絕非易與之輩，是以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無不留下了仔細，即以此刻而論，他所站立的地勢，以及欺身而入的部位，無不切合實際。

是以，他這遞出的雙手，就具見功力了。

雙掌出手，一正一反，正者爲「陽」覆者爲「陰」，正是鷹千里自命不凡，浸淫多年的獨門秘技「兩極乾坤手」，他那瘦小的身軀，在施展這種功力時，像是伸延了許多，蹬出的雙手，更像是托抱着一個大鐵球般的吃力，只是絕不緩慢！

鷹千里是極少施展這類手法的！

若非是他認定了眼前這個婦人非比凡流，他是絕不會上來就施展這種厲害的殺手！

鷹千里兩腿跨馬單檔，雙手盤轉着運出之時，一張臉刹時間變爲赤紅，足見他用力之猛，就在他身子霍然暴伸之時，兩隻手已然直向着婦人前胸背扣壓了下來！

這種打法，十足的現出了高明！

足踏子午，手翻陰陽，在他滾動的掌勢裏，頓時形成了一圈疾風，對方那個婦人，顯然已在他威猛的風力圈內！

隨着鷹千里吐氣開聲，暴喝一聲：「嘿！」雙手已猛力拍了下去！

宮裝婦人倏地神色一凌，纖瘦的軀體作勢微挺，鷹千里的兩隻手掌，忽然像是遇見了一種凌空無形的阻力——

這層阻力妙在是散佈在婦人身側四週，鷹千里那等巨大的力道，竟然會受阻於中途，未能奏功。

聲若擊革，又像是落在敗絮堆上——

「蓬！蓬！」

鷹千里瘦小的軀體，在雙掌甫一下落的當兒，有若一隻猴子般的霍地向後倒翻了一個觔斛！

一招不逞，他却不會就此甘心！

隨着他倒翻的身式，兩隻手掌，倏地向下一按，直襲向婦人頂門！

寇英傑雖是躺在炕上，可是心裏雪然，他識得鷹千里眼前這一手功夫的厲害，禁不住暗中爲那宮裝婦人捏上一把冷汗！

婦人是如何探出雙手的，寇英傑可是沒有看淸楚，旋身，翹首，揚肩，遞掌，四式合併爲一，施展的是那般的自然優美！

四隻手迎合得太巧妙了！

充沛的力道，在四隻手掌甫一交接的同時，使得整個房子起了一陣急劇的搖盪，窗櫺子軋軋一陣子亂响。

兩個人一上一下，像是要把式樣的扭擰着一陣子急滾猛翻！

衣浪疊影裏，其中之一，猝然脫離，忽然彈空而起，螺絲旋般的落向一隅——

他已經不能再保持着完美的姿態了，通通通，一連後退了三步，緊接着「噗通！」一聲坐了個屁股頓兒，這對於一個成名的武林人物來說，臨陣出醜，遠比死在刀劍之下，更加的令人羞辱不堪！

鷹千里那張瘦削的臉上，一刹時變成了豬肝顏色！

他用力的作勢想站起來，一連三次都功敗垂成，直到第四次雙手後撐力按之下，才挺身站起——

只是站起來的代價也太大了。

一口鮮血！

他跟蹌着向前走了幾步，才算站住了，身子佝僂得那般顯著，黃蠟似的臉上，綻出了一片苦笑！

「鷹某自不量力，徒取其辱！尊駕好厲害的『翻天掌』！鷹某輸得心服口服，……佩服之至！」

說時，他喘息着發出急劇的笑聲，原本黃焦焦的一嘴鼠牙，都被鮮血染成了紅色，凄燈映襯下，極爲可怖！

婦人的一雙剪水雙瞳，瞬也不瞬的盯視着他，冷俏的臉上現出了鄙視的怒容！

她冷冷的說道：「鷹千里，你是空活了這麼一大把子歲數，兀自不長見識，這又是何苦來——」

鷹千里緊咬着牙，翻着他那雙其紅如血的老鼠眼，內心的恨惡，溢於言表。

「尊駕你報上個萬兒吧！」

「你還不配！」

婦人臉上猝然間罩下了一層寒霧，那隻欺霜似雪的纖纖玉手，忽然握在了腰胯間的新月短劍上——一股凌人的劍氣，頓時透鞘逼出！

鷹千里立刻感覺到，那襲人劍氣的陰森寒冷——

他不得不心裡折服，足下蹣跚着又向後退了一步，這個突然的感受使他忽然憶及在「四郎城」夜襲駝叟郭白雲時，當時郭雖在重傷之中，兀自餘勇可賈，郭當時手持着一口如意軟刀，那口刀上所透出的凌人刀氣，正和此刻對方發出的劍氣極爲彷彿！

鷹千里一刹時像是想到了什麼，神色猝然大變！

「妳……」他極其驚異的打量着對面婦人道：「妳，莫非是成……」

婦人一挑秀眉，冷聲叱道：「够了，知道就好！」

「只是……妳不是已經死……了？」

婦人冷哼一聲道：「那只是傳說而已，如果我眞的死了，也就不會來到這裏了！」

鷹千里一刹時變得極爲拘謹！

他神色至爲張惶的抱拳道：「是……鷹某有眼無珠，請恕方才唐突之罪，至於敝上與郭先生這件事——」

婦人道：「不要再說了！」

「是……」

想到了對方婦人昔日在江湖上的般般往事，鷹千里不禁有些汗毛聳然，他不得不爲自己眼前是否還能逃得活命而担憂！

在一張椅子上，婦人緩緩坐好！

鷹千里偷偷打量着她的臉，所幸還看不出有那種要殺人的樣子，不覺略略放心！

「郭白雲與鐵海棠的事我管不着，我也不想多管，他二人定約在前，踐約在後，生死兩願，外人不便插手，所以，你大可放心！」

鷹千里臉色大爲緩和，抱拳道：「夫人明鑒，確是不失明智。」

「明智？」美婦人臉上現出了一片冷笑：「你可不要誤會，你們宇內十二令雖然如今在江湖上勢力强大，鐵海棠自恃武技高强，目空四海，哼……你可以回去告訴他！別人怕他，我可是不在乎他！」

鷹千里怔了一下，抱拳道：「是。」

婦人又道：「你告訴他說，事情到此，就該適可而止，不要逼人過甚——」

鷹千里苦笑道：「尊駕指的是？」

「當然是說郭白雲身後之事！」

鷹千里怔了一下，抬眉道：「老朽自當據實轉告敝上，只是尊駕應該知道敝上的脾氣，事情今後的演變……可就不知道了！」

婦人冷笑了一聲：「那他最好適可而止，否則我就第一個不與他干休，你去吧！」

鷹千里臉上現出了一種暴戾氣色，只是衡盱當前，却是無可奈何。

當時他獰笑了一聲，再次抱拳道：「老朽承尊駕手下留情，得留全身而退，大恩大德，沒齒不忘！」

美婦人冷笑道：「你最好還是忘記的好！請吧！」

鷹千里連連的答應着：「是是……」

他臉上不忿之色益加顯著，只是這口氣當然不能發作，定了定神，轉身退出！

臨出之前，他步向丁、丘二弟子屍前，注視片刻之後，遂即伸手把兩具屍身分別抓起來，他雖然身負內傷，可是抓提這兩具屍首，並不覺絲毫吃力。

帶着無限懊惱和說不出的內心忿恨，鷹千里縱身掠窗而出，和來時那般的趾高氣揚，恰成爲一個强烈的最佳對照！

房瓦微响，他已穿上了對簷，夜月之下，但只見此老矮小的身影挾持着兩具屍身，有如星丸跳擲般倏起倏落一逕的落荒而逝！

目睹着方才一切，寇英傑由內心深處生出了一片寒意，雖然說鷹千里等三人死的死逃的逃，可是留下來的這個婦人，無寧說更是難以招惹！是友是敵，尙還不知，睽諸這婦人的那身武功，玄妙不測，果眞要是心存叵測，可就較諸鷹千里者流更具有十分的威脅了！

寇英傑心裏這麼想着，只是苦於不能開口說話，一雙眼睛懷有警惕的注視着婦人！

美婦人在目送鷹千里離開之後，那雙深邃的瞳子略一轉動，才注視向寇英傑，四隻眼睛互相盯視着，在婦人精銳的目神裏，寇英傑發覺到並不友善！

婦人道：「你就是大鬧賽馬場的那個姓寇的？」

寇英傑想說話，開口無聲，想點頭却又力不從心！

美婦人緩緩點了一下頭道：「我倒是忘了，你的穴道還不曾解開。」

說罷，手腕輕抬，像是要爲他解開穴道的樣子，可是却臨時中止。

微微冷笑了一下，她又道：「你還是老實點好，不過我對你也沒有什麼惡意就是！」

說完她轉面向窗，一雙素手作勢向後一抓，兩扇窗戶自行關上！

寇英傑心裏不禁興起一番狐疑，實在有點猜不透她意欲何爲！

就在他驚慮莫釋的當兒，那婦人已輕輕移動蓮步，緩緩進向當前的棺柩停處！

寇英傑頓時大爲緊張。

婦人在目注靈棺的一刹，全身直立不動，那張原本就够冷的臉看上去更冷了，一雙秀眉

倏地向兩下分開來，整個面頰上瞬息之間，籠罩起一片淒慘！

她向前走近了幾步，一雙白手像是由於內心驟然間所興起的感傷而有些失措，沉重的按在棺蓋上！

寇英傑由於不便轉動，只能死死的用眼睛盯着她，他的心也同於這婦人一般的激動，難以想像出她下一步的動作將是如何！

婦人像是在努力克制着心裏的悲痛，忽然她雙手抬起，沉重的向着棺蓋兩角上用力拍下去！

寇英傑看到這裏，怒火攻心，幾乎急昏了過去，只是却無碍於事！——

隨着婦人落下的雙掌，只聽得「嘭巴！」一聲大响，厚逾尺的黑漆棺蓋，竟然揚起了一端，連帶着三根尺半長釘也跳槽而出，叮！的一聲墜落在地！

寇英傑內心無比激動，却苦於不得出聲，整個身軀禁不住發出了一陣劇烈的顫抖，眉心眼角冷汗涔涔！

婆娑的燈光裏，那個美婦人已把整個的棺蓋掀了下來，她隨手抓起一根靈前白燭，霍地撲向棺前，借着手上跳動的燭光，遂即向棺中死者仔細打量着！

經過一番刻意的修飾，死者郭白雲那張臉看上去栩栩如生，只是一任如何的裝扮，却也難以掩飾郭老人臉上那片淒苦的死灰顏色！

——他仍然穿着那襲往日最愛穿的杏黃色的袍子，腰間仍然繫着那根同色的絲絛，那一綹山羊鬍子一如生前那般瀟洒的飄在胸前！

曾經是舉世敬仰的一代大俠！

曾經代表武林正義的一面——是一堵屹立高拔，抵抗邪惡的巨石！

也曾有過年少時醉舞狂歌的風流，也曾是當時女孩子心目中追逐敬慕的對像！

曾經喜過他，愛過他，嗔過他，怨過他……多的是那般蹓馬雙雙湖邊追逐爲戲的日子，如今在目睹着這個人，這張所熟悉的面影時，一股腦的都由記憶深處湧現了出來！

「我的……人……我的良人！」

心裏吶喊着，點點珠淚，忍不住奪眶迸出，一顆顆晶瑩透剔，珍珠似的都落在了死者身上。

伸出了白皙纖瘦的手，她輕輕的摸向郭老人黃蠟般的臉上，顫抖的手指，冷晶的指甲，搖碎了的淒離燭光，勾畫出此一刻令人斷腸的淒迷！

美婦人深深的垂下了頭來——她眞的傷心了。

多年以來，冰封了她的心，也曾麻木了她的感情，「眼淚」只是記憶中的名詞，久久不曾流過了，原以爲此心如鐵，不染纖塵，不會再墜落到兒女之私，多年來用堅忍的意志，和刻骨的恨惡，就深深劃下的一道鴻溝，却是那般的脆弱；不堪一擊，在此一刹，目睹着這個自己曾經發過重誓——今生今世永不理睬的人面前，竟然崩潰了！

死者已矣！

快樂既已不存在，仇恨也將隨之而去！

看着他的臉，想到二十年所受的委屈，她忽然興起了一種莫明的衝動，眞恨不能用力的把他抓起來搖醒他，倒要問問他，評一評二十年前的是非曲直！

再一次湧出的熱淚，迷失了眼前的一切！

不知何時，他那隻緊握着白燭的手背上，已聚滿了蠟淚，她竟然會失去了知覺！此刻陡然的警覺，才使她感覺到火炙的疼痛！

返過身來，揷好了燭。

她最後憑棺凝視着郭老人的遺容，「悲痛」的一刹似乎已經過去了，代之而起的却是牽腸掛肚了經年的怨恨！

冷笑了一聲，她以很快的速度在死者身上來回的摸索了一遍，特別注意了一下郭老人的枕下。

什麼東西也不曾找到！

忽然她回過身子來，冷銳的目光，像兩把利刄般的向着寇英傑逼視過來！

寇英傑頓時打了一個寒顫，他預料着可怕而不幸的事情將要降臨在他身上了。

果然，就在他心念方驚的當兒，婦人已來到了他身前站定，像是一陣風似的輕飄。

四隻眼睛相對之下，寇英傑只覺得那婦人異常的冷酷！

「你聽着！」她說道：「我有幾個問題要問你，你要據實回答我，否則，我馬上就殺了你！」

她說話時語氣平和，但是神態莊重，叫人感覺出她說的是實話，絕非是虛言恫嚇！

寇英傑說不上什麼感覺，竟然對這個婦人改了觀念，他下意識猜想出這個婦人與郭先師之間，必然曾經有過一段不尋常的交往，目睹着先前她黯然神喪；淒楚淚下的一瞬，他內心已不禁滋生出一掬同情！

只是這個婦人顯然不是輕易就接受別人同情的那種人，她的目神裏永遠含蓄着那種強度的「自我」和排斥外來的一切的那種神采！給人的感覺是「若即若離」，即使你內心有很深切想親近他的意圖，却碍於她身側的那層冷酷冰封而有所畏懼！

當然寇英傑對於她的畏懼更不止此！只是他嘴不能言，一切的疑惑，驚懼，只能借着那雙眼睛傳達過去！

婦人點頭道：「我幾乎忘了，你的穴道還沒有解開！」

說時雙手同出，拍按在寇英傑兩肩側，往上一提，使他平坐起來——

「你聽着——」她注視着他道：「我現在把你的穴道解開，但是你却不能胡亂說話，問什麼你才能答什麼，知道不知道？」

寇英傑勉强的點了一下頭！

美婦人略一注視他的眼睛，道：「你爲那個鷹九『五行鎖穴手』點了中樞大脈，再有半個時辰不解開，勢將落爲殘廢，幸虧遇見了我——因爲當今武林，能够認得這種手法的人只怕還不多！」

說時，她神態藹然，彷彿由冷酷世界又回到了溫暖人間！

玉手微搓，猝然一揚，已按在了寇英傑右肋「桑元穴」上，寇英傑只覺得身上一麻，遂見對方已把手收回，道：「好了！」

寇英傑長長吸了一口氣，當時試着移動了一下四肢，果已無碍，不由甚感驚訝！

婦人說道：「你先不要亂動，你叫什麼名字？」

寇英傑據實答道：「在下寇英傑，尚未請教——」

婦人道：「沒有問你，不必多說！」

寇英傑應了一聲：「是！」心裏却好不納悶！

婦人冷冷的道：「我已經留意你有好幾天了，只是你不知道罷了！」

寇英傑向她看了一眼，勉强的又應了一聲：「是！」

「你這個人還算忠厚，只是武技平平——我眞有點不敢相信，你會是郭白雲的徒弟！」

寇英傑不由臉上一紅，含愧的道：「在下武技平平，確是事實，而承郭先師臨終收爲門下也是事實，前輩如因此置疑，在下也無可奈何！」

婦人細長的眉毛倏地一挑，却按下一腔怒

火道：「在我面前說話，還是少逞口舌之利的好！——我問你，你既然是郭白雲入室弟子，對他的情形應該深知一切了——」

寇英傑道：「這要看那一方面的情形——」頓了一下，他才又道：「在下與郭先師相識於上都沙漠，自此以前的事，在下不知，以後之事，却是知道的！」

「這麼說，他與鐵海棠比武之事，你也知道囉？」

「這個——在下知道！」

「他們是在那裏比武較技？」

「在十里橋！」

「當時在場的，有那些人？」

寇英傑問道：「前輩所謂在場，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比武的現場！」

「啊——」寇英傑道：「現場當時情形，在下不知，不過事後郭先師口述，似乎只有先師與鐵海棠當事二人！」

美婦人一怔，道：「事後口…述——？你是說郭白雲與鐵海棠比武之後，並沒有死在現場？」

「是的！」寇英傑道：「郭先師內功精湛，所以失手落敗，只是失之於大意，爲鐵海棠之乾元問心掌傷中肺腹，後又爲飛釘所傷，雖然如此，他老人家却能事後支持了一夜之久，才喪生！」

聽到這裏，面前婦人微微垂下頭來！

寇英傑雖然未曾看見她流淚的眼睛，却注意到她悄悄的用袖邊揩拭了一下眼角！

「你說的不錯——」她吶吶地說道：「鐵海棠的彈指飛釘，確是微妙陰險極了，防不勝防！——」

她輕輕嘆息了一聲又道：「這也是他命當如此，其實他是不該這麼……疏忽的……」

寇英傑道：「前輩與先師——？」

「不必多問！」

婦人臉上立時又罩起了一片寒霜，那雙爲淚痕所濕潤的眼睛，閃爍着凌人的神采——這雙瞳子首先接觸着寇英傑的眼睛，繼之在他面頰上轉動了一下——

「也許是我太小看你了——」她緩緩的道：「郭白雲生平，閱人無數，他絕不至於這一次會看錯了人，寇英傑——你應該體會得出，你師父臨終對你的期望吧……他是一個最要强的人……」

「在下知道！」

婦人緩緩閉上了一下眸子，又睜開來道：「他臨死前的一夜都與你相處在一起？」

「是——前輩！」

「我想——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才收你爲弟子吧！」

「不錯！」寇英傑苦笑道：「先師收在下爲弟子，純係偶然，否則以在下之武功造詣，萬難列爲門牆！」

美婦人冷笑道：「不——不是的！你這麼說，根本還不瞭解你師父的爲人！」

她的神態顯示出她終於瞭解了寇英傑優良的一面，對於面前的這個年輕人，有了一番新的估價。

「我再問你——」她吶吶的道：「你師父在臨終之前，必然把他郭氏門中不傳之秘，傾囊傳授了你，可是？」

寇英傑心中暗吃一驚！

婦人湛湛的目神，逼視着他，像是兩把鋒利的七首，緊緊的逼迫着他！

「是的！」他終於點頭道：「前輩猜的不錯！郭先師確實對在下期望很高！」

「他傳授了你些什麼功夫？」

「這個——」寇英傑冷冷一笑道：「請恕在下不便據實相告！」

婦人「哼」了一聲道：「你敢不說麼？我只舉手之間，就可置你於死！」

寇英傑微微一笑道：「前輩是知道在下不會說的，又何必多此一問，其實前輩也是並非惡人，也萬萬不會對在下猝下毒手！」

美婦人頓了一下，改口道：「這也罷了，我再問你，你可知道鐵海棠何以毒手殺害郭白雲之後，兀自不肯對他善罷干休，方才鷹九又何故要開棺驗屍？這又爲了什麼？」

寇英傑道：「那是他們猜想先師身上有一件他們想要的東西！」

「什麼東西？」

寇英傑哂道：「前輩又何必明知故問？」

「好吧！就算我知道——」她冷冷的道：「我問你，這件東西可在你身上？」

寇英傑道：「前輩以爲呢？我如果說不在我身上，前輩是否就信過了我？如其這樣，前輩又何不下手在我身上親手一搜？」

婦人冷笑了一聲，一雙眸子，瞬息間由他身上轉過——以她的智慧，自不會輕易爲人矇騙，她的觀察力極是敏銳，在她目游對方全身時，更不曾忘記寇英傑的反應——

是以，就在寇英傑下意識一個極其輕微的動作裏，她已瞥出了訣竅，陡地探手向着寇英傑背後的枕上抓過去！

寇英傑背脊一挺，作勢正待出手，婦人的另一隻手，已先發制人，拿住了他的肩頭——

寇英傑登時全身發麻，動彈不得！

婦人却已飄出了七尺以外！

就在她身子方自飄出的一瞬，寇英傑頓時恢復行動，他身子倏地一翻，已由炕上躍身而下，婦人冷叱道：「站住！」

美婦人很快的拉開了枕套，打開裏面一個布包，現出了郭老人死後留下的那個黃綾包子來！

計有老人手稿抄本一本絹薄二冊，黑玉珠一串，以及一個扁扁的檀木匣子！

寇英傑道：「這幾樣東西，在下蒙先師臨終托囑，預備面交與郭師妹，足下以前輩之尊，何忍竊取？」

「你知道什麼？」

美婦人匆匆拿起那兩册絹册翻看了幾下，又放下來，再拿起那卷手稿。

手稿上的一行字跡，立刻映入他的眼簾——「越女劍術之深奧探討研習新篇」，她似乎微微一動，可是當她再看到下面的一行小字——「彩綾愛女廿一歲生日禮物」時，却又浮現出另一番黯然神采！

她的眼睛似乎又濕潤了。

輕輕嘆了一聲，她放下了這卷手稿，道：「這卷東西千萬不可遺失……你一定要親手交給她！」

「她」當然指的是「玉觀音」郭彩綾！——說完這句話，她遂即又把這卷手稿放到了桌案上。

她又拿起了那串黑玉珠串，看了幾眼，忍不住緊緊的抓在手心裏——

過了一會兒，她才鬆開來，又放好原處！

寇英傑立在一旁好奇的打量着她，奇怪的是自一開始，在自己的心裏，就不曾把她當爲敵人來看待，也不曾想到要向她出手！

當然，寇英傑是有自知之明的，因爲在對方那樣的身手之下，自己根本就沒有出手對抗的餘地，倘若眞要愚笨到向對方出手，那可也只有自取其辱！

是以，在這個美婦人檢視郭老人身後遺物時，寇英傑却只在一旁靜靜的看着，每當這個婦人拿起一樣，他的心都會情不自禁的爲之一陣緊張，而當她又把這件東西放下時，寇英傑

的心情又會爲之一鬆！
最後，這婦人把這個扁扁的檀木匣子拿起來。
寇英傑立刻緊張的道：「這裏面只不過是件擺飾罷了！」
婦人看了他一眼，點點頭道：「不錯，是一件擺飾，是一個駱駝——」
寇英傑心裏一愣，因爲對方這個美婦人並沒有打開匣子，却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
美婦人一雙澄波的眸子，在注視這個扁檀木匣子時，似乎含蓄着一種悠然神往的神態，那種神態引着她似乎跳越了時地的拘限，一刹時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那時候她還只是一個少女，一個美照四方，任性無拘，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家——
似乎就在那個時候，她第一次接觸了這個匣子，她與這個匣子裏的駱駝關係是那等的密切，以至於在事隔二十幾年之後的今天，在她忽然目光觸着這個匣子時，兀自能淸楚的囘憶及當時的一切！
「一個翡翠的駱駝！」她喃喃的說着，遂即把匣蓋打開來！
一叢綠光，自匣子裏湧起，映照着她那張蒼白的臉，使得那張臉變成了綠色！
美婦人的臉上，頓時興起了一絲微笑！
她迅速的把檀木匣蓋蓋好，眼睛看向寇英傑道：「這個翡翠駱駝，你師父可曾關照過要留贈給誰麼？」
寇英傑滿心想撒一次謊，可是不知怎麼他還是說了實話——
「這個——倒還沒有！」
婦人很驚訝的道：「他莫非沒有提到要送給她女兒郭彩綾？」
「沒有——」寇英傑苦笑道：「也許是他老人家疏忽了，對於這個翡翠駱駝，他老人家竟然隻字未提！」
美婦人輕嘆一聲，道：「你知道這又爲了什麼？」
寇英傑苦笑一聲，道：「也許是他老人家忘了！」
「忘了？」婦人搖搖頭道：「那是絕不可能的事！你也許不明白他，他是一個心細如髮的人——」
說到這裏，她把這個匣子揣入懷中，道：「既然這樣，這件東西我就留下來吧？」
寇英傑心頭一震，却是無話可說！
美婦人竟示嘉許的看着他點點頭道：「你是一個很誠實的年輕人，郭白雲畢竟老眼不花，能在臨終之前，收到你這樣的一個徒弟。」
寇英傑抱拳道：「前輩過奬了，這個翡翠駱駝，雖然先師臨終之前，並沒有交待，但是到底是先師身後之物，似乎仍應交還給那位郭小姐——」
美婦人搖了搖頭，說道：「不，這一次你說錯了，這件東西嚴格來說，並不是屬於令師所有——」
「那麼，應該屬於誰所有？」
「應該……」她苦笑了一下道：「我說了，你也許不會相信，這東西原來是我的！」
「是……妳……前輩，妳是說，這是妳所有？」
「不錯——」
她微微愣了一下，似乎有點後悔，不該說得這麼淸楚，當下面色微寒，又道：「詳細情形，你就不要再問了！」
「前輩！」寇英傑冷冷的道：「這件事在下可以不問，在下武技太差，不足護衞先師身後之物，也是事實，只是前輩既要把這個翡翠駱駝帶走，最起碼，應該把前輩的眞容姓名留下來，這樣郭小姐以及二位師兄詢問起來，在下方不致於無言以對！」
美婦人搖搖頭道：「這是一個秘密，也許彩綾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郭白雲手裏有這件東西！」
寇英傑道：「但是在下知道——莫非前輩要在下隱掩事實，不予吐實麼？」
美婦人點點頭道：「我確是這麼想！」
「那麼前輩就看錯在下這個人了！」
婦人道：「你是說，你要把今日之事說與郭姑娘他們知道？」
「是的，在下一定據實以告！」
「你以爲他們會相信？」
寇英傑呆了一下，道：「也許他們不會相信，但是我說的却是實在的，大丈夫但求無愧於心，也就心安理得了！」
美婦人那雙深邃瞳子，在他身上一轉，緩緩點了一下頭，說道：「你說的不錯，爲人——尤其是一個男人，確實應該有面對現實的勇氣……」
她又看了他一眼，忽然發覺到自己越來越喜歡這個年輕人了。
而他的某些氣概與神態，似乎與自己那個心愛的門人相像，更有點與她那個傷心人早年所相似！
看着他，她忽然呆住了！
寇英傑也不禁越來越對這個婦人，心存好奇！
他向前一步，抱拳一揖道：「前輩如以眞實姓名見告，在下感激萬分！」
美婦人恍然警覺，輕嘆一聲道：「你一定要知道我是誰麼？」
寇英傑道：「惟有道出前輩眞實姓名，不足以取信郭小姐與二位師兄！」
「你說錯了！」婦人冷冷道：「爲你着想，還是不道出我的名字，否則你將不容於你那兩個師兄，只怕那郭小姐也不會見諒於你！」
「這又爲什麼？」
「也許你還不知道，」婦人道：「你那兩個師兄，俱是心胸狹窄，而又生性多疑之人，如果你掩瞞事實不說，他二人果眞不知倒也罷了，如果你眞的說出事實，只怕勢將不容，那時候——哼……」
說到這裏，她臉上微微現出了一些怒容，頓了一下，才又道：「我眞有點爲你今後的處境担心，你千辛萬苦，爲送先師之靈，一片忠心，又爲了什麼？也罷——」
她眼睛裏散放出一種異樣的光采，道：「不如你眼前隨我去吧，我必會厚葬你師郭白雲，你如肯改拜我爲師尊最好，否則我待你亦可如故人子弟，將一身武功傳授與你，以你質稟爲人，將來成就必然不可限量！」
頓了一下，她直視向寇英傑道：「你以爲這樣可好？」
寇英傑眞沒想到，她竟然會有這麼一番說話，一時不禁爲之瞠然——
他以最快的速度，把對方這番話在腦子裏轉了一下，遂即上前深施一禮！
婦人面上一喜！
却不意，寇英傑道：「前輩盛情，在下心領有餘，無奈先師言猶在耳，重任在身，不敢從命，此去即蒙不諒於郭姑娘與二位師兄，亦不敢少違初衷，前輩苟有見愛之心，不如將翡翠駱駝發還在下，以便成全！」
婦人冷笑一聲，道：「我已破格一再爲你着想，你偏偏執迷不悟，看來我確是愛莫能助了，這件東西原是我所有，現在物歸原主，談不到發還二字，」
寇英傑一躬道：「既然如此，即請前輩賜告眞名。」
婦人搖頭一嘆道：「你這人眞是個死心眼兒，實在告訴你吧，我名成玉霜，與你師尊郭白雲乃是……」
神色一懍，她忽然黯然道：「算了，你知道這些已經够了！」
說罷略爲頷首道：「我走了！」
嬌軀待轉之際，却又住身冷笑說道：「其實，我此來的目的，並不是旨在這個翡翠駱駝，而是在江湖上傳開的一樣東西，你可知道是什麼？」
寇英傑搖搖頭，現出十分沮喪的樣子道：「在下不知。」
姓成的婦人微微瞇着眼睛看着他，點頭道：「也許你說的是眞的……因爲連我也十分的懷疑！」
「前輩懷疑些什麼？」
婦人道：「外面傳說，你師父郭白雲擁有一樣瑰寶——當年金龍老人畢生武功菁華的一卷手卷——」
寇英傑心頭一驚！
婦人繼續道：「這卷藏有金龍老人畢生武功菁華的手卷，名叫『金鯉行波圖』，傳說金龍老人將其生平最爲得意舉世無匹的一套『魚龍百變』注入筆鋒，畫成了百條金鯉，以供後世有緣智者忖而習之，是以當今武林中人，誰能具有這卷圖畫，無疑即將是未來領袖羣倫的武尊。」
寇英傑道：「原來如此。」
美婦人說道：「他們所以懷疑令師擁有這件武林至寶，純是因爲當年金沙江畔，令師郭白雲曾經發現了當年金龍老人晚年修眞的洞府，並目睹了老人軀殼，以及老人手抄的勸世經典——」
她微微一笑又道：「所以因爲這樣，他們就進而推想老人這一套罕世的武功寶圖一定也被你師父拿去了！」
寇英傑神色不變的道：「那麼依前輩的看法呢！」
美婦人一笑，道：「我却以爲這是靠不住的！」
她眉頭微微一皺，又道：「我所以抱持懷疑的態度是，如果郭白雲眞的擁有這卷『魚龍百變圖』圖畫，以他武功造詣及智慧，必然早已將畫中所顯示的武功參透，那麼，這一次又何至於還會輸在了鐵海棠的手裏？所以我斷定外面的傳說是靠不住的，現在事實證明，果然不在他手上。」
寇英傑心裏一塊石頭落地，他却也不便多說些什麼，她所謂的「事實證明」，必然是指的是眼前郭白雲所遺留下的這些遺物其中並沒有那卷圖畫！
然而寇英傑却知道她是被自己愚弄了，一個老實人有時候很容易愚弄一個聰明極智的人，決竅就在「老實」這兩個字上！
寇英傑沒有撒一句謊，其實他自動請求要她搜自己身子時，內心實在揑着一把冷汗，事實證明他這一手用對了！如果他當時沒有這麼一激，這個婦人是否會搜他身上，可就不敢說了！
現在她非但不懷疑寇英傑藏有這卷寶圖，甚至於也否定了郭白雲曾經擁有！這種認定自然使得寇英傑大感輕鬆！
美婦人說到這裏，忽然微笑了一下道：「但是外面的人，並不這麼想，尤其是鐵海棠，他似乎認定了那卷魚龍百變畫卷在郭白雲身上，那麼郭白雲一死，這卷圖畫必然在你身上，所以你今後的立場可是十分的危險！」
寇英傑道：「在下知道！」
美婦人看了他幾眼，像是還想說些什麼，只是欲言又止，寇英傑却如芒刺在背，對方一時不走，威脅也就一時不得解除！（未完）

奇人奇事

沈寶和鐵槍封喉

慧心

我國的武功有許多門派，多數是苦練某一招作爲自衞以及搏鬥之用的，它稱做「護門招」。即是憑着那一招的殺手而保護本人，不至於受傷害，同時表現那一個門派的威力，因此之故，這一招必然是練習到登峯造極的，在這裏報道的一招「鐵喉功」，又名「渾元一體功」，那是由星加坡南華派高手「沈寶和」表演出來的，首先沈寶和握槍在手，突然擲出好像標槍一樣，當時他把手一揚，距離十尺那麼近的地方懸掛一塊木板，槍尖穿過板之後，還有半寸透出來，顯然是鋒利無比的了，跟着他用磚頭敲打，兩塊磚頭撞擊之際，發出劈劈拍拍之聲，表示那些紅磚都是實心的，跟着就用瓦片打在一張方桌的枱角，使它破碎，總之，一切表演的道具都是眞有其物的，非常堅實，並無特殊做作。

把一切作爲表演道具當衆試驗之後，就由沈寶和開始表演了，他叫人用剛才飛槍穿木的那一條槍頂住他的咽喉，即是在氣管和胸部之間的一個空位，那一處地方是沒有骨頭的，甚至有些肉也非常之薄，普通人很難在該處承受壓力，用手指向該處壓下去，已經覺得很痛，何況用槍尖去刺它呢？當然的，如果相隔兩三尺然後揮槍直刺，可能會把沈寶和刺傷，反之，用他的咽喉頂住槍尖，也不容易，他能够做得到，也不爲奇，因爲江湖上有許多賣武的人，都能够表演鐵槍封喉的一招，可是，他不止是鐵槍封喉，而且在槍尖頂住咽喉之後，雙手托起一個小童，再又運氣在兩邊腰脇，讓別人分別握着磚瓦出擊，打他的肋骨。

人體的肋骨是不堪一擊的，何況他已經要運氣在咽喉的地方頂住長長的花槍，又要雙手舉起一個小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用磚和瓦撞擊，實在不容易招架，原因是磚頭够堅實，瓦片的邊緣很薄，好像拉成一條直綫，如果那一片瓦向橫撞擊，剛剛壓在肋骨之間的空位，就會給它打傷，奇怪的是，他做出這種表演時，任由別人用磚瓦打擊，發生「砰砰彭彭」之聲，磚頭爆開，瓦片飛散碎裂，他却毫無傷損，面不改容，跟着他就放下小童，然後再玩拳脚。

他對觀衆說知，渾元一體功的意思跟以前相傳下來的一個古怪練功方式「鐵布衫」相似。即是說，練習得有勁，渾身各處都可以捱打，彷彿穿了一件用鋼鐵造成的衣裳。以前許多武林中人是苦練鐵布衫的，目的是可以捱打，事實上一個人最脆弱的地方只有四處，那是眼睛，下體，咽喉和肋骨，雙手齊出，肋骨露空，那是武林的大忌，稱做空門，給人一捶打下，可能折骨，因爲筋骨堅實的人，一定要從小練起，故此，並非每個練武的人該處都可以捱打，他認爲渾元一體功可以保健，養生，兼且捱打，甚至用鐵槍封喉，也沒有甚麼妨碍。

新加坡的教頭當中，沈寶和可以說是非常有份量的一個，因爲他的軟硬功夫都很有可觀。

新派武俠長篇

文·諸葛青雲
圖·盧令

怒馬香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冬梅向文素文說出她與杜少恆、司馬元、白小雲冒險前來魔宮臥底，目的是在拯救文素文脫險，詎料這番密談爲司介侯窃聽，不特杜少恆、冬梅、白小雲被擒，而且司馬元、百里軒及琴兒、劍兒也一併爲司介侯所擄，司介侯將他們七人點了穴道後，着令張神醫在七天時間內，將他們改造成殺手，七人被安置在密室的七張手術枱上後，張神醫命守護密室的四名女劍手，分點杜少恆等人的啞穴，以免他們發出驚呼，以碍手術進行，隨着一聲好的嬌應，四個女劍士一齊向手術枱前，快步走了過來——

智挽生死刦　巧濟燃眉危

躺在手術枱上的七位，有如七頭待宰的羔羊，在絕望與無助的情況之下，他們的思想都全部停止了。

一見四個女劍士向他們走來，一齊發出一聲長嘆，閉上了雙目，只有司馬元忽然沉聲說道：「諸位不要怕，一定有人前來搭救的。」

女劍士之一嬌笑道：「別作夢了，你們已經一網打盡，還有誰來救你們。」

司馬元道：「我說有，就一定有。」

杜少恆苦笑道：「別存甚麼希望了，咱們認命了吧！」

司馬元道：「不！我說的是有根據的。」

四個女劍士似乎引起了好奇心，居然沒有立即下手點他們的啞穴，並由最先問話的一個笑問道：「你且說說看，是甚麼根據？」

司馬元道：「告訴妳也不要緊，方才，就當白姑娘被制之前，我和百里兄巳經密商好了，準備不顧一切後果，迫使公冶兄弟，與我們採取行動的。」

「那你們爲何並未採取行動呢？」

「因爲，就當此時，有人以眞氣傳音向我說，不可輕舉妄動，她自有安排，一切後果，也由她負責。」

杜少恆苦笑道：「所以，當時，你們才按兵不動？」

「是的。」

「那位以眞氣傳音，阻止你們採取行動的，是甚麼人呢？」

「是一位語聲嬌穉的女孩，而且有點似曾相識，不過，一直到現在還不曾想起來，究竟是在哪兒聽過她的話聲。」

「一位語聲嬌穉的女孩，能以眞氣傳音說話，並能混到這虎穴中來……莫非是——」

司馬元忽然一「哦」，說道：「我想起來了。」

「是誰？」

「就是在北邙山曾經聞聲不見人的，李太公的那位重孫女惠姑……」

那四個女劍士遲遲不曾下手點穴，顯然是想獲得這個意外的消息，以便邀功。

因此，司馬元的話聲才落，其中一個女劍士立即笑問道：「這消息是眞的嗎？」

「絕對眞實……」答話的，竟然就是那嬌穉語聲的人。

四個女劍士心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眼前人影一晃，巳全部被制住了。

只見一道快逾鬼魅的人影，繞着七張手術床，飛快地一轉，並發出一串銀鈴似的嬌笑道：「諸位受驚了，現在請起來吧！」

敢情她這麼飛快地一轉，巳替杜少恆等人解開了被制住的穴道。

杜少恆等人，起初還有點不相信，但暗中試一伸展四肢，果然巳能活動，不由心中大喜地，一個個挺身坐了起來。

呈現在他們眼前的，除了張神醫，兩個小厮，四個女劍士一齊呆立當場之外，另外還多出一個穿着一身玫瑰紅襖袴的女孩，正向着他們扮鬼臉。

看外表，紅衣女孩最多只有十二三歲，一張穉氣未脫的俏臉上，嵌着兩顆靈活而黑白分明的眸子，滴溜溜地，在羣俠們的臉上直轉。那一副淘氣的模樣兒，眞可以說得上是人見人愛。

羣俠們楞了一下之後，由杜少恆首先笑問道：「這位小妹就是惠姑……」

惠姑截口嬌笑道：「是的，不！杜伯伯，您別叫我小妹，就叫我小惠好了。我太公說，對年紀比我大的人，要叫姊姊或大哥，再大一點的，就叫阿姨和伯伯，杜伯伯，我沒有叫錯吧？」

她的語聲既清脆，又快速，就像一隻百靈鳥兒。

「天地之大，眞是無奇不有，如非是親眼目覩，誰會相信這麼一個穉氣未脫的女娃兒，會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哩……」杜少恆心中感嘆着，口中却笑道：「沒有叫錯，沒有叫錯，小惠，妳怎會認識我的？」

惠姑淘氣地一笑道：「這兒的伯伯大姊，我都巳在暗中認識啦！」

「啊！妳混到這裏面有多久了？」

「總有半個時辰以上啦！方才，當杜伯伯被制時，我本來想出手解救的，我太公說，那老太婆，厲害得不得了，我就是不服氣，也正想借這個機會鬥鬥她，可是……」

她忽然一笑住口。

杜少恆笑問道：「怎麼又改變主意了？」

惠姑訕然一笑道：「不怕各位伯伯姊姊見笑，我雖然對那老太婆不服氣，但心中還是有點害怕……」

聽到這裏，年紀比惠姑大不了多少的琴兒，劍兒，禁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惠姑嬌笑道：「兩位姊姊莫笑我，方才，怕是有點兒怕，但我還是想鬥她的，只是，我太公說過，不許我隨便淘氣的，如果不聽話，他老人家就不會疼我了。」

杜少恆點點頭道：「對，乖孩子是要聽老人家的話的，」

「還有，」惠姑接道：「我知道杜伯伯不會有甚麼危險，也知道他們一定會將各位伯伯姊姊送到這兒來，所以當時我才沒有出手。」

白小雲忽然走向門口，一面說：「暫時由我擔任警戒。」

惠姑嬌笑道：「白姊姊放心，在手術進行當中，他們是不會有人探望的，外圍的警衞，也在十五丈以外……」

杜少恆正容道：「話是不錯，但爲防萬一，還是謹愼一點爲妙。」

這時，一直靜聽着的百里軒，忽然揷口問道：「小惠，妳是由地底陰河中進來的？」

「是啊！」惠姑含笑反問道：「百里伯伯，您是怎麼知道的？」

百里軒道：「因爲，我注意到妳的頭髮，還沒完全乾。」

不錯，惠姑的披肩秀髮，還沒完全乾，不過，如非是特別細心的人，可不易察覺。

因此，杜少恆苦笑道：「百里兄可眞够細心。」

百里軒道：「那是因爲諸位都因過於興奮，而沒注意這些，而我却一直在想着這個問題，只有那地底陰河，可能會混進來。」

惠姑笑了笑道：「那地底陰河的出口，是一個大瀑布，地勢奇險，普通人根本沒法接近，而且，在進入這兒的水程中，還裝有三道刀輪……」

杜少恆接口問道：「那三道刀輪也是你破壞的？」

「不！我還沒這個本事，是我太公親自出手的。」

「他老人家也到這兒來了？」

「沒有，我太公說，他老人家只能帮這點忙，其他的一切，就要各位自己去應付了。」

「……」杜少恆似乎有點失望。

「不過，我想，其他的人，都應該巳經進來了……」

「其他的人？那是——？」

「是石阿姨率領的大批人馬。」

「啊……」羣俠們都浮現興奮的神彩。

「我是和眞眞姊姊一道進來的。……」

「啊！文眞眞也進來了？」

「是的，我跟眞姊姊是先鋒，當我到這手術室來時，她正和小精靈在一起……」

百里軒一直在暗中擔心他的愛徒的安全，聽到這裏，不由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眞是謝天謝地……」

杜少恆接問道：「小惠，是不是妳石阿姨決定提前決戰？」

小惠點點頭道：「是的，約期半月，旨在穩住天一門的軍心，實際上，決戰日期，就在今宵。」

一聽這消息，羣俠們一個個顯得無比興奮地，站了起來，全是躍躍欲試的姿態。

不過，也有例外，那就是琴兒和劍兒。

這兩個小姑娘，一直就是愁眉苦臉的，此刻，更是禁不住長嘆出聲。

多梅很關切地問道：「三妹，四妹，妳們怎麼反而嘆起氣來？」

琴兒哭喪着臉道：「大姊，妳說，我們該怎麼辦呢？」

多梅笑道：「那還有甚麼爲難的，自然是棄暗投明，對司老賊反戈相向。」

劍兒接口道：「可是，他畢竟是我們的師傅……」

琴兒也揷口說道：「何況，他還對我們有過撫育之恩，而且……」

「不用而且了。」多梅截口接道：「傻妹妹，妳們想想看，憑司老賊寢宮中所說的那些混賬話，以及目前對妳們的安排，他還有一點師徒之情嗎？」

琴兒道：「話是不錯，但那是他對我們發生誤解，認爲我們背叛了他。」

多梅道：「傻妹妹，妳忘了妳自己說過的話了。」

「甚麼話啊？大姊。」

「妳說，到了妳們滿十六歲之後，那老色狼就要……」

多梅沒繼續說下去，因爲，僅這半句話，巳經够了。

這是攻心戰術的最佳運用，使得琴兒劍兒兩人，只好垂首同聲一嘆。

爲了堅定對方的意志，多梅更是接着加以說明：「傻妹妹，爲了說得明白一點，我要作一個通俗而又不太好聽的比喩，希望二位莫介意。」

琴兒苦笑道：「大姊有話請儘管說。」

多梅道：「我說，司介侯對妳們，就像一般人養着一隻小鷄或一頭小豬，他平常對妳們

的照料與關懷，無非是希望等妳們長大之後，供他大快朵頤，所以，我認爲，他對妳們，根本就談不上甚麼養育之恩。」

琴兒淒然一笑道：「大姊，我想通了，但我還是不便跟他動手。」

「毋須妳跟他動手，只要能適當地發揮妳們的影响力就行了。」

「我們又有甚麼影响力可發揮的？」

「妳忘了，妳們二位是女劍士的頭兒，必要時，現身說法，登高一呼，縱然不能使那些女劍士反戈相向，也可以瓦解她們的鬥志。」

「對，對……」琴兒連連點着頭。

多梅却將目光移向惠姑問道：「小惠，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惠姑嬌笑着道：「不怎麼辦，諸位都暫時呆在這兒，我可要走啦！」

「妳要走？」

「是的，我還要去看看石阿姨她們，是否全都進來了。」

「如果這兒出了事情，怎麼辦？」

「不會的，他們認爲妳們正在接受手術，不會有人前來打擾，即使萬一有甚麼意外，憑諸位目前的實力，也可以撐持一段時間。」

「那麼，妳甚麼時候回來？」

「我隨時都可以來……」

說完，她向羣俠們扮了一個俏皮的鬼臉，就一溜烟似地走了。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說道：「娃兒畢竟是娃兒。」

百里軒接道：「老弟台，小惠的話是不錯，他們暫時不會有人來，但我們還是該作萬全的準備才是。」

「百里兄之意，是——？」

「我想，暫時請白姑娘，多梅姑娘二位換下女劍士的衣衫，擔任守門的工作。」

「對！有道理。」

「還有，請琴兒，劍兒兩位姑娘，說服四位女劍士，能夠棄暗投明固然是好，否則，也該將她們移到一旁的角落裏去，至於這位張神醫，也必須說服他，以備萬一有人前來巡察時，可以搪塞一番，因爲，在石車主正式發動攻擊之前，這兒最好不要出事。」

「對對。」杜少恆含笑接道：「百里兄不愧是當軍師的人才，顧慮得面面俱到……」

「老弟別損我……」

「我是言出由衷啊！」

「夠了，老弟。」百里軒正容接道：「我們還是立即開始部署吧……」

× × ×

惠姑這一方面雖然進行得很順利，但文貞貞與小精靈兩人，却已陷入困境之中。

本來，惠姑和文貞貞都不認識小精靈，他們之所以相識，還是由於百里軒被賈素芬所制，小精靈乘機開溜時，被惠姑追踪告以眞相，才互相認識的。

文貞貞之所以不惜冒險打先鋒，目的就是要混到乃母文素文的身邊去。

小精靈對這兒的環境頗爲熟悉，因此，一見面，文貞貞即要小精靈帶她到乃母身邊去。

另一方面，由於杜少恆等羣俠已被送入手術室中，情況至爲危殆，必須立即加以解救。

因此，惠姑才不得不離開文貞貞小精靈二人，自己單獨行動。

他們三人，本來是隱身於一個偏僻而昏暗的支洞中，自惠姑獨自行動之後，魔宮中的情況，也忽然變得非常緊張起來。

因爲，儘管司介侯等老魔們還不知道已另有外敵潛入，但僅爲了一個失踪的小精靈，以及他們想像中可能潛伏的奸細，也不得不認眞地加以清查。

文貞貞與小精靈，雖然都已盡獲乃師石瑤姑與百里軒的眞傳，但與惠姑比起來，却還差了一段距離。

論身手，不及惠姑，而情況又突然轉緊，因此，文貞貞與小精靈二人，不但不能輕易行動，即使那藏身之處，也隨時有被發覺危險。

文貞貞雖然陷於困境中，但她無暇爲她自己擔憂，仍然一心想要急於混到乃母身邊去，因此，她以眞氣傳音向小精靈道：「小精靈，想想法子嘛！」

小精靈傳音苦笑道：「我的姑奶奶，目前這情況，我能想甚麼法子呢！」

「我想，只要混到我娘那兒去，我們就安全了。」

「這道理我懂，可是，目前，我們是寸步難行啊！」

「但躲在這兒，很可能給人家來個甕中捉鼈……」

說到這裏，已聽到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向他們藏身的支道中走來。

由於這是一條被封死的支道，別無退路，小精靈情急智生，連忙向文貞貞一打手勢，雙雙騰身，攀附在一枝倒垂的石筍上。

本來這是一個偏僻所在，並無照明設備，而洞頂距地面又高達三丈有奇，因此，他們已算是暫時將身形隱蔽住了。

一道幽靈似的人影，帶着一陣香風，悄然進入支洞，

文貞貞，小精靈二人由暗窺明，已看出是公冶十二娘。

只見她媚目環掃，俏臉上掠過一絲詭譎的笑意，但却不曾向洞頂搜索。

支道口外有人嬌聲問道：「二娘娘，有沒有甚麼發現？」

公冶十二娘道：「還沒有，妳們先到隔壁的支道去查查，我再在這兒仔細搜索一下後就過來。」

「是……」

公冶十二娘側耳傾聽支道口外的兩個女劍士離去之後，才以眞氣傳音向洞頂說道：「小精靈，請相信我，我對你們沒有惡意。」

「……」小精靈自然不會輕易答話。

「小精靈，我知道你藏身在洞頂，還有一個同伴，是嗎？」

「……」小精靈仍然沒吭氣。

「我還知道，你另外有一個同伴，進入手術室去了。……」

一方面由於已斷定公冶十二娘的確沒有惡意，另一方面，也是急於知道惠姑那方面的情況，因此，文貞貞首先忍不住地，傳音問道：「手術室的情況如何？」

公冶十二娘道：「到目前爲止，還沒聽到甚麼動靜，看情形，必然很順利。」

一頓話鋒，又接問道：「姑娘是誰？」

「文貞貞。」

「啊！原來是文姑娘，文姑娘已相信我沒懷惡意了？」

「唔……」

「那麼，二位請稍安勿躁，爲了避免有人起疑，我待會再來……」

說完，立即快步走了出去。

小精靈傳音問道：「文姑娘，這妖婦該不會有甚麼陰謀吧？」

文貞貞道：「不會，她在這兒，本來就是另有目的，現在，她算是脚踏兩邊船，不論決戰結果如何，對她都是有利無害。」

「那麼，我們只好暫時枯等了？」

「不錯，我還希望能借重她，混到我娘身邊去。」

「奇怪？她怎會知道我們的情形？」

「這個……可能是當令師受制時，她正在一旁，她是有心人，必然是暗中跟着你，才獲知這些情形的。」

「唔……有道理，有道理……」

一陣香風輕拂，公冶十二娘已悄然回來，並傳音嬌笑道：「二位請下來吧！」

但她話聲才落，又連忙搖手道：「不行，且慢。……」

又一陣輕快的脚步聲，由遠而近，並傳來一陣邪笑道：「二娘娘，這眞是難得的好機會呀！」

聞聲知人，小精靈已聽出是賈素芬身邊的紅人，天一門的首席供奉時百川，因恐文貞貞不知厲害，連忙傳音說道：「小心！這老傢伙難纏得很……」

就這當兒，時百川已悄然到達公冶十二娘身邊。

只見公冶十二娘俏臉一沉道：「你怎麼老是陰魂不散地纏着我？」

時百川笑道：「只因娘娘妳滿身是火，惹得我情不自禁。」

這老色狼算得上是劍及履及，口中說着，一隻巨靈之掌，已向公冶十二娘那高聳的胸脯上探來。

公冶十二娘疾退一大步，沉聲叱道：「時百川，放尊重一點。」

「此情此景，我怎麼能尊重得起來……」

「你再要進逼，我可要嚷了。」

「妳嚷吧！我可不在乎……」

一個步步後退，一個節節進逼，就這幾句話的工夫，公冶十二娘已退到了這支道盡頭。

當然，在這片刻之間，文貞貞已不止一次地，想憑居高臨下之勢，向時百川驟下殺手，但却都被小精靈極力勸阻住了。

公冶十二娘一見已無路可退，不得不改換笑臉來軟的了：「時供奉，你一定要……也得換一個場所呀！」

「換甚麼場所？」

「換一個比較有情調的地方。」

「我不上當，十二娘，妳已經騙過我多少次啦！」

「但這次，我絕對不騙你……」

「馬馬虎虎，將就一點，就在這兒吧！」

「不行，現在正是淸查奸細的時候，如果有人找了來，那成甚麼話。」

「即使是被人看到，也算不了甚麼。」時百川邪笑道：「對了，這時候，妳怎會有閑工夫跑到這兒來？莫非是——？」

公冶十二娘截口嬌笑道：「你懷疑我有約會？」

時百川道：「是啊！那一定是一位長得很帥的小白臉……」

「即使有小白臉，你也管不着，再說這兒只有這麼個地方，你沒長眼睛，不會瞧！」

「有妳這位美人兒在當面，我還能去瞧別的嗎……」

這老色狼口中說得好聽，一雙精目却已向四週搜索起來。

這麼一來，不但使得藏身洞頂的文貞貞，小精靈二人凝功待變，連公冶十二娘也不得不暗中將眞力提高到了極限。

就當這極端緊張的刹那之間，支道外頭有人嬌聲喚道：「時供奉，您在哪兒？」

時百川沒吭氣，公冶十二娘却推了他一下道：「有人正在找你啊！」

時百川邪笑道：「不管他……」

那嬌話聲又傳了過來：「時供奉，賈太君有請啊！」

一聽是賈素芬找他，時百川才連忙接道：「我馬上就來……」

緊接着，却在公冶十二娘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十二娘，我已看到了半隻鞋尖，妳將小白臉藏在洞頂上……」

這一來，使得剛剛由於外面有人叫他，而略爲鬆弛的情況又再度緊張起來。

此情此景，迫得公冶十二娘只好向他瞟了一個媚眼道：「太上與門主都不管我，你管這些閑事幹嗎？」

時百川邪笑道：「我才懶得管哩！但我要提醒妳，今兒晚上可不能再黃牛。」

「那是當然……」公冶十二娘巴不得他立即走開，因此答應得非常爽快。

「好，咱們就這麼一言爲定……」

說着，又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才含着得意的邪笑，悄然離去。

直到確定時百川已經離去之後，公冶十二娘才悄聲說道：「二位快點下來吧！這兒實在太危險了。」

文貞貞，小精靈二人輕捷地飄落地面，禁不住輕輕地長吁了一聲，小精靈並笑道：「娘娘，妳得設法替我們找一個比較安全一點的地方，只要能避過三個時辰就行了。」

「三個時辰？」公冶十二娘訝問道：「三個時辰以後呢？」

文貞貞搶先接道：「三個時辰以後，也就是正邪決戰的時刻了。」

公冶十二娘情不自禁地一「啊」道：「那就好辦得多了，二位可以暫時躲到我的房間裏去。」

小精靈苦笑道：「可是，目前我們是寸步難行啊！」

公冶十二娘道：「不要緊，我已帶了兩套衣服來。」

說着，她回身走了丈許遠，由岩壁的隙縫中，抽出一個小包裹來，向小精靈一遞道：「二位將就一點，快點換上去。」

原來那是兩套女劍士的號衣，小精靈禁不住苦笑着直扮鬼臉。

公冶十二娘道：「小鬼，快點啊！」

文貞貞是姑娘家，穿上女劍士的號衣，倒不容易看出甚麼破綻來。

但小精靈是男孩子，個兒又小，穿上女裝，不但很彆扭，也顯得過於寬大。

經過公冶十二娘代爲整理之後，總算是勉强可以混過去了，但如果碰上有心人，却仍然難以過關。

公冶十二娘向對方兩人打量了一下，笑道：「馬馬虎虎，可以走了……」

但文貞貞却蹙眉說道：「公冶阿姨，我想，還是請妳帶我到我娘房間去。」

「爲甚麼？」

「因爲，我怕萬一被查出，使您受累，同時，我也急於想見到我娘，而且，我此行主要任務，就是混到我娘身邊去，保護她老人家的安全。」

「這個……」公冶十二娘蹙眉接道：「妳要知道，由這兒到我的房間，比較近，但要到令堂的房間，不但遠得多，而且還要經過很多關卡哩！」

文貞貞秀眉一揚道：「爲了我娘，任何險阻，我都不在乎。」

公冶十二娘苦笑了一下道：「好，且讓我先到外頭去瞧瞧風聲再說……」

忽然，一個嬌稗話聲由丈遠外傳來道：「不必了，現在出去是最好的時機，」

文貞貞聞聲一喜道：「小惠，妳怎麼現在才來？」

不錯，來人正是羣俠方面年紀最小，而一身成就却高深莫測的惠姑。

不過，此刻的惠姑，却也是一身魔宮女劍

士的打扮，而且那扮相，也不見得比小精靈高明多少。

惠姑那一對黑白分明的眸子，在文貞貞，小精靈二人身上一轉，又低頭看看她自己，忍不住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道：「我現在來得正是時候呀！」

接着，又目注公冶十二娘笑問道：「這位阿姨是——？」

文貞貞連忙替雙方作了一個簡單的介紹。

惠姑嬌笑道：「公冶阿姨，我代表文姊姊他們謝謝妳啦！」

公冶十二娘握住惠姑的小手，嬌笑道：「小惠，我多麼羨慕妳……」

公冶十二娘此刻的心中，有着太多的感慨，因而她的話也沒頭沒腦地，顯得有點語無倫次。因為，方才她和文貞貞他們的談話，雖然不是用真氣傳音，却也低得近於耳語。

但那麼低的語聲，却被丈遠外的惠姑聽到了。

而且，她平常對自己的成就，也相當自負的，但方才惠姑欺近到她的丈遠之內，如非是惠姑自己出聲說話，居然一點也不會察覺。

小小年紀，能有這一身成就，並且單槍匹馬，在有如龍潭虎穴的魔宮中來去自如……

還有，她想到三個時辰後即將展開的決戰，以及決戰以後的情形，她不禁暗中替自己能有這麼一個立功的機會而感到慶幸，也沒來由地驚出了一身冷汗……

惠姑當然不會注意到對方的表情，文貞貞更是向惠姑笑問道：「對了，小惠，手術室那邊……」

惠姑截口笑道：「一切順利，他們都正在養精蓄銳，準備迎接晚間的決戰哩！」

文貞貞接道：「還有，方才妳說來得正是時候，是甚麼意思？」

惠姑道：「現在情況不同啦，他們不但已放鬆追查小精靈的工作，洞內的戒備也鬆懈得多了。」

「為甚麼呢？」

「開會的開會，有些人却已調到前洞去了，我們這方面的『烏衣七煞』已率領大批人馬，在劉家集部署着，他們能不加強防禦嗎！」

接着，她又嬌笑着加以解釋：「當然，那是虛張聲勢，目的在使他們發生錯覺。」

「那麼。」公冶十二娘接問道：「文姑娘他們的行動，是——？」

惠姑飛快地接道：「照你們原先的計劃，現在就走，我還可以在暗中加以掩護。」

文貞貞接着問道：「小惠，我恩師他們現在……」

惠姑似乎很喜歡打斷人家的話，不等文貞貞問完，又截口接道：「已經有一部份人進來了，至於石阿姨本人是否已經進來，我還不知道。」

「那麼，妳呢？」

「我？我怎麼樣？」

「妳還打算去哪兒？」

「我暗中護送你們一程之後，準備先混到江爺爺，江奶奶兩位老人家身邊去。」

惠姑口中的「江爺爺，江奶奶」，指的就是「無雙大俠」江自強，戈敏芝夫婦，這一點，公冶十二娘也很明白，因此，她立即搶先說道：「小惠，無雙大俠伉儷的住處，戒備特別森嚴，妳可要小心啊！」

惠姑點點頭道：「我知道，但他們準備對兩位老人家暗下殺手，所以，不論有多危險，我都必須趕去向兩位老人家通知一聲。」

文貞貞是江自強夫婦的孫女，一聽到她的祖父母有危險，竟然不加思索地，脫口說道：「小惠，我也去……」

惠姑連忙接道：「不！妳還是去保護妳娘吧，妳要是跟着我，不但帮不上忙，可能還要我分神照顧妳哩！」

惠姑畢竟是娃兒，想到就說，根本不管聽話的人受不受得了。

但她說的是實在話，文貞貞儘管心高氣傲，但對於惠姑，却是口服心服，因此，不但不以惠姑的直言為忤，反而嬌笑道：「對，我應該有自知之明。」

惠姑道：「時間很緊迫，我們快點走吧！請記着，諸位可以大大方方地，向目的地走去，萬一有人查問，由我來應付。」

說着，她打了一個請公冶十二娘等人走在前頭的手式。

公冶十二娘挽着小精靈走在前頭，一面說：「小精靈，你可以偎在我身邊，低着頭，裝成生病的樣子……」

惠姑點首笑道：「對，對，這個辦法，很妙……」

文貞貞却有點担心地道：「這時候，司老賊會不會在我娘那邊？」

「不會。」惠姑接道：「現在，他們的首腦人物，都正在開會哩……」

走出支道後，仍然是公冶十二娘挽着小精靈開道，文貞貞居中，惠姑殿後，堂而皇之地走去。

不錯，主洞中一片寂靜，一如白小雲等人初來時所見到的一樣，不但不會看到有閑人走動，連負責警戒的人員，也不會看到。

一直到走過百十來丈之後，才由暗影中閃出一個女劍士，向公冶十二娘問道：「二娘娘，去哪兒？」

公冶十二娘道：「去文夫人房間。」

「這位姊妹怎樣？」

「她有點不舒服，可能是吃壞了東西。」

公冶十二娘說着，並將小精靈的「嬌軀」挽得更緊點，而小精靈的頭也垂得更低了。

「二娘娘，您是知道的，由這兒進去，是必須有太上的令牌……」

惠姑連忙搶先接道：「令牌在我這兒，呶，妳瞧！」

她，右掌一伸，掌心中托着一片牙牌似的金質令牌，含笑問道：「行了嗎？」

「行了。」那女劍士注目問道：「這位姊姊是——？」

惠姑嬌笑道：「錯了，論年紀，妳應該叫我妹妹才對。」

「對，對，這位妹妹，我好像以前沒有見過？」

「我是賈太君身邊的人，昨天才到這兒。」惠姑年紀輕輕，却是冰雪聰明，她知道賈素芬在天一門中的地位，只要抬出「賈太君」三個字來，就等於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

果然，那女劍士連忙嬌笑道：「那就怪不得啦！」

接着，揮揮手道：「諸位請！」

公冶十二娘等一行繼續前行，文貞貞並邊走邊以真氣傳音問道：「小惠，妳這令牌是哪兒來的？」

「就是不久之前，到你們那藏身之處時，跟這一套號衣同時獲得的。」

「啊！那個人呢？」

「甚麼人啊？」

「就是那『送』妳號衣和令牌的人。」

「那就是奉命將時百川叫去的一個女劍士，她的任務已經完成，自然該休息呀！」小鬼頭說起話來，倒是頗為風趣。

「妳殺了她？」

「沒有，我只是請她暫時睡一個大覺。」

「該不會被人查覺吧？」

「不會，那地方非常秘密……」

這二位傳音到此，公冶十二娘却扭頭笑道：「到了。」

到了，當然是表示已到了文貞貞的母親文素文的住處。

因此，惠姑立即接口說道：「那麼，我要告辭了。」

公冶十二娘道：「不行，這兒進去還有兩道關卡，沒有妳手中的令牌是不能通過的。」

惠姑苦笑說道：「那我只好送佛送到西天了。」

由這兒到文素文的住處，有一段二十來丈的支道，每隔十丈就有兩個女劍士守衛着。

由於這兒是司介侯的寢宮，盤查也特別嚴格，尤其是公冶十二娘還帶着一個「有病」的小精靈，更是特別有點痲煩。

也幸虧他們持有令牌，加上惠姑是「賈太君身邊的人」，而公冶十二娘又是門主的二娘娘，身份也頗崇高，因此，雖然多費不少唇舌，總算是通過了。

為了爭取時間，惠姑並未進入文素文的房間，目送公冶十二娘等人通過關卡之後，她立即獨自折返。

文素文、文貞貞母女倆在危機四伏的虎穴中刦後重逢，自然有一番淒惋感人的盛況，這且按下不表。

且說惠姑人小鬼大，絕頂聰明，憑着她那「賈太君身邊的人」的特殊身份，和司介侯的一塊令牌，以及由那被她取而代之的女劍士口中所獲得的秘密，居然闖過了重重關卡，到達「無雙大俠」江自強、戈敏芝夫婦被軟禁的支道前。

而且，由於已進入魔宮中的核心地帶，戒備反不如外圍的森嚴，因而行動也更為方便。

不過，那位被她取而代之的女劍士，曾向她警告過，「無雙大俠」夫婦的住處，是絕對禁地，除了「太上」之外，連「門主」也不能擅自進入的，所以，除非是硬闖，僅憑司介侯的一塊令牌，是進不去的。

因此，她雖然已到達無雙大俠的住處附近，却反而有點猶豫起來。

她明白，乘對方的首腦人物不在，憑她自己的身手，要硬闖進去，決不會有問題，但問題却在她闖進去以後的情況。

因為，那麼一來，羣魔聞警趕來，「無雙大俠」夫婦是否還有作戰能力，她可一點也不知道，萬一「無雙大俠」夫婦的功力已被廢除了，則自己人單勢孤，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也由於這些原因，儘管她急於想見到「無雙大俠」夫婦，却又不得不冷靜地，勉強抑制住這一股衝動，以便伺機行事。

當然，她也想到，她所取代的那個女劍士，久久不曾回去覆命，儘管那女劍士已將時百川叫了回去，也儘管司介侯目前正在開會，不可能注意到那女劍士不曾回去覆命的情形。

但如果司介侯忽然想起而追查起來，則她這一陣子所締造的成果，勢將盡付東流。

因此，她固然希望有機可乘，但却不能呆等，於等待的同時，必須自己設法製造機會，以爭取時間才行。

就當她心念電轉間，遠處的甬道中，已有輕快的腳步聲傳來。

她明白，這是魔宮中的心臟地帶，來往的都是高級頭目，她目前的假身份，必然不可能再蒙混下去，因此必須暫時找一個隱蔽之所，以免雙方狹路相逢。

但這附近，修整得美侖美奐，有如皇宮，在洞頂柔和珠光照映之下，根本沒有甚麼隱蔽之處可以藏身。

目光所及，只有丈許外有一個房間，房門未曾全部關攏，她也曾經注意過，房間中並無人聲。

當那輕快的腳步聲已到前頭兩三丈的拐角處時，她來不及多加攷慮，一咬牙，閃身進了那個迎風戶半開的房間。

還好，房間內的確沒有人。

但那房間的寬敞與陳設的豪華，却不由地使得她心中微微一震。

外面的輕快腳步聲，已到達門口，時間已不容許她對這個豪華的房間多作打量，只好再度一咬牙，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一旁的黃綾垂幔中一鑽。

她剛剛藏好身形，那輕快的腳步聲已進入房間，房間也隨之關攏，並傳出一聲輕微却很深長的嘆息。

躲在黃綾垂幔後的惠姑，聽得很清楚，進入房間的是兩個人，發出一聲嘆息的，顯然是一個男人。

她雖然藝高人膽大，在這危機四伏的魔宮中，並不害怕，但却不能不特別小心，因此，她屏住呼吸，將黃綾垂幔輕輕撥開一綫，向外面瞄了一眼。

那是一男一女兩個人——天一門門主曹適存，和他的正宮娘娘，也就是杜少恆以前的渾家上官倩。

這兩個人，惠姑都曾於暗中注意過，所以，能於匆匆一瞥之間，就辨認出來。

她的心中禁不住一陣狂喜：「想不到誤打誤闖，闖進了他們兩人的房間，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必須想法子好好利用他們……」

心念轉動間，只聽曹適存苦笑了一下道：「阿倩，妳說，我們該怎麼辦？」

上官倩冷冷地道：「自然是遵命行事。」

曹適存道：「可是，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任務。」

「我知道。」

「就因為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任務，所以他們才派在我們夫妻倆的頭上。」

「你害怕了？」

「生死攸關的事，怎能不害怕。」

「害怕不能解決問題嗎？」

「所以，我才要向妳求教，妳是我的軍師呀！」

上官倩冷哼一聲道：「虧你也算是男子漢，大丈夫！」

曹適存苦笑一聲，說道：「男子漢大丈夫也是人。」

「你是說，是人就該怕死？」

「好生惡死，乃人之常情啊！」

「我們的任務，並不一定會死。」

「但死亡的機會在八成以上。」

「至少還有一成以上的生機。」

「這叫作九死一生，唉！我真後悔……」

上官倩冷然截口道：「你瘋了！」

「我……」

「別廢話了！還是好好養神，準備晚間的行動吧！我們的任務雖然危險，却不一定會死，而且，如果僥倖成功了，還有大功，可是，如果你這些瘋言瘋語給人聽到，那咱們就死定了。」

「唉……」曹適存又輕輕地嘆了一聲。

對於這兩口子的談話，惠姑似乎有所領會，却又有點茫然不測高深。

但有一點，她可以確定是對她有利的，那就是曹適存的心中已滋生悔意。

同時，對這兩口子，她也自信有把握可以制服而不致驚動旁人。

因此，她乘曹適存輕輕一嘆之間，掀開黃綾垂幔，很大方地走了出來。

這突然之間的意外變化，對曹適存、上官

倩二人而言，就像是見了鬼似地，一下子變得臉色一片煞白。

但惠姑却先用手指兒在她自己的唇間一豎，示意對方噤聲，並立卽含笑低聲說道：「二位別誤會，我是替二位帮忙來的。」

上官倩首先注目問道：「帮甚麼忙？」

惠姑道：「其實，嚴格說來，我應該說是爲了救你們二位而來。」

「救我們？」曹適存苦笑道：「我們有甚麼須要妳相救，妳眞是越說越玄了。」

曹適存於驚魂未定間，仍然將惠姑當作魔宮中的女劍士。

但上官倩畢竟是女人家比較細心，也比曹適存來得鎮定，察言觀色，她已確定惠姑不是魔宮中人，因而立卽俏臉一沉，冷笑一聲道：

「妳，年紀輕輕，膽子可眞不小……」

惠姑飛快地接道：「沒有膽量，怎敢獨闖虎穴，並混到你們的核心地帶來。」

曹適存這才「哦」了一聲，苦笑道：「原來妳不是本門中人……」

上官倩扭頭截口低叱：「廢話！」

拳壇逸事

形意拳的高手

海雲

北方的大門派拳術當中，形意拳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在河北發揚的形意拳，以李洛能爲主，後來由李洛能傳到郭雲深，王薌齋以及孫祿堂等，至於李洛能在河北深縣居住，綽號神拳李，他出手傷人，總有獨到之妙，如果對方飛躍出擊，他伸手一撥，此人就會凌空飛出十多呎，很少人看得到李洛能如何出擊，故此，他們索性把李洛能稱做「神拳李」。

李洛能初時只是一個農夫，他在山西祁縣認識一個姓戴的人，此人是戴龍邦的兒子，叫做戴文雄，因爲李洛能從小就喜歡練武，殊不料交手之後，一戰再戰，都是慘敗的，他跪在戴龍邦的臉前，執弟子禮，於是，變成戴龍邦的入室弟子，那時李洛能已經有三十七歲，難得他苦練十年，終於變成武林中的高手，在河北省形意拳當中，以他執牛耳，至於他的弟子，郭雲深與宋世榮，最有成就。

郭雲深也是河北省深縣的人，他的身形比較普通人矮細，手短脚短，但却非常勇猛，照形意拳門下之人稱述，郭雲深從沒有遇過一個稱霸於武林的高手，普通拳師跟他交手，他只是進半步，用崩拳出擊，此人就應聲而倒，談到郭雲深，就有「半步崩拳打天下」這一句，表示他威風。

郭雲深初學形意拳，投身於李洛能門下，因爲他的身段既然矮細，而且性情剛烈，喜歡搏鬥，李洛能認爲他並非好材料，只是把形意拳的皮毛敎給他，郭雲深留在李家做苦工，兼做傭人，非常勤奮，其實他的用意就是多找機會看李洛能如何練習崩拳，閒中偷看，夜間捉摸，而且每晚睡前必然依式練習，三年俱是如此，有一夜，李洛能偶然看見他在暗中練習崩拳，呼喝一聲，走近對他說：「郭雲深，你究竟如何學到崩拳的？」

郭雲深恭聲說：「我只是偸窺苦練而已。」

李洛能看見他如此苦心，想試一試他有無進步，說：「請你以崩拳打我。」

郭雲深進馬出擊，雖然受李洛能的蛇手所制，但却險些擊中李洛能的肋骨，相距僅一寸而已，李洛能喜出望外，說：「如果你再練三年，就會把我打傷了，既然你有心向學，我索性把形意拳傳授給你，却切勿任意搏鬥，必須懂得江湖上有所謂强中更有强中手，拳術一門，無人能够打盡天下，認眞要審愼。」

繼而李洛能就把整套的形意拳傳授給他。

有一夜，深縣有一家富戶，給飛賊入屋殺人刦財，郭雲深聞到呼喝之聲，從高牆飛躍到外邊與賊人相鬥，那個飛賊用雙刀進襲，郭雲深只用崩拳，就擊落他右刀，跟着檢刀應戰，並把飛賊殺掉，本來擒賊有功，但因無人作證，賊人就在身邊，不知如何，竟給捕快誤會把他與飛賊同黨，刦財逃走，中途內鬨，以至流血收場，於是，在縣中禁監三年，然後獲釋。

郭雲深被釋放之後，回到李洛能家中，李洛能說：「三年來你被囚禁於監牢，看來功夫已經荒廢了，是嗎？」

郭雲深說：「我絕不敢抛荒武功，但因我的手脚俱有鐵鍊，鐵扣，故此，有許多拳脚無法練習，只練虎拳。」

李洛能再問：「你學虎拳，有何成就呢？」

郭雲深登時怒吼一聲，飛撲過去，就用虎拳擊中高牆，牆裂磚碎，露出一個大洞，形如郭雲深的模樣，李洛能看了，非

惠姑却同時嬌笑道：「當然！天一門中只有人驅策你們去送死，哪會有人來救你們。」

她的話沒說完，上官倩突然就坐着的原姿，一幌而前，欺身揚掌，疾如電掣地，向惠姑的身前撲了過來。

只見惠姑的素腕飛快地一幌，又輕輕地朝前一送，那位突然發難的上官倩，又以原姿被惠姑送回到她原先的座椅上。

當然，此刻的上官倩，已沒法動彈了。

惠姑就像是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似地，嬌笑道：「娘娘，我再說一遍，我對二位，只有帮助，沒有惡意，希望妳安份一點。」

上官倩一張俏臉窘成了豬肝色，却是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惠姑却又向曹適存笑着問道：「門主，你呢？」

「我？」曹適存茫然地反問道：「我怎麼樣？」

「要不要也先行較量一下？」

「我想不用了。」

「總算門主還有自知之明，以前，你們曾說杜大俠只能算是當代武林中的三流角色，但現在的杜大俠已成了一流高手，可是，你們兩位却只能算是三流角色了，我說這些，你服氣嗎？」

「服氣，服氣……」曹適存苦笑着。

惠姑嬌笑道：「服氣就必須聽話，好好地跟我合作，我保證對二位有益無害。」

「我……可以知道妳的來歷嗎？」

惠姑道：「我叫惠姑，白雲山莊李太公的曾孫女。」

「啊！」曹適存目注上官倩苦笑道：「阿倩，我們栽得不算寃。」

「……」上官倩仍然沒法作聲。

惠姑注目問道：「門主，你願意跟我合作

常欣慰，說：「你的功夫愈來愈深了，切勿隨意出擊，如果有機會多學一些內家的功夫，修練火氣，對你有點帮忙。」

當時董海川名震北京，七個王爺邀請他傳授武功，董海川是八卦的掌門人，郭雲深已經學會形意拳的全套，李洛能讚他是本門的首徒，着他不好隨意搏鬥，他也十分聽從師傅訓導，還想到北京拜訪董海川，那時董海川在肅王的王府裏面，以嘉賓姿態過活，郭雲深到訪，只是與董海川門下的高手李存義交友，兩人非常投機，很談得來，始終沒有交手，互相傳授，李存義學習形意拳，郭雲深學八卦拳，於是，兩人把這兩套拳術合爲一個門派，稱做八卦形意拳。至今仍有這一門派，高手甚衆。

宋世榮是形意拳的另一高手，山西太原人，他也是李洛能門下的大弟子，以級數論，僅次於郭雲深而已。至於拳脚方面，郭雲深以剛健雄强見稱，宋世榮則以輕靈擅變出色，故此，李洛能逝世之後，形意拳就分爲兩派，河北的形意拳以剛爲主，近似外家拳，由郭雲深主教，山西則以宋世榮爲主，跡近於柔，中年人練拳保健，兼盼長壽，則傾向於宋世榮居多。

宋世榮不但擅長形意拳，而且有十二形的拳術，曲盡其妙，他演蛇形的拳術，恍如蛇行，轉身之際，如果向左轉，他的右手能够繞過右足，伸到左邊去，向右轉亦然，回身抱脚，能够把上半身翻到下邊去，雙手捉住自己的脚跟，恍如毒蛇盤做一團。最出色的是長蛇出谷，忽然之間，整個飛躍，有如毒蛇，向前直竄，相隔一丈過外，卽可出手傷人。

另一式是貓拳，他能够手足平貼在牆上，兩分鐘仍不跌下，在牆上學習貓形，能够由低處升到高處去，此外，或虎或鶴，俱有型格。

他曾經在歸北城跟一個武林高手比試武藝，兩人相隔一丈五尺，然後出擊，對方飛躍過來，他也飛躍過去，兩人在空中交手，剛剛相碰，此人就給宋世榮彈開二丈過外，能够凌空飛躍的人已不多見，何况是講明一定要在空中過招得出色。可是，他的大名始終比不上郭雲深，就因爲他在山西敎拳，與京都相距甚遠，郭雲深是董海川與李洛能兩大門派的首徒，受王族供養。故此名震天下，實則宋世榮的功夫，亦屬不弱。至於形意拳傳留下來，却非郭雲深之力，而是宋世榮。

宋世榮所傳之人甚少，但却寫有「內功經」一卷，以及「形意十二格」，因此，他對形意拳的發揚光大，有很大帮忙。

宋世榮距今七十年喪生，死於病痛，已近九十歲。

一傳再傳，形意拳的正式傳人叫做孫祿堂，孫祿堂不但精於形意八卦，兼擅太極。一人能够精通內外三種拳法，而且在北京多次交手，連敗數十强敵，僅孫祿堂一人，因此在清末時期，他名震天下。

孫祿堂原名孫福全，祿堂乃是他的別字，晚年改稱孫涵齋，他是河北省人，因此，郭雲深特別重視他，所傳的形意拳屬於正統拳脚。

那時河北省的形意拳已分三派，由李存義發展的一派，屬於攻擊性的。另一派則以郭雲深爲主，能剛能柔，可攻可守。又一派則以「心意」爲主，練拳先行練意，再正其心，以王薌齋爲主。

王薌齋又名王向齋，雖是形意拳的高手，但却認爲拳術最要緊的是制心忍性，心猿意馬，百無所成，他練習形意拳跟本來的架式略有分別，當時郭雲深病危，王向齋朝夕侍奉，更甚於其子奉嚴親，郭雲深感其誠，終以形意拳的特殊奧妙敎授給他。郭雲深認爲他不妨另創一格，於是，王向齋就把形意拳稍爲更改，並無拳套，只有出手，朝夕練習站樁，雙脚落地，有如大樹生根，無法把他推倒，至於他的出手，只是在對方出手之間的空隙發招，確是另創一格。

日軍大佐八田，是柔道六段，劍道七段的高手，慕名求見，傾全力出擊，始終無法把王向齋抛開，但却受制於王向齋，知道對方留力，不願意當衆使他丟臉，他自恃劍術高强，再請他用武器較量，王向齋一生持手杖，此杖乃是四川千年木造成，堅實如鐵，他以手杖與對方的長劍較量，剛剛交手，日軍大佐八田，就如斷綫風箏一般，連人帶劍，凌空飛起，跌在一丈過外，他爬了起來，非常佩服，跪下懇求王向齋敎他，王向齋說：「任何器械只是一雙手的延長，我的手能够制服你的柔術，當然我的手杖就可以擊落你的長劍。」

日本大佐八田無法獲得王向齋傳授武功，只好拜於王向齋入室弟子姚宗勳的門下習技，後來對日本柔道有所改進，歸功於王向齋。

王向齋的首徒是韓星垣，韓星垣從北方到南方來，在九龍創設一間拳社，敎授心意站樁功，屬於形意門派，同時有摔角，形意，八卦三種功夫敎授，桃李滿門。

嗎？」

曹適存沉思着接道：「目前，我們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不過，我仍然希望先行獲知實情，然後再作正式答覆，行嗎？」

「當然可以，門主想先行知道些甚麼，請儘管問。」

「姑娘此行，是爲了營救杜少恆……」

「不！那只是附帶的任務，而且，杜叔叔等人，早已脫離險境，現在正在養精蓄銳，準備斷殺哩！」

「啊！那麼，姑娘的正式任務是——？」

「我要見江爺爺和江奶奶。」

「見了他們以後呢？」

「那自然是一起殺將出來。」

「卽使一切如妳的理想，憑無雙大俠夫婦，和我們這些人，也殺不出去。」

「那不用你担心，我們另外還有人。」

「還有些甚麼人，我可以知道嗎？」

惠姑嬌笑道：「既然要你合作，自當告訴你實情，我可以老實告訴你，石車主已決定提前於今晚發動攻擊。」

「今晚？」曹適存禁不住身軀一震道：「現在已經快天黑了啊！」

「我知道。」

「那麼險阻而又漫長的山徑，他們怎麼攻進來？據我方才所獲消息，你們的先鋒人員，還停在劉家集呀！」

惠姑神秘地笑道：「我能輕易地進得來，石阿姨他們當然更不成問題，門主相信嗎？」

曹適存苦笑道：「事實如此，我不能不相信。」

惠姑神色一整道：「那麼，你該正式給我答覆了，我不妨老實告訴二位，這是二位將功折罪的好機會，錯過了，可實在太可惜。」

曹適存毅然點首道：「好！我答應了。」

惠姑轉向上官倩笑問道：「娘娘妳呢？」

曹適存苦笑道：「李姑娘，妳不解開她的穴道，她怎能答話哩！」

惠姑訕然一笑，說道：「這倒是我的疏忽了……」

說着，揚指凌空連點，解了上官倩被制的穴道。

方才的上官倩雖然口不能言，身不能動，但對於一切談話，卻全都聽得清清楚楚，因此，穴道一解，恢復自由。立即自動說道：「我也願意合作，但我有個條件，希望姑娘能先行承諾。」

惠姑點點頭道：「行！只要是情理中的事，我可以先行答應。」

上官倩輕輕一嘆道：「其實，我的條件很簡單，那就是事成之後，對我們不究既往，讓我們自行離去。」

惠如連連點首道：「這沒問題，我李惠姑可以一肩承擔，而且，既然已成了一家人，從現在起，我要改口叫二位為曹叔叔，上官阿姨，二位也請叫我小惠。」

曹適存，上官倩二人靦覥地互望了一眼，然後由上官倩說道：「小惠，只是我們這個阿姨和叔叔，可眞是慚愧得很。」

惠姑穉氣地一笑道：「上官阿姨千萬別這麼說，我太公常常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過去的事，不用再提。」

上官倩嬌笑道：「謝謝妳！小惠，現在，我們談正事吧！」

惠姑道：「對了，爲了爭取時間，我希望二位能儘快設法帶我到江爺爺身邊去。」

上官倩道：「小惠，妳算是找對人了，辦法是現成的，只是細則方面，還得好好研商一下才行。」

曹適存卻意味深長地一嘆，說道：「說來好像是冥冥中早已安排好，小惠，如果是在平時，妳就是殺了我們，也無法帶妳去無雙大俠的身邊。」

惠姑一怔道：「此話怎講？」

上官倩搶先反問道：「小惠，方才，我們的談話，妳都完全聽到了？」

「是的。」

「方才，我們奉到太上的命令，要我們于今夜子時，去暗算無雙大俠夫婦，否則，我們根本沒法到那個絕對的禁地去。」

「這叫作吉人天相呀！二位奉命去暗算兩位老人家，卻造成我解救他們的機會。」

曹適存道：「是啊！所以，我才說，那是冥冥中的安排。」

惠姑那大眼睛上的長睫毛，像兩把小扇子似地搧了兩下，道：「二位奉命去暗算兩位老人家，還有九死一生的危險，這是表示二位老人家的功力，眞的不曾被廢除？」

「當然是眞的。」

「那麼，二位打算如何下手呢？」

「用毒，毒藥是『苗嶺三邪』中的老大覃得功提供的，也就是他那條千年鐵綫蛇口中的劇毒。」

「那廝的鐵綫蛇，果眞已有一千年的氣候了？」

「一千年是沒有，八百年的氣候是有的，不過是號稱一千年而已。」

「有關兩位老人家的情況，能否請曹叔叔說詳細一點？」

「當然可以。」曹適存接道：「兩位老人家的住處，我們雖然沒有去過，卻聽說過，那是一個特別開闢的天然山洞，由外表看來，陳設豪華，住在裏面似乎很舒服，但事實上，那石洞的牆壁，裝有四重寸許厚的鋼板，門窗全用粗如人臂的鋼條製成，所以，即使是大羅金仙，也沒法自行脫困。」

「兩位老人家的飲食呢？」

「由外間按時派人送進去。」

「這麼說來，二位如果要去暗中下毒的話，應該是很方便，方才二位為何說得如此危險呢？」

「妳以爲可以由飲食中下毒？」

「那不是很簡單的辦法嗎？」

「但兩位老人家很謹愼，所有飲食，都必須用銀釵試過以後才用的。」

「那也很好辦，反正二位老人家不能出困，只要停止供應飲食，不就餓死了嗎！」

曹適存苦笑道：「那辦法緩不濟急，以往，太上爲了搾取二位老人家的武功，根本就沒有要置他們于死的打算，現在這一決定，還是賈太君的主意，由於正邪決戰在即，怕留下禍根，所以才臨時決定要毒死他們，如果照妳的辦法，憑二位老人家的修爲，那就須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目的了。」

惠姑沉思着問道：「二位老人家的武功，是否已全部交出？」

「沒有，最多已交出九成，」曹適存苦笑道：「二位老人家都明白，武功全部交出時，也就是他們的死期到了。」

「司介侯也沒再去逼他們？」

「誰說沒有！不過，最近一段時間，由於情況緊張，好像不曾去逼問過。」

上官倩接着說：「今宵，我們就是奉命以請教武功的藉口，去接近二位老人家的。」

惠姑想了想道：「藉口請教武功，暗中施毒，我想應該不會有甚麼危險。」

「而且，我們還是乘功力最高的江大俠入定時才去的。」上官倩苦笑道：「兩位老人家從來不會同時入定，必然留一位護法……」

惠姑截口笑道：「這麼說來，不是更安全了嗎！」

（未完）

一日之計在於神

人生添姿采 前程似錦綉

紫金丹

為你帶來一切！





註册商標

一年之計在於春，男人志在四方，祇有充沛的精力始能在分秒必爭的商場上獲得勝利。紫金丹爲男性專用補藥，一年四季皆宜。

夏季驕陽似火，忙碌工作的男仕往往精神不振，疲倦萬分，紫金丹內有人參、熟地黃、黃耆、五味子等藥，功能生津歛汗，健脾祛濕，提神醒腦，補充體力，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永安公司 總批發電話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路

香港 峨嵋葯廠出品